

宋書

梁沈約撰

宋書

第一冊
卷一至卷一三（紀志）

中華書局

出版說明

宋書一百卷，包括本紀十卷，志三十卷，列傳六十卷，梁沈約撰。

宋是繼東晉以後在南方建立的封建王朝。晉安帝元興二年（公元四〇三年），荊州刺史桓玄代晉稱帝。第二年，當時的北府兵將領劉裕在京口（今江蘇鎮江市）和廣陵（今江蘇揚州市）兩地起兵，推翻桓玄，名義上恢復晉朝的統治，實際上掌握了東晉的軍政大權。過了十五年，晉恭帝元熙二年（公元四二〇年），劉裕就建立宋朝，都於建康（今南京）。劉裕以後，一共傳了七代，到宋順帝昇明三年（公元四七九年），又爲蕭齊所滅。

宋朝國史的修撰，在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公元四三九年）就已開始。當時由著名科學家何承天立紀傳，編寫了天文志和律曆志。此後，又有山謙之、裴松之、蘇寶生等陸續參預編撰。但他們任史職的時間都很短。大明六年（公元四六二年），徐爰領著作郎，他參照前人舊稿，編成「國史」，上自東晉義熙元年（公元四〇五年），劉裕實際掌權開始，下訖大明時止。隋書經籍志著錄徐爰宋書六十五卷，可見他的書曾和沈約宋書並行，現在太平御覽等類書中，還保存了徐爰宋書的殘篇零段。但徐爰不久爲宋朝所斥退，宋

朝「國史」的修撰也就停了下來。南齊永明五年（公元四八七年）春，又命沈約修撰宋書。這時沈約爲太子家令，兼著作郎。他依據何承天、徐爰等人的舊作補充修訂，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在永明六年（公元四八八年）二月完成紀傳七十卷。沈約在當時的奏文中說「所撰諸志，須成續上」，可見宋書的八志三十卷，是後來續成的。在八志中，符瑞志改稱鸞鳥爲神鳥，是避齊明帝蕭鸞的諱；律曆志改「順」作「從」字，是避梁武帝父親蕭順之的諱；樂志稱鄒衍爲鄒羨，是避梁武帝蕭衍的諱。可見宋書的最後定稿，當在齊蕭鸞稱帝（公元四九四年）以後，甚至在梁武帝即位（公元五〇二年）以後了。

與沈約同時或稍後，南齊時有孫嚴著宋書六十五卷，王智深著宋紀三十卷，梁代有裴子野著宋略二十卷，王琰著宋春秋二十卷，鮑衡卿著宋春秋二十卷。但這些著作都已亡佚，關於劉宋一代的史書，比較完整的，現在就只有沈約的這部宋書。

沈約（公元四四一——五一三年），字休文，吳興吳康（今浙江德清縣西）人。他歷仕三朝，宋時爲尚書度支郎，齊代做到五兵尚書、國子祭酒，在齊梁政權交替之際，他力勸梁武帝蕭衍代齊稱帝，因而在梁朝被封爲建昌侯，官至尚書左僕射、尚書令、領中書令。沈約的著作很多，但現在除了宋書一百卷和文集九卷外，其他如晉史、齊紀、梁高祖紀、宋文章志等，都已亡佚。

東漢末年以來所形成的門閥制度，到東晉南北朝時期得到了充分的發展。門閥士族擁有政治經濟各方面的特權，他們大量兼併土地，廣泛收羅「蔭戶」，用各種手段霸佔勞動力，極端殘酷地剝削和壓迫人民。他們以門第相誇，把持官位，所謂「貴仕素資，皆由門慶，平流進取，坐致公卿」（南齊書褚淵王儉傳論）。梁武帝蕭衍也極力支持士族，他在詔書中還特別提到了要糾正「冠履倒錯，珪甌莫辨」的現象（梁書武帝紀）。沈約先世，本是吳興士族，所謂「江東之豪，莫強周、沈」（晉書周處傳附周札傳）。沈約一門，在宋、齊、梁三代，也都仕宦顯赫。梁蕭統文選載沈約奏彈王源文，對於某些士族地主「婚宦失類」的情況大加抨擊。因此，沈約在齊梁時期撰成的宋書，也就帶有其時代和階級的特點，它的一個突出內容，就是頌揚豪門士族，維護門閥制度。

譬如宋書列傳中，有關地主階級中代表人物高門士族的傳，幾乎佔了半數。僅就王、謝二族來說，宋書裏王氏立傳的達十五六人，謝氏立傳的也近十人之多。像陳郡謝弘微，傳中寫他如何忙於經營謝氏產業，傳末却又吹捧他爲人「簡而不失，淡而不流」。又如琅邪王徽，傳中只是連篇累牘收載他給友人的信，却說他「內懷耿介，峻節不可輕干」。這兩個人因爲都是高門士族，所以宋書都爲他們立了「佳傳」。宋書中對於士族中的人物，總說什麼是「前代名家」，風度「簡貴」，「風格高峻」，「世重清談，士推素論」，等等。而對於

像鮑照那樣在作品中表現了對門閥制度反抗的詩人，又由於他出身寒微，就只附見於臨川王子義慶傳中。

但宋書仍有其一定的史料價值。史通書志篇說：「宋氏年唯五紀，地止江淮，書滿百篇，號爲繁富。」宋書百卷，記述六十年間的史事，保存了不少歷史資料，尤其是它收載了當時人的許多奏議、書札和文章，可以從中看出那個時期社會、政治、經濟的一些實際情況。如卷八十二周朗傳載周朗上書，講到貲調的爲害，嚴重阻礙了當時生產力的發展。卷五十六孔琳之傳、卷六十范泰傳、卷六十六何尚之傳所載關於改鑄錢幣的爭議，反映了封建統治者如何在錢幣改鑄中加緊對人民的剝削。卷五十四羊玄保傳兄子羊希附傳，收載西陽王子尚上書，提到南朝初期農村兩極化的發展，「富強者兼嶺而佔，貧弱者樵蘇無託，至漁採之地，亦又如茲」。卷六十七謝靈運傳載謝靈運的山居賦全文，提供了研究大地主莊園的材料。

從宋書的記載中，還可以看出那時的農民起義不但人數衆多，而且地域很廣，規模很大。如景平元年（公元四二三年），有富陽孫法光領導的起義（少帝紀、褚叔度傳）。元嘉九年（公元四三二年），有廣漢趙廣領導的起義，人數有十多萬人，起義軍圍困益州治所成都達數月之久（文帝紀、劉粹傳弟道濟附傳）。另外，在元嘉初年，有浙川、丹川的

少數族起義，到元嘉末年，荆、雍、豫三州的少數族人民，起義就更加頻繁，參加的人數有發展到百餘萬人以上的（夷蠻傳、張邵傳、沈慶之傳等）。這些記載雖然是極不充分，而且還是經過嚴重歪曲的，但終究爲我們提供了研究當時階級矛盾、階級鬥爭的綫索。

此外，宋書的謝靈運傳及傳末的史論，談到了魏晉以來文學的發展和演變，以及沈約自己關於詩歌聲律的主張，是研究六朝文學批評史的重要資料。夷蠻傳對於南朝前期我國和亞洲各國人民之間經濟、文化的友好交往，也作了適當的敘述。

在宋書八志中，有些志是比較可取的，如律曆志收了楊偉的景初曆全文，以及何承天的元嘉曆、祖沖之的大明曆全文，這幾種曆法都是能够反映當時自然科學水平的著作。樂志保存了許多漢魏樂府詩篇。州郡志對南方地區自三國以來的地理沿革，以及東晉以來的僑置州郡分布情況，講得比較詳細。而且在每個州郡名下，都記載着戶口數。這些戶口數固然不盡準確可信，但多少使人得知當時南方人口分布的一個大概輪廓。

宋書在長期流傳過程中，有不少散失，到北宋時，竟有漏脫數葉或全卷的。據北宋末年人晁說之所說：「沈約宋書一百卷，嘉祐末詔館閣校讐，始列學官。尚多殘脫駢舛，或雜以李延壽南史。」（嵩山集卷十二讀宋書）據前人的考訂和我們整理過程中所考查到

的，宋書卷四少帝紀有闕葉，爲後人所補。卷四十六除到彥之傳闕而未補外，其餘都是後人用南史等書補足。卷六十二張敷傳和卷五十九張暢傳，補闕者沒有通檢全書，把南史張邵傳後的張敷、張暢附傳也一起鈔錄進去。這樣就出現了宋書有兩篇張敷傳和兩篇張暢傳的情況。卷七十六朱脩之宗慤王玄謨傳，原卷也有闕失，由後人採南史等書補入。又如在卷一百沈約自序中敘沈亮事，於「聯事惟忝，憂同職同」下，各本都注「闕」字，於敘其父沈璞事，「璞有子曰」下也注「闕」字。敘沈伯玉事，「先帝在蕃」下也注「闕」字。書中類似的情況還有不少。

我們這次點校宋書，用北京圖書館所藏宋元明三朝遞修本（簡稱三朝本）、明北監本、毛氏汲古閣本（簡稱毛本）、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本（簡稱殿本）、金陵書局本（簡稱局本）、商務印書館影印三朝本（簡稱百衲本）互校，擇善而從。紀傳方面，還通校了南史、建康實錄、冊府元龜、資治通鑑和資治通鑑考異等書的有關部分；志的方面，也參校了晉書、通典等書的有關部分。對於前人的校勘成果，我們利用了張元濟、張森楷的兩種宋書校勘記稿本，成儒宋書州郡志校勘記，李慈銘宋書札記，孫彪宋書考論，以及錢大昕廿二史考異等書。另外，卷二十二樂志四、卷四十六趙倫之傳卷尾，都附有幾行小字，這是宋嘉祐時人鄭穆所作的校語，是三朝本原有的，我們仍予保留。爲了易於尋檢，全書的總目，是我們重

編的。

本書由王仲舉同志點校，傅璇琮同志擔任編輯整理工作。錯誤及不妥之處，敬希讀者指正。

中華書局編輯部

宋書目錄

卷一 本紀第一	
武帝劉裕上……………	一
卷二 本紀第二	
武帝中……………	二七
卷三 本紀第三	
武帝下……………	五一
卷四 本紀第四	
少帝義符……………	六三
卷五 本紀第五	
文帝義隆……………	七一
卷六 本紀第六	
孝武帝駿……………	一〇九
卷七 本紀第七	
前廢帝子業……………	一四二
卷八 本紀第八	
明帝彧……………	一五一
卷九 本紀第九	
後廢帝昱……………	一七七
卷十 本紀第十	
順帝準……………	一九三
卷十一 志第一	
志序……………	二〇三
律曆上……………	二〇六
卷十二 志第二	

律曆中 三七

卷十三 志第三

律曆下 二七一

卷十四 志第四

禮一 三七

卷十五 志第五

禮二 三七九

卷十六 志第六

禮三 四一九

卷十七 志第七

禮四 四六一

卷十八 志第八

禮五 四九三

卷十九 志第九

樂一 五三三

卷二十 志第十

樂二 五六五

卷二十一 志第十一

樂三 六〇三

卷二十二 志第十二

樂四 六三五

卷二十三 志第十三

天文一 六七三

卷二十四 志第十四

天文二 六九九

卷二十五 志第十五

天文三 七二一

卷二十六 志第十六

天文四 七四三

卷二十七 志第十七

符瑞上 七五九

卷二十八 志第十八

符瑞中 七九一

卷二十九 志第十九

符瑞下 八二七

卷三十 志第二十

五行一 八七九

卷三十一 志第二十一

五行二 八九七

卷三十二 志第二十二

五行三 九三一

卷三十三 志第二十三

五行四 九四九

卷三十四 志第二十四

五行五 九七九

卷三十五 志第二十五

州郡一 一〇二七

揚州 一〇二九

南徐州 一〇三八

徐州 一〇四七

南兖州 一〇五三

兖州 一〇五九

卷三十六 志第二十六

州郡二 一〇七一

南豫州 一〇七一

豫州 一〇八一

江州 一〇八六

青州 一〇九三

冀州 一〇九八

司州 一一〇三

卷三十七 志第二十七

州郡三	二二七
荊州	二二七
郢州	二二四
湘州	二二九
雍州	二三五
梁州	二四四
秦州	二五四
卷三十八 志第二十八	
州郡四	二六九
益州	二六九
寧州	二八二
廣州	二八九
交州	二〇四
越州	二〇八

卷三十九 志第二十九

百官上	二二七
-----	-----

卷四十 志第三十

百官下	二四三
-----	-----

卷四十一 列傳第一

后妃	二六九
孝穆趙皇后	二八〇
孝懿蕭皇后	二八〇
武敬臧皇后	二八二
武帝張夫人	二八二
少帝司馬皇后	二八三
武帝胡婕妤	二八三
文元袁皇后	二八三
文帝路淑媛	二八六
弟子瓊之	二八七

休之……………二三八

茂之……………二三八

孝武文穆王皇后……………二八九

父偃……………二八九

偃子藻……………二九〇

前廢帝何皇后……………二九三

父瑀……………二九三

瑀子邁……………二九三

瑀兄子亮……………二九四

恢……………二九四

誕……………二九四

文帝沈婕妤……………二九四

明恭王皇后……………二九五

明帝陳貴妃……………二九六

後廢帝江皇后……………二九七

明帝陳昭華……………二九七

順帝謝皇后……………二九八

卷四十二 列傳第二

劉穆之……………一三〇三

長子慮之……………一三〇八

慮之子邕……………一三〇八

穆之中子式之……………一三〇九

式之子瑀……………一三〇九

穆之少子貞之……………一三一〇

穆之女壻蔡祐……………一三一

王弘……………一三一

子錫……………一三三

弘從父弟練……………一三三

練子釗……………一三三

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

徐羨之……………一三九

兄子佩之……………一三五

傅亮父瑗 兄迪……………一三五

檀道濟薛彤 高進之……………一四一

卷四十四 列傳第四

謝晦……………一四七

商玄石……………一六一

延陵蓋……………一六二

卷四十五 列傳第五

王鎮惡……………一六五

弟康……………一七一

檀韶……………一七二

向靖……………一七三

子柳……………一七四

靖弟劭……………一七五

劉懷慎……………一七五

子德願……………一七六

榮祖……………一七六

懷慎弟懷默……………一七七

懷默子道球……………一七七

道球弟孫登……………一七七

孫登子亮……………一七七

孫登弟道隆……………一七八

王謙之……………一七八

謙之子應之……………一七八

馬文恭……………一七八

劉粹……………一七九

弟道濟……………一八〇

粹族弟損……………一八五

卷四十六 列傳第六

趙倫之……………一三八九

子伯符……………一三九〇

到彥之闕

王懿兄元德……………一三九〇

張邵……………一三九三

子敷……………一三九五

邵兄子暢……………一三九六

暢弟悅……………一四〇〇

暢子淹……………一四〇〇

卷四十七 列傳第七

劉懷肅……………一四〇三

孫道存……………一四〇四

懷肅弟懷敬……………一四〇四

懷敬子眞道……………一四〇五

裴方明……………一四〇六

孟懷玉……………一四〇七

弟龍符……………一四〇八

龍符嗣孫係祖……………一四〇九

劉敬宣……………一四〇九

檀祗……………一四一六

卷四十八 列傳第八

朱齡石父綽……………一四二一

弟超石……………一四二五

毛脩之……………一四二六

傅弘之……………一四三〇

卷四十九 列傳第九

孫處……………一四三五

蒯恩……………一四三六

劉鍾……………一四三八

虞丘進……………一四四〇

卷五十 列傳第十

胡藩	一四三
劉康祖伯父簡之 謙之 父虔之	一四六
垣護之伯父遵 父苗	一四八
弟詢之	一五一
從弟閬	一五二
張興世	一五三
卷五十一 列傳第十一	
宗室	一四六
長沙景王道憐	一四六
子義欣	一四四
義欣子瑾	一四五
祗	一四五
韞	一四六
義欣弟義融	一四七

義融子覬	一四七
------	-----

襲	一四七
---	-----

義融弟義宗	一四八
-------	-----

義宗子玠	一四八
------	-----

秉	一四八
---	-----

遐	一四九
---	-----

義宗弟義賓	一四七
-------	-----

義賓弟義綦	一四七
-------	-----

臨川烈武王道規	一四七
---------	-----

子義慶 鮑照	一四七
--------	-----

營浦侯遵考	一四八
-------	-----

從弟思考	一四八
------	-----

卷五十二 列傳第十二

庾悅	一四九
----	-----

王誕	一四九
----	-----

謝景仁……………一四九三

弟純……………一四九五

述……………一四九五

袁湛……………一四九七

弟豹……………一四九八

褚叔度長兄秀之秀之弟淡之……………一五〇二

弟湛之……………一五〇五

卷五十三 列傳第十三

張茂度……………一五〇九

陸仲元……………一五二〇

仲元弟子眞……………一五二〇

茂度子永……………一五二一

庾登之……………一五二五

弟炳之……………一五二六

謝方明……………一五三三

子惠連……………一五二四

江夷……………一五二五

卷五十四 列傳第十四

孔季恭……………一五三一

子山士……………一五三二

靈符……………一五三二

靈符子淵之……………一五三四

羊玄保……………一五三四

褚胤……………一五三六

玄保兄子希……………一五三六

沈曇慶……………一五三九

卷五十五 列傳第十五

臧燾……………一五四三

傅僧祐……………一五四七

徐廣……………一五四七

傅隆……………一五五〇

卷五十六 列傳第十六

謝瞻……………一五五七

弟瞻……………一五五八

孔琳之……………一五五九

孫道存……………一五六四

卷五十七 列傳第十七

蔡廓……………一五六九

子興宗……………一五七三

卷五十八 列傳第十八

王惠……………一五八九

謝弘微……………一五九〇

王球……………一五九四

卷五十九 列傳第十九

殷淳……………一五九七

子孚……………一五九七

淳弟冲……………一五九八

淡……………一五九八

張暢……………一五九八

子淹……………一六〇七

暢弟悅……………一六〇七

何偃……………一六〇七

江智淵……………一六〇九

卷六十 列傳第二十

范泰……………一六二五

王准之……………一六二三

王韶之……………一六二五

荀伯子……………一六二七

子赤松……………一六二九

伯子族弟昶……………一六二九

昶子萬秋 一六九

卷六十一 列傳第二十一

武三王 一六三三

廬陵孝獻王義真王脩 段宏 一六三三

義真嗣子紹 一六三九

紹嗣子敬先 一六三九

子興 一六四〇

德 一六四〇

暲 一六四〇

江夏文獻王義恭 一六四〇

子朗 一六五二

叡 一六五二

叡嗣子子綏 一六五二

義恭嗣孫躋 一六五三

義恭子伯禽 一六五三

衡陽文王義季 一六五三

卷六十二 列傳第二十二

羊欣 一六六一

弟徽 一六六二

張敷 一六六三

王微 一六六四

卷六十三 列傳第二十三

王華孔甯子 一六七五

王曇首 一六七八

殷景仁 一六八〇

沈演之父叔任 一六八四

江邃 一六八六

演之子睦 一六八六

勃 一六八六

統 一六八七

演之兄子暢之……………一六八七

卷六十四 列傳第二十四

鄭鮮之……………一六九一

裴松之……………一六九八

子駟……………一七〇一

何承天謝元……………一七〇一

卷六十五 列傳第二十五

吉翰……………一七二七

劉道產……………一七二八

子延熙……………一七二九

道產弟道錫……………一七三〇

杜驥兄坦……………一七三〇

子幼文……………一七三三

申恬……………一七三三

兄子坦……………一七三五

坦子令孫……………一七三五

崔譔……………一七三六

卷六十六 列傳第二十六

王敬弘……………一七三九

子恢之……………一七三三

瓚之……………一七三三

昇之……………一七三三

延之……………一七三三

何尙之父叔度 孟顗……………一七三三

弟悠之……………一七三八

悠之子顗之……………一七三八

卷六十七 列傳第二十七

謝靈運荀雍 羊璿之 何長瑜……………一七四三

卷六十八 列傳第二十八

武二王……………一七八九

彭城王義康……………一七六九

南郡王義宣……………一七九八

蔡超……………一八〇七

義宣子恢……………一八〇七

愷……………一八〇八

徐遺寶……………一八〇八

夏侯祖權……………一八〇九

卷六十九 列傳第二十九

劉湛……………一八一五

范曄孔熙先……………一八一九

卷七十 列傳第三十

袁淑……………一八三五

卷七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徐湛之父遠之 湯惠休……………一八四三

江湛……………一八四八

王僧綽……………一八五〇

卷七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

文九王……………一八五五

南平穆王鑠……………一八五六

子敬猷……………一八五六

敬淵……………一八五六

嗣子子產……………一八五六

宣曜……………一八五六

伯玉……………一八五六

建平宣簡王宏……………一八五六

子景素……………一八六〇

晉熙王昶……………一八六八

嗣子變……………一八六九

始安王休仁……………一八七一

子伯融……………一八七六

伯猷……………一八七

晉平刺王休祐……………一八七

鄱陽哀王休業……………一八一

臨慶沖王休倩……………一八一

新野懷王夷父……………一八二

巴陵哀王休若……………一八三

卷七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顏延之……………一八一

子測……………一九〇四

巢……………一九〇四

卷七十四 列傳第三十四

臧質父熹……………一九〇九

任蒼之……………一九二

孫沖之……………一九二

魯爽祖宗之父軌……………一九三

弟秀……………一九三

沈攸之……………一九二七

臧寅……………一九四一

邊榮……………一九四二

程邕之……………一九四三

卷七十五 列傳第三十五

王僧達……………一九五一

蘇寶生……………一九五八

顏竣……………一九五九

卷七十六 列傳第三十六

朱脩之……………一九六九

宗慤……………一九七一

王玄謨……………一九七三

卷七十七 列傳第三十七

柳元景……………一九八一

弟叔仁……………一九九〇

元景從兄元怙……………一九九一

元景從父弟先宗……………一九九一

元景從祖弟光世……………一九九一

顏師伯……………一九九二

沈慶之……………一九九六

子文叔……………二〇〇四

慶之弟劭之……………二〇〇五

慶之兄子僧榮……………二〇〇五

僧榮子懷明……………二〇〇五

慶之從弟法系……………二〇〇五

卷七十八 列傳第三十八

蕭思話父源之 甄法護……………二〇一一

子惠明……………二〇一六

思話從叔摹之……………二〇一七

摹之子斌龐秀之……………二〇一八

劉延孫……………二〇一八

卷七十九 列傳第三十九

文五王……………二〇二五

竟陵王誕 范義……………二〇二五

廬江王瑋……………二〇三八

武昌王渾 王翼之……………二〇四二

海陵王休茂 庾深之……………二〇四三

桂陽王休範……………二〇四五

卷八十 列傳第四十

孝武十四王……………二〇五七

豫章王子尚……………二〇五八

山陰公主楚玉……………二〇五九

晉安王子勛……………二〇五九

松滋侯子房 嚴龍……………二〇六一

臨海王子顓……………二〇二

始平孝敬王子鸞……………二〇三

永嘉王子仁……………二〇六

始安王子真……………二〇七

邵陵王子元……………二〇七

齊敬王子羽……………二〇八

淮南王子孟……………二〇八

晉陵孝王子雲……………二〇九

南海哀王子師……………二〇九

淮陽思王子霄……………二〇九

東平王子嗣……………二〇九

武陵王贊……………二一〇

卷八十一 列傳第四十一

劉秀之……………二一三

顧琛……………二一六

丘淵之……………二〇七

顧覲之……………二〇七

弟子愿……………二〇八

卷八十二 列傳第四十二

周朗兄嶠……………二〇九

沈懷文……………二〇二

弟懷遠……………二〇五

卷八十三 列傳第四十三

宗越譚金 童太壹……………二〇九

武念……………二一二

佼長生……………二一三

蔡那……………二一三

曹欣之……………二一四

吳喜……………二一四

黃回王宜興 庾佩玉 任候伯……………二二三

彭文之……………二二五

孫曇瓘……………二二五

任農夫……………二二六

周寧民……………二二六

高道慶……………二二六

卷八十四 列傳第四十四

鄧琬……………二二九

劉胡……………二二七

段佛榮……………二二四

劉靈遺……………二二四

袁顗……………二二四

孔覲孔璩……………二二五

卷八十五 列傳第四十五

謝莊……………二二七

王景文伯父智 父僧朗……………二二七

子綯……………二二四

景文兄子蘊……………二二四

卷八十六 列傳第四十六

殷孝祖……………二二九

劉劭……………二二九

卷八十七 列傳第四十七

蕭惠開……………二二九

殷琰……………二二三

卷八十八 列傳第四十八

薛安都從子索兒 傳靈越 張讜……………二二五

沈文秀……………二二二

崔道固……………二二五

卷八十九 列傳第四十九

袁粲……………二二九

卷九十 列傳第五十

明四王	三三七
邵陵殤王友	三三八
隨陽王翽	三三八
新興王嵩	三三八
始建王禧	三三九

卷九十一 列傳第五十一

孝義	三四一
龔穎	三四二
劉瑜	三四三
賈恩	三四三
郭世道	三四三
子原平	三四四
嚴世期	三四七
吳達	三四七
潘綜	三四八

張進之俞僉	三四九
王彭	三五〇
蔣恭	三五〇
徐耕嚴成王道蓋	三五二
孫法宗	三五二
范叔孫吳國夫	三五二
卜天與	三五三
子伯宗	三五四
伯興	三五四
天與弟天生	三五四
許昭先	三五五
余齊民	三五五
孫棘	三五六
徐元妻許氏	三五七
奚慶思	三五七

何子平……………三三七

卷九十二 列傳第五十二

良吏……………三三六

王鎮之……………三三六

杜慧度父瑗……………三三六

子弘文……………三三五

徐豁……………三三五

陸徽……………三三七

阮長之……………三三六

江秉之……………三三六

王歆之……………三三〇

申季歷……………三七一

郭啓玄……………三七一

陳珉……………三七一

張祐……………三七一

潘詞……………三七一

詞子亮……………三七一

陸法眞……………三七一

王悅……………三七一

卷九十三 列傳第五十三

隱逸……………三二五

戴顓兄勃……………三二六

宗炳……………三二六

周續之……………三二〇

王弘之……………三八一

子曇生……………三三三

阮萬齡……………三三三

孔淳之……………三三三

劉凝之……………三三四

龔祈……………三三五

翟法賜……………二八六

陶潛……………二八六

宗彥之……………二九一

沈道虔……………二九一

郭希林……………二九二

雷次宗……………二九二

朱百年姚吟……………二九四

王素……………二九五

劉睦之……………二九六

州韶……………二九六

褚伯玉……………二九六

關康之……………二九六

卷九十四 列傳第五十四

恩倖……………二〇一

戴法興……………二〇二

巢尚之……………二〇四

戴明寶……………二〇五

董元嗣……………二〇六

奚顯度……………二〇六

徐爰……………二〇六

阮佃夫……………二一二

孟次陽……………二二四

朱幼……………二二五

于天寶……………二二六

壽寂之……………二二六

姜產之……………二二六

李道兒……………二二六

王道隆……………二二七

楊運長……………二二七

卷九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索虜竺襲 毛德祖 陽瓚

尹冲 陳憲……………二二二

芮芮……………二二五

槃槃……………二二五

趙昌……………二二五

栗特……………二二五

卷九十六 列傳第五十六

鮮卑吐谷渾……………二二六

卷九十七 列傳第五十七

夷蠻……………二二七

林邑國……………二二七

扶南國……………二二七

訶羅陀國……………二二八

呵羅單國……………二二八

槃皇國……………二二八

槃達國……………二二八

闍婆婆達國……………二二八

師子國……………二二八

天竺迦毗黎國 釋道生 慧琳

慧嚴 慧議……………二二八

蘇摩黎國……………二二八

斤陀利國……………二二八

婆黎國……………二二八

高句驪國……………二二九

百濟國……………二二九

倭國……………二二九

荊雍州蠻……………二二九

豫州蠻……………二二九

卷九十八 列傳第五十八

氏胡……………二二九

略陽清水氏楊氏……………二四三

胡大且渠蒙遜……………二四二

卷九十九 列傳第五十九

二凶……………二四三

元凶劭……………二四三

始興王濬……………二四五

卷一百 列傳第六十

自序……………二四三

沈約高祖警……………二四五

警子穆夫……………二四五

穆夫子淵子……………二四六

淵子子正……………二四六

淵子弟雲子……………二四七

雲子子煥……………二四七

雲子弟田子……………二四七

田子子亮……………二四九

田子弟林子……………二五二

林子子邵……………二五九

邵弟璞……………二六〇

林子弟子伯玉……………二六五

伯玉弟仲玉……………二六六

璞子約……………二六六

宋書卷一

本紀第一

武帝上

高祖 武皇帝 諱 裕，字德興，小名寄奴，彭城縣 綏興里人，〔一〕漢高帝弟楚元王交之後也。交生紅懿侯 富，富生宗正辟彊，辟彊生陽城繆侯 德，德生陽城節侯 安民，安民生陽城釐侯 慶忌，慶忌生陽城肅侯 岑，岑生宗正平，平生東武城令 某，某生東萊太守 景，景生明經洽，洽生博士弘，弘生瑯邪都尉 惔，惔生魏定襄太守 某，某生邪城令 亮，亮生晉北平太守 膺，膺生相國掾熙，熙生開封令 旭孫。旭孫生混，始過江，居晉陵郡丹徒縣之京口里，官至武原令。混生東安太守 靖，靖生郡功曹 翹，是爲皇考。高祖以晉哀帝 興寧元年歲次癸亥三月壬寅夜生。及長，身長七尺六寸，風骨奇特。家貧，有大志，不治廉隅。事繼母以孝謹稱。

初爲冠軍孫無終司馬。安帝 隆安三年十一月，妖賊孫恩作亂於會稽，晉朝衛將軍謝琰、

前將軍劉牢之東討。牢之請高祖參府軍事。十二月，牢之至吳，而賊緣道屯結，牢之命高祖與數十人覘賊遠近。會遇賊至，衆數千人，高祖便進與戰。所將人多死，而戰意方厲，手奮長刀，所殺傷甚衆。牢之子敬宣疑高祖淹久，恐爲賊所困，乃輕騎尋之。旣而衆騎並至，賊乃奔退，斬獲千餘人，推鋒而進，平山陰，恩遁還入海。

四年五月，恩復入會稽，殺衛將軍謝琰。十一月，劉牢之復率衆東征，恩退走。牢之屯上虞，使高祖戍句章城。句章城旣卑小，戰士不盈數百人，高祖常被堅執銳，爲士卒先，每戰輒摧鋒陷陣，賊乃退還浹口。于時東伐諸帥，御軍無律，士卒暴掠，甚爲百姓所苦。唯高祖法令明整，所至莫不親賴焉。

五年春，孫恩頻攻句章，高祖屢摧破之，恩復走入海。三月，恩北出海鹽，高祖追而翼之，築城于海鹽故治。賊日來攻城，城內兵力甚弱，高祖乃選敢死之士數百人，咸脫甲冑，執短兵，並鼓噪而出，賊震懼奪氣，因其懼而奔之，並棄甲散走，斬其大帥姚盛。雖連戰剋勝，然衆寡不敵，高祖獨深慮之。一夜，偃旗匿衆，若已遁者。明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遙問劉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賊信之，乃率衆大上。高祖乘其懈怠，奮擊，大破之。恩知城不可下，乃進向滬瀆。高祖復棄城追之。海鹽令鮑陋遣子嗣之以吳兵一千，請爲前驅。高祖曰：「賊兵甚精，吳人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必敗我軍。可在後爲聲援。」不從。是

夜，高祖多設伏兵，兼置旗鼓，然一處不過數人。明日，賊率衆萬餘迎戰。前驅既交，諸伏皆出，舉旗鳴鼓。賊謂四面有軍，乃退。嗣之追奔，爲賊所沒。高祖且戰且退，賊盛，所領死傷且盡。高祖慮不免，至向伏兵處，乃止，令左右脫取死人衣。賊謂當走反停，疑猶有伏。高祖因呼更戰，氣色甚猛，賊衆以爲然，乃引軍去。高祖徐歸，然後散兵稍集。五月，孫恩破滬瀆，殺吳國內史袁山松，死者四千人。是月，高祖復破賊於婁縣。

六月，恩乘勝浮海，奄至丹徒，戰士十餘萬。劉牢之猶屯山陰，京邑震動。高祖倍道兼行，與賊俱至。于時衆力旣寡，加以步遠疲勞，而丹徒守軍莫有鬪志。恩率衆數萬，鼓噪登蒜山，居民皆荷擔而立。高祖率所領奔擊，大破之，投獻赴水死者甚衆。恩以彭排音敗自載，〔三〕僅得還船。雖被摧破，猶恃其衆力，徑向京師。樓船高大，值風不得進，旬日乃至白石。尋知劉牢之已還，朝廷有備，遂走向鬱洲。八月，以高祖爲建武將軍、下邳太守，領水軍追討至鬱洲，〔三〕復大破恩。恩南走。十一月，高祖追恩於滬瀆，及海鹽，又破之。三戰並大獲，俘馘以萬數。恩自是饑饉疾疫，死者太半，自浹口奔臨海。

元興元年正月，驃騎將軍司馬元顯西伐荊州刺史桓玄，玄亦率荆楚大衆，下討元顯。元顯遣鎮北將軍劉牢之拒之，高祖參其軍事。次溧洲。玄至，高祖請擊之，不許，將遣子敬宣詣玄請和。高祖與牢之甥東海何無忌並固諫，不從。〔四〕遂遣敬宣詣玄。玄剋京邑，殺元

顯，以牢之爲會稽內史。懼而告高祖曰：「便奪我兵，禍其至矣。今當北就高雅於廣陵舉事，卿能從我去乎？」答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服。彼新得志，威震天下。三軍人情，都已去矣，廣陵豈可得至邪！裕當反服還京口耳。」牢之叛走自縊死。何無忌謂高祖曰：「我將何之？」高祖曰：「鎮北去必不免，卿可隨我還京口。桓玄必能守節北面，我當與卿事之；不然，與卿圖之。今方是玄矯情任算之日，必將用我輩也。」桓玄從兄脩以撫軍鎮丹徒，以高祖爲中兵參軍，軍、郡如故。

孫恩自奔敗之後，徒旅漸散，懼生見獲，乃於臨海投水死。餘衆推恩妹夫盧循爲主。桓玄欲且緝寧東土，以循爲永嘉太守。循雖受命，而寇暴不已。五月，玄復遣高祖東征。時循自臨海入東陽。二年正月，玄復遣高祖破循於東陽。循奔永嘉，復追破之，斬其大帥張士道，追討至于晉安，循浮海南走。六月，加高祖彭城內史。

桓玄爲楚王，將謀篡盜。玄從兄衛將軍謙屏人問高祖曰：「楚王勳德隆重，四海歸懷。朝廷之情，咸謂宜有揖讓，卿意以爲何如？」高祖既志欲圖玄，乃遜辭答曰：「楚王，宣武之子，勳德蓋世。晉室微弱，民望久移，乘運禪代，有何不可。」謙喜曰：「卿謂可爾，便當是眞可爾。」十二月，桓玄篡帝位，遷天子於尋陽。桓脩入朝，高祖從至京邑。玄見高祖，謂司徒王謐曰：「昨見劉裕，風骨不恒，蓋人傑也。」每遊集，輒引接慙慙，贈賜甚厚。高祖愈惡之。

或說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不爲人下，宜蚤爲其所。」玄曰：「我方欲平蕩中原，非劉裕莫可付以大事。關、隴平定，然後當別議之耳。」玄乃下詔曰：「劉裕以寡制衆，屢摧妖鋒。汎海窮追，十殄其八。諸將力戰，多被重創。自元帥以下至于將士，並宜論賞，以敘勲烈。」

先是高祖東征盧循，何無忌隨至山陰，勸於會稽舉義。高祖以爲玄未據極位，且會稽遙遠，事濟爲難，俟其篡逆事著，徐於京口圖之，不憂不剋。至是桓脩還京，高祖託以金創疾動，不堪步從，乃與無忌同船共還，建興復之計。於是與弟道規、沛郡劉毅、平昌孟昶、任城魏詠之、高平檀憑之、琅邪諸葛長民、太原王元德、隴西辛扈興、東莞童厚之，並同義謀。時桓脩弟弘爲征虜將軍、青州刺史，鎮廣陵。道規爲弘中兵參軍，昶爲州主簿。乃令毅潛往就昶，聚徒於江北，謀起兵殺弘。長民爲豫州刺史刁逵左軍府參軍，謀據歷陽相應。元德、厚之謀於京邑聚衆攻玄，並剋期齊發。

三年二月己丑朔，乙卯，高祖託以遊獵，與無忌等收集義徒，凡同謀何無忌、魏詠之、詠之弟欣之、順之、檀憑之、憑之從子韶、韶弟祗、隆、道濟、道濟從兄範之、高祖弟道憐、劉毅、毅從弟藩、孟昶、昶族弟懷玉、河內向彌、管義之、陳留周安穆、臨淮劉蔚、從弟珪之、東莞臧熹、從弟寶符、從子穆生、童茂宗、陳郡周道民、漁陽田演、譙國范清等二十七人；願

從者百餘人。丙辰，詰旦，城開，無忌服傳詔服，稱詔居前。義衆馳入，齊聲大呼，吏士驚散，莫敢動，卽斬脩以徇。高祖哭甚慟，厚加殯斂。孟昶勸弘其日出獵。未明開門，出獵人，昶、道規、毅等率壯士五六十人因開門直入。弘方噉粥，卽斬之，因收衆濟江。

義軍初剋京城，脩司馬刁弘率文武佐吏來赴。高祖登城謂之曰：「郭江州已奉乘輿反，正於尋陽，我等並被密詔，誅除逆黨，同會今日。賊玄之首，已當梟於大航矣。諸君非大晉之臣乎，今來欲何爲？」弘等信之，收衆而退。毅旣至，高祖命誅弘。

毅兄邁先在京師，事未發數日，高祖遣同謀周安穆報之，使爲內應。邁外雖酬許，內甚震懼。安穆見其惶駭，慮事必泄，乃馳歸。時玄以邁爲竟陵太守，邁不知所爲，便下船欲之郡。是夜，玄與邁書曰：「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見劉裕何所道？」邁謂玄已知其謀，晨起白之。玄驚懼，封邁爲重安侯，旣而嫌邁不執安穆，使得逃去，乃殺之。誅元德、扈興、厚之等。召桓謙、卞範之等謀拒高祖。謙等曰：「亟遣兵擊之。」玄曰：「不然。彼兵速銳，計出萬死。若行遣水軍，不足相抗，如有蹉跌，則彼氣成而吾事敗矣。不如屯大衆於覆舟山以待之。彼空行二百里，無所措手，銳氣已挫，旣至，忽見大軍，必驚懼駭愕。我案兵堅陣，勿與交鋒，彼求戰不得，自然散走。此計之上也。」謙等固請，乃遣頓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拒義軍。

玄自聞軍起，憂懼無復爲計。或曰：「劉裕等衆力甚弱，豈辦之有成，陛下何慮之甚。」玄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擄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衆推高祖爲盟主，移檄京邑，曰：

夫治亂相因，理不常泰，狡焉肆虐，或值聖明。自我大晉，陽九屢構，隆安以來，難結皇室，忠臣碎於虎口，貞良弊於豺狼。逆臣桓玄，陵虐人鬼，阻兵荆郢，肆暴都邑。天未亡難，凶力繁興，踰年之間，遂傾皇祚。主上播越，流幸非所，神器沉淪，七廟毀墜。夏后之罹泥、殫，有漢之遭莽、卓，方之於玄，未足爲喻。自玄篡逆，于今歷年，亢旱彌時，民無生氣。加以士庶疲於轉輸，文武困於造築，父子乖離，室家分散，豈唯大東有杼軸之悲，標梅有傾筐之慜而已哉。仰觀天文，俯察人事，此而能久，孰有可亡。凡在有心，誰不扼腕。裕等所以叩心泣血，不遑啓處者也。是故夕寐宵興，援獎忠烈，潛搆崎嶇，險過履虎。輔國將軍劉毅、廣武將軍何無忌、鎮北主簿孟昶、兗州主簿魏詠之、寧遠將軍劉道規、龍驤將軍劉藩、振威將軍檀憑之等，忠烈斷金，精貫白日，荷戈奮袂，志在畢命。益州刺史毛璩，萬里齊契，掃定荆楚。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宮于尋陽。鎮北參軍王元德等，並率部曲，保據石頭。揚武將軍諸葛長民，收集義士，已據歷陽。征虜參

軍庾蹟之等，潛相連結，以爲內應。同力協規，所在蜂起，卽日斬僞徐州刺史安城王脩、青州刺史弘首。義衆旣集，文武爭先，咸謂不有一統，則事無以輯。裕辭不獲已，遂總軍要。庶上憑祖宗之靈，下罄義夫之力，剪馘逋逆，蕩清京輦。

公侯諸君，或世樹忠貞，或身荷爵寵，而並俛眉猾豎，自効莫由，顧瞻周道，寧不弔乎！今日之舉，良其會也。裕以虛薄，才非古人，勢接於已踐之機，受任於旣頹之運。丹誠未宣，感慨憤躍，望霄漢以永懷，眄山川以增厲。授檄之日，神馳賊廷。

以孟昶爲長史，總攝後事；檀憑之爲司馬。百姓願從者千餘人。

三月戊午朔，遇吳甫之於江乘。甫之，玄驍將也，其兵甚銳。高祖躬執長刀，大呼以衝之，衆皆披靡，卽斬甫之。進至羅落橋，皇甫敷率數千人逆戰。寧遠將軍檀憑之與高祖各御一隊，憑之戰敗見殺，其衆退散。高祖進戰彌厲，前後奮擊，應時摧破，卽斬敷首。初高祖與何無忌等共建大謀，有善相者相高祖及無忌等並當大貴，其應甚近，惟云憑之無相。高祖與無忌密相謂曰：「吾等旣爲同舟，理無偏異。吾徒咸皆富貴，則檀不應獨殊。」深不解相者之言。至是而憑之戰死，高祖知其事必捷。

玄聞敷等並沒，愈懼。使桓謙屯東陵口，卞範之屯覆舟山，山西，衆合二萬。己未旦，義軍食畢，棄其餘糧，進至覆舟山東，使丐士張旗幟於山上，以爲疑兵。玄又遣武騎將軍庾禕

之，〔一〕配以精卒利器，助謙等。高祖躬先士卒以奔之，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時東北風急，因命縱火，煙燭張天，鼓噪之音震京邑。謙等諸軍，一時土崩。玄始雖遣軍置陣，而走意已決，別使領軍將軍殷仲文具舟於石頭，仍將子姪浮江南走。

庚申，高祖鎮石頭城，立留臺官，〔二〕焚桓溫神主於宣陽門外，造晉新主，立于太廟。遣諸將帥追玄，尚書王嘏率百官奉迎乘輿。〔三〕司徒王謐與衆議推高祖領揚州，固辭。乃以謐爲錄尚書事，領揚州刺史。於是推高祖爲使持節、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領軍將軍、徐州刺史。〔四〕

先是朝廷承晉氏亂政，百司縱弛，桓玄雖欲釐整，而衆莫從之。高祖以身範物，先以威禁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二三日間，風俗頓改。且桓玄雖以雄豪見推，而一朝便有極位，晉氏四方牧守及在朝大臣，盡心伏事，臣主之分定矣。高祖位微於朝，衆無一旅，奮臂草萊之中，倡大義以復皇祚。由是王謐等諸人時失民望，〔五〕莫不愧而憚焉。

諸葛長民失期不得發，刁逵執送之，未至而玄敗。

玄經尋陽，江州刺史郭昶之備乘輿法物資之。玄收略得二千餘人，挾天子走江陵。冠軍將軍劉毅、輔國將軍何無忌、振武將軍劉道規率諸軍追討。

尚書左僕射王愉、愉子荊州刺史綏等，江左冠族。綏少有重名，以高祖起自布衣，甚相

凌忽。綏、桓氏甥，亦有自疑之志。高祖悉誅之。

四月，奉武陵王遵爲大將軍，承制。大赦天下，唯桓玄一祖後不在赦例。

初高祖家貧，嘗負刁達社錢三萬，經時無以還。達執錄甚嚴，王謐造達見之，密以錢代還，由是得釋。高祖名微位薄，盛流皆不與相知，唯謐交焉。桓玄將篡，謐手解安帝璽綬，爲玄佐命功臣。及義旗建，衆並謂謐宜誅，唯高祖保持之。劉毅嘗因朝會，問謐璽綬所在，謐益懼。及王愉父子誅，謐從弟湛謂謐曰：「王駒無罪，而義旗誅之，此是剪除勝己，以絕民望。兄既桓氏黨附，名位如此，欲求免得乎？」駒，愉小字也。謐懼，奔于曲阿。高祖賤白大將軍，深相保謐，迎還復位。光祿勳卞承之、左衛將軍褚粲、游擊將軍司馬秀役使官人，爲御史中丞王禎之所糾察，謝賤言辭怨憤。承之造司宜藏。高祖與大將軍賤，白「粲等備位大臣，所懷必盡。執憲不允，自應據理陳訴，而橫興怨忿，歸咎有司。宜加裁當，以清風軌」。並免官。

桓玄兄子歆，巴聚衆向歷陽，高祖命輔國將軍諸葛長民擊走之。無忌、道規破玄大將郭銓等于桑落洲，衆軍進據尋陽。加高祖都督江州諸軍事。玄既還荊郢，大聚兵衆，召水軍造樓船、器械，率衆二萬，挾天子發江陵，浮江東下，與冠軍將軍劉毅等相遇於崢嶸洲，衆軍下擊，大破之。玄棄衆，復挾天子還復江陵。玄黨殷仲文奉晉二皇后還京師。玄至

江陵，因西走。南郡太守王騰之、荊州別駕王康產奉天子入南郡府。初征虜將軍、益州刺史毛璩，遣從孫祐之與參軍費恬送弟喪下，有衆二百。璩弟子脩之時爲玄屯騎校尉，玄誘玄以入蜀。至枚回洲，恬與祐之迎射之。益州督護馮遷斬玄首，傳京師。又斬玄子昇於江陵市。

初玄敗於崢嶸洲，義軍以爲大事已定，追躡不速。玄死幾一旬，衆軍猶不至。玄從子振逃於華容之涌中，振招聚逆黨數千人，晨襲江陵城，居民競出赴之。騰之、康產皆被殺。桓謙先匿於沮川，亦聚衆以應。振爲玄舉哀，立喪廷。謙率衆官奉璽綬于安帝。無忌、道規既至江陵，與桓振戰于靈溪。玄黨馮該又設伏于楊林，義軍奔敗，退還尋陽。

兖州刺史辛禺懷貳。會北青州刺史劉該反，禺求征該，次淮陰，又反。禺長史羊穆之斬禺，傳首京師。十月，高祖領青州刺史。甲仗百人入殿。

劉毅諸軍復進至夏口。毅攻魯城，道規攻偃月壘，皆拔之。十二月，諸軍進平巴陵。

義熙元年正月，毅等至江津，破桓謙、桓振，江陵平，天子反正。三月，天子至自江陵。詔曰：

古稱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列貫三辰，神人代序，諒理本於造昧，而運周於萬葉。故盈否時襲，四靈通其變，王道或昧，貞賢拯其危，天命所以永固，人心所以攸穆。

雖夏、周中傾，賴靡、申之績，莽、倫載竊，實二代是維。或乘資藉號，或業隆異世，猶詩書以之休詠，記策用爲美談。未有因心撫民，而誠發理應，援神器於已淪，若在今之盛者也。

朕以寡昧，遭家不造，越自遘閔，屬當屯極。逆臣桓玄，乘釁縱慝，窮凶恣虐，滔天猾夏。遂誣罔人神，肆其篡亂。祖宗之基既湮，七廟之饗胥殄，若墜淵谷，未足斯譬。

皇度有晉，天縱英哲，使持節、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江九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徐、青二州刺史，忠誠天亮，神武命世，用能貞明協契，義夫響臻。故順聲一唱，二溟卷波，英風振路，宸居清翳。暨冠軍將軍毅、輔國將軍無忌、振武將軍道規，舟旗遄邁，而元凶傳首，回戈疊揮，則荆、漢霧廓。俾宣、元之祚，永固於嵩、岱，傾基重造，再集於朕躬。宗廟歆七百之祐，皇基融載新之命。念功惟德，永言銘懷。固已道冠開闢，獨絕終古，書契以來，未之前聞矣。雖則功高靡尚，理至難文，而崇庸命德，哲王攸先者，將以弘道制治，深關盛衰。故伊、望膺殊命之錫，桓、文饗備物之禮，況宏徵不世，顧邈百代者，宜極名器之隆，以光大國之盛。而鎮軍謙虛自衷，誠旨屢顯，朕重逆仲父，乃所以愈彰德美也。鎮軍可進位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使持節、徐、青二州刺史如故。顯祚大邦，啓茲疆宇。

高祖固讓。加錄尚書事，又不受，屢請歸藩。天子不許，遣百僚敦勸，又親幸公第。高祖惶懼詣闕陳請，天子不能奪。是月，旋鎮丹徒。天子重遣大使敦勸，又不受。乃改授都督荆、司、梁、益、寧、雍、涼七州，并前十六州諸軍事，本官如故。於是受命解青州，加領兗州刺史。

盧循浮海破廣州，獲刺史吳隱之。卽以循爲廣州刺史，以其同黨徐道覆爲始興相。

二年三月，督交、廣二州。十月，高祖上言曰：「昔天禍皇室，巨狡縱篡，臣等義惟舊隸，豫蒙國恩，仰契信順之符，俯厲人臣之憤，雖社稷之靈，抑亦事由衆濟。其翼獎忠勲之佐，文武畢力之士，數執在己之謙，用虧國體之大。輒申攝衆軍先上，^二同謀起義，始平京口、廣陵二城，臣及撫軍將軍毅等二百七十二人，并後赴義出都緣道大戰，所餘一千五百六十六人，又輔國將軍長民、故給事中王元德等十人，合一千八百四十八人，乞正封賞。其西征衆軍，須論集續上。」於是尚書奏封唱義謀主鎮軍將軍裕豫章郡公，食邑萬戶，賜絹三萬匹。其餘封賞各有差。鎮軍府佐吏，降故太傅謝安府一等。

十一月，天子重申前令，加高祖侍中，進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讓。詔遣百僚敦勸。

三年二月，高祖還京師，將詣廷尉，天子先詔獄官不得受，詣闕陳讓，乃見聽。旋于

丹徒。

閏月，府將駱冰謀作亂，將被執，單騎走，追斬之。誅冰父永嘉太守球。球本東陽郡史，孫恩之亂，起義於長山，故見擢用。初桓玄之敗，以桓冲忠貞，署其孫胤。至是冰謀以胤爲主，與東陽太守殷仲文潛相連結。乃誅仲文及仲文二弟。凡桓玄餘黨，至是皆誅夷。

天子遣兼太常葛籍授公策曰：「有扈滔天，夷羿乘釁，亂節干紀，實撓皇極。賊臣桓玄，怙寵肆逆，乃摧傾華、霍，倒拔嵩、岱，五嶽旣夷，六地易所。公命世英縱，藏器待時，因心資敬，誓雪國恥，慨憤陵夷，誠發宵寐。旣而歲月屢遷，神器已遠，忠孝幽寄，實貫三靈。爾乃介石勝機，宣契畢舉，訴蒼天以爲正，揮義旅而一驅。奔鋒數百，勢烈激電，百萬不能抗限，制路日直植城。」遂使衝鯨潰流，暴鱗江漢，廟勝遠加，重氛載滌，二儀廓清，三光反照，事遂永代，功高開闢，理微稱謂，義感朕心。若夫道爲身濟，猶縻厥爵，況乃誠德俱深，勳冠天人者乎。是用建茲邦國，永祚山河，言念載懷，匪云足報。往欽哉！俾屏余一人，長弼皇晉，流風垂祚，暉烈無窮。其降承嘉策，對敷朕命。」

十二月，司徒、錄尚書、揚州刺史王謐薨。

四年正月，徵公入輔，授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徐兖二州刺史如故。表解兖州。先是遣冠軍劉敬宣伐蜀賊譙縱，無功而返。九月，以敬宣挫退，遜

位，不許。乃降爲中軍將軍，開府如故。

初，僞燕王鮮卑慕容德僭號於青州，德死，兄子超襲位，前後屢爲邊患。五年二月，大掠淮北，執陽平太守劉千載、濟南太守趙元，驅略千餘家。三月，公抗表北討，以丹陽尹孟昶監中軍留府事。四月，舟師發京都，泝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軍進琅邪。所過皆築城留守。鮮卑梁父、莒城二戍並奔走。

慕容超聞王師將至，其大將公孫五樓說超：「宜斷據大峴，刈除粟苗，堅壁清野以待之。彼僞軍無資，求戰不得，旬月之間，折捶以笞之耳。」超不從，曰：「彼遠來疲勞，勢不能久，但當引令過峴，我以鐵騎踐之，不憂不破也。豈有預芟苗稼，先自賊弱邪？」初，公將行，議者以爲賊聞大軍遠出，必不敢戰，若不斷大峴，當堅守廣固，刈粟清野，以絕三軍之資，非唯難以有功，將不能自反。公曰：「我揣之熟矣。鮮卑貪，不及遠計，進利剋獲，退惜粟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我一得入峴，則人無退心，驅必死之衆，向懷貳之虜，何憂不剋。彼不能清野固守，爲諸君保之。」公旣入峴，舉手指天曰：「吾事濟矣！」

六月，慕容超遣五樓及廣寧王賀賴盧先據臨朐城。旣聞大軍至，留羸老守廣固，乃悉出。臨朐有巨蔑水，去城四十里。超告五樓曰：「急往據之，晉軍得水，則難擊也。」五樓馳

進。龍驤將軍孟龍符領騎居前，奔往爭之，五樓乃退。

衆軍步進，有車四千兩，分車爲兩翼，方軌徐行，車悉張幔，御者執稍。又以輕騎爲遊軍。軍令嚴肅，行伍齊整。未及臨朐數里，賊鐵騎萬餘，前後交至。公命兗州刺史劉藩、弟并州刺史道憐、諮議參軍劉敬宣、陶延壽、參軍劉懷玉、慎仲道、索邈等，齊力擊之。日向晨，公遣諮議參軍檀韶直趨臨朐。韶率建威將軍向彌、參軍胡藩馳往，卽日陷城，斬其牙旗，悉虜超輜重。超聞臨朐已拔，引衆走，公親鼓之，賊乃大奔。超遁還廣固。獲超馬、僞輦、玉璽、豹尾等，送于京師。斬其大將段暉等十餘人，其餘斬獲千計。

明日，大軍進廣固，卽屠大城，超退保小城。於是設長圍守之，圍高三丈，外穿三重塹。停江、淮轉輸，館穀於齊土。撫納降附，華戎歡悅，援才授爵，因而任之。七月，詔加公北青、冀二州刺史。超大將垣遵、遵弟苗並率衆歸順。公方治攻具，城上人曰：「汝不得張綱，何能爲也。」綱者，超僞尙書郎，其人有巧思。會超遣綱稱藩於姚興，乞師請救。興僞許之，而實憚公，不敢遣。綱從長安還，泰山太守申宣執送之。乃升綱於樓車，三以示城內，城內莫不失色。於是使綱大治攻具。超求救不獲，綱反見虜，轉憂懼。乃請稱藩，求割大峴爲界，獻馬千疋。不聽，圍之轉急。河北居民荷戈負糧至者，日以千數。

錄事參軍劉穆之，有經略才具，公以爲謀主，動止必諮焉。時姚興遣使告公云：「慕容見

與隣好，又以窮告急，今當遣鐵騎十萬，逕據洛陽。晉軍若不退者，便當遣鐵騎長驅而進。」公呼興使答曰：「語汝姚興，我定燕之後，息甲三年，當平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穆之聞有羌使，馳入，而公發遣已去。以興所言并答，具語穆之。穆之尤公曰：「常日事無大小，必賜與謀之。此宜善詳之，云何卒爾便答。公所答興言，未能威敵，正足怒彼耳。若燕未可拔，羌救奄至，不審何以待之？」公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遣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此是其見我伐燕，內已懷懼，自張之辭耳。」

九月，進公太尉、中書監，固讓。

僞徐州刺史段宏先奔索虜，十月，自河北歸順。〔三三〕

張綱治攻具成，設諸奇巧，飛樓木幔之屬，莫不畢備。城上火石弓矢，無所用之。六年二月丁亥，屠廣固。超踰城走，征虜賊曹喬胥獲之，殺其王公以下，〔三四〕納口萬餘，馬二千疋，送超京師，斬于建康市。

公之北伐也，徐道覆仍有闕闔之志，勸盧循乘虛而出，循不從。道覆乃至番禺，說循曰：「本住嶺外，豈以理極於此，正以劉公難與爲敵故也。今方頓兵堅城之下，〔三五〕未有旋日。以此思歸死士，掩襲何、劉之徒，如反掌耳。不乘此機而保一日之安，若平齊之後，小息甲養衆，不過一二年間，必璽書徵君。若劉公自率衆至豫章，遣銳師過嶺，雖復將軍神武，恐必

不能當也。今日之機，萬不可失。既剋都邑，傾其根本，劉公雖還，無能爲也。」循從之，乃率衆過嶺。是月，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皆委任奔走。于時平齊問未至，卽馳使徵公。公之初剋齊也，欲停鎮下邳，清盪河、洛，旣而被徵使至，卽日班師。

鎮南將軍何無忌與徐道覆戰于豫章，敗績，無忌被害。內外震駭。朝廷欲奉乘輿北走就公，尋知賊定未至，人情小安。公至下邳，以船運輜重，自率精銳步歸。至山陽，聞無忌被害，則慮京邑失守，乃卷甲兼行，與數十人至淮上，問行旅以朝廷消息。人曰：「賊尙未至，劉公若還，便無所憂也。」公大喜，單船過江，逕至京口，衆乃大安。四月癸未，公至京師，解嚴息甲。

撫軍將軍劉毅抗表南征，公與毅書曰：「吾往習擊妖賊，曉其變態，新獲姦利，其鋒不可輕。宜須裝嚴畢，與弟同舉。」又遣毅從弟藩往止之。毅不從，舟師二萬，發自姑孰。循之初下也，使道覆向尋陽，自寇湘中諸郡。荊州刺史道規遣軍至長沙，爲循所敗。逕至巴陵，將向江陵。道覆聞毅上，馳使報循曰：「毅兵衆甚盛，成敗事係之於此，宜并力摧之。若此克捷，天下無復事矣。根本旣定，不憂上面不平也。」循卽日發巴陵，與道覆連旗而下。別有八艘艦九枚，起四層，高十二丈。公以南藩覆沒，表送章綬，詔不聽。五月，劉毅敗績于桑落洲，棄船步走，餘衆不得去者，皆爲賊所擒。

初循至尋陽，聞公已還，不信也。既破穀，乃審凱入之間，並相視失色。循欲退還尋陽，進平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道覆謂宜乘勝徑進，固爭之。疑議多日，乃見從。

穀敗問至，內外洶擾。于時北師始還，多創痍疾病。京師戰士，不盈數千。賊既破江、豫二鎮，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不絕。奔敗還者，並聲其雄盛。孟昶、諸葛長民懼寇漸逼，欲擁天子過江，公不聽，昶固請不止。公曰：「今重鎮外傾，強寇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瓦解土崩，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自足以一戰。若其克濟，則臣主同休；苟厄運必至，我當以死衛社稷，橫尸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不能遠竄於草間求活也。我計決矣，卿勿復言！」昶恐其不濟，乃爲表曰：「臣裕北討，衆並不同，唯臣贊裕行計，致使強賊乘間，社稷危逼，臣之罪也。今謹引分以謝天下。」封表畢，乃仰藥而死。

於是大開賞募，投身赴義者，一同登京城之科。發居民治石頭城，建牙戒嚴。時議者謂宜分兵守諸津要。公以爲：「賊衆我寡，若分兵屯，則人測虛實。且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今聚衆石頭，隨宜應赴，既令賊無以測多少，又於衆力不分。若徒旋轉集，徐更論之耳。」移屯石頭，乃柵淮斷查浦。既而羣賊大至，公策之曰：「賊若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回避，勝負之事，未可量也。若回泊西岸，此成擒耳。」

道覆欲自新亭、白石焚舟而上。循多疑少決，每欲以萬全爲慮，謂道覆曰：「大軍未至，孟昶便望風自裁，大勢言之，自當計日潰亂。今決勝負於一朝，既非必定之道，且殺傷士卒，不如按兵待之。」公于時登石頭城以望循軍，初見引向新亭，公顧左右失色。既而回泊蔡洲。道覆猶欲上，循禁之。自是衆軍轉集，修治越城，築查浦、藥園、廷尉三壘，皆守以實衆。冠軍將軍劉敬宣屯北郊，輔國將軍孟懷玉屯丹陽郡西，建武將軍王仲德屯越城，廣武將軍劉懷默屯建陽門外。^{〔三〕}使寧朔將軍索邈領鮮卑具裝虎班突騎千餘匹，皆被練五色，自淮北至于新亭。賊並聚觀，咸畏憚之，然猶冀京邑及三吳有應之者。遣十餘艦來拔石頭柵，公命神弩射之，發輒摧陷，循乃止不復攻柵。設伏兵於南岸，使羸老悉乘舟艦向白石。公憂其從白石步上，乃率劉毅、諸葛長民北出拒之，留參軍徐赤特戍南岸，命堅守勿動。公既去，賊焚查浦步上，赤特軍戰敗，死沒有百餘人。赤特棄餘衆，單舸濟淮。賊遂率數萬屯丹陽郡。公率諸軍馳歸。衆憂賊過，咸謂公當徑還拒戰。公先分軍還石頭，衆莫之曉。解甲息士，洗浴飲食之，乃出列陳於南塘。以赤特違處分，斬之。命參軍褚叔度、朱齡石率勁勇千餘人過淮。^{〔三〕}羣賊數千，皆長刀矛鉞，精甲曜日，奮躍爭進。齡石所領多鮮卑，善步稍，並結陳以待之。賊短兵弗能抗，死傷者數百人，乃退走。會日莫，衆亦歸。

劉毅之敗，豫州主簿袁興國反叛，據歷陽以應賊。琅邪內史魏順之遣將謝寶討斬之。

興國司馬襲寶，順之不救而退，公怒斬之。順之，詠之之弟也。於是功臣震懾，莫敢不用命。

六月，更授公太尉、中書監，加黃鉞。受黃鉞，餘固辭。以司馬庾悅爲建威將軍、江州刺史，自東陽出豫章。

七月庚申，羣賊自蔡洲南走，還屯尋陽。遣輔國將軍王仲德、廣川太守劉鍾、河間太守蒯恩追之。公還東府，大治水軍，皆大艦重樓，高者十餘丈。盧循遣其大將荀林寇江陵，桓謙先於江陵奔羌，又自羌入蜀，僞主譙縱以爲荊州刺史。謙及譙道福率軍二萬，出寇江陵，適與林會，相去百餘里。荊州刺史道規斬謙于枝江，破林於江津，追至竹町斬之。

初循之走也，公知其必寇江陵，登遣淮陵內史索邈領馬軍步道援荊州。又遣建威將軍孫季高率衆三千，自海道襲番禺。江州刺史庾悅至五畝嶠，賊遣千餘人據斷嶠道，悅前驅鄱陽太守虞丘進攻破之。公治兵大辦。十月，率兗州刺史劉藩、寧朔將軍檀韶等舟師南伐。以後將軍劉毅監太尉留守府，後事皆委焉。

是月，徐道覆率衆三萬寇江陵。荊州刺史道規又大破之，斬首萬餘級，道覆走還益口。初公之遣索邈也，邈在道爲賊所斷，道覆敗後方達。自循東下，江陵斷絕京邑之問，傳者皆云已沒。及邈至，方知循走。

循初自蔡洲南走，留其親黨范崇民五千人，高艦百餘，戍南陵。王仲德等聞大軍且至，乃進攻之。十一月，大破崇民軍，焚其舟艦，收其散卒。

循廣州守兵，不以海道爲防。是月，建威將軍孫季高乘海奄至，而城池峻整，兵猶數千。季高焚賊舟艦，悉力而上，四面攻之，卽日屠其城。循父以輕舟奔始興。季高撫其舊民，戮其親黨，勒兵謹守。初公之遣季高也，衆咸以海道艱遠，必至爲難；且分撤見力，二三非要。公不從。敕季高曰：「大軍十二月之交，必破妖虜。卿今時當至廣州，傾其巢窟，令賊奔走之日，無所歸投。」季高受命而行，如期剋捷。

循方治兵旅舟艦，設諸攻備。公欲御以長算，乃屯軍雷池。賊揚聲不攻雷池，當乘流逕下。公知其欲戰，且慮賊戰敗，或於京江入海，遣王仲德以水艦二百於吉陽下斷之。十二月，循、道覆率衆數萬，方艦而下，前後相抗，莫見舳艫之際。公悉出輕利鬪艦，躬提幡鼓，命衆軍齊力擊之。又上步騎於西岸。右軍參軍庾樂生乘艦不進，斬而徇之。於是衆軍並踊騰爭先。軍中多萬鈞神弩，所至莫不摧陷。公中流蹙之，因風水之勢，賊艦悉泊西岸。岸上軍先備火具，^{〔三〕}乃投火焚之，煙燭張天，賊衆大敗，追奔至夜乃歸。循等還尋陽。初分遣步軍，莫不疑怪，及燒賊艦，衆乃悅服。召王仲德，請還爲前驅。留輔國將軍孟懷玉守雷池。循聞大軍上，欲走向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大軍至左里，將戰，公所執麾竿折，折幡沈水，

衆並怪懼。公歡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幡竿亦折，今者復然，賊必破矣。」卽攻柵而進。循兵雖殊死戰，弗能禁。諸軍乘勝奔之，循單舸走。所殺及投水死，凡萬餘人。納其降附，宥其逼略。遣劉蕃、孟懷玉輕軍追之。循收散卒，尙有數千人，逕還廣州。道覆還保始興。公旋自左里。天子遣侍中、黃門勞師于行所。

校勘記

〔一〕彭城縣綏輿里人 各本並奪去「輿」字。御覽一二八引徐爰宋書作「彭城綏輿里人」。符瑞志中附會祥瑞，云：「元嘉二十一年，甘露降彭城綏輿里」。南史亦有「輿」字。今據補。

〔二〕恩以彭排自載 「彭排」各本並作「鼓排」。御覽三五七引晉安帝紀作「彭排」，今據改。王鎮惡傳亦有「見軍人擔彭排戰具」語，釋名：「彭排，彭，旁也。在旁排敵禦攻也。」

〔三〕領水軍追討至鬱洲 「討」各本作「罰」，據元龜一八四改。通鑑亦作「討孫恩於鬱洲」。

〔四〕高祖與牢之甥東海何無忌並固諫不從 「諫」各本並作「請」，據南史改。

〔五〕憑之從子韶，韶弟祗，隆、道濟並韶弟，依文義當疊「韶」字。今據孫說補。張燾讀史舉正云：「韶、祗、道濟並兄弟，此云『與叔』，誤。」今據張說刪。

〔六〕東莞臧熹「熹」各本並作「喜」，據臧質傳改。

〔七〕既而嫌邁不執安穆使得逃去「嫌」各本並作「廉」，據通鑑晉安帝元興三年改。

〔八〕玄又遣武騎將軍庾禕之「晉書桓玄傳作「武衛將軍庾頤之」。

〔九〕立留臺官「三朝本、毛本作「立留臺官」。北監本、殿本、局本作「立留臺總百官」。通鑑作「立留

臺百官」。按時晉安帝尚在尋陽，故建康稱留臺。據下文衆欲推劉裕領揚州，裕固辭，則此時

劉裕必無總百官之事。以此知作「總百官」者，誤。

〔一〇〕尚書王嘏率百官奉迎乘輿「王嘏」各本並作「王假」，據南史及通鑑改。晉書王導傳：「嗣孫嘏，歷領軍、尚書。」

〔一一〕領軍將軍徐州刺史「御覽一二八引徐爰宋書、魏書島夷劉裕傳、建康實錄並作「鎮軍將軍」。孫彪宋書考論云：「領軍與都督刺史異職，晉書及宋本紀同卷後進位侍中詔皆作『鎮軍將軍』，則都督刺史加號也。當從之。然高祖時蓋兼領軍，南史書領軍在徐州刺史下。」

〔一二〕由是王謐等諸人時失民望「時失民望」，北監本、殿本作「時衆民望」。三朝本、毛本、局本作「時失民望」。李慈銘宋書札記云：「當作時失人望」。今從三朝本、毛本、局本。

〔一三〕光祿勳卞承之「卞承之」各本並作「丁承之」。據晉書桓玄傳改。按通鑑晉安帝義熙三年殺殷仲文時，並誅卞承之，蓋卽其人。

〔一四〕桓玄兒子歆「兒子歆」各本並作「兒子韶」。據通鑑晉安帝元興三年改。

〔一五〕道規破玄大將郭銓等于桑落洲「郭銓」各本作「鄭鈴」，舊本臨川王道規傳（新本已改正）及御覽一二八引徐爰宋書作「郭鈴」，本書劉懷肅傳及晉書桓玄傳、通鑑作「郭銓」。按作「郭銓」是，今改正。

〔一六〕衆軍下擊大破之「衆軍」各本並作「衆驚」，據元龜一八四改。

〔一七〕璩弟子脩之時爲玄屯騎校尉「脩之」各本並譌「循之」，據南史及通鑑改。

〔一八〕玄從子振逃於華容之涌中「涌中」各本作「浦中」，據南史及晉書桓彝傳曾孫振附傳改。按杜預左傳莊十八年注：「涌水在南郡華容縣。」水經江水注：「江水又東，涌水注之。水自夏水南通於江，謂之涌口。」

〔一九〕輒申攝衆軍先上「申」字三朝本空白，各本作「輒攝衆軍」，不空白。今據元龜一八四補。

〔二〇〕制路日直植城句有譌。

〔二一〕鮮卑貪南史作「鮮卑性貪」。通鑑作「鮮卑貪婪」。

〔二二〕乃升綱於樓車「樓車」各本並作「樓上」，據通鑑改。

〔二三〕十月自河北歸順各本並無「自」字。通鑑晉義熙五年作「段宏自魏奔於裕」。孫彪宋書考論云：

「河北上當有自字」。按孫說是，今補。

〔三四〕殺其王公以下「王公」各本作「亡命」，據南史、元龜一八四、通鑑晉安帝義熙六年改。

〔三五〕今方頓兵堅城之下「頓」各本並作「領」，據建康實錄、通鑑晉安帝義熙六年改。

〔三六〕廣武將軍劉懷默屯建陽門外「劉懷默」各本並作「劉默」，據晉書安帝紀、建康實錄補。懷默見劉懷慎傳。

〔三七〕命參軍褚叔度朱齡石率勁勇千餘人過淮「褚叔度」各本並譌「諸葛叔度」。據通典兵典改。又見本書褚叔度傳，時爲中軍諮議參軍。

〔三八〕盧循遣其大將荀林寇江陵「臨川王道規傳作「荀林」」。《晉書姚興載記及通鑑作「荀林」。今本書一律作「荀林」。

〔三九〕岸上軍先備火具各本並奪「岸」字，據南史、通典兵典、通鑑晉安帝義熙六年補。

宋書卷二

本紀第二

武帝中

七年正月己未，振旅于京師。改授大將軍、揚州牧，給班劍二十人，本官悉如故，固辭。凡南北征伐戰亡者，並列上賻贈。尸喪未反，遣主帥迎接，致還本土。

二月，盧循至番禺，爲孫季高所破，收餘衆南走。劉藩、孟懷玉斬徐道覆于始興。晉自中興以來，治綱大弛，權門并兼，強弱相凌，百姓流離，不得保其產業。桓玄頗欲釐改，竟不能行。公旣作輔，大示軌則，豪強肅然，遠近知禁。至是會稽餘姚虞亮復藏匿亡命千餘人。公誅亮，免會稽內史司馬休之。

天子又申前命，公固辭。於是改授太尉、中書監，乃受命。奉送黃鉞，解冀州。交州刺史杜慧度斬盧循，傳首京師。

先是諸州郡所遣秀才、孝廉，多非其人，公表天子，申明舊制，依舊策試。

征西將軍、荊州刺史道規疾患求歸，八年四月，改授豫州刺史，以後將軍、豫州刺史劉毅代之。毅與公俱舉大義，興復晉室，自謂京城、廣陵，功業足以相抗。雖權事推公，而心不服也。毅既有雄才大志，厚自矜許，朝士素望者多歸之。與尚書僕射謝混、丹陽尹郗僧施並深相結。及西鎮江陵，豫州舊府，多割以自隨，請僧施爲南蠻校尉。既知毅不能居下，終爲異端，密圖之。毅至西，稱疾篤，表求從弟兗州刺史藩以爲副貳，僞許焉。九月，藩入朝，公命收藩及謝混，並於獄賜死。自表討毅。又假黃鉞，率諸軍西征。以前鎮軍將軍司馬休之爲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兗州刺史道憐鎮丹徒，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太尉留府事，加太尉司馬、丹陽尹劉穆之建威將軍，配以實力。壬午，發自京師。遣參軍王鎮惡、龍驤將軍蒯恩前襲江陵。十月，鎮惡剋江陵，毅及黨與皆伏誅。

十一月己卯，公至江陵，下書曰：

夫去弊拯民，必存簡恕，捨網修綱，雖煩易理。江、荆彫殘，刑政多闕，頃年事故，綏撫未週。遂令百姓疲匱，歲月滋甚，財傷役困，慮不幸生。凋殘之餘，而不減舊，刻剝徵求，不循政道。宰莅之司，或非良幹，未能菲躬儉，〔二〕苟求盈給，積習生常，漸不知改。

近因戎役，來涉二州，踐境親民，愈見其瘼，思欲振其所急，卹其所苦。凡租稅調役，悉宜以見戶爲正。州郡縣屯田池塞，諸非軍國所資，利入守宰者，今一切除之。州郡縣吏，皆依尙書定制實戶置。臺調癸卯梓材，庚子皮毛，可悉停省，別量所出。巴陵均折度支，依舊兵運。原五歲刑已下。凡所質錄賊家餘口，亦悉原放。

以荊州十郡爲湘州，公乃進督。西陽太守朱齡石爲益州刺史，率衆伐蜀。進公太傅、揚州牧，加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

九年二月乙丑，公至自江陵。初，諸葛長民貪淫驕橫，爲士民所患苦，公以其同大義，優容之。劉毅旣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今年誅韓信，禍其至矣。」將謀作亂。公克期至京邑，而每淹留不進。公卿以下頻日奉候於新亭，長民亦驟出。旣而公輕舟密至，已還東府矣。長民到門。引前，卻人閑語，凡平生於長民所不盡者，皆與及之。長民甚說。已密命左右壯士丁旡等自幔後出，於坐拉焉。長民墜牀，又於地毆之，死於牀側。輿尸付廷尉。并誅其弟黎民。旡驍勇有氣力，時人爲之語曰：「勿跋扈，付丁旡。」

先是山湖川澤，皆爲豪強所專，小民薪採漁釣，皆責稅直，至是禁斷之。時民居未一，公表曰：

臣聞先王制治，九土攸序，分境畫疆，各安其居。在昔盛世，人無遷業，故井田之

制，三代以隆。秦革斯政，漢遂不改，富強兼并，於是爲弊。然九服弗擾，所託成舊，在漢西京，大遷田、景之族，以實關中，卽以三輔爲鄉閭，不復係之於齊、楚。自永嘉播越，爰託淮、海，朝有匡復之算，民懷思本之心，經略之圖，日不暇給。是以寧民綏治，猶有未遑。及至大司馬桓溫，以民無定本，傷治爲深，庚戌土斷，以一其業。于時財阜國豐，實由於此。自茲迄今，彌歷年載，畫一之制，漸用頽弛。雜居流寓，閭伍弗修，王化所以未純，民瘼所以猶在。

臣荷重任，恥責實深，自非改調解張，無以濟治。夫人情滯常，難與慮始，所謂父母之邦以爲桑梓者，誠以生焉終焉，敬愛所託耳。今所居累世，墳壟成行，敬恭之誠，豈不與事而至。請準庚戌土斷之科，庶子本所弘，稍與事著。然後率之以仁義，鼓之以威武，超大江而跨黃河，撫九州而復舊土，則戀本之志，乃速申於當年，「三」在始暫勤，要終所以能易。

伏惟陛下，垂矜萬民，憐其所失，永懷鴻雁之詩，思隆中興之業。旣委臣以國重，期臣以寧濟，若所啓合允，請付外施行。

於是依界土斷，唯徐、亮、青三州居晉陵者，不在斷例。諸流寓郡縣，多被併省。

以公領鎮西將軍、豫州刺史。公固讓太傅、州牧及班劍，奉還黃鉞。

七月，朱齡石平蜀，斬僞蜀王譙縱，傳首京師。

九月，封公次子義真爲桂陽縣公，以賞平齊及定盧循也。天子重申前命，授公太傅、揚州牧，加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將吏百餘敦勸，乃受羽葆、鼓吹、班劍，餘固辭。

十年，息民簡役。築東府，起府舍。

平西將軍、荊州刺史 司馬休之，宗室之重，又得江漢人心，公疑其有異志，而休之兄子譙王 文思在京師，招集輕俠，公執文思送還休之，令自爲其所。休之表廢文思，并與公書陳謝。十一年正月，公收休之子文寶、兄子文祖，並於獄賜死，率衆軍西討。復加黃鉞，荊州刺史。辛巳，發京師，以中軍將軍道憐監留府事。休之上表自陳曰：

臣聞運不常一，治亂代有，陽九旣謝，圯終則泰。昔篡臣肆逆，皇綱絕紐，卜世未改，〔五〕鼎祚再隆。太尉臣裕威武明斷，首建義旗，除蕩元凶，皇居反正。布衣匹夫，匡復社稷，南剿盧循，北定廣固，千載以來，功無與等。由是四海歸美，朝野推崇。旣位窮台牧，權傾人主，不能以道處功，恃寵驕溢。自以酬賞旣極，便情在無上，刑戮逆濫，政用暴苛。問鼎之迹日彰，人臣之禮頓缺。陛下四時膳御，觸事縣空，宮省供奉，十不一在。皇后寢疾之際，湯藥不周，手與家書，多所求告。皆是朝士共所聞見，莫不傷懷憤歎，口不敢言。前揚州刺史 元顯第五息法興，桓玄之釁，逃遠於外，王路旣開，始得

歸本。太傅之胤，絕而復興，凡在有懷，誰不感慶。裕吞噬之心，不避輕重，以法興聰敏明慧，必爲民望所歸，芳蘭旣茂，內懷憎惡，乃妄扇異言，無罪卽戮。大司馬臣德文及王妃公主，情計切逼，並狼狽請命。逆肆禍毒，誓不矜許，冤酷之痛，感動行路。自以地卑位重，荷恩崇大，乃以庶孽與德文嫡婚，致茲非偶，實由威逼。故衛將軍劉毅、右將軍劉藩、前將軍諸葛長民、尚書僕射謝混、南蠻校尉郗僧施，或盛勳德胤，令望在身，皆社稷輔弼，協贊所寄，無罪無辜，一旦夷滅。猜忍之性，終古所希。

臣自惟門戶衰破，賴之獲存，皇家所重，終古難匹。是以公私歸馮，事盡祇順。再授荊州，輒苦陳告，自以才弱位隆，不宜久荷分陝，屢求解任，必不見聽。前經攜侍老母，半家俱西，凡諸子姪，悉留京輦。臣兄子譙王文思，雖年少常人，粗免咎悔，性好交遊，未知防遠，羣醜交構，爲其風聲。裕遂翦戮人士，遠送文思。臣順其此旨，表送章節，請廢文思，改襲大宗，遣息文寶送女東歸。自謂推誠奉順，理不過此。豈意裕苞藏禍心，遂見討伐，加惡文思，構生罪釁。羣小之言，遠近噂噍，而臣純愚，聞信必謂不然。尋臣府司馬張茂度狼狽東歸，南平太守檀範之復以此月三日委郡叛逆，尋有審問，東軍已上。裕今此舉，非有怨憎，正以臣王室之幹，位居藩岳，時賢旣盡，唯臣獨存，規以翦滅，成其篡殺。鎮北將軍臣宗之、青州刺史臣敬宣，並是裕所深忌憚，欲以

次除蕩，然後傾移天日，於事可易。

今荆、雍義徒，不召而集，子來之衆，其會如林。豈臣無德所能綏致，蓋七廟之靈，理貫幽顯。輒授文思振武將軍、南郡太守，宗之子竟陵太守魯軌進號輔國將軍。臣今與宗之親御大衆，出據江津，案甲抗威，隨宜應赴。今絳旗所指，唯裕兄弟父子而已。須剋蕩寇逆，尋續馳聞。由臣輕弱，致裕凌橫，上慚俯愧，無以厝顏。

休之府錄事參軍韓延之，故吏也，有幹用才能。公未至江陵，密使與之書曰：「文思事源，遠近所知，去秋遣康之送還司馬君者，〔云〕推至公之極也。而了不遜愧，又無表疏。文思經正不反，此是天地之不容。吾受命西討，止其父子而已。彼土僑舊，爲所驅逼，一無所問。往年郗僧施、謝邵、任集之等，交構積歲，專爲劉毅謀主，所以至此。卿等諸人，一時逼迫，本無纖釁。吾處懷期物，自有由來。今在近路，正是諸人歸身之日。若大軍登道，交鋒接刃，蘭艾吾誠不分。故具示意，并示同懷諸人。」延之報曰：

承親率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匡駭。何者？莫知師出之名故也。今辱來疏，始知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欸愛待物，當於古人中求耳。以君公有匡復之勳，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往以微事見劾，猶自表遜位，況以大過而當默然邪。但康之前言有所不盡，故重使胡道諮白所懷。道未及反，已奏

表廢之，所不盡者命耳。推寄相與之懷，正當如此？有何不可，便興兵戈。自義旗秉權以來，四方方伯，誰敢不先相諮疇，而逕表天子邪？譙王爲宰相所責，又表廢之，經正何歸，表使何因，可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

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來示言「處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陷人以利，真可謂「處懷期物，自有由來」者矣。劉藩死於閭闔之內，諸葛斃於左右之手，甘言詭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閭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爲得算，良可恥也。貴府將佐及朝廷賢德，寄性命以過日，心企太平久矣。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未能自投虎口，比迹郗、任之徒明矣。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遊於地下，不復多言。

公視書歎息，以示諸佐曰：「事人當如此。」

三月，軍次江陵。初雍州刺史魯宗之常慮不爲公所容，與休之相結，至是率其子竟陵太守軌會于江陵。江夏太守劉虔之邀之，軍敗見殺。公命彭城內史徐達之、參軍王允之出江夏口，復爲軌所敗，並沒。時公軍泊馬頭，卽日率衆軍濟江，躬督諸將登岸，莫不奮踊爭先。休之衆潰，與軌等奔襄陽，江陵平。加領南蠻校尉。

將拜，值四廢日，佐史鄭鮮之、褚叔度、王弘、傅亮白遷日，不許。下書曰：「此州積弊，事故相仍，民疲田蕪，杼軸空匱。加以舊章乖昧，事役頻苦，童耄奪養，老稚服戎，空戶從役，或越紼應召。每永懷民瘼，宵分忘寢，誠宜蠲除苛政，弘茲簡惠。庶令凋風弊政，與事而新，寧一之化，成於朞月。」荆、雍二州，西局、蠻府吏及軍人年十二以還，六十以上，及扶養孤幼，單丁大艱，悉仰遣之。窮獨不能存者，給其長賑。府州久勤將吏，依勞銓序。并除今年租稅。」

四月，公復率衆進討，至襄陽，休之奔羌。天子復重申前命，授太傅、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加前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封公第三子義隆爲北彭城縣公。以中軍將軍道憐爲荊州刺史。

八月甲子，公至自江陵，奉還黃鉞，固辭太傅、州牧、前部羽葆、鼓吹，其餘受命。朝議以公道尊勳重，不宜復施敬護軍，旣加殊禮，奏事不復稱名。以世子爲兗州刺史。

十二年正月，詔公依舊辟士。加領平北將軍、兗州刺史。增都督南秦，凡二十二州。公以平北文武寡少，不宜別置。於是罷平北府，以併大府。以世子爲豫州刺史。三月，加公中外大都督。

初公平，仍有定關、洛之意，值盧循侵逼，故其事不諧。荆、雍旣平，方謀外略。會羌

主姚興死，子泓立，兄弟相殺，關中擾亂。公乃戒嚴北討。加領征西將軍、司豫二州刺史。以世子爲徐、兗二州刺史。下書曰：「吾倡大義，首自本州，克復皇祚，遂建勳烈，外夷勍敵，內清姦軌，皆邦人州黨竭誠盡力之效也。情若風霜，義貫金石。今當奉辭西旆，有事關河，弱嗣叨蒙，復忝今授，情事纏綿，可謂深矣。頃軍國務殷，刑辟未息，眷言懷之，能不多歎。其犯罪繫五歲以還，可一原遣。文武勞滿未蒙榮轉者，便隨班序報。」

公受中外都督及司州，並辭大司馬琅邪王禮敬，朝議從之。公欲以義聲懷遠，奉琅邪王北伐。五月，羌僞黃門侍郎尹冲率兄弟歸順。又加公北雍州刺史，前部羽葆、鼓吹，增班劍爲四十人。解中書監。八月丁巳，率大衆發京師。以世子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尙書右僕射劉穆之爲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九月，公次于彭城，加領徐州刺史。

先是遣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步向許、洛，羌緣道屯守，皆望風降服。僞兗州刺史韋華先據倉垣，亦率衆歸順。公又遣北兗州刺史王仲德先以水軍入河。仲德破索虜於東郡涼城，進平滑臺。十月，衆軍至洛陽，圍金墉。泓弟僞平南將軍洸請降，送于京師。修復晉五陵，置守衛。

天子詔曰：

夫嵩、岱配極，則乾道增輝，藩嶽作屏，則帝王成務。是以夏、殷資昆、彭之伯，有周倚齊、晉之輔。鑒諸前典，儀刑萬代，翼治扶危，靡不由此。

太尉公命世天縱，齊聖廣淵，明燭四方，道光宇宙。爰自□□初迪，則投勲王國，妖螫孔熾，則功存社稷。固以四維是荷，萬邦攸賴者矣。暨桓玄僭逆，傾蕩四海，公深秉大節，靈武霆震，弘濟朕躬，再造王室。每惟勲德，銘于厥心，遂北清海、岱，南夷百越，荆、雍稽服，庸、岷順軌，剋黜方難，式遏寇虐。及阿衡王猷，班序內外，仰興絕風，傍嗣逸業。秉禮以整俗，遵王以垂訓，聲教遠被，無思不洽。爰暨木居海處之酋，被髮彫題之長，莫不忘其陋險，九譯來庭，此蓋播諸徽策，靡究其詳者也。曩者永嘉不綱，諸夏幅裂，終古帝居，淪胥戎虜，永言園陵，率土同慕。公明發遐慨，撫機電征，親董侯伯，稜威致討。旗旛首塗，則八表響震，偏師先路，則多壘雲徹。舊都載清，五陵復禮，百城屈膝，千落影從。自篇籍所載，生民以來，勲德懋功，未有若此之盛者也。

昔周、呂佐叡聖之主，因三分之形，把旄仗鉞，一時指麾，皆大啓疆宇，跨州兼國。其在桓、文，方茲尤儉，然亦顯被寵章，光錫殊品。況乃獨絕百代，顧邈先烈者哉！朕每弘鑒古訓，思遵令圖。以公深秉沖挹，用闕大禮，天人引領，于茲歷載。況今禹迹齊軌，九隩同文，司勲抗策，普天增佇。遂公高挹，大愆國章，三靈眷屬，朕實祇懼。便宜

顯答羣望，允崇盛典。其進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爲宋公，備九錫之禮，加璽綬、遠遊冠，位在諸侯王上，加相國綠綬綬。

策曰：

朕以寡昧，仰贊洪基，夷羿乘釁，蕩覆王室，越在南鄙，遷于九江。宗祀絕饗，人神無位，提挈羣凶，寄命江澨。則我祖宗之業，奄墜于地，七百之祚，翦焉旣傾，若涉淵海，罔知攸濟。天未絕晉，誕育英輔，振厥弛維，再造區宇，興亡繼絕，俾昏作明。元勳至德，朕實賴焉。今將授公典策，其敬聽朕命：

乃者桓玄肆僭，滔天泯夏，拔本塞源，顛倒六位，庶僚俛眉，四方莫卹。公精貫朝日，氣凌霄漢，奮其靈武，大殲羣慝，剋復皇邑，奉帝歆神。此公之大節，〔七〕始於勤王者也。授律羣后，泝流長驚，薄伐崢嶸，獻捷南郢，大慙折首，羣逆畢夷，三光旋采，舊物反正。此又公之功也。出藩入輔，弘茲保弼，阜財利用，繁殖生民，編戶歲滋，疆宇日啓，導德明刑，四境有截。此又公之功也。鮮卑負衆，僭盜三齊，狼噬冀、青，虔劉沂、岱，介恃遐阻，仍爲邊毒。公蒐乘秣駟，復入遠疆，衝櫓四臨，萬雉俱潰，竊號之虜，顯戮司寇，拓土三千，申威龍漠。此又公之功也。盧循妖凶，伺隙五嶺，乘虛肆逆，侵覆江、豫，旃拂寰內，矢及王城，朝野喪沮，莫有固志，家獻徙卜之計，國議遷都之規。

公乘轅南濟，義形于色，嶷然內湛，視嶮若夷，攄略運奇，英謨不世，狡寇窮衄，喪旗宵遁，俾我畿甸，拯於將墜。此又公之功也。追奔逐北，揚旂江濱，偏旅浮海，指日遄至。番禺之功，俘級萬數，左里之捷，魚潰鳥散。元凶遠迸，傳首萬里，海南肅清，荒服來款。此又公之功也。劉毅叛換，負釁西夏，凌上罔主，志肆姦暴，附麗協黨，扇蕩王畿。公御軌以刑，消之不日，倉兇電泝，神兵風掃，罪人斯得，荆、衡清晏。此又公之功也。譙縱怙亂，寇竊一隅，王化阻閼，三巴淪溺。公指命偏師，授以良圖，凌波浮湍，致屈井絡，僭豎伏鑕，梁、岷草偃。此又公之功也。馬休、魯宗，阻兵內侮，驅率二方，連旗稱亂。公投袂星言，研其上略，江津之師，勢踰風電，迴旆沔川，實繁震懾，二叛奔迸，荆、雍來蘇，玄澤浸育，溫風潛被。此又公之功也。永嘉不競，四夷擅華，五都幅裂，山陵幽辱，祖宗懷沒世之憤，遺氓有匪風之思。公遠齊伊宰納隍之仁，近同小白滅亡之恥，鞠旅陳師，赫然大號，分命羣帥，北徇司、兗。許、鄭風靡，鞏、洛載清，僞牧逆藩，交臂請罪，百年榛穢，一朝掃滌。〔八〕此又公之功也。

公有康宇內之勳，重之以明德。爰初發迹，則奇謨冠古，電擊強妖，則鋒無前對，聿寧東畿，大造黔首。若乃草昧經綸，化融於歲計，扶危靜亂，道固於苞桑。辯方正位，納之軌度，蠲削煩苛，較若畫一，淳風美化，盈塞宇宙。是以絕域獻琛，遐夷納貢，

王略所宣，九服率從。雖文命之東漸西被，咎繇之邁于種德，何以尙茲。朕聞先王之宰世也，庸勲尊賢，建侯胙土，褒以寵章，崇其徽物，所以協輔皇家，永隆藩屏。故曲阜光啓，遂荒徐宅，營丘表海，四履有聞。其在襄王，亦賴匡霸，又命晉文，備物光錫。惟公道冠前列，勲高振古，而殊典未加，朕甚惜焉。今進授相國，以徐州之彭城沛蘭陵下邳淮陽山陽廣陵、兗州之高平魯泰山十郡，封公爲宋公。錫茲玄土，苴以白茅，爰定爾居，用建冢社。昔晉、鄭啓藩，入作卿士，周、邵保傅，出總二南，內外之重，公實兼之。今命使持節、兼太尉、尙書左僕射、晉寧縣五等男湛授相國印綬，〔九〕宋公璽紱，使持節、兼司空、散騎常侍、尙書、陽遂鄉侯泰授宋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一〇〕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國位無不總，禮絕朝班，居常之名，宜與事革。其以相國總百揆，〔一一〕去「錄尙書」之號。上送所假節、侍中貂蟬、中外都督太尉印綬，〔一二〕豫章公印策。進揚州牧，領征西將軍、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

公紀綱禮度，萬國是式，乘介蹈方，罔有遷志。是以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公抑末敦本，務農重積，采蘩實殷，稼穡惟阜。是用錫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公閑邪納正，移風改俗，陶鈞品物，如樂之和。是用錫公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公宣美王化，導揚休風，華夷企踵，遠人胥萃。是用錫公朱戶以居。公官方任能，網羅幽滯，九

臯辭野，髦士盈朝。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當軸處中，率下以義，式遏寇讎，清除苛慝。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公明罰恤刑，庶獄詳允，放命干紀，罔有攸縱。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龍驤鳳矯，咫尺八紘，括囊四海，折衝無外。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公溫恭孝思，致虔禋祀，忠肅之志，儀刑萬方。是用錫公鉅鬯一卣，圭瓚副焉。宋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儀。欽哉！其祗服往命，茂對天休，簡恤庶邦，敬敷顯德，以終我高祖之嘉命。

置宋國侍中、黃門侍郎、尚書左丞、郎，隨大使奉迎。（二）

枹罕虜乞佛熾槃遣使詣公求効力討羌，拜平西將軍、河南公。

十三年正月，公以舟師進討，留彭城公義隆鎮彭城。軍次留城，經張良廟，令曰：「夫盛德不泯，義在祀典，微管之歎，撫事彌深。」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隣殆庶，風雲玄感，（三）蔚爲帝師，大拯橫流，夷項定漢，固以參軌伊、望，冠德如仁。若乃神交圯上，道契商洛，顯晦之間，窈然難究，源流淵浩，莫測其端矣。塗次舊沛，佇駕留城，靈廟荒殘，遺象陳昧，撫迹懷人，慨然永歎。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遊九原者亦流連於隨會。可改構榱桷，修飾丹青，蘋蘩行潦，以時致薦。以紓懷古之情，用存不刊之烈。」天子追贈公祖爲太常，父爲左光祿大夫，讓不受。

二月，冠軍將軍檀道濟等次潼關。三月庚辰，大軍入河。索虜步騎十萬，營據河津。公命諸軍濟河擊破之。公至洛陽。七月，至陝城。龍驤將軍王鎮惡伐木爲舟，自河浮渭。八月，扶風太守沈田子大破姚泓於藍田。王鎮惡剋長安，生擒泓。九月，公至長安。長安豐全，帑藏盈積。公先收其彝器、渾儀、土圭之屬，獻于京師；其餘珍寶珠玉，以班賜將帥。執送姚泓，斬于建康市。謁漢高帝陵，大會文武於未央殿。

十月，天子詔曰：

朕聞先王之莅天下也，上則大寶以尊德，下則建侯以褒功。是以成勳告就，文命有玄圭之錫，四海來王，姬旦饗龜、蒙之封。夫翼聖宣績，輔德弘猷，禮窮元賞，寵章希世。況明保沖昧，獨運陶鈞者哉！

朕以不德，遭家多難，雲雷作屯，夷羿竊命，失位京邑，遂播蠻荆，艱難卑約，制命凶醜。相國宋公，天縱睿聖，命世應期，誠貫三靈，大節宏發。拯朕躬於巢幕，迴靈命於已崩，固已道窮北面，暉格八表者矣。及外積全國之勳，內累戡黎之伐，芟夷強妖之始，蘊崇姦猾之源，顯仁藏用之道，六府孔修之績，莫不雲行雨施，能事必舉，諒已方軌於三、五，不容於典策者焉。自永嘉喪師，綿踰十紀，五都分崩，然正朔時暨，唯三秦懸隔，未之暫賓。至今羌虜襲亂，淫虐三世，資百二之易守，恃函谷之可關，廟算韜略，不

謀之日久矣。公命世撫運，闡曜威靈，內研諸侯之慮，外致上天之罰。故能倉兕甫訓，則許、鄭風偃，鉦鉞未指，則灑、洛霧披。俾舊闕之陽，復集萬國之軫，東京父老，重覩司隸之章。俾朕負辰高拱，而保大洪烈。是用遠鑒前典，延卽羣謀，敬授殊錫，光啓疆宇。乘馬之制，有陋舊章；徽稱之美，未窮上爵。豈足以顯報懋功，允塞民望；藩輔王畿，長轡六合者乎。實以公每秉謙德，卑不可踰，難進之道，以寵爲戚。是故降損盛制，且有後命也。自茲迄今，洪勳彌劭，稜威九河，魏、趙底服，迴轅、潼、連城冰泮。遂長驅灞、澹，懸旂龍門，逆虜姚泓，係頸就擒。百稔梗穢，滌於崇朝；祖宗遺憤，雪於一旦。涉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外，罔有不服。功固萬世，其寧惟永，豈金石雅頌所能讚揚，實可以告於神明，勒銘嵩、岱者已。

朕又聞之，周道方遠，則鸞鷟鳴岐，二南播德，則麟騶呈瑞。自公大號初發，爰暨告成，靈祥炳煥，不可勝紀，豈伊素雉遠至，嘉禾近歸而已哉！朕每仰鑒玄應，俯察人謀，進惟道勳，退惟國典，豈得遂公冲挹，而久蘊盛策。便宜敬行大禮，允副幽顯之望。其進宋公爵爲王，以徐州之海陵、東安、北琅邪、北東莞、北東海、北譙、北梁、豫州之汝南、北潁、川、北南頓凡十郡，益宋國。其相國、揚州牧、領征西將軍、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十一月，前將軍劉穆之卒，以左司馬徐羨之代掌留任。大事昔所決於穆之者，皆悉以

諮。公欲息駕長安，經略趙、魏，會穆之卒，乃歸。十二月庚子，發自長安，以桂陽公義真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留腹心將佐以輔之。閏月，公自洛入河，開汴渠以歸。

十四年正月壬戌，公至彭城，解嚴息甲。以輔國將軍劉遵考爲并州刺史，領河東太守，鎮蒲坂。公解司州，領徐、冀二州刺史，固讓進爵。

六月，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令曰：「孤以寡薄，負荷殊重，守位奉藩，危溢是懼。朝恩隆泰，委美推功，遂方軌齊、晉，擬議國典。雖亮誠守分，十稔于今，而成命弗迴，百辟胥暨內外庶僚，敦勉周至。籍運來之功，參休明之迹，乘菲薄之資，同盛德之事，監寐永言，未知攸託。隆祚之始，思覃斯慶。其赦國內殊死以下，今月二十三日昧爽以前，悉皆原宥。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賜粟五斛。府州刑罪，亦同蕩然。其餘詳依舊準。」詔崇豫章公太夫人爲宋公太妃，世子中軍將軍，副貳相國府。以太尉軍諮祭酒孔季恭爲宋國尚書令，青州刺史檀祗爲領軍將軍，相國左長史王弘爲尚書僕射。其餘百官悉依天朝之制。又詔宋國所封十郡之外，悉得除用。

先是安西中兵參軍沈田子殺安西司馬王鎮惡，諸將軍復殺安西長史王脩。關中亂。十月，公遣右將軍朱齡石代安西將軍桂陽公義真爲雍州刺史。義真既還，爲佛、佛虜所追，大敗，僅以身免。諸將帥及齡石並沒。領軍檀祗卒，以中軍司馬檀道濟爲中領軍。

十二月，天子崩，大司馬琅邪王卽帝位。

元熙元年正月，詔遣大使徵公入輔。又申前命，進公爵爲王。以徐州之海陵北東海北譙北梁、豫州之新蔡、兗州之北陳留、司州之陳郡汝南潁川滎陽十郡，增宋國。（二）七月，乃受命，赦國內五歲刑以下。遷都壽陽。以尙書劉懷慎爲北徐州刺史，鎮彭城。九月，解揚州。

十二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虡宮縣。進王太妃爲太后，王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王子、王孫爵命之號，一如舊儀。

二年四月，徵王入輔。六月，至京師。晉帝禪位于王，詔曰：

夫天造草昧，樹之司牧，所以陶鈞三極，統天施化。故大道之行，選賢與能，隆替無常期，禪代非一族，貫之百王，由來尙矣。晉道陵遲，仍世多故，爰暨元興，禍難旣積，至三光貿位，冠履易所，安皇播越，宗祀墮泯，則我宣、元之祚，永墜于地，顧瞻區域，翦焉已傾。相國宋王，天縱聖德，靈武秀世，一匡頽運，再造區夏，固以興滅繼絕，舟航淪溺矣。若夫仰在璿璣，旁穆七政，薄伐不庭，開復疆宇。遂乃三俘僞主，開滌五都，雕顏卉服之鄉，龍荒朔漠之長，莫不迴首朝陽，沐浴玄澤。故四靈効瑞，川岳啓圖，

嘉祥雜遯，休應炳著，玄象表革命之期，華裔注樂推之願。代德之符，著乎幽顯，瞻烏爰止，允集明哲，夫豈延康有歸，咸熙告謝而已哉！

昔火德既微，魏祖底績，黃運不競，三后肆勤。故天之曆數，實有攸在。朕雖庸闇，昧於大道，永鑒廢興，爲日已久。念四代之高義，稽天人之至望，予其遜位別宮，歸禪于宋，一依唐虞、漢魏故事。

詔草既成，送呈天子使書之，天子即便操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天命已改，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甲子，策曰：

咨爾宋王，夫玄古權輿，悠哉邈矣，其詳靡得而聞。爰自書契，降逮三、五，莫不上聖君四海，止戈定大業。然則帝王者，宰物之通器，君道者，天下之至公。昔在上葉，深鑒茲道，是以天祿既終，唐、虞弗得傳其嗣，符命來格，舜、禹不獲全其謙。所以經緯三才，澄序彝化，作範振古，垂風萬葉，莫尚於茲。自是厥後，歷代彌劭，漢既嗣德於放勛，魏亦方軌於重華。諒以協謀乎人鬼，而以百姓爲心者也。

昔我祖宗欽明，辰居其極，而明晦代序，盈虧有期。翦商兆禍，非唯一世，曾是弗剋，矧伊在今，天之所廢，有自來矣。惟王體上聖之姿，苞二儀之德，明齊日月，道合四時。乃者社稷傾覆，王拯而存之，中原蕪梗，又濟而復之。自負固不賓，干紀放命，肆

逆滔天，竊據萬里。靡不潤之以風雨，震之以雷霆。九伐之道既敷，八法之化自理。豈伊博施於民，濟斯黔庶；固以義洽四海，道威八荒者矣。至於上天垂象，四靈效徵，圖讖之文既明，人神之望已改。百工歌於朝，庶民頌于野，億兆抃踊，傾佇惟新。自非百姓樂推，天命攸集，豈伊在予，所得獨專。是用仰祇皇靈，俯順羣議，敬禪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大祚告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其允執其中，敬遵典訓，副率土之嘉願，恢洪業於無窮，時膺休祐，以答三靈之眷望。

又璽書曰：

蓋聞天生蒸民，樹之以君，帝皇寄世，實公四海，崇替係於勳德，升降存乎其人。故有國必亡，卜年著其數，代謝無常，聖哲握其符。昔在上世，三聖係軌，疇咨四嶽，以弘揖讓。惟先王之有作，永垂範於無窮。及劉氏致禪，實堯是法，有魏告終，亦憲茲典。我世祖所以撫歸運而順人事，乘利見而定天保者也。而道不常泰，戎夷亂華，喪我洛食，蹙國江表，仍遘否運，淪沒相因。逮于元興，遂傾宗祀。幸賴神武光天，大節宏發，匡復我社稷，重造我國家。惟王聖德欽明，則天光大，應期誕載，明保王室。內紓國難，外播宏略，誅大憝於漢陽，逋僭盜於沂渚，澄氛西岷，肅清南越，再靜江、湘，拓定樊、沔。若乃永懷區宇，思一聲教，王師首路，則伊、洛澄流，稜威嶠、潼，則華嶽褰

靄，僞會銜璧，咸陽卽序。雖彝器所銘，詩書所詠，庸勳之盛，莫之與二也。遂偃武修文，誕敷德政，八統以馭萬民，九職以刑邦國，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故能信著幽顯，義感殊方。自歷世所賓，舟車所暨，靡不謳歌仁德，抃舞來庭。

朕每敬惟道勳，永察符運，天之曆數，實在爾躬。是以五緯升度，屢示除舊之迹，三光協數，必昭布新之祥。圖讖禎瑞，皎然斯在。加以龍顏英特，天授殊姿，君人之表，煥如日月。傳稱「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詩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夫「或躍在淵」者，終饗九五之位；「勳格天地」者，必膺大寶之業。昔土德告沴，傳祚于我有晉；今曆運改卜，永終于茲，亦以金德而傳于宋。仰四代之休義，鑒明昏之定期，詢于羣公，爰逮庶尹，咸曰休哉，罔違朕志。今遣使持節、兼太保、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澹，兼太尉、尚書、宣範奉皇帝璽綬，受終之禮，一如唐虞、漢魏故事。王其允答人神，君臨萬國，時膺靈祉，酬于上天之眷命。

王奉表陳讓，晉帝已遜琅邪王第，表不獲通。於是陳留王虔嗣等二百七十人，及宋臺羣臣，並上表勸進。上猶不許。太史令駱達陳天文符瑞數十條，羣臣又固請，王乃從之。

〔一〕未能菲躬儉 嚴可均云：「儉下疑奪一字。」殿本考證云：「躬下當有節字。或儉下脫一用字。」

〔二〕公乃進督 乃南史作「仍」。

〔三〕乃速申於當年 「申」各本並譌「由」，據建康實錄、元龜四八六改。

〔四〕復加黃鉞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云：「加當作假。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假黃鉞則可專戮節將矣。」

〔五〕卜世未改 「卜世」各本並作「十世」。按自西晉武帝至東晉安帝，已十四世，言十世，無據。「十世」當是「卜世」之誤，今改正。

〔六〕去秋遣康之送還司馬君者 「君」各本並作「軍」，據晉書譙剛王遜傳、玄孫休之附傳、元龜七二五改。

〔七〕此公之大節 各本並脫「大」字，據南史、建康實錄補。

〔八〕一朝掃滌 「滌」各本並作「濟」，據南史、建康實錄改。

〔九〕今命使持節兼太尉尚書左僕射晉寧縣五等男湛授相國印綬 各本脫「今」字、「兼」字，並據南史、建康實錄補。

〔十〕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 「第五」各本作「第十」，據南史改。

〔十一〕其以相國總百揆 各本並脫「以」字，據南史、建康實錄補。

〔三〕上送所假節侍中貂蟬中外都督太傅太尉印綬 各本並脫「貂蟬」二字，據南史、建康實錄補。孫彪宋書考論云：「按宋、齊志皆不見侍中印綬，蓋但給朝服武冠貂蟬而已。」南史侍中下有貂蟬二字，是。」

〔三〕置宋國侍中黃門侍郎尚書左丞郎隨大使奉迎 「郎」三朝本、北監本、毛本、局本同。殿本、南史作「相」。李慈銘越縕堂日記補云：「當作即隨大使奉迎。」

〔四〕風雲玄感 「玄」各本並作「言」，據局本、文選、建康實錄、元龜二一〇改。

〔五〕以徐州之海陵北東海北譙北梁豫州之新蔡兗州之北陳留司州之陳郡汝南潁川滎陽十郡增宋國「北東海」上之「北」字，各本並脫去。據南史、建康實錄補。

宋書卷三

本紀第三

武帝下

永初元年夏六月丁卯，設壇於南郊，卽皇帝位，柴燎告天。策曰：

皇帝臣裕，敢用玄牡，昭告皇天后帝。晉帝以卜世告終，歷數有歸，欽若景運，以命于裕。夫樹君宰世，天下爲公，德充帝王，樂推攸集。越椒唐、虞，降暨漢、魏，靡不以上哲格文祖，元勳陟帝位，故能大拯黔首，垂訓無窮。晉自東遷，四維不振，宰輔焉依，爲日已久。難棘隆安，禍成元興，遂至帝主遷播，宗祀堙滅。裕雖地非齊、晉，衆無一旅，仰憤時難，俯悼橫流，投袂一麾，二則皇祀克復。及危而能持，顛而能扶，姦宄具殲，僭僞必滅。誠興廢有期，否終有數。至於大造晉室，撥亂濟民，因藉時來，實尸其重。加以殊俗慕義，重譯來庭，正朔所暨，咸服聲教。至乃三靈垂象，山川告祥，人

神協祉，歲月滋著。是以羣公卿士，億兆夷人，僉曰皇靈降鑒於上，晉朝款誠於下，天命不可以久淹，宸極不可以暫曠。遂逼羣議，恭茲大禮。

猥以寡德，託於兆民之上，雖仰畏天威，略是小節，顧深永懷，（三）祇懼若實。敬簡元辰，升壇受禪，告類上帝，用酬萬國之情。克隆天保，永祚于有宋。惟明靈是饗。

禮畢，備法駕幸建康宮，臨太極前殿。詔曰：「夫世代迭興，承天統極，雖遭遇異塗，因革殊事，若乃功濟區宇，道振生民，興廢所階，異世一揆。朕以寡薄，屬當艱運，藉否終之期，因士民之力，用獲拯溺，匡世撥亂，安國寧民，業未半古，功參曩烈。晉氏以多難仍邁，曆運已移，欽若前王，憲章令軌，用集大命于朕躬。惟德匪嗣，辭不獲申，遂祇順三靈，饗茲景祚，燔柴于南郊，受終于文祖。猥當與能之期，爰集樂推之運，嘉祚肇開，隆慶惟始，思俾休嘉，惠茲兆庶。其大赦天下。改晉元熙二年爲永初元年。賜民爵二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穀五斛。逋租宿債勿復收。其有犯鄉論清議、贓汙淫盜，一皆蕩滌洗除，與之更始。長徒之身，特皆原遣。亡官失爵，禁錮奪勞，一依舊准。」

封晉帝爲零陵王，全食一郡。載天子旂旗，乘五時副車，行晉正朔，郊祀天地禮樂制度，皆用晉典。上書不爲表，答表勿稱詔。追尊皇考爲孝穆皇帝，皇妣爲穆皇后，尊王太后爲皇太后。詔曰：「夫微禹之感，歎深後昆，盛德必祀，道隆百世。晉氏封爵，咸隨運改，至

於德參微管，勳濟蒼生，愛人懷樹，猶或勿翦，雖在異代，義無泯絕。降殺之宜，一依前典。可降始興公封始興縣公，廬陵公封柴桑縣公，各千戶；始安公封荔浦縣侯，長沙公封醴陵縣侯，康樂公可卽封縣侯，各五百戶；以奉晉故丞相王導、太傅謝安、大將軍溫嶠、大司馬陶侃、車騎將軍謝玄之祀。其宣力義熙，豫同艱難者，一仍本秩，無所減降。」封晉臨川王司馬寶爲西豐縣侯，食邑千戶。

庚午，以司空道憐爲太尉，封長沙王。追封司徒道規爲臨川王。尙書僕射徐羨之加鎮軍將軍，右衛將軍謝晦爲中領軍，宋國領軍檀道濟爲護軍將軍，中領軍劉義欣爲青州刺史。立南郡公義慶爲臨川王。又詔曰：「夫銘功紀勞，有國之要典，愼終追舊，在心之所隆。自大業創基，十有七載，世路迍邐，戎車歲動，自東徂西，靡有寧日。實賴將帥竭心，文武盡効，寧內拓外，迄用有成。威靈遠著，寇逆消蕩，遂當揖讓之禮，猥饗天人之祚。念功簡勞，無忘鑒寐，凡厥誠勤，宜同國慶。其酬賞復除之科，以時論舉。戰亡之身，厚加復贈。」乙亥，立桂陽公義真爲廬陵王，彭城公義隆爲宜都王，第四皇子義康爲彭城王。

丁丑，詔曰：「古之王者，巡狩省方，躬覽民物，搜揚幽隱，拯災卹患，用能風澤遐被，遠至邇安。朕以寡闇，道謝前哲，因受終之期，託兆庶之上，鑒寐屬慮，思求民瘼。才弱事艱，若無津濟，夕惕永念，心馳遐域。可遣大使分行四方，旌賢舉善，問所疾苦。其有獄訟虧

濫，政刑乖愆，傷化擾治，未允民聽者，皆當具以事聞。萬事之宜，無失厥中，暢朝廷乃眷之旨，宣下民壅隔之情。」戊寅，詔曰：「百官事殷俸薄，祿不代耕。雖國儲未豐，要令公私周濟。諸供給昔減半者，〔三〕可悉復舊。六軍見祿粗可，不在此例。其餘官僚，或自本俸素少者，亦疇量增之。」

己卯，改晉泰始曆爲永初曆。

秋七月丁亥，原放劫賊餘口沒在臺府者，諸流徙家並聽還本土。〔四〕又運舟材及運船，不復下諸郡輸出，悉委都水別量。臺府所須，皆別遣主帥與民和市，即時裨直，不復責租民求辦。又停廢虜車牛，不得以官威假借。又以市稅繁苦，優量減降。從征關、洛，殞身戰場，幽沒不反者，贍賜其家。己丑，陳留王曹虔嗣薨。

辛卯，復置五校三將官，增殿中將軍員二十人，餘在員外。戊戌，後將軍、雍州刺史趙倫之進號安北將軍，征虜將軍、北徐州刺史劉懷慎進號平北將軍，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楊盛進號車騎大將軍。甲辰，鎮西將軍李歆進號征西將軍，〔五〕平西將軍乞佛熾盤進號安西大將軍，征東將軍高句驪王高璉進號征東大將軍，鎮東將軍百濟王扶餘映進號鎮東大將軍。置東宮冗從僕射、旅賁中郎將官。

戊申，遷神主於太廟，車駕親奉。

壬子，詔曰：「往者軍國務殷，事有權制，劫科峻重，施之一時。今王道惟新，政和法簡，可一除之，還遵舊條。反叛淫盜三犯補治士，本謂一事三犯，終無悛革。主者頃多并數衆事，合而爲三，甚違立制之旨，普更申明。」

八月戊午，西中郎將、荊州刺史宜都王義隆進號鎮西將軍。

辛酉，開亡叛赦，限內首出，蠲租布二年。先有資狀、黃籍猶存者，聽復本注。諸舊郡縣以北爲名者，悉除；寓立於南者，聽以南爲號。又制有無故自殘傷者補治士，實由政刑煩苛，民不堪命，可除此條。

罷青州併兗州。

戊辰，詔曰：「彭沛、下邳三郡，首事所基，情義繾綣，事由情獎，古今所同。彭城桑梓本鄉，加隆攸在，優復之制，宜同豐沛。其沛郡、下邳可復租布三十年。」

辛未，追諡妃臧氏爲敬皇后。癸酉，立王太子爲皇太子。乙亥，詔曰：「朕承曆受終，猥饗天命。荷積善之祚，藉士民之力，七廟備文，率由令範。先后祇嚴，獲遂宣訓，蒸嘗肇建，〔六〕情敬無違。加以儲宮備禮，皇基彌固，國慶家禮，爰集旬日，豈予一人，獨荷茲慶。其見刑罪無輕重，可悉原赦。限百日，以今爲始。先因軍事所發奴僮，各還本主；若死亡及勳勞破免，亦依限還直。」

閏月壬午朔，詔曰：「晉世帝后及藩王諸陵守衛，宜便置格。其名賢先哲，見優前代，或立德著節，或寧亂庇民，墳塋未遠，並宜洒掃。主者具條以聞。」丁酉，特進、左光祿大夫孔季恭加開府儀同三司。

辛丑，詔曰：「主者處案雖多所諮詳，若衆官命議，宜令明審。自頃或總稱參詳，於文漫略。自今有厝意者，皆當指名其人，所見不同，依舊繼啓。」又詔曰：「諸處冬使，或遣或不，事役宜省，今可悉停。」^{〔七〕}唯元正大慶，不在其例。郡縣遣冬使詣州及都督府，亦停之。」

九月壬子朔，置東宮殿中將軍十人，員外二十人。壬申，置都官尚書。

冬十月辛卯，改晉所用王肅祥禪二十六月儀，依鄭玄二十七月而後除。

十二月辛巳朔，車駕臨延賢堂聽訟。

二年春正月辛酉，車駕祠南郊，大赦天下。丙寅，斷金銀塗。以揚州刺史廬陵王義真爲司徒，以尚書僕射、鎮軍將軍徐羨之爲尚書令、揚州刺史。丙子，南康揭陽蠻反，郡縣討破之。己卯，禁喪事用銅釘。罷會稽郡府。

二月己丑，車駕幸延賢堂策試諸州郡秀才、孝廉。揚州秀才顧練、豫州秀才殷朗所對稱旨，並以爲著作佐郎。戊申，制中二千石加公田一頃。

三月乙丑，初限荊州府置將不得過二千人，吏不得過一萬人；州置將不得過五百人，吏不得過五千人。兵士不在此限。

夏四月己卯朔，詔曰：「淫祠惑民費財，前典所絕，可並下在所除諸房廟。其先賢及以勲德立祠者，不在此例。」戊申，車駕於華林園聽訟。己亥，以左衛將軍王仲德爲冀州刺史。^{〔六〕}

五月己酉，置東宮屯騎、步兵、翊軍三校尉官。甲戌，車駕又幸華林園聽訟。

六月壬寅，詔曰：「杖罰雖有舊科，然職務殷碎，推坐相尋。若皆有其實，則體所不堪；文行而已，又非設罰之意。可籌量輟爲中否之格。」車駕又於華林園聽訟。甲辰，制諸署敕吏四品以下，又府署所得輒罰者，聽統府寺行四十杖。

秋七月己巳，地震。

八月壬辰，車駕又於華林園聽訟。

九月己丑，零陵王薨。^{〔七〕}車駕三朝率百僚舉哀于朝堂，一依魏明帝服山陽公故事。太尉持節監護，葬以晉禮。

冬十月丁酉，詔曰：「兵制峻重，務在得宜。役身死叛，輒考傍親，流遷彌廣，未見其極。遂令冠帶之倫，淪陷非所。宜革以弘泰，去其密科。自今犯罪充兵合舉戶從役者，便付營

押領。其有戶統及謫止一身者，^{〔二〕}不得復侵濫服親，以相連染。」己亥，以涼州胡帥大沮渠蒙遜爲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癸卯，車駕於延賢堂聽訟，以員外散騎常侍應襲爲寧州刺史。

三年春正月甲辰朔，詔刑罰無輕重，悉皆原降。壬子，以前冀州刺史王仲德爲徐州刺史。癸丑，以尙書令、揚州刺史徐羨之爲司空、錄尙書事，刺史如故。撫軍將軍、江州刺史王弘進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傅亮爲尙書僕射，中領軍謝晦爲領軍將軍。乙卯，以輔國將軍毛德祖爲司州刺史。^{〔三〕}乙丑，詔曰：「古之建國，教學爲先，弘風訓世，莫尙於此，發蒙啓滯，咸必由之。故爰自盛王，迄于近代，莫不敦崇學藝，修建庠序。自昔多故，戎馬在郊，旂旗卷舒，日不暇給。遂令學校荒廢，講誦蔑聞，軍旅日陳，俎豆藏器，訓誘之風，將墜于地。後生大懼於牆面，故老竊歎於子衿。此國風所以永思，小雅所以懷古。今王略遠屆，華域載清，仰風之士，日月以冀。便宜博延胄子，陶獎童蒙，選備儒官，弘振國學。主者考詳舊典，以時施行。」

二月丁丑，詔曰：「豫州南臨江潯，北接河、洛，民荒境曠，轉輸艱遠，撫蒞之宜，各有其便。淮西諸郡，可立爲豫州；自淮以東，爲南豫州。」以豫州刺史彭城王義康爲南豫州刺史，

征虜將軍劉粹爲豫州刺史。又分荊州十郡還立湘州，左衛將軍張邵爲湘州刺史。^{〔二〕}戊寅，以徐州之梁，還屬豫州。

三月，上不豫。太尉長沙王道憐、司空徐羨之、尚書僕射傅亮、領軍將軍謝晦、護軍將軍檀道濟並入侍醫藥。羣臣請祈禱神祇，上不許，唯使侍中謝方明以疾告廟而已。丁未，以司徒廬陵王義真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上疾瘳。己未，大赦天下。時秦雍流戶悉南入梁州。庚申，送紵絹萬匹，^{〔三〕}荆、雍州運米，委州刺史隨宜賦給。辛酉，亡命刁彌攻京城，得入，太尉留府司馬陸仲元討斬之。

夏四月乙亥，封仇池公楊盛爲武都王，平南將軍楊撫進號安南將軍。丁亥，以車騎司馬徐琰爲兖州刺史。庚寅，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孔季恭薨。

五月，上疾甚，召太子誡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非如兄詔有難御之氣也。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小卻，可以會稽、江州處之。」又爲手詔曰：「朝廷不須復有別府，宰相帶揚州，可置甲士千人。若大臣中任要，宜有爪牙以備不祥人者，可以臺見隊給之。有征討悉配以臺見軍隊，行還復舊。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仗既不許入臺殿門，要重人可詳給班劍。」癸亥，上崩于西殿，時年六十。^{〔四〕}秋七月己酉，葬丹陽建康縣蔣山初寧陵。

上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未嘗視珠玉輿馬之飾，後庭無紈綺絲竹之音。寧州嘗獻虎魄枕，光色甚麗。時將北征，以虎魄冶金創，上大悅，命擣碎分付諸將。平關中，得姚興從女，有盛寵，以之廢事。謝晦諫，卽時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宋臺旣建，有司奏東西堂施局脚牀、銀塗釘，上不許；使用直脚牀，釘用鐵。諸主出適，遣送不過二十萬，無錦繡金玉。內外奉禁，莫不節儉。性尤簡易，常著連齒木屐，好出神虎門逍遙，左右從者不過十餘人。時徐羨之住西州，嘗幸羨之，便步出西掖門，羽儀絡驛追隨，已出西明門矣。諸子旦間起居，入閣脫公服，止著裙帽，如家人之禮。孝武大明中，壞上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鄣，壁上挂葛燈籠、麻繩拂。〔五〕侍中袁顗盛稱上儉素之德。孝武不答，獨曰：「田舍公得此，以爲過矣。」故能光有天下，克成大業者焉。

史臣曰：漢氏載祀四百，比祚隆周，雖復四海橫潰，而民繫劉氏，慄慄黔首，未有遷奉之心。魏武直以兵威服衆，故能坐移天曆，鼎運雖改，而民未忘漢。及魏室衰孤，怨非結下。晉藉宰輔之柄，因皇族之微，世擅重權，用基王業。至於宋祖受命，義越前模。晉自社廟南遷，祿去王室，朝權國命，遞歸台輔。君道雖存，主威久謝。桓溫雄才蓋世，勳高一時，移鼎之業已成，天人之望將改。自斯以後，晉道彌昏，道子開其禍端，元顯成其末釁，桓玄藉運

乘時，加以先父之業，因基革命，人無異心。高祖地非桓、文，衆無一旅，曾不浹旬，夷凶翦暴，祀晉配天，不失舊物，誅內清外，功格區宇。至於鍾石變聲，柴天改物，民已去晉，異於延康之初，功實靜亂，又殊咸熙之末。所以恭皇高遜，殆均釋負。若夫樂推所歸，謳歌所集，魏、晉采其名，高祖收其實矣。盛哉！

校勘記

〔一〕投袂一麾 「麾」各本作「援」，南史作「起」，據禮志三改。

〔二〕顧深永懷 「深」各本並作「探」，據禮志三改。

〔三〕諸供給昔減半者 「給」各本並作「納」，據元龜五〇五改。

〔四〕諸流徙家並聽還本土 各本並奪「流」字，據南史補。

〔五〕鎮西將軍李歆進號征西將軍 南史、通鑑作「征西大將軍」。此疑脫「大」字。

〔六〕七廟備文率由令範先后祇嚴獲遂宣訓蒸嘗肇建 各本並脫去「七廟備文」及「獲遂」六字，據元

龜二〇七補。又「蒸嘗」各本並作「七廟」，據元龜二〇七改。

〔七〕今可悉停 各本並脫「今」字，據本書禮志一、元龜一九一補。

〔八〕戊申車駕於華林園聽訟己亥以左衛將軍王仲德爲冀州刺史 按是月己卯朔，二十一日己亥，

三十日戊申。戊申不當在己亥前，當有誤。

〔九〕九月己丑零陵王薨。通鑑考異云：「宋本紀九月己丑，零陵王薨。晉本紀九月丁丑。據長曆，九月丙午朔，無己丑、丁丑，今不書日。」張增讀史舉正云：「推此九月無己丑日。」

〔一〇〕其有戶統及謫止一身者「戶統」，元龜二〇九作「科戶絕」。

〔一一〕乙卯以輔國將軍毛德祖爲司州刺史。各本並脫「祖」字。據索虜傳，時有司州刺史毛德祖。晉書毛寶傳宗人德祖附傳：「尋遷督司雍并三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今據補。

〔一二〕左衛將軍張邵爲湘州刺史。「張邵」各本並作「張紀」，據通鑑宋武帝永初三年改。按張邵傳，宋武帝時，「分荊州立湘州，以邵爲刺史。」

〔一三〕送紵絹萬匹。「紵」各本並作「綜」，據元龜一九五改。

〔一四〕時年六十。各本並作「時年六十七」。據御覽一二八引徐爰宋書及通鑑宋武帝永初三年胡注訂正。洪頤煊諸史考異云：「案高祖以晉哀帝興寧元年歲癸丑生，下距永初三年，止六十歲。『七』字當衍。」

〔一五〕壁上挂葛燈籠麻繩拂。各本並脫「挂」字。據南史、藝文類聚十三引、御覽一二八及四三一引補。

宋書卷四

本紀第四

少帝

少帝諱義符，小字車兵，武帝長子也。〔一〕母曰張夫人。晉義熙二年，生於京口。武帝晚無男，及帝生，甚悅。年十歲，拜豫章公世子。〔二〕帝有旅力，善騎射，解音律。宋臺建，拜宋世子。元熙元年，進爲宋太子。武帝受禪，立爲皇太子。

永初三年五月癸亥，武帝崩，是日，太子卽皇帝位。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六月壬申，以尚書僕射傅亮爲中書監，司空徐羨之、領軍將軍謝晦及亮輔政。戊子，太尉長沙王道憐薨。

秋九月丁未，有司奏武皇帝配南郊，武敬皇后配北郊。

冬十一月戊午，有星孛于營室。

十二月庚戌，魏軍克滑臺。

明年春正月己亥朔，大赦，改元爲景平元年。文武進位二等。辛丑，祀南郊。^{〔一〕}虜將達奚卬破金墉，進圍虎牢。^{〔二〕}毛德祖擊虜敗之，虜退而復合。拓跋木末又遣安平公涉歸寇青州。^{〔三〕}癸卯，河南郡失守。乙卯，有星孛于東壁。

二月丁丑，太皇太后崩。沮渠蒙遜、吐谷渾阿豺並遣使朝貢。庚辰，^{〔四〕}爵蒙遜爲驃騎大將軍，^{〔五〕}封河西王。以阿豺爲安西將軍、沙州刺史，封澆河公。辛未，富陽人孫法光反，^{〔六〕}寇山陰，會稽太守褚淡之遣山陰令陸劭討敗之。^{〔七〕}

三月壬寅，孝懿皇后祔葬于興寧陵。是月，高麗國遣使朝貢。甲子，豫州刺史劉粹遣軍襲許昌，殺虜潁川太守庾龍。^{〔八〕}乙丑，虜騎寇高平。初虜自河北之敗，請修和親；及聞高祖崩，因復侵擾河、洛之地，騷然矣。

夏四月，檀道濟北征，次臨朐，焚虜攻具。乙未，魏軍克虎牢，執司州刺史毛德祖以歸。

秋七月癸酉，尊所生張夫人爲皇太后。丁丑，以旱，詔赦五歲刑以下罪人。^{〔九〕}

冬十月己未，有星孛于氐，指尾，貫攝提，向大角，仲月在危，季月掃天倉而後滅。是

歲，魏主拓跋嗣薨，子燾立。

十二月丙寅，^{〔三〕}省寧州之江陽、犍爲、安上三郡，合爲宋昌郡。

二年春二月癸巳朔，日有蝕之。^{〔三〕}廢南豫州刺史廬陵王義眞爲庶人，徙新安郡。乙未，以皇弟義恭爲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乙巳，大風，^{〔四〕}天有五色雲，占者以爲有兵。高麗國遣使貢獻。執政使使者誅義眞于新安。

夏五月，江州刺史王弘、南兗州刺史檀道濟入朝。^{〔五〕}帝居處所爲多過失。乙酉，皇太后令曰：

王室不造，天禍未悔，先帝創業弗永，棄世登遐。義符長嗣，屬當天位，不謂窮凶極悖，一至於此。大行在殯，宇內哀惶，幸災肆於悖詞，喜容表於在感。至乃徵召樂府，鳩集伶官，優倡管絃，靡不備奏，珍羞甘膳，有加平日。採擇媵御，產子就宮，覲然無忤，醜聲四達。及懿后崩背，重加天罰，親與左右執紼歌呼，推排梓宮，抃掌笑謔，殿省備聞。加復日夜嫖狎，羣小慢戲，興造千計，費用萬端，帑藏空虛，人力殫盡。刑罰苛虐，幽囚日增。居帝王之位，好阜隸之役，處萬乘之尊，悅廝養之事。親執鞭撻，毆擊無辜，以爲笑樂。穿池築觀，朝成暮毀，徵發工匠，疲極兆民。遠近歎嗟，人神怨怒，社

稷將墜，豈可復嗣守洪業，君臨萬邦。今廢爲營陽王，一依漢昌邑、晉海西故事。

鎮西將軍宜都王，仁明孝弟，著自幼辰。德業冲粹，識心明允。宜纂洪統，光臨億兆。主者詳依典故，以時奉迎。未亡人嬰此百罹，雖存若隕。永悼情事，撫心摧塞。〔一六〕

始徐羨之、傅亮將廢帝，諷王弘、檀道濟求赴國討。弘等來朝。使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爲內應。是旦，道濟、謝晦領兵居前，羨之等隨後，因東掖門開，入自雲龍門。盛等先戒宿衛，莫有禦者。時帝於華林園爲列肆，親自酤賣。又開瀆聚土，以象破岡隤，與左右引船唱呼，以爲歡樂。夕游天淵池，卽龍舟而寢。其朝未興，兵士進，殺二侍者於帝側，傷帝指。扶出東閣，就收璽紱，羣臣拜辭，送於東宮，遂幽於吳郡。是日，赦死罪以下。太后令奉還璽紱。檀道濟入守朝堂。六月癸丑，徐羨之等使中書舍人邢安泰弑帝於金昌亭。帝有勇力，不卽受制，突走出昌門，追以門關踣之，致殞。時年十九。〔一七〕

上闕則創業之君，自天所啓；守文之主，其難乎哉！〔一八〕

〔一〕武帝長子也。廿二史考異云：「按紀傳書諸帝皆稱廟號，獨此紀書武帝者四，而仍有稱高祖者。又它篇例稱魏爲索虜，而此紀一云魏軍克滑臺，一云魏主拓跋嗣薨，全非休文之例。又如義熙十二年正月，以豫章公世子爲西中郎將、豫州刺史。三月，除征虜將軍、徐兗二州刺史，鎮京口。十四年六月，除中軍將軍，副貳相國府。若宜見於本紀，而略不及。卷末無史臣論。其非休文書顯然。蓋此篇久亡，後人雜採它書以補之，故義例乖舛如此。」

〔二〕年十歲拜豫章公世子。按少帝義符生於義熙二年，而據五行志授豫章世子，在義熙七年，則當云六歲，此云十歲，疑有誤。

〔三〕辛丑祀南郊。「辛丑」各本作「辛巳」，據局本及南史改。按是年正月己亥朔，無辛巳，初三日辛丑。

〔四〕虜將達奚卬破金墉進圍虎牢。按據魏書奚斤傳，圍虎牢者爲奚斤，斤本姓達奚氏。「卬」當是「斤」字之譌。

〔五〕拓跋木末又遣安平公涉歸寇青州。拓跋木末卽魏主拓跋嗣。本卷後又稱嗣。蓋所採雜異，故前後不一致。「安平公」各本作「平安公」，今從局本。按索虜傳：「景平元年，虜遣安平公涉歸幡能健……東擊青州。」涉歸幡能健卽叔孫建，魏書有傳，魏道武時，曾賜爵安平公。

〔六〕庚辰張增讀史舉正云：「二月丁丑、庚辰書辛未前，誤。」按張說是。二月戊辰朔，初四日辛未，

初十日丁丑，十三日庚辰，辛未不當在庚辰後。

〔七〕爵蒙遜爲驃騎大將軍 各本皆無「驃騎」二字。按本書文帝紀，元嘉二年，驃騎大將軍涼州牧大沮渠蒙遜改爲車騎大將軍。則各本並奪「驃騎」二字。今據南史補。

〔八〕富陽人孫法光反 「孫法光」，褚叔度傳作「孫法亮」。

〔九〕會稽太守褚淡之遣山陰令陸劭討敗之 「褚淡之」各本並作「褚談」，據褚叔度傳，時會稽太守爲褚淡之，「談」蓋「淡」之形譌。按南北朝人名後之「之」字，有時可以省去。今仍改「談」作「淡」，並補「之」字。

〔一〇〕殺虜潁川太守庾龍 「潁川」各本並作「潁州」，據劉粹傳改。

〔一一〕以旱詔赦五歲刑以下罪人 各本並脫「刑」字，據南史補。

〔一二〕十二月丙寅 按景平元年十二月癸巳朔，無丙寅。

〔一三〕二年春二月癸巳朔日有蝕之 「二月癸巳朔」，局本同，宋本、北監本、毛本、殿本、通鑑考異引宋略、建康實錄作「正月癸巳朔」，南史宋本紀作「二月己卯朔」。按陳垣朔閏表，景平二年正月癸亥朔，二月壬辰朔。查正月無癸巳，癸巳爲二月初二日。然日蝕當在朔日，是年正月祇二十九日，作二月壬辰朔者，蓋後人定朔有誤。宋書五行志作「二月癸巳朔」。今改從局本。

〔一四〕乙未以皇弟義恭爲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乙巳大風 按陳垣朔閏表景平二年正月癸亥朔，是月

無乙未、乙巳。二月壬辰朔，初三日乙未，十三日乙巳。可證上之春正月應作春二月。

〔二五〕江州刺史王弘南兖州刺史檀道濟入朝。各本並作「江州刺史檀道濟、揚州刺史王弘入朝」。建康實錄作「江州刺史王弘、南兖州刺史檀道濟來朝」，是，今據改。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云：「按是時道濟爲南兖州刺史，非江州；弘爲江州刺史，非揚州也。揚州治輦下，時以司空徐羨之領之。紀所書皆誤。」

〔二六〕西將軍宜都王至撫心摧塞。各本並脫，今據元龜一八八補。

〔二七〕始徐羨之傳亮將廢帝至時年十九。此段宋本已有脫葉。北監本、毛本、殿本、局本據南史補。今仍錄存。徐羨之、傳亮、檀道濟、謝晦等入雲龍門至華林園廢少帝一段，又見沈約宋書徐羨之傳中。天淵池，各本作天泉池，蓋據李延壽南史，乃避唐諱。今仍據沈約宋書徐羨之傳改爲天淵池。

〔二八〕其難乎哉。各本並脫此一行，僅涵芬樓影印百衲本所據之宋本，有此殘葉。蓋卽本卷史臣曰之殘存結尾語。

宋書卷五

本紀第五

文帝

太祖文皇帝諱義隆，小字車兒，武帝第三子也。晉安帝義熙三年，生於京口。盧循之難，上年四歲，高祖使諮議參軍劉粹輔上鎮京城。十一年，封彭城縣公。高祖伐羌至彭城，將進路，板上行冠軍將軍留守。晉朝加授使持節、監徐兗青冀四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將軍如故。關中平定，高祖還彭城，又授監司州豫州之淮西兗州之陳留諸軍事、前將軍、司州刺史，持節如故，將鎮洛陽。仍改授都督荆益寧雍梁秦六州豫州之河南廣平揚州之義成松滋四郡諸軍事、西中郎將、荊州刺史，持節如故。永初元年，封宜都王，食邑三千戶。進督北秦，并前七州。進號鎮西將軍，給鼓吹一部。又進督湘州。是歲入朝。時年十四。長七尺五寸，博涉經史，善隸書。

景平二年七月中，少帝廢。百官備法駕奉迎，入奉皇統。行臺至江陵，進璽紱。侍中臣琇、散騎常侍臣凝之、中書監尚書令護軍將軍建城縣公臣亮、左衛將軍臣景仁、給事中游擊將軍龍鄉縣侯臣隆、越騎校尉都亭侯臣綱、給事黃門侍郎臣孔璪之、散騎侍郎臣劉思考、員外散騎侍郎臣潘盛、中書侍郎臣何尚之、羽林監封陽縣開國侯臣蕭思話、長兼尚書左丞德陽縣侯臣孫康、吏部郎中騎都尉臣張茂度、儀曹郎中臣徐長琳、倉部郎中臣庾俊之、都官郎中臣袁洵等上表曰：「臣聞否泰相革，數窮則變，天道所以不謫，卜世所以靈長。乃者運距陵夷，王室艱晦，九服之命，靡所適歸，高祖之業，將墜于地。賴基厚德深，人神同獎，社稷以寧，有生獲乂。伏惟陛下君德自然，聖明在御，孝悌著於家邦，風猷宣於蕃牧。是以徵祥雜沓，符瑞燿輝。宗廟神靈，乃眷西顧，萬邦黎獻，望景託生。臣等忝荷朝列，豫充將命，復集休明之運，再覩太平之業。行臺至止，瞻望城闕，不勝喜說鳧藻之情，謹詣門拜表以聞。」上答曰：「皇運艱弊，數鍾屯夷，仰惟崇基，感尋國故，永慕厥躬，悲慨交集。賴七百祚永，股肱忠賢，故能休否以泰，天人式序。猥以不德，謬降大命，顧已兢悸，何以克堪。輒當暫歸朝廷，展哀陵寢，并與賢彥申寫所懷。望體其心，勿爲辭費。」府州佐史並稱臣，請題榜諸門，一依宮省，上不許。甲戌，發江陵。八月丙申，車駕至京城。〔一〕丁酉，謁初寧陵，還於中堂卽皇帝位。

元嘉元年秋八月丁酉，大赦天下，改景平二年爲元嘉元年。文武賜位二等，逋租宿債勿復收。庚子，以行撫軍將軍、荊州刺史謝晦爲撫軍將軍、荊州刺史。癸卯，司空、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徐羨之進位司徒，衛將軍、江州刺史王弘進位司空，中書監、護軍將軍傅亮加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撫軍將軍、荊州刺史謝晦進號衛將軍，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檀道濟進號征北將軍。甲辰，追尊所生胡婕妤爲皇太后，諡曰章后。衛將軍、南徐州刺史彭城王義康進號驃騎將軍，冠軍將軍、南徐州刺史義恭進號撫軍將軍，封江夏王。立第六皇弟義宣爲竟陵王，第七皇弟義季爲衡陽王。戊申，以豫州刺史劉粹爲雍州刺史，驍騎將軍管義之爲豫州刺史，南蠻校尉到彥之爲中領軍。己酉，減荆、湘二州今年稅布之半。

九月丙子，立妃袁氏爲皇后。

二年春正月丙寅，司徒徐羨之、尚書令傅亮奉表歸政，上始親覽。辛未，車駕祠南郊，大赦天下。

三月乙丑，左將軍、徐州刺史王仲德進號安北將軍。

夏五月戊寅，特進謝澹卒。

秋八月甲申，以關中流民出漢川，置京兆、扶風、馮翊等郡。乙酉，驃騎將軍、南徐州刺史彭城王義康爲開府儀同三司，新除司空王弘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以右軍長史江恒爲廣州刺史。

冬十一月癸酉，以前將軍楊玄爲征西將軍、北秦州刺史。

三年春正月丙寅，司徒、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徐羨之，尚書令、護軍將軍、左光祿大夫傅亮，有罪伏誅。遣中領軍到彥之、征北將軍檀道濟討荊州刺史謝晦，上親率六師西征。大赦天下。丁卯，以車騎大將軍、江州刺史王弘爲司徒、錄尚書事、揚州刺史，驃騎將軍、南徐州刺史彭城王義康改爲荊州刺史，撫軍將軍、南豫州刺史江夏王義恭改爲南徐州刺史。己巳，以前護軍將軍趙倫之爲鎮軍將軍。

閏月丙戌，皇子劬生。

二月乙卯，繫囚見徒，一皆原赦。戊午，以金紫光祿大夫王敬弘爲尚書左僕射，豫章太守鄭鮮之爲尚書右僕射。建安太守潘盛有罪伏誅。〔三〕庚申，特進范泰加光祿大夫。是日，車駕發京師。戊辰，到彥之、檀道濟大破謝晦於隱磯。丙子，車駕自蕪湖反旆。己卯，擒晦於延頭，送京師伏誅。

三月辛巳，車駕還宮。

夏五月乙未，以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檀道濟爲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中領軍到彥之爲南豫州刺史。戊戌，以後將軍長沙王義欣爲南兗州刺史。乙巳，驃騎大將軍、涼州牧沮渠蒙遜改爲車騎大將軍。詔曰：「夫哲王宰世，廣達四聰，猶巡嶽省方，採風觀政。所以情僞必審，幽遐罔滯，王澤無擁，九臯有聞者也。朕以寡薄，猥纂洪緒。雖永念治道，志存昧旦，願言傅巖，發想宵寐，而丘園之秀，藏器未臻，物情民隱，尙隔視聽。乃眷區域，輟寢忘飡。今氛侵祛蕩，宇內寧晏，旌賢弘化，於是乎始。可遣大使巡行四方。其宰守稱職之良，閭閻一介之善，詳悉列奏，勿或有遺。若刑獄不卹，政治乖謬，傷民害教者，具以事聞。其高年、鰥寡、幼孤、六疾不能自存者，可與郡縣優量賑給。博採輿誦，廣納嘉謀，務盡銜命之旨，俾若朕親覽焉。」丙午，車駕臨延賢堂聽訟。

六月己未，以鎮軍將軍趙倫之爲左光祿大夫、領軍將軍。丙寅，車駕又於延賢堂聽訟。丙子，又聽訟。以右衛王華爲中護軍。

冬十一月戊寅，以梁、南秦二州刺史吉翰爲益州刺史，驃騎參軍劉道產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己亥，以南蠻校尉劉遵考爲雍州刺史。

十二月癸丑，以中書侍郎蕭思話爲青州刺史。壬戌，前吳郡太守徐佩之謀反，及黨與

皆伏誅。

四年春正月乙亥朔，曲赦都邑百里內。辛巳，車駕親祠南郊。

二月乙卯，行幸丹徒，謁京陵。

三月丙子，詔曰：「丹徒桑梓，綢繆，大業攸始，踐境永懷，觸感罔極。昔漢章南巡，加恩元氏，況情義二三，有兼曩日。思播遺澤，酬慰士民。其蠲此縣今年租布，五歲刑以下皆悉原遣；登城三戰及大將家，隨宜隱卹。」丁亥，車駕還宮。戊子，尙書右僕射鄭鮮之卒。壬寅，禁斷夏至日五絲命縷之屬，富陽令諸葛闡之之議也。

夏四月庚戌，以廷尉王徽之爲交州刺史。

五月壬午，中護軍王華卒。京師疾疫，甲午，遣使存問，給醫藥；死者若無家屬，賜以棺器。

六月癸卯朔，日有蝕之。庚申，以金紫光祿大夫殷穆爲護軍將軍。

五年春正月乙亥，詔曰：「朕恭承洪業，臨饗四海，風化未弘，治道多昧，求之人事，鑒寐惟憂。加頃陰陽違序，旱疫成患，仰惟災戒，責深在予。思所以側身剋念，議獄詳刑，上答

天譴，下恤民瘼。羣后百司，其各獻讜言，指陳得失，勿有所諱。」甲申，車駕臨玄武館閱武。戊子，京邑大火，遣使巡慰賑賜。

夏四月己亥，以南蠻校尉蕭摹之爲湘州刺史。戊午，以始興太守徐豁爲廣州刺史。

五月己卯，以湘州刺史張邵爲雍州刺史。

六月庚戌，司徒王弘降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京邑大水，乙卯，〔四〕遣使檢行賑贍。以江夏內史程道惠爲廣州刺史。

秋八月壬戌，特進、左光祿大夫范泰卒。

冬十月甲辰，車駕於延賢堂聽訟。

閏月癸未，以右軍司馬劉德武爲豫州刺史。辛卯，安陸公相周籍之爲寧州刺史。

十二月庚寅，左光祿大夫、領軍將軍趙倫之卒。

是歲，天竺國遣使獻方物。

六年春正月辛丑，車駕親祠南郊。癸丑，以驃騎將軍、荊州刺史彭城王義康爲司徒、錄尚書事，領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五〕

三月丁巳，立皇子劭爲皇太子。戊午，大赦天下，賜文武位一等。辛酉，以左衛將軍殷

景仁爲中領軍。

夏四月癸亥，以尙書左僕射王敬弘爲尙書令，丹陽尹臨川王義慶爲尙書左僕射，吏部尙書江夷爲尙書右僕射。

五月壬辰朔，日有蝕之。癸巳，以新除尙書令王敬弘爲特進、左光祿大夫。甲午，以撫軍司馬劉道濟爲益州刺史。乙卯，於雍州置馮翊郡。

七月己酉，以尙書左丞孔默之爲廣州刺史。是月，百濟王遣使獻方物。

九月戊午，於秦州置隴西、宋康二郡。

冬十月壬申，中領軍殷景仁丁艱去職。

十一月己丑朔，日有蝕之。

十二月丁亥，河南國、河西王遣使獻方物。〔六〕

七年春正月癸巳，以吐谷渾慕容瓚爲征西將軍、沙州刺史。是月，倭國王遣使獻方物。

三月戊子，遣右將軍到彥之北伐，水軍入河。甲午，以前征虜司馬尹沖爲司州刺史。〔七〕

甲寅，以前中領軍殷景仁爲領軍將軍。

夏四月癸未，訶羅單國遣使獻方物。

六月己卯，以冠軍將軍氏楊難當爲秦州刺史。

秋七月戊子，索虜碣磈戍棄城走。丙申，以平北諮議參軍甄法護爲梁、南秦二州刺史。戊戌，索虜滑臺戍棄城走。甲寅，林邑國、訶羅陀國、師子國遣使獻方物。

冬十月甲寅，罷南豫州并豫州。以左將軍竟陵王義宣爲徐州刺史。戊午，立錢署，鑄四銖錢。戊寅，金墉城爲索虜所陷。

十一月癸未，虎牢城復爲索虜所陷。壬辰，遣征南大將軍檀道濟北討，右將軍到彥之自滑臺奔退。

十二月辛酉，以南兖州刺史長沙王義欣爲豫州刺史，司徒司馬吉翰爲司州刺史。乙亥，京邑火，延燒太社北牆。兖州刺史竺靈秀有罪伏誅。

八年春正月庚寅，於交州復立珠崖郡。癸巳，以左軍將軍申宣爲兖州刺史。丁酉，征南大將軍檀道濟破索虜於東平，壽張。〔八〕

二月乙卯，以平北司馬韋朗爲青州刺史。戊午，以尙書右僕射江夷爲湘州刺史。辛酉，滑臺爲索虜所陷。癸酉，征南大將軍檀道濟引軍還。丁丑，青州刺史蕭思話棄城走。以太子右衛率劉遵考爲南兖州刺史。

三月甲申，車駕於延賢堂聽訟。戊申，詔曰：「自頃軍役殷興，國用增廣，資儲不給，百度尙繁。宜存簡約，以應事實。內外可通共詳思，務令節儉。」

夏四月甲寅，以衡陽王師阮萬齡爲湘州刺史。乙卯，以後軍參軍徐遵之爲兗州刺史。

六月乙丑，大赦天下。己卯，割江南及揚州晉陵郡屬南徐州，江北屬兗州。以徐州刺史竟陵王義宣爲南兗州刺史，司徒司馬吉翰爲徐州刺史。

閏月庚子，詔曰：「自頃農桑惰業，遊食者衆，荒萊不闢，督課無聞。一時水旱，便有罄匱，苟不深存務本，〔五〕豐給靡因。郡守賦政方畿，縣宰親民之主，宜思獎訓，導以良規。咸使肆力，地無遺利，耕蠶樹藝，各盡其力。若有力田殊衆，歲竟條名列上。」揚州旱。乙巳，遣侍御史省獄訟，申調役。丙午，以左軍諮議參軍劉道產爲雍州刺史。

秋八月甲辰，臨川王義慶尙書僕射。丁未，割豫州秦郡屬南兗州。

冬十二月，罷湘州還并荊州。

九年春三月庚戌，衛將軍王弘進位太保，加中書監。丁巳，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檀道濟進位司空。

夏四月乙亥，以護軍將軍殷穆爲特進、右光祿大夫，建昌縣公到彥之爲護軍將軍。

五月壬申，中書監、錄尚書事、衛將軍、揚州刺史王弘薨。

六月甲戌，以左軍諮議參軍申宣爲青州刺史。分青州置冀州。戊寅，司徒、南徐州刺史彭城王義康改領揚州刺史。己卯，以司徒參軍崔誼爲冀州刺史。壬午，以吐谷渾慕容延爲平東將軍，^{〔二〇〕}吐谷渾拾虔爲平北將軍，吐谷渾輝伐爲鎮軍將軍。^{〔二一〕}癸未，詔曰：「益、梁、交、廣，境域幽遐，治宜物情，或多偏擁。可更遣大使，巡求民瘼。」置積射、强弩將軍官。乙未，以征西將軍、沙州刺史吐谷渾慕容瓚爲征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隴西王。北秦州刺史氐楊難當加號征西將軍。壬寅，以撫軍將軍、荊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爲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兖州刺史，前將軍臨川王義慶爲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南兖州刺史竟陵王義宣爲中書監、中軍將軍，征虜將軍衡陽王義季爲南徐州刺史。

秋七月戊辰，以尚書王仲德爲鎮北將軍、徐州刺史。庚午，以領軍將軍殷景仁爲尚書僕射，太子詹事劉湛爲領軍將軍。壬申，河南國、河西王遣使獻方物。^{〔二二〕}

九月，妖賊趙廣寇益州，陷沒郡縣，州府討平之。

冬十一月壬子，以少府甄法崇爲益州刺史。癸丑，於廣州立宋康郡。

十二月甲戌，以右軍參軍李秀之爲交州刺史。庚寅，立第五皇子紹爲廬陵王，江夏王義恭子朗爲南豐縣王。

十年春正月甲寅，竟陵王義宣改封南譙王。鎮北將軍、徐州刺史王仲德加領兗州刺史，淮南太守段宏爲青州刺史。己未，大赦天下。孤老、六疾不能自存者，人賜穀五斛。後將軍、豫州刺史長沙王義欣進號鎮軍將軍。

夏四月戊戌，青州刺史段宏加冀州刺史。封陽縣侯蕭思話爲梁、南秦二州刺史。五月，林邑王遣使獻方物。

六月乙亥，以前青州刺史韋朗爲廣州刺史。闍婆州訶羅單國遣使獻方物。

秋七月戊戌，曲赦益、梁、秦三州。於益州立宋寧、宋興二郡。

八月丁丑，於青州立太原郡。辛巳，護軍將軍到彥之卒。

冬十一月，氐楊難當寇漢川。丁未，梁州刺史甄法護棄城走，難當據有梁州。

十一年春正月，亡命馬大玄羣黨數百人寇泰山，三州郡討平之。

二月癸酉，以交趾太守李耽之爲交州刺史。

夏四月，梁、秦二州刺史蕭思話破氐楊難當，梁州平。

五月丁卯，曲赦梁、南秦二州劍閣北。戊寅，以大沮渠茂虔爲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

是月，京邑大水。

六月丁未，省魏郡。

是歲，林邑國、扶南國、訶羅單國遣使獻方物。

十二年春正月辛酉，大赦天下。辛未，車駕親祠南郊。癸酉，封黃龍國主馮弘爲燕王。夏四月乙酉，^{〔二四〕}尚書僕射殷景仁加中護軍。丙辰，詔曰：「周宗以寧，實由多士，漢室之隆，亦資得人。朕寐寤樂賢，爲日已久，而則哲難階，明揚莫効。用令遺才在野，管庫虛朝，永懷前載，慚德深矣。夫舉爾所知，宣尼之篤訓，貢士任官，先代之成准。便可宣敕內外，各有薦舉。當依方銓引，以觀厥用。」是夜，京都地震。

六月，丹陽、淮南、吳興、義興大水，京邑乘船。己酉，以徐豫南、兗三州、會稽、宣城二郡米數百萬斛賜五郡遭水民。是月，斷酒。師子國遣使獻方物。

秋七月辛酉，^{〔二五〕}閭婆娑達國、扶南國並遣使獻方物。

八月壬申，於益州立南晉壽、南新巴、北巴西三郡。^{〔二六〕}乙亥，原遭水郡諸逋負。

九月，蜀郡賊張尋爲寇。

冬十一月，以右軍行參軍苟道覆爲交州刺史。

十三年春正月癸丑，上有疾，不朝會。

三月己未，司空、江州刺史檀道濟有罪伏誅。庚申，大赦天下。以中軍將軍南譙王義宣爲鎮南將軍、江州刺史。

夏五月戊辰，鎮北將軍、徐兖二州刺史王仲德進號鎮北大將軍。庚辰，以征北司馬王方俛爲兖州刺史。

六月，高麗國、武都王遣使獻方物。

秋七月己未，零陵王太妃薨。追崇爲晉皇后，葬以晉禮。

八月庚寅，尙書僕射、中護軍殷景仁改爲護軍將軍。

九月癸丑，立第二皇子濬爲始興王，第三皇子駿爲武陵王。

十四年春正月辛卯，車駕親祠南郊，大赦天下。文武賜位一等；孤老、六疾不能自存者，人賜穀五斛。

二月壬子，以步兵校尉劉真道爲梁、南秦二州刺史。〔二七〕

夏四月丁未，以輔國將軍周籍之爲益州刺史。

秋八月戊午，以尚書金部郎中徐森之爲交州刺史。

冬十二月辛酉，停賀雪。河南國、河西王、訶羅單國並遣使獻方物。^{〔一八〕}

十五年春二月丁未，以平東將軍吐谷渾慕容延爲鎮西將軍、秦河二州刺史。

夏四月甲辰，燕王弘遣使獻方物。^{〔一九〕}立皇太子妃殷氏，賜王公以下各有差。己巳，以倭國王珍爲安東將軍。

五月己丑，特進、右光祿大夫殷穆卒。辛卯，鎮北大將軍、徐州刺史王仲德卒。壬辰，以右衛將軍劉遵考爲徐、兗二州刺史。

秋七月辛未，地震。甲戌，以陳、南頓二郡太守徐循爲寧州刺史。

八月辛丑，以左衛將軍趙伯符爲徐、兗二州刺史。甲寅，以始興內史陸徽爲廣州刺史。丁巳，以兗州刺史王方俳爲青、冀二州刺史。

是歲，武都王、河南國、高麗國、倭國、扶南國、林邑國並遣使獻方物。

十六年春正月戊寅，車駕於北郊閱武。庚寅，司徒、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彭城王義康進位大將軍，領司徒，餘如故。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進位司空，

刺史如故。特進、左光祿大夫王敬弘開府儀同三司。癸巳，復分荊州置湘州。

二月己亥，以南徐州刺史衡陽王義季爲安西將軍、荊州刺史。丁未，以始興王濬爲湘州刺史。癸亥，割梁州之巴西、梓潼、南宕渠、南漢中、南秦州之南安、懷寧凡六郡，〔三〕屬益州。分長沙、江夏郡立巴陵郡，屬湘州。

夏四月丁巳，以鎮南將軍、江州刺史南譙王義宣爲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平西將軍臨川王義慶爲衛將軍、江州刺史。

六月己酉，隴西吐谷渾慕容延改封河南王。癸丑，以吐谷渾拾寅爲平西將軍，吐谷渾繁暉爲撫軍將軍。

秋八月庚子，立第四皇子鑠爲南平王。

閏月乙未，鎮軍將軍、豫州刺史長沙王義欣薨。戊戌，復分豫州之淮南爲南豫州。癸卯，以左衛將軍劉遵考爲豫州刺史。戊申，以湘州刺史始興王濬爲南豫州刺史，武陵王駿爲湘州刺史。

冬十二月乙亥，皇太子冠，大赦天下。

是歲，武都王、河南王、林邑國、高麗國並遣使獻方物。

十七年夏四月戊午朔，日有蝕之。

五月癸巳，領軍將軍劉湛母憂去職。

秋七月壬寅，以征虜諮議參軍杜驥爲青州刺史。壬子，皇后袁氏崩。

八月，徐、亮、青、冀四州大水，己未，遣使檢行賑卹。

九月壬子，葬元皇后於長寧陵。

冬十月戊午，前丹陽尹劉湛有罪，及同黨伏誅。大赦天下，文武賜爵一級。以大將軍、領司徒、錄尚書、揚州刺史彭城王義康爲江州刺史，大將軍如故。以司空、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爲司徒、錄尚書事。戊寅，衛將軍臨川王義慶以本號爲南兗州刺史，尚書僕射、護軍將軍殷景仁爲揚州刺史，僕射如故。

十一月丙戌，以尚書劉義融爲領軍將軍，祕書監徐湛之爲中護軍。丁亥，詔曰：「前所給揚、南徐二州百姓田糧種子，亮、兩豫、青、徐諸州比年所寬租穀應督入者，悉除半。今年有不收處，三都原之。凡諸逋債，優量申減。又州郡估稅，所在市調，多有煩刻。山澤之利，猶或禁斷；役召之品，遂及稚弱。諸如此比，傷治害民。自今咸依法令，務盡優允。如有不便，卽依事別言，不得苟趣一時，以乖隱卹之旨。主者明加宣下，稱朕意焉。」癸丑，尚書僕射、揚州刺史殷景仁卒。

十二月癸亥，以光祿大夫王球爲尚書僕射。^{〔三〕}戊辰，以南豫州刺史始興王濬爲揚州刺史，湘州刺史武陵王駿爲南豫州刺史，南平王鑠爲湘州刺史。

是歲，武都王、河南王、百濟國遣使獻方物。

十八年春二月乙卯，以豫章太守庾登之爲江州刺史。

夏五月壬午，^{〔三〕}衛將軍南兖州刺史臨川王義慶、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南譙王義宣並開府儀同三司。癸巳，於交州置宋熙郡。是月，沔水泛溢。

六月戊辰，遣使巡行賑贍。辛未，領軍將軍劉義融卒。

秋七月戊戌，以徐、兖二州刺史趙伯符爲領軍將軍。

冬十月辛亥，以巴東、建平二郡太守臧質爲徐、兖二州刺史。乙卯，省南徐州之南燕、濮陽、南廣平郡。

十一月戊子，尚書僕射王球卒。^{〔四〕}己亥，以丹陽尹孟顗爲尚書僕射。

氐楊難當又寇漢川。十二月癸亥，遣龍驤將軍裴方明與梁、秦二州刺史劉眞道討之。是月，^{〔五〕}晉寧太守饒松子反叛，寧州刺史徐循討平之。

是歲，肅特國、高麗國、蘇靡黎國、林邑國並遣使獻方物。

十九年正月乙巳，詔曰：「夫所因者本，聖哲之遠教，本立化成，數學之爲貴。故詔以三德，崇以四術，用能納諸義方，致之軌度。盛王聖世，^{〔三六〕}威必由之。永初受命，憲章弘遠，將陶鈞庶品，混一殊風，有詔典司，大啓庠序，而頻遘屯夷，未及修建。永瞻前猷，思敷鴻烈。今方隅乂寧，戎夏慕嚮，廣訓胄子，實維時務。便可式遵成規，闡揚景業。」

夏四月甲戌，以久疾愈，始奉祔祠，^{〔三七〕}大赦天下。

五月庚寅，梁秦二州刺史劉眞道、龍驤將軍裴方明破氐 楊難當，仇池平。

閏月，京邑雨水，丁巳，遣使巡行賑卹。

六月壬午，以大沮渠無諱爲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

秋七月，以梁、秦二州刺史劉眞道爲雍州刺史，龍驤將軍裴方明爲梁、南秦二州刺史。甲戌晦，日有蝕之。

冬十月甲申，芮芮國遣使獻方物。己亥，以晉寧太守周萬歲爲寧州刺史。

十二月丙申，詔曰：「胄子始集，學業方興。自微言泯絕，逝將千祀，感事思人，意有慨然。奉聖之胤，可速議繼襲。於先廟地，特爲營造，依舊給祠置令，四時饗祀。闕里往經寇亂，黌校殘毀，并下魯郡修復學舍，採召生徒。昔之賢哲及一介之善，猶或衛其丘壟，禁其

芻牧，況尼父德表生民，功被百代，而墳塋荒蕪，荆棘弗翦。可蠲墓側數戶，以掌洒掃。」魯郡上民孔景等五戶居近孔子墓側，蠲其課役，供給洒掃，并種松栢六百株。

是歲，婆皇國遣使獻方物。

二十年春正月，於臺城東西開萬春、千秋二門。

二月甲戌，江州刺史庾登之爲中護軍。庚申，（三）以廬陵王紹爲江州刺史。仇池爲索虜所沒。甲申，車駕於白下閱武。

三月辛亥，安西將軍、荊州刺史衡陽王義季進號征西大將軍。以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申坦爲梁、南秦二州刺史。

夏四月甲午，立第六皇子誕爲廣陵王。

五月癸丑，中護軍庾登之卒。

秋七月癸丑，以楊文德爲征西將軍、北秦州刺史，封武都王。辛酉，以南蠻校尉蕭思話爲雍州刺史。甲子，前雍州刺史劉眞道、梁南秦二州刺史裴方明有罪，下獄死。

八月癸未，以廷尉陶愍祖爲廣州刺史。

冬十二月庚午，以始興內史檀和之爲交州刺史。壬午，詔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

天。故一夫輟稼，饑者必及。倉廩既實，禮節以興。自頃在所貧罄，家無宿積。賦役暫偏，則人懷愁墊；歲或不稔，而病乏比室。誠由政德弗孚，以臻斯弊；抑亦耕桑未廣，地利多遺。宰守微化導之方，萌庶忘勤分之義。永言弘濟，明發載懷。雖制令亟下，終莫懲勸，而坐望滋殖，庸可致乎。有司其班宣舊條，務盡敦課。遊食之徒，咸令附業，考覈勤惰，行其誅賞，觀察能殿，嚴加黜陟。古者躬耕帝籍，敬供粢盛，仰瞻前王，思遵令典。便可量處千畝，考卜元辰。朕當親率百辟，致禮郊甸，庶幾誠素，將被斯民。」

是歲，河西國、高麗國、百濟國、倭國並遣使獻方物。

是歲，諸州郡水旱傷稼，民大饑。遣使開倉賑卹，給賜糧種。

二十一年春正月己亥，南徐、南豫州、揚州之浙江西，^三並禁酒。大赦天下。諸逋債在十九年以前，一切原除。去歲失收者，疇量申減。尤弊之處，遣使就郡縣隨宜賑卹。凡欲附農，而種糧匱乏者，並加給貸。營千畝諸統司役人，賜布各有差。戊午，衛將軍臨川王義慶薨。辛酉，以太子詹事劉義宗爲南兗州刺史。

二月庚午，以領軍將軍趙伯符爲豫州刺史。己丑，司徒、錄尚書事江夏王義恭進位太尉，領司徒。庚寅，以右衛將軍沈演之爲中領軍。辛卯，立第七皇子宏爲建平王。甲午，以

廣陵王誕爲南兖州刺史。

夏四月，晉陵延陵民徐耕以米千斛助卹饑民。

五月壬戌，以尙書何尙之爲中護軍，諮議參軍劉道錫爲廣州刺史。

六月，連雨水。丁亥，詔曰：「霖雨彌日，水潦爲患，百姓積儉，易致乏匱。二縣官長及營署部司，各隨統檢實，給其柴米，必使周悉。」

秋七月丁酉，揚州刺史始興王濬加中軍將軍，南豫州刺史武陵王駿加撫軍將軍。〔三〇〕乙巳，詔曰：「比年穀稼傷損，淫亢成災，亦由播殖之宜，尙有未盡。南徐、兖、豫及揚州、浙江、西屬郡，自今悉督種麥，以助闕乏。速運彭城、下邳郡見種，委刺史貸給。徐、豫土多稻田，而民間專務陸作，可符二鎮，履行舊陂，相率修立，并課墾闢，使及來年。凡諸州郡，皆令盡勤地利，勸導播殖，蠶桑麻紵，各盡其方，不得但奉行公文而已。」

八月戊辰，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衡陽王義季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兖州刺史，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南譙王義宣爲車騎將軍、荊州刺史。〔三一〕南兖州刺史廣陵王誕爲南徐州刺史。

九月甲辰，以大沮渠安周爲征西將軍、涼州刺史，封河西王。

冬十月己卯，以左軍將軍徐瓊爲兖州刺史，大將軍參軍申恬爲冀州刺史。

二十二年春正月辛卯朔，改用御史中丞何承天元嘉新曆。壬辰，撫軍將軍、南豫州刺史武陵王駿改爲雍州刺史，湘州刺史南平王鑠爲南豫州刺史。

二月辛巳，以侍中王僧朗爲湘州刺史。甲戌，立第八皇子緯爲東海王，第九皇子昶爲義陽王。

夏六月辛亥，以南豫州刺史南平王鑠爲豫州刺史。

秋七月己未，以尙書僕射孟顗爲尙書左僕射，中護軍何尙之爲尙書右僕射。雍州刺史武陵王駿討緣沔蠻，移一萬四千餘口於京師。乙酉，征北大將軍、南兗州刺史衡陽王義季改爲徐州刺史。

九月己未，^{〔三〕}開酒禁。

冬十月，起湖熟廢田千頃。

十二月乙未，太子詹事范曄謀反，及黨與皆伏誅。丁酉，免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爲庶人。庚戌，以前豫州刺史趙伯符爲護軍將軍。

二十三年春正月丁巳，以長沙內史陸徽爲益州刺史。庚申，尙書左僕射孟顗去職。遷

漢川流民於沔次。〔三〕

二月癸卯，以左衛將軍劉義賓爲南兗州刺史。

三月，索虜寇兗、豫、青、冀，刺史申恬破之。

夏四月丁未，大赦天下。

六月癸未朔，日有蝕之。交州刺史檀和之伐林邑國，剋之。

秋七月辛未，以散騎常侍杜坦爲青州刺史。

八月癸卯，揭陽赭賊攻建安郡，燔燒城府。

九月己卯，車駕幸國子學，策試諸生，答問凡五十九人。

冬十月戊子，詔曰：「庠序興立累載，胄子肄業有成。近親策試，覩濟濟之美，緬想洙、泗，永懷在昔。諸生答問，多可採覽。教授之官，並宜沾賚。」賜帛各有差。

十二月丁酉，以龍驤司馬 蕭景憲爲交州刺史。

是歲，大有年。築北堤，立玄武湖，築景陽山於華林園。

二十四年春正月甲戌，大赦天下，文武賜位一等。繫囚降宥，諸逋負寬減各有差。孤老、六疾不能自存，人賜穀五斛。蠲建康、秣陵二縣今年田租之半。

三月壬申，護軍將軍趙伯符遷職。

夏五月甲戌，青州刺史杜坦加冀州刺史。

六月，京邑疫癘，丙戌，使郡縣及營署部司，普加履行，給以醫藥。是月，以貨貴，制大錢一當兩。

秋七月乙卯，以林邑所獲金銀寶物，班賚各有差。

八月乙未，征北大將軍、徐州刺史衡陽王義季薨。癸卯，以南兖州刺史劉義賓爲徐州刺史。

九月己未，以中領軍沈演之爲領軍將軍。辛未，以太子詹事徐湛之爲南兖州刺史。冬十月壬午，豫章胡誕世反，殺太守桓隆之，前交州刺史檀和之南還至豫章，因討平之。壬辰，以建平王宏爲中護軍。

十一月甲寅，立第十皇子渾爲汝陰王。

二十五年春正月戊辰，詔曰：「比者冰雪經旬，薪粒貴踊，貧弊之室，多有窘罄。可檢行京邑二縣及營署，賜以柴米。」

二月庚寅，詔曰：「安不忘虞，經世之所同；治兵教戰，有國之恒典。故服訓明恥，然後

少長知禁。頃戎政雖修，而號令未審。今宣武場始成，便可剋日大習衆軍。當因校獵，肄武講事。」

閏月己酉，大蒐于宣武場。

三月庚辰，車駕校獵。

夏四月乙巳，新作閭闔、廣莫二門，改先廣莫門曰承明，開陽曰津陽。乙卯，以撫軍將軍、雍州刺史武陵王駿爲安北將軍、徐州刺史。癸亥，以右衛將軍蕭思話爲雍州刺史。

五月己卯，罷大錢當兩。

六月庚戌，零陵王司馬元瑜薨。庚申，安北將軍、徐州刺史武陵王駿加兗州刺史。丙寅，車騎將軍、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進位司空。

秋七月壬午，左光祿大夫王敬弘薨。

八月己酉，以撫軍參軍劉秀之爲梁、南秦二州刺史。甲子，立第十一皇子彧爲淮陽王。九月辛未，以尙書右僕射何尙之爲尙書左僕射，領軍將軍沈演之遷職，吳興太守劉遵考爲領軍將軍。

二十六年春正月辛巳，車駕親祠南郊。

二月己亥，車駕陸道幸丹徒，謁京陵。

三月丁巳，〔書〕詔曰：「朕違北京，二十餘載，雖云密邇，瞻塗莫從。今因四表無塵，時和歲稔，復獲拜奉舊塋，展罔極之思，饗讌故老，申追遠之懷。固以義兼於桑梓，情加於過沛，永言慷慨，感慰實深。宜聿宣仁惠，覃被率土。其大赦天下。復丹徒縣僑舊今歲租布之半。行所經縣，蠲田租之半。二千石官長並勤勞王務，宜有沾錫。登城三戰及大將戰亡墜沒之家，老病單弱者，普加贍卹。遣使巡行百姓，問所疾苦。孤老、鰥寡、六疾不能自存者，人賜穀五斛。」遣使祭晉故司空忠肅公何無忌之墓。乙丑，申南北沛下邳三郡復。又詔曰：「京口肇祥自古，著符近代，衿帶江山，表裏華甸，經塗四達，利盡淮、海，城邑高明，土風淳壹，苞總形勝，實唯名都。故能光宅靈心，克昌帝業。頃年岳牧遷回，軍民徙散，廛里廬宇，不逮往日。皇基舊鄉，地兼蕃重，宜令殷阜，式崇形望。可募諸州樂移者數千家，給以田宅，并蠲復。」

五月丙寅，詔曰：「吾生於此城。及盧循肆亂，害流茲境。先帝以桑梓根本，實同休戚，復以蒙稚，猥同艱難，情義繾綣，夷險兼備，舊物遺蹤，猶存心目。歲月不居，逝踰三紀，時人故老，與運零落。眷惟既往，倍深感歎。可搜訪于時士庶文武今尚存者，具以名聞。人身已亡而子孫見在，優量賜賚之。」車駕水路發丹徒，壬午，至京師。丙戌，婆皇國，壬辰，婆

達國，並遣使獻方物。

秋七月辛未，以江州刺史廬陵王紹爲南徐州刺史，廣陵王誕爲雍州刺史。

八月己酉，以中護軍建平王宏爲江州刺史。癸丑，以南豐王朗爲湘州刺史。

冬十月，廣陵王誕改封隨郡王。甲辰，以中軍將軍、揚州刺史始興王濬爲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兖二州刺史，南徐州刺史廬陵王紹爲揚州刺史。

二十七年春正月辛未，制交、寧二州假板郡縣，俸祿聽依臺除。辛卯，百濟國遣使獻方物。

二月辛丑，右將軍、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進號平西將軍。辛亥，〔三五〕索虜寇汝南諸郡，陳南頓二郡太守鄭琨、汝陽潁川二郡太守郭道隱委守走。索虜攻懸瓠城，行汝南郡事陳憲拒之。以軍興減百官俸三分之一。

三月乙丑，淮南太守諸葛闡求減俸祿同內百官，於是州及郡縣丞尉並悉同減。戊寅，罷國子學。乙酉，以新除吏部尚書蕭思話爲護軍將軍。

夏四月壬子，安北將軍、徐兖二州刺史武陵王駿降號鎮軍將軍。〔三六〕
六月丁酉，侍中蕭斌爲青、冀二州刺史。

秋七月庚午，遣寧朔將軍王玄謨北伐。太尉江夏王義恭出次彭城，總統諸軍。乙亥，索虜碻磝戍委城走。

冬閏月癸亥，玄謨攻滑臺，不克，爲虜所敗，退還碻磝。辛未，雍州刺史隨王誕遣軍攻弘農城，克之。丙戌，又克關城。

十一月戊子，索虜陷鄒山，魯、陽平二郡太守崔邪利沒。甲午，隨王誕所遣軍又攻陝城，克之。癸卯，左軍將軍劉康祖於壽陽尉武成與虜戰敗見殺。丁未，大赦天下。

十二月戊午，內外纂嚴。乙丑，冗從僕射胡崇之、太子積弩將軍臧澄之、建威將軍毛熙祚於盱眙與虜戰敗，並見殺。庚午，虜僞主率大衆至瓜步。壬午，內外戒嚴。

二十八年春正月丙戌朔，以寇逼不朝會。丁亥，索虜自瓜步退走。丁酉，攻圍盱眙城。是月，寧朔將軍王玄謨自碻磝退還歷下。

二月丙辰，索虜自盱眙奔走。癸酉，詔曰：「玃狁孔熾，難及數州，眷言念之，鑒寐興悼。凶羯瘡挫，迸跡遠奔，彫傷之民，宜時振理。凡遭寇賊郡縣，令還復居業，封屍掩骼，賑贍饑流。東作方始，務盡勸課。貸給之宜，事從優厚。其流寓江、淮者，並聽卽屬，并蠲復稅調。」甲戌，太尉、領司徒江夏王義恭降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辛巳，鎮軍將軍、徐亮

二州刺史武陵王駿降號北中郎將。壬午，車駕幸瓜步，是日解嚴。

三月乙酉，車駕還宮。壬辰，征北將軍始興王濬解南兗州。庚子，以輔國將軍臧質爲雍州刺史。戊申，徐州刺史武陵王駿爲南兗州刺史。甲寅，護軍將軍蕭思話爲撫軍將軍、徐兗三州刺史。

夏四月癸酉，婆達國遣使獻方物。索虜僞寧南將軍魯爽、中書郎魯秀歸順。戊寅，以爽爲司州刺史。

五月乙酉，亡命司馬順則自號齊王，據梁鄒城。丁巳，婆皇國，戊戌，河南王，並遣使獻方物。〔三七〕己巳，驃騎將軍江夏王義恭領南兗州刺史。戊申，以尙書左僕射何尚之爲尙書令，太子詹事徐湛之爲尙書僕射、護軍將軍。壬子，以後將軍隨王誕爲安南將軍、廣州刺史。六月壬戌，以北中郎將武陵王駿爲江州刺史，以振武將軍、秦郡太守劉興祖爲青、冀二州刺史。

秋七月甲辰，安東將軍倭王倭濟進號安東大將軍。

八月癸亥，梁鄒平，斬司馬順則。

冬十月癸亥，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十一月壬寅，曲赦二兗、徐、豫、青、冀六州。是冬，徙彭城流民於瓜步，淮西流民於姑

孰，合萬許家。

二十九年春正月甲午，詔曰：「經寇六州，居業未立，^{〔三〕}仍值災澇，饑困荐臻。可速符諸鎮，優量救卹。今農事行興，務盡地利。若須田種，隨宜給之。」

二月庚申，虜帥拓跋燾死。戊午，^{〔三九〕}立第十二皇子休仁爲建安王。

夏四月戊午，訶羅單國遣使獻方物。以驃騎參軍張永爲冀州刺史。

五月甲午，罷湘州并荊州。以始興、臨賀、始安三郡屬廣州。丙申，詔曰：「惡稔身滅，戎醜常數，虐虜窮凶，著於自昔。未勞資斧，已伏天誅，子孫相殘，親黨離貳，關、洛僞帥，並懷內款，河朔遺民，注誠請効。拯溺蕩穢，今其會也。可符驃騎、司空二府，各部分所統，東西應接。歸義建績者，隨勞酬獎。」是月，京邑雨水。

六月己酉，遣部司巡行，賜樵米，給船。撫軍將軍蕭思話率衆北伐。以征北從事中郎劉瑀爲益州刺史。

秋七月壬辰，汝陰王渾改封武昌王，淮陽王彧改封湘東王。丁酉，省大司農、太子僕、廷尉監官。

八月丁卯，蕭思話攻碣磔，不拔，退還。

九月丁亥，以平西將軍吐谷渾拾寅爲安西將軍、秦河二州刺史。己丑，撫軍將軍、徐兗二州刺史蕭思話加冀州刺史，兗州如故。

冬十月癸亥，司州刺史魯爽攻虎牢不拔，退還。

十一月壬寅，揚州刺史廬陵王紹薨。

十二月辛未，以驃騎將軍、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爲大將軍、南徐州刺史，錄尚書事如故。

三十年春正月戊寅，以司空、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爲司徒、中軍將軍、揚州刺史。以南兗州并南徐州。庚辰，以領軍將軍劉遵考爲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壬午，以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始興王濬爲衛將軍、荊州刺史。戊子，江州刺史武陵王駿統衆軍伐西陽蠻。癸巳，以豫州刺史南平王鑠爲撫軍將軍、領軍將軍。

青、徐州饑，二月壬子，遣運部賑卹。

甲子，上崩于含章殿。時年四十七。諡曰景皇帝，廟曰中宗。三月癸巳，葬長寧陵。世祖踐阼，追改諡及廟號。

史臣曰：太祖幼年特秀，顧無保傅之嚴，而天授和敏之姿，自稟君人之德。及正位南面，歷年長久，綱維備舉，條禁明密，罰有恒科，爵無濫品。故能內清外晏，四海謐如也。昔漢氏東京常稱建武、永平故事，自茲厥後，亦每以元嘉爲言，斯固盛矣。授將遣帥，乖分閫之命，才謝光武，而遙制兵略，至於攻日戰時，莫不仰聽成旨。雖覆師喪旅，將非韓、白，而延寇感境，抑此之由。及至言漏衾衽，難結商豎，雖禍生非慮，蓋亦有以而然也。嗚呼哀哉！

校勘記

〔一〕車駕至京城 孫彪宋書考論云：「當作京邑。」京城則京口矣。」按通鑑作建康。宋書京城往往指京口城，此則指建康。

〔二〕辛未車駕祠南郊 各本並脫「辛未」二字，據南史、建康實錄、通鑑補。

〔三〕建安太守潘盛有罪伏誅 「潘盛」各本作「潘城」，據少帝紀、徐羨之傳改。

〔四〕乙卯 各本並作「己卯」，據局本及南史改。按是月丁酉朔，十九日乙卯，無己卯。

〔五〕領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 各本並脫「南」字，按彭城王義康傳、建康實錄、通鑑並作南徐州刺史，今據補。

〔六〕十二月丁亥河南國河西王遣使獻方物「河西王」各本及南史並作「西河王」據少帝紀景平元年、大沮渠蒙遜傳、南史宋本紀少帝景平二年改。

〔七〕以前征虜司馬尹沖爲司州刺史各本並脫「尹」字按索虜傳時尹沖爲司州刺史通鑑同。今據補。

〔八〕征南大將軍檀道濟破索虜於東平壽張各本並脫「平」字。據檀道濟傳補。洪頤煊諸史考異云：「按檀道濟傳作東平壽張，此『東』下脫『平』字。」

〔九〕苟不深存務本各本並脫「苟」字據元龜一九八補。

〔一〇〕以吐谷渾慕容延爲平東將軍「慕容延」本書吐谷渾傳作「慕延」。魏書作「慕利延」。

〔一一〕吐谷渾輝伐爲鎮軍將軍各本並脫「谷」字據前後文例補。「輝伐」魏書作「緯代」。

〔一二〕壬申河南國河西王遣使獻方物「河西王」各本作「西河王」據少帝紀景平元年及大沮渠蒙遜傳改。

〔一三〕亡命馬大玄羣黨數百人寇泰山三朝本作「泰山」弘治本、北監本、毛本、殿本、局本作「秦梁」。

〔一四〕夏四月乙酉按是月丁亥朔無乙酉。二十三日己酉「乙酉」或是「己酉」之譌。

〔一五〕秋七月辛酉「辛酉」各本並作「乙酉」據南史改。按是月庚戌朔初六日辛酉無「乙酉」。

〔一六〕於益州立南晉壽南新巴北巴西三郡 各本並作「於益州立南晉壽新巴西三郡」。孫彪宋書考論云：「據州郡志，是南晉壽、南新巴、北巴西三郡。」按孫說是，今訂正。又此條上云「壬申」，下云「乙亥」。按是月丙戌朔，無壬申，亦無乙亥。

〔一七〕以步兵校尉劉眞道爲梁南秦二州刺史 「劉眞道」各本並作「劉道眞」。張森楷校勘記云：「當作劉眞道，見劉懷肅傳，下十八年亦作劉眞道。」按張說是，今改正。

〔一八〕河南國河西王訶羅單國並遣使獻方物 「河西王」各本並作「西河王」，據少帝紀及大沮渠蒙遜傳改。

〔一九〕燕王弘遣使獻方物 「弘」各本並作「年」，據晉書載記改。

〔二〇〕割梁州之巴西梓潼南宕渠南漢中南秦州之南安懷寧凡六郡 洪頤煊諸史考異云：「南安當作安固。張茂度傳，太祖元嘉元年，出爲使持節、督益寧二州梁州之巴西梓潼宕渠南漢中秦州之懷寧安固六郡諸軍事。吉翰傳，元嘉三年，徙督益寧二州梁州之巴西梓潼宕渠南漢中秦州之安固懷寧六郡諸軍事。皆其證。」

〔三一〕今年有不收處 「年」各本並作「半」，據元龜四八九改。

〔三二〕以光祿大夫王球爲尙書僕射 「王球」各本並作「王琳」，據南史、通鑑改。洪頤煊諸史考異云：「王球作王琳，是傳寫之譌。」

〔三三〕夏五月壬午 「壬午」各本作「壬申」。局本作「壬午」。按是月壬午朔，無壬申。今從局本。

〔三四〕尚書僕射王球卒 「球」各本並作「琳」，據南史、通鑑改。

〔三五〕是月 各本並作十二月。按上已有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不當重出十二月。今改作是月。

〔三六〕盛王聖世 「聖」各本並作「祖」，據元龜一九四改。

〔三七〕始奉祔祠 「祔」各本並作「初」，據元龜二〇七改。

〔三八〕庚申 各本同。按是月壬申朔，初三日甲戌，是月無庚申。下有甲申，爲十三日。甲戌、甲申之間有庚辰。庚申疑庚辰之譌。

〔三九〕南徐南豫州揚州之浙江西 各本同。南史於「南徐」下有「南兗」二字。

〔四〇〕南豫州刺史武陵王駿加撫軍將軍 「駿」各本作「贊」，三朝本作「諱」。按時武陵王駿，卽後之孝武帝。贊爲宋明帝第九子，後亦封武陵王，時尚未生。今改作「駿」。

〔四一〕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南譙王義宣爲車騎將軍荊州刺史 「南徐州刺史」各本並脫「南」字，據義

宣傳補。

〔四二〕九月己未 「己未」各本並作「乙未」，局本作「己未」。按是月丁巳朔，初三日己未，無乙未。今從局本。

〔四三〕遷漢川流民於沔次 「漢川」各本作「漢州」，按時無「漢州」，據元龜四八六改。

〔三四〕三月丁巳 下有乙丑。各本同。按是月丁卯朔，無丁巳，亦無乙丑。四月丙申朔，二十二日丁巳，三十日乙丑。

〔三五〕辛亥 各本並作「辛巳」。通鑑考異云：「按長曆，二月壬辰朔，十日辛丑，二十日辛亥。辛巳當作辛亥。」今據改。

〔三六〕安北將軍徐亮二州刺史武陵王駿降號鎮軍將軍 「駿」宋本作「諱」。三朝本、北監本、毛本、殿本作「贊」，今據孝武帝紀訂正。說見本卷校勘記第三十條。

〔三七〕五月乙酉亡命司馬順則自號齊王據梁鄒城丁巳婆皇國戊戌河南王並遣使獻方物 按是年五月甲申朔，初二日乙酉，十五日戊戌，無丁巳。丁巳日支當有誤。

〔三八〕居業未立 「立」各本並作「能」，據元龜一九五改。

〔三九〕戊午 各本並作「庚午」，據南史改。按是月庚戌朔，無庚午。初九日戊午。

宋書卷六

本紀第六

孝武帝

世祖孝武皇帝諱駿，字休龍，小字道民，文帝第三子也。元嘉七年秋八月庚午生。十二年，立爲武陵王，食邑二千戶。十六年，都督湘州諸軍事、征虜將軍、湘州刺史，領石頭戍事。十七年，遷使持節、都督南豫豫司雍并五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將軍如故，猶戍石頭。二十一年，加督秦州，進號撫軍將軍。明年，徙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之襄陽竟陵南陽順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自晉氏江左以來，襄陽未有皇子重鎮，時太祖欲經略關河，故有此授。尋給鼓吹一部。

二十五年，改授都督南兗徐兗青冀幽六州之梁郡諸軍事、安北將軍、徐州刺史，持節如故，北鎮彭城。尋領兗州刺史。始興王濬爲南兗州，上解督南兗。二十七年，坐汝陽

戰敗，降號鎮軍將軍。又以索虜南侵，降爲北中郎將。二十八年，進督南兗州、南兗州刺史，當鎮山陽。尋遷都督江州、荊州之江夏、豫州之西陽、晉熙、新蔡四郡諸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持節如故。時緣江蠻爲寇，太祖遣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等伐之，使上總統衆軍。

三十年正月，上出次西陽之五洲。會元凶弑逆，以上爲征南將軍，加散騎常侍。上率衆入討，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雍州刺史臧質並舉義兵。四月辛酉，上次溧洲。癸亥，冠軍將軍柳元景前鋒至新亭，修建營壘。甲子，賊劭親率衆攻元景，大敗退走。丙寅，上次江寧。丁卯，大將軍江夏王義恭來奔，奉表上尊號。戊辰，上至于新亭。

己巳，卽皇帝位。大赦天下，文武賜爵一等，從軍者二等。賊汙清議，悉皆盪除。高年、鰥寡、孤幼、六疾不能自存，人賜穀五斛。逋租宿債勿復收。長徒之身，優量降宥。崇改太祖號諡。以大將軍江夏王義恭爲太尉、錄尚書六條事、南徐州刺史。庚午，以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爲中書監、丞相、錄尚書六條事、揚州刺史，安東將軍隨王誕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雍州刺史臧質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征虜將軍沈慶之爲領軍將軍，撫軍將軍、兗冀二州刺史蕭思話爲尚書左僕射。壬申，以征虜將軍王僧達爲尚書右僕射。改新亭爲中興亭。

五月甲戌，輔國將軍申坦克京城。乙亥，輔國將軍朱脩之克東府。丙子，克定京邑。^{〔三〕}
劭及始興王濬諸同逆並伏誅。庚辰，詔曰：「天步艱難，國道用否，雖基構永固，而氣數時愆。朕以眇身，奄承皇業，奉尋曆命，鑒寐震懷。萬邦風政，人治之本，感念陵替，若疚在心。可分遣大使巡省方俗。」是日解嚴。辛巳，車駕幸東府城。甲申，尊所生路淑媛爲皇太后。乙酉，立妃王氏爲皇后。戊子，以左衛將軍柳元景爲雍州刺史。壬辰，以太尉江夏王義恭爲太傅，領大司馬。甲午，曲赦京邑二百里內，并蠲今年租稅。戊戌，以撫軍將軍南平王鐸爲司空，建平王宏爲尚書左僕射，東海王禕爲撫軍將軍，新除尚書左僕射蕭思話遷職。六月壬寅，以驃騎參軍垣護之爲冀州刺史。甲辰，以山陽太守申恬爲青州刺史。丙午，車駕還宮。初置殿門及上閣屯兵。以江夏內史朱脩之爲平西將軍、雍州刺史，御史中丞王曇生爲廣州刺史。戊申，以新除雍州刺史柳元景爲護軍將軍。己酉，以司州刺史魯爽爲豫州刺史。^{〔三〕}庚戌，以梁、南秦二州刺史劉秀之爲益州刺史，太尉司馬龐秀之爲梁、南秦二州刺史，衛軍司馬徐遺寶爲兗州刺史，寧朔將軍王玄謨爲徐州刺史，衛將軍隨王誕進號驃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王僧達遷職，丹陽尹褚湛之爲尚書右僕射。丙辰，以侍中南譙王世子恢爲湘州刺史。丁巳，^{〔四〕}詔曰：「興王立訓，務弘治節，輔臣佐時，勤獻政要，仰惟聖規，每存茲道。猥以眇躬，屬承景業，闡揚遺澤，無廢厥心。夫量入爲出，邦有恒典，而經給

之宜，多違常度。兵役糜耗，府藏散減，外內衆供，未加損約，非所以聿遵先旨，敬奉遺圖。自今諸可薄己厚民、去煩從簡者，悉宜施行，以稱朕意。」庚申，詔有司論功班賞各有差。辛酉，安西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吐谷渾拾寅進號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庚午，還分南徐立南兖州。辛未，改封南譙王義宣爲南郡王，隨王誕爲竟陵王，義宣次子宜陽侯愷爲宜陽縣王。

閏月壬申，以領軍將軍沈慶之爲鎮軍將軍、南兖州刺史。癸酉，以護軍將軍柳元景爲領軍將軍。丙子，遣兼散騎常侍樂詢等十五人巡行風俗。甲申，蠲尋陽、西陽郡租布三年。甲午，丞相南郡王義宣改爲荆、湘二州刺史，驃騎大將軍、荊州刺史竟陵王誕改爲揚州刺史，南蠻校尉王僧達爲護軍將軍。是月，置衛尉官。

秋七月辛丑朔，日有蝕之。甲寅，詔曰：「世道未夷，惟憂在國。夫使羣善畢舉，固非一才所議，況以寡德，屬衰薄之期，夙宵寅想，永懷待旦。」王公卿士，凡有嘉謀善政，可以維風訓俗，咸達乃誠，無或依隱。」辛酉，詔曰：「百姓勞弊，徭賦尙繁，言念未乂，宜崇約損。凡用非軍國，宜悉停功。可省細作并尙方，雕文靡巧，金銀塗飾，事不關實，嚴爲之禁。供御服膳，減除遊侈。水陸捕採，各順時月。官私交市，務令優衷。其江海田池公家規固者，詳所開弛。貴戚競利，悉皆禁絕。」戊戌，^{〔五〕}以右衛將軍宗慤爲廣州刺史。己巳，司空南平王鐸

薨。八月辛未，武皇帝舊役軍身，嘗在齋內，人身猶存者，普賜解戶。乙亥，尚書左僕射建平王宏加中書監、中軍將軍。丁亥，以沛郡太守垣閔爲寧州刺史，撫軍司馬費沈爲梁、南秦二州刺史。甲午，護軍將軍王僧達遷職。

九月丁巳，以前尚書劉義綦爲中護軍。壬戌，新亭戰亡者，復同京城。劭黨南海太守蕭簡據廣州反。丁卯，輔國將軍鄧琬討平之。

冬十月癸未，車駕於閱武堂聽訟。

十一月丙午，以左軍將軍魯秀爲司州刺史。丙辰，停臺省衆官朔望問訊。丙寅，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十二月甲戌，省都水臺，罷都水使者官，置水衡令官。癸未，以將置東宮，省太子率更令、步兵、翊軍校尉、旅賁中郎將、冗從僕射、左右積弩將軍官。中庶子、中舍人、庶子、舍人、洗馬，各減舊員之半。

孝建元年春正月己亥朔，車駕親祠南郊，改元，大赦天下。壬寅，以丹陽尹蕭思話爲安北將軍、徐州刺史。甲辰，護軍將軍劉義綦遷職，以尚書令何尚之爲左光祿大夫、護軍將軍。戊申，詔曰：「首食尚農，經邦本務，貢士察行，寧朝當道。內難甫康，政訓未洽，衣食有

仍耗之弊，選造無觀國之美。昔衛文勤民，高宗恭默，卒能收賢巖穴，大殷季年。朕每側席疚懷，無忘鑒寐。凡諸守莅親民之官，可詳申舊條，勤盡地利。^{〔六〕}力田善蓄者，在所具以名聞。褒甄之科，精爲其格。四方秀孝，非才勿舉，獻答允值，卽就銓擢。若止無可採，猶賜除署；若有不堪酬奉，虛竊榮薦，遣還田里，加以禁錮。尙書百官之元本，庶績之樞機，丞郎列曹，局司有在。而頃事無巨細，悉歸令僕，非所以衆材成構，羣能濟業者也。可更明體制，咸責厥成，糾覈勤惰，嚴施賞罰。^{〔七〕}壬戌，更鑄四銖錢。丙寅，立皇子子業爲皇太子。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粟帛各有差。是月，起正光殿。

二月庚午，豫州刺史魯爽、車騎將軍江州刺史臧質、丞相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兗州刺史徐遺寶舉兵反。乙亥，撫軍將軍東海王禕遷職。己卯，領軍將軍柳元景加撫軍將軍。壬午，曲赦豫州。辛卯，左衛將軍王玄謨爲豫州刺史。癸巳，玄謨進據梁山。丙申，以安北司馬夏侯祖歡爲兗州刺史。

三月癸亥，^{〔七〕}內外戒嚴。辛丑，以安北將軍、徐州刺史蕭思話爲安南將軍、江州刺史，撫軍將軍柳元景卽本號爲雍州刺史。癸卯，以太子左衛率龐秀之爲徐州刺史。徐遺寶爲夏侯祖歡所破，棄衆走。丙寅，以輔國長史明胤爲冀州刺史。

夏四月戊辰，以後將軍劉義綦爲湘州刺史。甲申，以平西將軍、雍州刺史朱脩之爲安

西將軍荊州刺史。丙戌，鎮軍將軍南兖州刺史沈慶之大破魯爽於歷陽之小岷，斬爽。癸巳，進慶之號鎮北大將軍。封第十六皇弟休倩爲東平王。未拜，薨。

五月甲寅，義宣等攻梁山，王玄謨大破之。己未，解嚴。癸亥，以吳興太守劉延孫爲尚書右僕射。

六月戊辰，臧質走至武昌，爲人所斬，傳首京師。甲戌，撫軍將軍柳元景進號撫軍大將軍，鎮北大將軍沈慶之並開府儀同三司。丙子，以征西將軍武昌王渾爲雍州刺史。癸未，分揚州立東揚州。分荆、湘、江、豫州立郢州。罷南蠻校尉。戊子，省錄尚書事。庚寅，義宣於江陵賜死。

秋七月丙申朔，日有蝕之。丙辰，大赦天下。文武賜爵一級。逋租宿債勿復收。辛酉，於雍州立建昌郡。以會稽太守義陽王昶爲東揚州刺史。

八月庚午，撫軍大將軍柳元景復爲領軍將軍，本號如故。壬申，以游擊將軍垣護之爲徐州刺史。壬辰，以安西司馬梁坦爲梁、南秦二州刺史。

九月丙申，以強弩將軍尹懷順爲寧州刺史。丁酉，左光祿大夫何尚之解護軍將軍。甲辰，加尚之特進。丙午，以安南將軍、江州刺史蕭思話爲鎮西將軍、郢州刺史。

冬十月戊寅，詔曰：「仲尼體天降德，維周興漢，經緯三極，冠冕百王。爰自前代，咸加

褒述。典司失人，用闕宗祀。先朝遠存遺範，有詔繕立，世故妨道，事未克就。國難頻深，忠勇奮厲，實憑聖義，大教所敦。永惟兼懷，無忘待旦。可開建廟制，同諸侯之禮。詳擇爽塏，厚給祭秩。丁亥，以祕書監東海王緯爲撫軍將軍、江州刺史。於郢州立安陸郡。十一月癸卯，復立都水臺，置都水使者官。是歲，始課南徐州僑民租。

二年正月壬寅，以冠軍將軍湘東王彧爲中護軍。

二月己丑，〔○〕婆皇國遣使獻方物。丙寅，以鎮北大將軍、南兗州刺史沈慶之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辛巳，以尙書右僕射劉延孫爲南兗州刺史。

三月辛亥，以吳興太守劉遵考爲湘州刺史。壬子，以行征西將軍楊文智爲征西將軍、北秦州刺史。

夏四月壬申，河南國遣使獻方物。壬午，以豫章太守檀和之爲豫州刺史。

五月戊戌，以湘州刺史劉遵考爲尙書右僕射，前軍司馬垣閔爲交州刺史。庚子，以輔國將軍申坦爲徐、兖二州刺史。癸卯，以右衛將軍顧覲之爲湘州刺史。丁未，以金紫光祿大夫王偃爲右光祿大夫。

六月甲子，以國哀除釋，大赦天下。庚辰，以曲江縣侯王玄謨爲豫州刺史。

秋七月癸巳，立第十三皇弟休祐爲山陽王，第十四皇弟休茂爲海陵王，第十五皇弟休業爲鄱陽王。戊戌，鎮西將軍蕭思話卒。己酉，以益州刺史劉秀之爲郢州刺史。槃槃國遣使獻方物。甲寅，以義興太守到元度爲益州刺史。

八月庚申，雍州刺史武昌王渾有罪，廢爲庶人，自殺。辛酉，以南兗州刺史劉延孫爲鎮軍將軍、雍州刺史。斤陀利國遣使獻方物。三吳民饑，癸酉，詔所在賑貸。丙子，詔曰：「諸苑禁制綿遠，有妨肄業。」^{〔九〕}可詳所開弛，假與貧民。壬午，以新除豫州刺史王玄謨爲青、冀二州刺史，青州刺史申恬爲豫州刺史。甲申，以右衛將軍檀和之爲南兗州刺史。

九月丁亥，^{〔一〇〕}車駕於宣武場閱武。庚戌，詔曰：「國道再屯，艱虞畢集。朕雖寡德，終膺鴻慶。惟新之祉，實深百王；而惠宥之令，未殊常渥。永言勤慮，寤寐載懷。在朕受命之前，凡以罪徙放，悉聽還本。犯釁之門，尙有存者，子弟可隨才署吏。」

冬十月壬午，太傅江夏王義恭領揚州刺史，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竟陵王誕爲司空、南徐州刺史，中書監、尙書左僕射、中軍將軍建平王宏爲尙書令，將軍如故。

十一月戊子，中護軍湘東王彧遷職，鎮軍將軍劉延孫爲護軍將軍。青、冀二州刺史王玄謨爲雍州刺史。甲午，以大司馬垣護之爲青、冀二州刺史。^{〔一一〕}辛亥，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十二月癸亥，以前交州刺史蕭景憲爲交州刺史。

三年春正月庚寅，立第十八皇弟休範爲順陽王，第十九皇弟休若爲巴陵王。戊戌，立第二皇子子尚爲西陽王。辛丑，車駕親祠南郊。壬子，立皇太子妃何氏。甲寅，大赦天下。二月癸亥，右光祿大夫王偃卒。甲子，以廣州刺史宗慤爲平西將軍、豫州刺史。丁卯，以新除御史中丞王翼爲廣州刺史。丁丑，始制朔望臨西堂接羣下，受奏事。壬午，內外官有田在近道，聽遣所給吏僮附業。

三月癸丑，以西陽王子尚爲南兖州刺史。

閏月戊午，尚書右僕射劉遵考遷職。癸酉，鄱陽王休業薨。庚辰，停元嘉三十年以前兵工考剔。

夏五月辛酉，制荆、徐、兗、豫、雍、青、冀七州統內，家有馬一匹者，蠲復一丁。壬戌，以右衛將軍劉瑀爲益州刺史。

六月，上於華林園聽訟。

秋七月，太傅江夏王義恭解揚州。丙子，以南兖州刺史西陽王子尚爲揚州刺史，祕書監建安王休仁爲南兖州刺史。

八月戊戌，以北中郎諮議參軍費淹爲交州刺史。〔二四〕丁未，以尙書吏部郎王琨爲廣州刺史。〔二五〕

九月壬戌，以丹陽尹劉遵考爲尙書右僕射。〔二六〕

冬十月癸未，以尋陽太守張悅爲益州刺史。丙午，太傅江夏王義恭進位太宰，領司徒。丁未，領軍將軍柳元景加驃騎將軍，尙書令建平王宏加中書監、衛將軍，撫軍將軍、江州刺史東海王緯進號平南將軍。

十一月癸丑，淮南太守袁景有罪棄市。

十二月丙午，以侍中孔靈符爲郢州刺史。

大明元年春正月辛亥朔，改元，大赦天下。賜高年孤疾粟帛各有差。庚午，護軍將軍劉延孫遷職，右衛將軍湘東王彧爲中護軍。京邑雨水，辛未，遣使檢行，賜以樵米。

二月己亥，復親民職公田。索虜寇兗州。

三月壬戌，制大臣加班劍者，不得入宮城門。梁州獠求內屬，立懷漢郡。

夏四月，京邑疾疫，丙申，遣使按行，賜給醫藥。死而無收斂者，官爲斂埋。庚子，省湘州 宋建郡并臨賀。

五月，吳興、義興大水，民饑。乙卯，遣使開倉賑卹。癸酉，於華林園聽訟。乙亥，以左衛將軍沈曇慶爲徐州刺史，輔國將軍梁瑾、葱爲河州刺史、宕昌王。

六月己卯，以前太子步兵校尉劉祗子歆繼南豐王朗。辛巳，以長水校尉山陽王休祐爲東揚州刺史。丁亥，休祐改爲湘州刺史。以丹陽尹顏竣爲東揚州刺史。

秋七月辛未，土斷雍州諸僑郡縣。

八月戊戌，於兗州立陽平郡。壬寅，於華林園聽訟。甲辰，司空、南徐州刺史竟陵王誕改爲南兗州刺史，太子詹事劉延孫爲鎮軍將軍、南徐州刺史。

冬十月丙申，詔曰：「旒纁之道，有孚於結繩，日昃之勤，已切於姬后。況世弊教淺，歲月澆季。朕雖勦力宇內，未明求衣，而識狹前王，務廣昔代，永言菲德，其愧良深。朝咨野怨，自達者寡，惠民利公，所昧實衆。自今百辟庶尹，下民賤隸，有懷誠抱志，擁鬱衡閭，失理負謗，未聞朝聽者，皆聽躬自申奏，小大以聞。朕因聽政之日，親對覽焉。」甲辰，以百濟王餘慶爲鎮東大將軍。

十二月丁亥，順陽王休範改封桂陽王。戊戌，於華林園聽訟。

二年春正月辛亥，車駕祀南郊。壬子，詔曰：「去歲東土多經水災。春務已及，宜加優

課。糧種所須，以時貸給。」丙辰，復郡縣田秩，并九親祿俸。壬戌，詔曰：「先帝靈命初興，龍飛西楚，歲紀浸遠，感往纏心。奉迎文武，情深常隸，思弘殊澤，以申永懷。吏身可賜爵一級，軍戶免爲平民。」

二月丙子，詔曰：「政道未著，俗弊尙深，豪侈兼并，貧弱困窘，存闕衣裳，沒無斂榷，朕甚傷之。其明敕守宰，勤加存卹。賻贈之科，速爲條品。」乙酉，以金紫光祿大夫褚湛之爲尙書左僕射。丙戌，中書監、尙書令、衛將軍建平王宏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如故。丁酉，驃騎將軍柳元景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甲辰，散騎常侍義陽王昶爲中軍將軍。

三月丁未，中書監、尙書令、衛將軍建平王宏薨。乙卯，以田農要月，太官停殺牛。丁卯，上於華林園聽訟。癸酉，以寧朔將軍劉季之爲司州刺史。

夏四月甲申，立皇子綏爲安陸王。甲午，以海陵王休茂爲雍州刺史。辛丑，地震。五月戊申，復西陽郡。

六月戊寅，增置吏部尙書一人，省五兵尙書。丁亥，左光祿大夫何尙之加開府儀同三司。戊子，以金紫光祿大夫羊玄保爲右光祿大夫。丙申，詔曰：「往因師旅，多有逋亡。或連山染逆，懼致軍憲；或辭役憚勞，苟免刑罰。雖約法從簡，務思弘宥，恩令驟下，而逃伏猶多。豈習愚爲性，忸惡難反；將在所長吏，宣導乖方。可普加寬申，咸與更始。」

秋七月甲辰，彭城民高闥等謀反伏誅。癸亥，以右衛將軍顏師伯爲青、冀二州刺史。

八月乙酉，河南王遣使獻方物。丙戌，中書令王僧達有罪，下獄死。己丑，以强弩將軍杜叔文爲寧州刺史，交州刺史費淹爲廣州刺史，南海太守垣闓爲交州刺史。甲午，以寧朔將軍沈僧榮爲兗州刺史。

九月癸卯，於華林園聽訟。壬戌，以寧朔將軍劉道隆爲徐州刺史。襄陽大水，遣使巡行賑贍。庚午，置武衛將軍、武騎常侍官。

冬十月甲午，以中軍將軍義陽王昶爲江州刺史。乙未，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十一月壬子，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加撫軍將軍。

十二月己亥，諸王及妃主庶姓位從公者，喪事聽設凶門，餘悉斷。

閏月庚子，詔曰：「夫山處巖居，不以魚鼈爲禮。頃歲多虞，軍調繁切，違方設賦，本濟一時，而主者玩習，遂爲常典。杕櫟瑤琨，任土作貢，積羽羣輕，終致深弊。永言弘革，無替朕心。凡寰衛貢職，山淵採捕，皆當詳辨產殖，考順歲時，勿使牽課虛懸，睽忤氣序。庶簡約之風，有孚於品性；惠敏之訓，無漏於幽仄。」庚申，上於華林園聽訟。壬戌，林邑國遣使獻方物。

是冬，索虜寇青州，刺史顏師伯頻大破之。

三年春正月丁亥，割豫州梁郡屬徐州。己丑，以驃騎將軍、領軍將軍柳元景爲尙書令，尙書右僕射劉遵考爲領軍將軍。丙申，婆皇國遣使獻方物。

二月乙卯，以揚州所統六郡爲王畿。以東揚州爲揚州。〔六〕時欲立司隸校尉，以元凶已立乃止。撫軍將軍、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徙爲揚州刺史。甲子，復置廷尉監官。

荊州饑，三月甲申，原田租布各有差。庚寅，以義興太守垣闓爲兖州刺史。壬辰，中護軍湘東王彧遷職，以中書令東海王禕爲衛將軍、護軍將軍。癸巳，太宰江夏王義恭加中書監。

夏四月癸卯，上於華林園聽訟。丙午，以建寧太守苻仲子爲寧州刺史。乙卯，司空、南兖州刺史竟陵王誕有罪，貶爵。誕不受命，據廣陵城反，殺兖州刺史垣闓。以始興公沈慶之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兖州刺史討誕。甲子，上親御六師，車駕出頓宣武堂。司州刺史劉季之反叛，徐州刺史劉道隆討斬之。

秋七月己巳，剋廣陵城，斬誕。悉誅城內男丁，以女口爲軍賞。是日解嚴。辛未，大赦天下。尙方長徒、奚官奴婢老疾者悉原放。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賜粟帛各有差。王畿下貧之家，與近行頓所由，並蠲租一年。丙子，以丹陽尹劉秀之爲尙書右僕射。丙戌，分淮

南北復置二豫州。以新除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沈慶之爲司空，刺史如故。戊子，以衛將軍、護軍將軍東海王緯爲南豫州刺史，衛將軍如故。江州刺史義陽王昶爲護軍將軍，冠軍將軍桂陽王休範爲江州刺史。癸巳，以前左衛將軍王玄謨爲郢州刺史。

八月丙申，詔曰：「近北討文武，於軍亡沒，或殞身矢石，或瘡疾死亡，並盡勤王事，而斂樸卑薄。可普更賻給，務令豐厚。」己酉，以車騎長史庾深之爲豫州刺史。甲子，詔曰：「昔姬道方凝，刑法斯厝；漢德初明，犴圜用簡。良由上一其道，下淳其性。今民澆俗薄，誠淺僞深，重以寡德，弗能心化。故知方者尠，趣辟實繁。向因巡覽，見二尙方徒隸，嬰金履校，既有矜復。加國慶民和，獨隔凱澤，益以慚焉。可詳所原有。」

九月己巳，詔曰：「夫五辟三刺，自古所難，巧法深文，在季彌甚。故沿情察訟，魯師致捷；市獄勿擾，漢史飛聲。廷尉遠邇疑讞，平決攸歸，而一蹈幽圜，動逾時歲。民嬰其困，吏容其私。自今囚至辭具，並卽以聞，朕當悉詳斷，庶無留獄。若繁文滯劾，證逮遐廣，必須親察，以盡情狀。自後依舊聽訟。」壬辰，於玄武湖北立上林苑。

冬十月丁酉，詔曰：「古者薦鞠青壇，聿祈多慶，分繭玄郊，以供純服。來歲，可使六宮妃嬪修親桑之禮。」庚子，鎮軍將軍、南徐州刺史劉延孫進號車騎將軍。戊申，河西國遣使獻方物。庚戌，以河西王大沮渠安周爲征虜將軍、涼州刺史。

十一月己巳，高麗國遣使獻方物。肅慎國重譯獻桔矢、石磬。西域獻舞馬。

十二月戊午，上於華林園聽訟。辛酉，置謁者僕射官。

四年春正月辛未，車駕祠南郊。甲戌，宕昌王奉表獻方物。乙亥，車駕躬耕藉田。大赦天下。尚方徒繫及逋租宿債，大明元年以前，一皆原除。力田之民，隨才敘用。孝悌義順，賜爵一級。孤老貧疾，人穀十斛。藉田職司，優沾普賚。百姓乏糧種，隨宜貸給。吏宣勸有章者，詳加褒進。壬午，以北中郎司馬柳叔仁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左將軍、荊州刺史朱脩之進號鎮軍將軍。庚寅，立第三皇子子勛爲晉安王，第六皇子子房爲尋陽王，第七皇子子頊爲歷陽王，第八皇子子鸞爲襄陽王。

二月庚子，侍中建安王休仁爲湘州刺史。己未，以員外散騎侍郎費景緒爲寧州刺史。

三月甲子，以冠軍將軍巴陵王休若爲徐州刺史。丁卯，以安陸王子綏爲郢州刺史。癸酉，以徐州刺史劉道隆爲青、冀二州刺史。索虜寇北陰平孔堤，太守楊歸子擊破之。甲申，皇后親桑于西郊。

夏四月癸卯，以南琅邪隸王畿。丙午，詔曰：「昔紂衣御宇，貶甘示節；土簋臨天，飭儉昭度。朕綈帛之念，無忘于懷。雖深詔有司，省游務實，而歲用兼積，年量虛廣。豈以捐豐

從損，允稱約心。四時供限，可詳減太半。庶裘絺順典，有偃民華；纂組傷工，無競墮市。」辛酉，詔曰：「都邑節氣未調，疫癘猶衆，言念民瘼，情有矜傷。可遣使存問，并給醫藥；其死亡者，隨宜卹贍。」

五月庚辰，於華林園聽訟。乙酉，以徐州之梁郡還屬豫州。丙戌，尚書左僕射褚湛之卒。以撫軍長史劉思考爲益州刺史。庚寅，以南下邳併南彭城郡。

秋七月甲戌，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何尙之薨。

八月壬寅，宕昌王遣使獻方物。己酉，以晉安王子勛爲南兗州刺史。雍州大水，甲寅，遣軍部賑給。

九月辛未，以冠軍將軍垣護之爲豫州刺史。甲申，上於華林園聽訟。丁亥，改封襄陽王子鸞爲新安王。

冬十月庚寅，遣新除司空沈慶之討沿江蠻。壬辰，制郡縣減祿，並先充公限。

十一月戊辰，改細作署令爲左右御府令。丙戌，復置大司農官。

十二月乙未，上於華林園聽訟。辛丑，^{〔七〕}車駕幸廷尉寺，凡囚繫咸悉原遣。索虜遣使請和。丁未，車駕幸建康縣，原放獄囚。倭國遣使獻方物。

五年春正月丁卯，以宕昌王梁唐子爲河州刺史。

二月癸巳，車駕閱武。詔曰：「昔人稱人道何先，於兵爲首，雖淹紀勿用，忘之必危。朕以聽覽餘閒，因時講事，坐作有儀，進退無爽。軍幢以下，普量班錫。頃化弗能孚，而民未知禁，追役違調，起觸刑網。凡諸逃亡，在今昧爽以前，悉皆原赦。已滯圜圉者，釋還本役。其逋負在大明三年以前，一賜原停。自此以還，鰥貧疾老，詳所申減。伐蠻之家，蠲租稅之半。近籍改新制，在所承用，殊謬實多，可普更符下，聽以今爲始。若先已犯制，亦同蕩然。」甲寅，加右光祿大夫羊玄保特進。

夏四月癸巳，改封西陽王子尚爲豫章王。丙申，加尚書令柳元景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戊戌，詔曰：「南徐、兗二州去歲水潦傷年，民多困窶。逋租未入者，可申至秋登。」丙午，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殺司馬庾深之，舉兵反，義成太守薛繼考討斬之。「甲寅，以第九皇子子仁爲雍州刺史。

五月癸亥，制帝室期親，朝官非祿官者，月給錢十萬。丙辰，車駕幸閱武堂聽訟。

六月丙午，以護軍將軍義陽王昶爲中軍將軍。壬子，分廣陵置沛郡，省東平郡并廣陵。秋七月丙辰，詔曰：「雨水猥降，街衢泛溢。可遣使巡行。窮弊之家，賜以薪粟。」丁卯，

高麗國遣使獻方物。庚午，曲赦雍州。

八月戊子，立第九皇子子仁爲永嘉王，第十一皇子子眞爲始安王。以北中郎參軍費伯弘爲寧州刺史。己丑，詔曰：「自靈命初基，聖圖重遠。參正樂職，感神明之應；崇殖禮囿，奮至德之光。聲實同和，文以均節，化調其俗，物性其情。故臨經式奠，煥乎炳發，道喪世屯，學落年永。獄訟微衰息之術，百姓忘退素之方。今息警夷嶂，恬波河渚，棧山航海，嚮風慕義，化民成俗，茲焉時矣。」（二）來歲可修葺庠序，旌延國胄。」庚寅，制方鎮所假白板郡縣，年限依臺除，食祿三分之一，不給送故。衛將軍東海王緯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九月甲寅朔，日有食之。丁卯，行幸琅邪郡，囚繫悉原遣。甲戌，移南豫州治淮南于湖縣。丁丑，以冠軍將軍尋陽王子房爲南豫州刺史。

閏月戊子，皇太子妃何氏薨。丙申，初立馳道，自閭闔門至于朱雀門，又自承明門至于玄武湖。壬寅，改封歷陽王子頊爲臨海王。

冬十月甲寅，以車騎將軍、南徐州刺史劉延孫爲尚書左僕射、領護軍將軍，尚書右僕射劉秀之爲安北將軍、雍州刺史。以冠軍將軍臨海王子頊爲廣州刺史。乙卯，以東中郎將新安王子鸞爲南徐州刺史。

十一月壬辰，詔曰：「王畿內奉京師，外表衆夏，民殷務廣，宜思簡惠。可遣尚書就加詳檢，并與守宰平治庶獄。其有疑滯，具以狀聞。」丁酉，增置少府丞一人。

十二月壬申，以領軍將軍劉遵考爲尚書右僕射。甲戌，制天下民戶歲輸布四疋。庚辰，以太常王玄謨爲平北將軍、徐州刺史。

六年春正月己丑，湘州刺史建安王休仁加平南將軍。辛卯，車駕親祠南郊。是日，又宗祀明堂。大赦天下。孝子、順孫、義夫、悌弟，賜爵一級，慈姑、節婦及孤老、六疾，賜帛五匹，穀十斛。下四方旌賞茂異，其有懷真抱素，志行清白，恬退自守，不交當世，或識通古今，才經軍國，奉公廉直，高譽在民，具以名奏。乙未，置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官。

二月乙卯，復百官祿。

三月庚寅，立第十三皇子子元爲邵陵王。壬寅，以倭國王世子興爲安東將軍。乙巳，改豫州南梁郡爲淮南郡，舊淮南郡并宣城。丁未，輔國將軍、征虜長史、廣陵太守沈懷文有罪，下獄死。

四月庚申，原除南兖州大明三年以前逋租。新作大航門。

五月丙戌，置凌室，修藏冰之禮。壬寅，太宰江夏王義恭解領司徒。

六月辛酉，尚書左僕射、護軍將軍劉延孫卒。〔三〇〕

秋七月庚辰，以荊州刺史朱脩之爲領軍將軍，廣州刺史臨海王子瑱爲荊州刺史。甲

申，地震。戊子，以輔國將軍王翼之爲廣州刺史。辛卯，以西陽太守檀翼之爲交州刺史。乙未，立第十九皇子子雲爲晉陵王。

八月癸亥，原除雍州大明四年以前逋租。乙亥，置清臺令。

九月戊寅，制沙門致敬人主。戊子，以前金紫光祿大夫宗慤爲中護軍。乙未，尙書右僕射劉遵考爲尙書左僕射，丹陽尹王僧朗爲尙書右僕射。

冬十月丁巳，以山陽王休祐子士弘繼鄱陽哀王休業。丁卯，詔上林苑內民庶丘墓欲還合葬者，〔三〕勿禁。

十一月己卯，陳留王曹虔秀薨。辛巳，以尙書令柳元景爲司空，尙書令如故。

七年春正月癸未，詔曰：「春蒐之禮，著自周令，講事之語，書于魯史。所以昭宣德度，示民軌則。今歲稔氣榮，中外寧晏。當因農隙，葺是舊章。可克日於玄武湖大閱水師，并巡江右，講武校獵。」丁亥，以尙書右僕射王僧朗爲太常，衛將軍顏師伯爲尙書右僕射。己丑，以尙書令柳元景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庚寅，以南兖州刺史晉安王子勛爲江州刺史。癸巳，割吳郡屬南徐州。

二月甲寅，車駕巡南豫、南兖二州。丙辰，詔曰：「江漢楚望，咸秩周禋，禮九疑於盛唐，

祀蓬萊於渤海，皆前載流訓，列聖遺式。霍山是曰南嶽，實維國鎮，輶靈呈瑞，肇光宋道。朕駐驛于野，有事岐陽，瞻睇風雲，徘徊以想。可遣使奠祭。」丁巳，車駕校獵于歷陽之烏江。己未，車駕登烏江縣六合山。庚申，割歷陽秦郡置臨江郡。壬戌，^三詔曰：「朕受天慶命，十一年於茲矣。憑七廟之靈，獲上帝之力，禮橫四海，威震八荒。方巡三湘而奠衡嶽，次九河而檢云、岱。今恢覽功成，省風畿表，觀民六合，蒐校長洲。騰沙飛礫，平嶽盪海，叢晉合序，饒鉦協節，獻鬯如禮，饁獸傾郊，敬舉王公之觴，廣納士民之壽。八風循通，卿雲叢聚，盡天罄瑞，率宇竭歡。思散太極之泉，以福無方之外。可大赦天下，行幸所經，無出今歲租布。其逋租餘債，勿復收。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刺守邑宰及民夫從蒐者，普加沾賚。」^三又詔曰：「朕弱年操製，出牧司雍，承政宣風，荐歷年紀。國步中阻，治戎江甸，難夷情義，實繫于懷。今或練蒐訓旅，涉茲境間，故邑耆舊，在目罕存。年世未遠，殲亡太半，撫迹惟事，傾慨兼著。太宗燕故，晉陽洽恩，世祖流仁，濟畿暢澤。永言往猷，思廣前賚。可蠲歷陽郡租輸三年。遣使巡慰，問民疾苦，鰥寡、孤老、六疾不能自存者，厚賜粟帛。高年加以羊酒。凡一介之善，隨才銓貫，前國名臣及府州佐吏，量所沾錫。人身已往，施及子孫。」壬申，車駕還宮。

夏四月甲寅，以領軍將軍朱脩之爲特進。丙辰，以尙書湘東王彧爲領軍將軍。甲子，

詔曰：「自非臨軍戰陳，一不得專殺。其罪甚重辟者，^{〔三〕}皆如舊先上須報，有司嚴加聽察。犯者以殺人罪論。」

五月乙亥，撫軍將軍、揚州刺史豫章王子尚進號車騎將軍，輔國將軍始安王子真爲廣州刺史。丙子，詔曰：「自今刺史守宰，動民興軍，皆須手詔施行。唯邊隅外警，及姦釁內發，變起倉卒者，不從此例。」

六月甲辰，以北中郎司馬柳元怙爲梁、南秦二州刺史。戊申，芮芮國、高麗國遣使獻方物。戊辰，以秦郡太守劉德願爲豫州刺史。

七月乙亥，征東大將軍高麗王高璉進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丙申，^{〔三〕}詔曰：「前詔江海田池，與民共利。歷歲未久，浸以弛替。名山大川，往往占固。有司嚴加檢糾，申明舊制。」

八月丁巳，詔曰：「昔匹婦含怨，山燹北鄙；孀妻哀慟，臺傾東國。良以誠之所動，在微必著；感之所震，雖厚必崩。朕臨察九野，志深待旦，弗能使爛然成章，各如其節。遂令炎精損河，陽偏不施，歲云不稔，咎實朕由。太官供膳，宜從貶撤。近道刑獄，當親料省。其王畿內及神州所統，可遣尙書與所在共詳；畿外諸州，委之刺史。并詳省律令，思存利民。其考謫貿襲，在大明七年以前，一切勿治。尤弊之家，開倉賑給。」乙丑，立第十六皇子子孟爲

淮南王，第十八皇子子產爲臨賀王。車駕幸建康秣陵縣訊獄囚。

九月己卯，詔曰：「近炎精亢序，苗稼多傷。今二麥未晚，甘澤頻降，可下東境郡，勤課墾殖。尤弊之家，量貸麥種。」戊子，詔曰：「昔周王驥跡，實窮四溟；漢帝鸞軫，夙遍五嶽。皆所以上對幽靈，下理民土。自天昌替馭，臨宮創圖，禮代天鬱，世貿興毀。皇家造宋，日月重光，璇璣得序，五星順命，而戎車歲動，陳詩義闕。朕聿含五光，奄一天下，思盡寶戒之規，以塞謀危之路。當沿時省方，觀察風俗。外詳考舊典，以副側席之懷。」庚寅，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兼司徒。乙未，車駕幸廷尉訊獄囚。丙申，立第十七皇子子嗣爲東平王。

冬十月壬寅，太子冠，賜王公以下帛各有差。戊申，車駕巡南豫州。詔曰：「朕巡幸所經，先見百年者，及孤寡老疾，並賜粟帛。獄繫刑罪，並親聽訟。其士庶或怨鬱危滯，受抑吏司，或隱約潔立，負擯州里，皆聽進朕前，面自陳訴。若忠信孝義，力田殖穀，一介之能，一藝之美，悉加旌賞。雖秋澤頻降，而夏旱嬰弊。可卽開行倉，〔三六〕並加賑賜。」癸丑，行幸江寧縣訊獄囚。車騎將軍、揚州刺史豫章王子尚加開府儀同三司。癸亥，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東海王禕爲司空，中軍將軍義陽王昶加開府儀同三司。丙寅，詔曰：「賞慶刑威，奄國彝軌；黜幽升明，闢宇恒憲。故採言聆風，式觀修質，貶爵加地，於是乎在。今類帝宜社，親巡江甸，因覲嶽守，躬求民瘼。思弘明試之典，以申考績之義。行幸所經，蒞民之職，功

宣於聽，卽加甄賞。若廢務亂民，隨魯議罰。主者詳察以聞。」己巳，車駕校獵於姑孰。

十一月丙子，曲赦南豫州殊死以下。巡幸所經，詳減今歲田租。乙酉，詔遣祭晉大司馬桓溫、征西將軍毛璩墓。上於行所訊漂陽、永世、丹陽縣囚。癸巳，車駕習水軍於梁山，有白爵二集華蓋，有司奏改大明七年爲神爵元年，詔不許。乙未，原放行獄徒繫。東諸郡大旱，^{〔三七〕}壬寅，^{〔三八〕}遣使開倉貸卹，聽受雜物當租。

十二月丙午，行幸歷陽。甲寅，大赦天下。南豫州別署勅繫長徒，一切原散。其兵期考襲謫戍，悉停。歷陽郡女子百戶牛酒，高年孤疾，賜帛十匹，蠲郡租十年。己未，太宰江夏王義恭加尙書令。於博望梁山立雙闕。癸亥，車駕至自歷陽。

八年春正月甲戌，詔曰：「東境去歲不稔，宜廣商貨。遠近販鬻米粟者，^{〔三九〕}可停道中雜稅。其以仗自防，悉勿禁。」癸未，安北將軍、雍州刺史劉秀之卒。戊子，以平南將軍、湘州刺史建安王休仁爲安南將軍、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爲鎮軍將軍、雍州刺史，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爲撫軍將軍，^{〔四〇〕}領司徒、刺史如故，輔國將軍江夏王世子伯禽爲湘州刺史。

二月辛丑，特進朱脩之卒。壬寅，詔曰：「去歲東境偏旱，田畝失收。使命來者，多至乏絕。或下窮流冗，頓伏街巷，朕甚閔之。可出倉米付建康、秣陵二縣，隨宜贍恤。若濟拯不

時，^{〔三〕}以至捐棄者，嚴加糾劾。」乙巳，以鎮軍將軍湘東王彧爲鎮北將軍、徐州刺史。平北將軍、徐州刺史王玄謨爲領軍將軍。

夏閏五月辛丑，以前御史中丞蕭惠開爲青、冀二州刺史。壬寅，太宰江夏王義恭領太尉。特進、右光祿大夫羊玄保卒。

庚申，帝崩於玉燭殿，時年三十五。秋七月丙午，葬丹陽秣陵縣巖山景寧陵。

史臣曰：役己以利天下，堯、舜之心也；利己以及萬物，中主之志也；盡民命以自養，桀、紂之行也。觀大明之世，其將盡民命乎！雖有周公之才之美，猶終之以亂，何益哉！

校勘記

〔一〕徙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襄陽竟陵南陽順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南陽」各本作「南陵」。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云：「南陵當作南陽。」按州郡志，荊州有南陽郡，無「南陵郡」。今從錢說改。

〔二〕丙子克定京邑。「丙子」各本及南史作「丙申」。建康實錄作「丙子」。按是月癸酉朔，初二日甲

戌，初三日乙亥，初四日丙子，二十四日丙申。據上文，初二日甲戌克京口城，初三日乙亥克東府，克定京師，當在初四日丙子。元凶傳，四日建康破，則作丙子是。今據建康實錄改。

〔三〕以司州刺史魯爽爲豫州刺史「豫州」各本並作「南豫州」。廿二史考異云：「案是時無南豫州。」南蓋衍文也。自元嘉二十二年罷南豫州并壽陽，至孝武大明三年始復分置，中間無南豫者計十年。按錢說是，今刪。

〔四〕丁巳 各本並作「丁亥」。孫彪宋書考論云：「丁亥蓋丁巳誤。」按是月壬寅朔，無丁亥，十六日丁巳。孫說是，今改正。

〔五〕戊戌 孫彪宋書考論云：「以前後辛酉己巳推之，戊戌必譌。」按是年七月辛丑朔，二十一日辛酉，二十九日己巳，無戊戌。疑是二十二日壬戌或二十八日戊辰之誤。

〔六〕勤盡地利 「勤」各本並作「勸」，據元龜一九一改。

〔七〕三月癸亥 通鑑考異云：「宋本紀、宋略皆作癸亥，下有辛丑。按長曆，是月戊戌朔，癸亥二十六日，辛丑乃四日也。當作己亥。」

〔八〕二月己丑 下有丙寅。按是月壬戌朔，初四日丙寅，二十八日己丑，己丑不當在丙寅前。疑己丑是乙丑之譌，乙丑爲二月初三日。

〔九〕有妨肄業 「肄」各本並作「肆」，據元龜一九五改。

〔一〇〕九月丁亥 按本月己丑朔，二十二日庚戌，是月無丁亥。

〔一一〕以大司馬垣護之爲青冀二州刺史 孫彪宋書考論云：「護之不得爲大司馬，蓋大司馬僚佐也。」

護之傳並脫。」

〔三〕以新除御史中丞王翼爲廣州刺史。「王翼」當作「王翼之」。張森楷校勘記云：「下大明六年作王翼之，武昌王渾傳作王翼之，此脫『之』字。」按南北朝人名後之「之」字，有時可省略。

〔三〕以北中郎諮議參軍費淹爲交州刺史。「北中郎」各本並作「北軍中郎」。張森楷校勘記云：「北軍之廢久矣，當是北中郎諮議參軍，衍『軍』字。」按張說是，今刪「軍」字。

〔四〕以尙書吏部郎王琨爲廣州刺史。各本並脫「郎」字，據南齊書王琨傳補。

〔五〕以丹陽尹劉遵考爲尙書右僕射。「右僕射」各本並作「左僕射」，據通鑑改正。按下大明三年春正月己丑，以右僕射劉遵考爲領軍將軍。劉遵考傳，孝建三年，爲尙書右僕射。則作「右僕射」爲是。

〔六〕以東揚州爲揚州。「爲」各本並作「隸」。按州郡志，「孝建元年，分揚州之會稽、東陽、新安、永嘉、臨海五郡爲東揚州。大明三年，罷州（揚州），以其地爲王畿。而東揚州直云揚州」。豫章王子尚傳亦云，大明二年，「以浙江東爲揚州」。「隸」字顯誤。今據通鑑，元龜一九六改。

〔七〕辛丑。各本作「辛巳」，據局本及南史改。張煢讀史舉正云：「按上書乙未，下書丁未，不當有辛巳，作辛丑是。」

〔八〕義成太守薛繼考討斬之。廿二史考異云：「案休茂傳，繼考爲休茂盡力攻城，及休茂死，詐稱立

義，乘驛還都，事泄伏誅。則繼考乃黨於休茂者，紀所書誤。南史云參軍尹玄慶起義斬之，爲得其實。按休茂傳，言尹玄慶既斬休茂，繼考以兵脅行府州事劉恭之作啓，言繼考起義，因得封賞，尋事泄伏誅。蓋國史誤仍當日記注，沈約竟不追改，而於休茂傳則詳述其事始末。

〔一九〕茲焉時矣 各本並作「茲時篤矣」，據元龜一九四改。

〔二〇〕尙書左僕射護軍將軍劉延孫卒 「左僕射」各本並作「右僕射」，據南史改。按前五年十月以劉延孫爲尙書左僕射，見同卷。

〔二一〕丁卯詔上林苑內民庶丘墓欲還合葬者 各本並脫「丁卯詔」三字，據南史補。按是月戊申朔，二十日丁卯。

〔二二〕壬戌 各本並作「壬寅」。據南史、建康實錄、元龜二〇七改。按是月丙午朔，無壬寅，十七日壬戌。

〔二三〕普加沾賚 「沾」各本並作「洽」，據元龜一九七改。

〔二四〕其罪甚重辟者 「甚」通鑑作「應」，似是。

〔二五〕丙申 各本「丙申」上有「秋七月」。按是年七月甲戌朔，初二日乙亥，二十三日丙申。上已有「七月乙亥」，此「秋七月」三字衍，今刪。

〔二六〕可卽開行倉 元龜一九五及二〇五無「行」字。

〔三七〕東諸郡大旱「大旱」各本並作「大獄」，據南史改。洪頤煊諸史考異云：「大獄，當從南史作大旱。故下文遣使開倉賑恤。」

〔三八〕壬寅 按是月壬申朔，無壬寅，當有誤。

〔三九〕遠近販鬻米粟者 各本並脫「粟」字，據南史補。

〔四〇〕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爲撫軍將軍 各本並脫「南」字，據子鸞傳補。

〔四一〕若濟拯不時「濟」各本並作「溫」，據元龜一九五改。

宋書卷七

本紀第七

前廢帝

前廢帝諱子業，小字法師，孝武帝長子也。元嘉二十六年正月甲申生。世祖鎮尋陽，子業留京邑。三十年，世祖入伐元凶，被囚侍中下省，將見害者數矣，卒得無恙。

世祖踐阼，立爲皇太子。始末之東宮，中庶子、二率並入直永福省。大明二年，出居東宮。〔一〕四年，講孝經於崇正殿。七年，加元服。

八年閏五月庚申，世祖崩，其日，太子卽皇帝位。大赦天下。太宰江夏王義恭解尚書令，加中書監，驃騎大將軍柳元景加尚書令。甲子，置錄尚書，太宰江夏王義恭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柳元景加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永嘉王子仁爲南豫州刺史。〔二〕

六月辛未，詔曰：「朕以眇身，夙紹洪業，敬御天威，欽對靈命。仰遵凝緒，日鑒前圖，實可以拱默守成，詒風長世。而寶位告始，萬宇改屬，惟德弗明，昧于大道。思宣睿範，引茲簡恤，可具詢執事，詳訪民隱。凡曲令密文，繁而傷治，^{〔三〕}關市僭稅，事施一時，而姦吏舞文，妄興威福，加以氣緯舛互，^{〔四〕}偏頗滋甚。宜其寬徭輕憲，以救民切。御府諸署，事不須廣，雕文篆刻，無施於今。悉宜并省，以酬氓願。藩王貿貨，壹皆禁斷。外便具條以聞。」戊寅，以豫州之淮南郡復爲南梁郡，復分宣城還置淮南郡。庚辰，以南海太守袁曇遠爲廣州刺史。秋七月己亥，鎮軍將軍雍州刺史晉安王子勛改爲江州刺史，中護軍宗慤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鎮北將軍徐州刺史湘東王彧爲護軍將軍，中軍將軍義陽王昶爲征北將軍，徐州刺史。庚戌，婆皇國遣使獻方物。崇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乙卯，罷南北二馳道。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依元嘉。丙辰，追崇獻妃爲獻皇后。乙丑，撫軍將軍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解領司徒。

八月丁卯，領軍將軍王玄謨爲鎮北將軍，青冀二州刺史。^{〔五〕}己巳，以青、冀二州刺史蕭惠開爲益州刺史。己丑，^{〔六〕}皇太后崩。京師雨水。庚寅，^{〔七〕}遣御史與官長隨宜賑卹。

九月辛丑，護軍將軍湘東王彧爲領軍將軍。癸卯，以尚書左僕射劉遵考爲特進、右光祿大夫。乙卯，文穆皇后祔葬景寧陵。

冬十月甲戌，太常建安王休仁爲護軍將軍。戊寅，輔國將軍宗越爲司州刺史。^{〔一〕}庚辰，原除揚、南徐州大明七年逋租。

十二月乙酉，以尙書右僕射顏師伯爲尙書僕射。^{〔二〕}壬辰，以王畿諸郡爲揚州，以揚州爲東揚州。癸巳，以車騎將軍、揚州刺史豫章王子尚爲司徒、揚州刺史。

去歲及是歲，東諸郡大旱，甚者米一升數百，京邑亦至百餘，餓死者十有六七。孝建以來，又立錢署鑄錢，百姓因此盜鑄，錢轉僞小，商貨不行。

永光元年春正月乙未朔，改元。大赦天下。乙巳，省諸州臺傳。戊午，以領軍將軍湘東王彧爲衛將軍、南豫州刺史，護軍將軍建安王休仁爲領軍將軍，祕書監山陽王休祐爲豫州刺史，左衛將軍桂陽王休範爲中護軍，南豫州刺史尋陽王子房爲東揚州刺史。

二月乙丑，減州郡縣田祿之半。^{〔三〕}庚寅，鑄二銖錢。

三月甲辰，罷臨江郡。

五月己亥，割郢州隨郡屬雍州。丙午，以後軍司馬張牧爲交州刺史。

六月己巳，左軍長史劉道隆爲梁、南秦二州刺史。乙亥，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宗慤卒。

壬午，衛將軍、南豫州刺史湘東王彧改爲雍州刺史。^{〔四〕}尙書令、驃騎大將軍柳元景加南豫

州刺史。

秋八月辛酉，越騎校尉戴法興有罪，賜死。庚午，以尚書僕射顏師伯爲尚書左僕射，吏部尚書王景文爲尚書右僕射。癸酉，帝自率宿衛兵，誅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令驃騎大將軍柳元景、尚書左僕射顏師伯、廷尉劉德願。改元爲景和元年。文武賜位二等。以領軍將軍建安王休仁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衛將軍湘東王彧還爲南豫州刺史。甲戌，司徒、揚州刺史豫章王子尚領尚書令，射聲校尉沈文秀爲青州刺史，左軍司馬崔道固爲冀州刺史。乙亥，詔曰：「昔凝神佇逸，磻溪讚道，湛慮思才，傅巖毗化。朕位御三極，風澄萬宇，資鉄電斷，正卯斯戮。思所以仰宣遺烈，俯弘景祚，每結夢庖鼎，瞻言板築，有劬日昃，無忘昧旦。可甄訪郡國，招聘閭部：其有孝性忠節，幽居遯棲，信誠義行，廉正表俗，文敏博識，幹事治民，務加旌舉，隨才引擢。庶官克順，彝倫咸叙。主者精加詳括，稱朕意焉。」以始興公沈慶之爲太尉，鎮北將軍、青冀二州刺史王玄謨爲領軍將軍。庚辰，以石頭城爲長樂宮，東府城爲未央宮。罷東揚州并揚州。甲申，以北邸爲建章宮，南第爲長楊宮。以冠軍將軍邵陵王子元爲湘州刺史。丙戌，原除吳、吳興、義興、晉陵、琅邪五郡大明八年以前逋租。己丑，復立南北二馳道。

九月癸巳，車駕幸湖熟，奏鼓吹。戊戌，車駕還宮。庚子，以南兖州刺史永嘉王子仁爲

南徐州刺史，丹陽尹始安王子真爲南兗州刺史。辛丑，撫軍將軍、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免爲庶人，賜死。丙午，以兗州刺史薛安都爲平北將軍、徐州刺史。丁未，衛將軍湘東王彧加開府儀同三司，特進、右光祿大夫劉遵考爲安西將軍、南豫州刺史，寧朔將軍殷孝祖爲兗州刺史。戊申，以前梁、南秦二州刺史柳元怙復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己酉，車駕討征北將軍、徐州刺史義陽王昶，內外戒嚴。昶奔于索虜。辛亥，右將軍、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進號鎮西大將軍。甲寅，以安西長史袁顗爲雍州刺史。戊午，以左民尚書劉思考爲益州刺史。是日解嚴，車駕幸瓜步。開百姓鑄錢。

冬十月癸亥，曲赦徐州。丙寅，車駕還宮。以建安王休仁爲護軍將軍。己卯，東陽太守王藻下獄死。以宮人謝貴嬪爲夫人，加虎賁鞍戟，鸞輅龍旂，出警入蹕，實新蔡公主也。乙酉，以鎮西大將軍、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爲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二四〕

十一月壬辰，寧朔將軍何邁下獄死。新除太尉沈慶之薨。壬寅，立皇后路氏，四廂奏樂。赦揚、南徐二州。護軍將軍建安王休仁加特進、左光祿大夫。中護軍桂陽王休範遷職。丁未，皇子生，少府劉勝之子也。〔二五〕大赦天下。賊汙淫盜，悉皆原除。賜爲父後者爵一級。壬子，以特進、左光祿大夫、護軍將軍建安王休仁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午，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安南侯敬淵並賜死。

時帝凶悖日甚，誅殺相繼，內外百司，不保首領。先是訛言云：「湘中出天子。」帝將南巡荆、湘二州以厭之。先欲誅諸叔，然後發引。太宗與左右阮佃夫、王道隆、李道兒密結帝左右壽寂之、姜產之等十一人，謀共廢帝。戊午夜，帝於華林園竹林堂射鬼。時巫覡云：「此堂有鬼。」故帝自射之。壽寂之懷刀直入，姜產之爲副。帝欲走，寂之追而殞之。時年十七。太皇太后令曰：

司徒領護軍八座：子業雖曰嫡長，少稟凶毒，不仁不孝，著自髻鬣。孝武棄世，屬當辰曆。自梓宮在殯，喜容覲然，天罰重離，歡恣滋甚。逼以內外維持，忍虐未露，而凶慘難抑，一旦肆禍，遂縱戮上宰，殄害輔臣。子鸞兄弟，先帝鍾愛，含怨既往，枉加屠酷。昶茂親作扞，橫相徵討。新蔡公主逼離夫族，幽置深宮，詭云薨殞。襄事甫爾，喪禮頓釋，昏酣長夜，庶事傾遺。朝賢舊勳，棄若遺土。管絃不輟，珍羞備膳。冒辱祖考，以爲戲謔。行游莫止，淫縱無度。肆宴園陵，規圖發掘。誅剪無辜，籍略婦女。建樹僞豎，莫知誰息。拜嬪立后，慶過恒典。宗室密戚，遇若婢僕，鞭捶陵曳，無復尊卑。南平一門，特鍾其酷。反天滅理，顯暴萬端。苛罰酷令，終無紀極。夏桀、殷辛，未足以譬。闔朝業業，人不自保，百姓遑遑，手足靡厝。行穢禽獸，罪盈三千。高祖之業將泯，七廟之享幾絕。吾老疾沈篤，每規禍鳩，憂煎漏刻，氣命無幾。開闢以降，所未嘗

聞。遠近思奮，十室而九。

衛將軍湘東王體自太祖，天縱英聖，文皇鍾愛，寵冠列藩。吾早識神睿，特兼常禮。潛運宏規，義士投袂，獨夫旣殞，懸首白旗，社稷再興，宗祏永固，人鬼屬心，大命允集。且勲德高邈，大業攸歸，宜遵漢、晉，纂承皇極。主者詳舊典以時奉行。

未亡人餘年不幸嬰此百艱，永尋情事，雖存若殞。當復奈何！當復奈何！

葬廢帝丹陽秣陵縣南郊壇西。

帝幼而狷急，在東宮每爲世祖所責。世祖西巡，子業啓參承起居，書迹不謹，上詰讓之。子業啓事陳謝，上又答曰：「書不長進，此是一條耳。聞汝素都懈怠，狷戾日甚，何以頑固乃爾邪！」初踐阼，受璽紱，悻然無哀容。始猶難諸大臣及戴法興等，旣殺法興，諸大臣莫不震懾。於是又誅羣公。元凱以下，皆被毆捶牽曳。內外危懼，殿省騷然。初太后疾篤，遣呼帝。帝曰：「病人間多鬼，可畏，那可往。」太后怒，語侍者：「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如此寧馨兒！」及太后崩後數日，帝夢太后謂之曰：「汝不孝不仁，本無人君之相。子尙愚悖如此，亦非運祚所及。」孝武險虐滅道，怨結人神，兒子雖多，並無天命。大運所歸，應還文帝之子。」其後湘東王紹位，果文帝子也。故帝聚諸叔京邑，慮在外爲患。山陰公主淫恣過度，謂帝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唯駙馬一人。事不

均平，一何至此！帝乃爲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進爵會稽郡長公主，秩同郡王，食湯沐邑二千戶，^{〔二〕}給鼓吹一部，加班劍二十人。帝每出，與朝臣常共陪輦。主以吏部郎褚淵貌美，就帝請以自侍，帝許之。淵侍主十日，備見逼迫，誓死不回，遂得免。帝所幸閹人華願兒，官至散騎常侍，加將軍帶郡。帝少好讀書，^{〔三〕}頗識古事，自造世祖誅及雜篇章，往往有辭采。以魏武帝有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乃置此二官。以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領之。^{〔四〕}其餘事迹，分見諸列傳。

史臣曰：廢帝之事行著于篇。若夫武王數殷紂之釁，不能絀其萬一；霍光書昌邑之過，未足舉其毫釐。假以中才之君，有一于此，足以實社殘宗，污宮瀦廟，況總斯惡以萃一人之體乎！其得亡亦爲幸矣。

校勘記

〔一〕出居東宮 各本並脫「居」字，據元龜二五六補。

〔二〕丹陽尹永嘉王子仁爲南豫州刺史 「南豫」子仁傳作「南兗」。

〔三〕繁而傷治 「傷」各本並作「作」，據元龜一九一改。

〔四〕氣緯舛互「互」各本並作「玄」，蓋形近而譌，今改正。

〔五〕領軍將軍王玄謨爲鎮北將軍青冀二州刺史 各本「鎮北將軍」下並衍「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爲」十一字。按新安王子鸞傳，不言曾爲青、冀二州刺史，而王玄謨傳，言玄謨時徙爲青、冀二州刺史。今訂正。

〔六〕己丑 各本並作「己未」。按是月丁卯朔，二十三日己丑，無己未、乙丑。今據建康實錄及通鑑改正。

〔七〕庚寅 各本並作「庚子」。按是月丁卯朔，無庚子，二十三日己丑後，二十四日有庚寅。今改正。

〔八〕輔國將軍宗越爲司州刺史 「宗越」書中多誤作「宋越」，今據宗越傳改正。以下類此者皆逕改不具校。

〔九〕以尚書右僕射顏師伯爲尚書僕射 「尚書僕射」各本作「尚書左僕射」，南史無「左」字。李慈銘

宋書札記云：「左字衍，當據南史刪。」按是時但置尚書僕射，不分立左右。今據南史刪「左」字。

〔一〇〕減州郡縣田祿之半 宋本、三朝本、北監本、毛本及南史作「田祿」。殿本、局本作「田租」。建康實錄作「祿秩」。按普減國內田租之半，非封建統治者所肯爲，此必減州郡縣官吏田祿之半。故建康實錄改稱爲「祿秩」。

〔一一〕衛將軍南豫州刺史湘東王彧改爲雍州刺史 各本並脫「南」字。按明帝紀，永光元年爲南豫州刺

史，鎮姑孰。又按州郡志，此時南豫州鎮姑孰，而豫州則未嘗以姑孰爲州治。今據明帝紀補。

〔三〕以尚書僕射顏師伯爲尚書左僕射 各本並作「以尚書左僕射顏師伯爲尚書僕射」，據南史改。

李慈銘宋書札記云：「當從南史。師伯傳：『大明七年，補尚書右僕射。廢帝卽位，遷尚書僕射，

領丹陽尹。廢帝欲親朝政，發詔轉師伯爲左僕射，以吏部尚書王景文爲右僕射，奪其京尹，又分臺任，師伯始懼。』南史宋本紀及師伯傳皆不誤。」

〔三〕尚書左僕射顏師伯 「尚書左僕射」各本並作「尚書僕射」，據南史改，說見前。

〔四〕以鎮西大將軍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爲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鎮西大將軍各本並作「鎮北大將軍」。上九月辛亥下作鎮西大將軍，休祐傳亦作鎮西，今改正。

〔五〕少府劉勝之子也 「劉勝」元龜一九七及二〇七同本紀。符瑞志及始安王休仁傳、宋略、南史帝紀作劉蒙，南史休仁傳作劉蒙。

〔六〕食湯沐邑二千戶 「食」各本並作「侯」。據御覽一五二改。

〔七〕帝少好讀書 「讀書」各本並作「講書」，據南史、元龜一九二、御覽一二八引改。

〔八〕以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領之 各本並脫「休仁山陽王」五字，據南史補。張燾讀史舉正云：

「按建安王乃休仁，休祐則山陽王也。南史作「以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領之」爲是。」

宋書卷八

本紀第八

明帝

太宗明皇帝諱彧，字休炳，小字榮期，文帝第十一子也。元嘉十六年十月戊寅生。二十五年，封淮陽王，食邑二千戶。二十九年，改封湘東王。元凶弑立，以爲驍騎將軍，加給事中。世祖踐阼，爲祕書監，遷冠軍將軍、南蘭陵下邳二郡太守，領石頭戍事。孝建元年，徙爲南彭城、東海二郡太守，將軍如故，鎮京口。其年，徵爲中護軍。二年，遷侍中，領游擊將軍。三年，徙衛尉，侍中如故。又爲左衛將軍，衛尉如故。大明元年，轉中護軍，衛尉如故。三年，爲都官尙書，領游擊將軍，衛尉如故。七年，遷領軍將軍。八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徐兗二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鎮北將軍、徐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其年，徵爲侍中、護軍將軍。未拜，復爲領軍將軍，侍中如故。

永光元年，又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豫豫司江四州揚州之宣城諸軍事、衛將軍、南豫州刺史，鎮姑孰。又徙爲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諸軍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持節、常侍、將軍如故。未拜，復本位。尋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廢帝景和末，上入朝，被留停都。廢帝誅害宰輔，殺戮大臣，恒慮有圖之者，疑畏諸父，並拘之殿內，遇上無禮，事在文諸王傳。遂收上付廷尉，一宿被原。將加禍害者，前後非一。旣而害上意定，明旦便應就禍。上先已與腹心阮佃夫、李道兒等密共合謀。于時廢帝左右常慮禍及，人人有異志。唯有直閣將軍宗越、譚金、童太一等數人爲其腹心，並虓虎有幹力，在殿省久，衆並畏服之，故莫敢動。是夕，越等並外宿。佃夫、道兒因結壽寂之等殞廢帝於後堂。十一月二十九日夜也。

事定，上未知所爲。建安王休仁便稱臣奉引升西堂，登御坐，召見諸大臣。于時事起倉卒，上失履，跣至西堂，猶著烏帽。坐定，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令備羽儀。雖未卽位，凡衆事悉稱令書施行。己未，司徒揚州刺史豫章王子尚、山陰公主並賜死。宗越、譚金、童太一謀反伏誅。

十二月庚申朔，令書以司空東海王緯爲中書監、太尉，鎮軍將軍、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進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癸亥，以新除驃騎大將軍建安王休仁爲司徒、尚書令、揚州

刺史，鎮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山陽王休祐進號驃騎大將軍、荊州刺史。崇憲衛尉桂陽王休範爲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乙丑，改封安陸王子綏爲江夏王。

泰始元年冬十二月丙寅，上卽皇帝位。詔曰：

高祖武皇帝德洞四瀛，化綿九服。太祖文皇帝以大明定基，世祖孝武皇帝以下武寧亂。日月所照，梯山航海；風雨所均，削衽襲帶。所以業固盛漢，聲溢隆周。子業凶嚚自天，忍悖成性，人面獸心，見於齟日，反道敗德，著自比年。其狎侮五常，怠棄三正，矯誣上天，毒流下國，實開闢所未有，書契所未聞。再罹遏密，而無一日之哀；齊斬在躬，方深北里之樂。虎兇難匡，憑河必彰，遂誅滅上宰，窮釁逆之酷，虐害國輔，究孥戮之刑。子鸞同生，以昔憾殄殪。敬猷兄弟，以睚眦殲夷。徵逼義陽，將加屠膾。陵辱戚藩，擯楚妃主。奪立左右，竊子置儲，肆酗于朝，宣淫于國。事穢東陵，行汙飛走。積釁罔極，日月滋深。比遂圖犯玄宮，志窺題湊，將肆梟、鏡之禍，騁商、頤之心。又欲鳩毒崇憲，虐加諸父，事均宮闈，聲遍國都。鴟梟小豎，莫不寵暱，朝廷忠誠，必也戮挫。收掩之旨，虓虎結轍，掠奪之使，白刃相望。百僚危氣，首領無有全地；萬姓崩心，妻子不復相保。所以鬼哭山鳴，星鉤血降，神器殆於馭索，景祚危於綴旒。

朕假寐凝憂，泣血待旦，慮大宋之基，於焉而泯，武、文之業，將墜于淵。賴七廟之靈，藉八百之慶，巨猾斯殄，鴻沴時褰。皇綱絕而復紐，天緯缺而更張。猥以寡薄，屬承乾統，上緝三光之重，俯顧庶民之艱。業業矜矜，若履冰谷，思與億兆，同此維新。可大赦天下，改景和元年爲泰始元年。賜民爵二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穀五斛。逋租宿債勿復收。犯鄉論清議，贓汙淫盜，並悉洗除。長徒之身，特賜原遣。亡官失爵，禁錮舊勞，一依舊典。其昏制謬封，並皆刊削。

己巳，以安西將軍、南豫州刺史劉遵考爲特進、右光祿大夫，輔國將軍、歷陽南譙二郡太守建平王景素爲南豫州刺史。庚午，以荊州刺史臨海王子頊爲鎮軍將軍，南徐州刺史永嘉王子仁爲中軍將軍，〔一〕左衛將軍劉道隆爲中護軍。辛未，改封臨賀王子產爲南平王，晉熙王子輿爲廬陵王。壬申，以尙書左僕射王景文爲尙書僕射。新除中護軍劉道隆卒。癸酉，〔二〕詔曰：「朕戡亂寧民，屬膺景祚。鴻制初造，革道惟新。而國故頻罹，仁澤偏壅。每鑒寐疚心，罔識攸濟。巡方問俗，弘政所先，可分遣大使，廣求民瘼，考守宰之良，採衡閭之善。若獄犴淹枉，傷民害教者，具以事聞。鰥寡孤獨，癰殘六疾，不能自存者，郡縣優量賑給。貞婦孝子，高行力田，詳悉條奏。」〔三〕務詢輿誦，廣納嘉謀，每盡皇華之旨，俾若朕親覽焉。」乙亥，追尊所生沈婕妤曰宣皇太后。後軍將軍垣閔爲司州刺史，前右將軍長史殷琰爲豫州

刺史。丙子，詔曰：「皇室多故，糜費滋廣，且久歲不登，公私歉弊。方刻意從儉，弘濟時艱，政道未孚，慨愧兼積。太官供膳，可詳所減撤，尙方御府雕文篆刻無益之物，一皆蠲省，務存簡約，以稱朕心。」戊寅，崇太后爲崇憲皇太后。立皇后王氏。鎮軍將軍、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舉兵反，鎮軍長史鄧琬爲其謀主，雍州刺史袁顗率衆赴之。辛巳，驃騎大將軍、前荊州刺史山陽王休祐改爲江州刺史，荊州刺史臨海王子頊卽留本任。加領軍將軍王玄謨鎮軍將軍。壬午，車駕謁太廟。甲申，後將軍、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進號征南將軍，右將軍、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進號安東將軍，前將軍、荊州刺史臨海王子頊進號平西將軍。子綏、子房、子頊並不受命，舉兵同逆。戊子，新除中軍將軍永嘉王子仁爲護軍將軍。

二年春正月己丑朔，以軍事不朝會。庚寅，以金紫光祿大夫王僧朗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壬辰，驃騎大將軍、江州刺史山陽王休祐改爲南豫州刺史，鎮歷陽。鎮軍將軍、領軍將軍王玄謨爲車騎將軍、江州刺史，平北將軍、徐州刺史薛安都進號安北將軍。安都亦不受命。癸巳，以左衛將軍巴陵王休若爲鎮東將軍，新除安東將軍尋陽王子房爲撫軍將軍，司徒左長史袁愍孫爲領軍將軍。甲午，中外戒嚴。司徒建安王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統衆軍南討。以青州刺史劉祗爲南兗州刺史。丙申，以征虜司馬申令孫爲徐州刺史，

義陽內史龐孟蚪爲司州刺史。令孫孟蚪及豫州刺史殷琰、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慧文、廣州刺史袁曇遠、益州刺史蕭惠開、梁州刺史柳元怙並同叛逆。亮州刺史殷孝祖入衛京都，仍遣孝祖前鋒南伐。甲辰，加孝祖撫軍將軍。丙午，車駕親御六師，出頓中興堂。辛亥，驃騎大將軍、南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改爲豫州刺史，統衆軍西討。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山陽太守程天祚並舉兵反。鎮東將軍巴陵王休若統衆軍東討。壬子，崇憲皇太后崩。是日，軍主任農夫、劉懷珍平定義興。永世縣民史逸宗據縣爲逆，殿中將軍陸攸之討平之。丙辰，以新除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僧朗爲特進，左光祿大夫如故。

二月乙丑，僧朗卒。尙書僕射王景文父憂去職。曲赦吳、吳興、義興、晉陵四郡。吏部尙書蔡興宗爲尙書左僕射，吳興太守張永、右軍將軍齊王東討，平晉陵。癸未，曲赦浙江東五郡。丁亥，鎮東將軍巴陵王休若進號衛將軍。建武將軍吳喜公率諸軍破賊於吳、吳興、會稽，平定三郡，同逆皆伏誅。輔國將軍齊王前鋒北討，輔國將軍劉劭前鋒西討。^{〔四〕}賊劉胡領衆四萬據赭圻。

三月庚寅，撫軍將軍殷孝祖攻赭圻，死之。以輔國將軍沈攸之代爲南討前鋒。^{〔五〕}賊衆稍盛，袁顗頓鵠尾，聯營迄至濃湖，衆十餘萬。壬辰，以新除太子詹事張永爲青、冀二州刺

史。丙申，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總統北討諸軍事。丁酉，以尚書劉思考爲徐州刺史。戊戌，貶尋陽王子房爵爲松滋縣侯。乙巳，以奉朝請鄭黑爲司州刺史。辛亥，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領南兗州刺史。壬子，斷新錢，專用古錢。癸丑，原赦揚、南徐二州囚繫，凡逋亡一無所問。

夏四月壬午，以散騎侍郎明僧暲爲青州刺史。

五月壬辰，以輔國將軍沈攸之爲雍州刺史。丁酉，曲赦豫州。丁未，新除尚書僕射王景文爲中軍將軍，以青、冀二州刺史張永爲鎮軍將軍。庚戌，以寧朔將軍劉乘民爲冀州刺史。甲寅，葬崇憲皇太后於修寧陵。〔乙〕冠軍將軍、益州刺史蕭惠開進號平西將軍。

六月辛酉，鎮軍將軍張永領徐州刺史。京師雨水，丁卯，遣殿中將軍檢行賜卹。以左軍將軍垣恭祖爲梁、南秦二州刺史。

秋七月己丑，鎮北將軍、南徐兗二州刺史桂陽王休範進號征北大將軍。辛卯，鎮軍將軍、徐州刺史張永改爲南兗州刺史。丁酉，以仇池太守楊僧嗣爲北秦州刺史、武都王。壬寅，以男子時朗之爲北豫州刺史。乙巳，龍驤將軍劉道符平山陽。辛亥，又以義軍主鄭叔舉爲北豫州刺史，鎮軍將軍、南兗州刺史張永復領徐州刺史。甲寅，復以冀州刺史崔道固爲徐州刺史。

八月己卯，司徒建安王休仁率衆軍大破賊，斬僞尙書僕射袁顗，進討江、郢、荆、雍、湘五州，平定之。晉安王子勛、安陸王子綏、臨海王子頊、邵陵王子元並賜死，同黨皆伏誅。諸將軍帥封賞各有差。甲申，以護軍將軍、永嘉王子仁爲平南將軍、湘州刺史。

九月乙酉，曲赦江、郢、荆、雍、湘五州，守宰不得離職。壬辰，驃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改爲荊州刺史。分豫州立南豫州。癸巳，六軍解嚴。大赦天下，賜民爵一級。甲午，以中軍將軍王景文爲安南將軍、江州刺史。戊戌，以車騎將軍、江州刺史王玄謨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護軍將軍。庚子，以建安王休仁世子伯融爲豫州刺史。^{〔七〕}辛丑，衛將軍巴陵王休若卽本號爲雍州刺史。雍州刺史沈攸之爲郢州刺史。庚戌，以太子左衛率建平王景素爲南兖州刺史。

十月乙卯，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淮南王子孟、南平王子產、廬陵王子輿、松滋侯子房並賜死。丁卯，以郢州刺史沈攸之爲中領軍，與張永俱北討。庚午，以吳郡太守顧覲之爲湘州刺史。^{〔八〕}戊寅，立皇子昱爲皇太子。曲赦揚、南徐二州。^{〔九〕}以輔國將軍劉劭爲廣州刺史，左軍將軍張世爲豫州刺史。

十一月甲申，以安成太守劉襲爲郢州刺史。壬辰，詔曰：「治崇簡易，化疾繁修，遠關隆替，明著軌跡者也。朕拯斯隆運，屬此屯極，仍之以凋耗，因之以師旅，而識昧前王，務艱昔

代。俾夫舊賦既繁，爲費彌廣，鑒寐萬務，每思弘革。方欲緩繇優調，愛民爲先，有司詳加寬惠，更立科品。其方物職貢，各順土宜，出獻納貢，〔一〕敬依時令。凡諸蠹俗妨民之事，趣末違本之業，雕華靡麗，奇器異技，並嚴加裁斷，務歸要實。左右尙方御府諸署，供御制造，咸存儉約。庶淳風至教，微遵太古，阜財興讓，少敦季俗。〔二〕又詔曰：「夫秉機詢政，〔三〕立教之攸本，舉賢聘逸，弘化之所基。故負鼎進策，殷代以康；釋釣作輔，周祚斯乂。朕甫承大業，訓道未敷，雖側席忠規，竚夢巖築，而良圖莫薦，奇士弗聞，永鑒通古，無忘宵寐。今藩隅克晏，敷化維始，屢懷存治，實望箴闕。王公卿尹，羣僚庶官，其有嘉謀直獻，匡俗濟時，咸切事陳奏，無或依隱。若乃林澤貞栖，丘園耿潔，博洽古今，敦崇孝讓，四方在任，可明書搜揚，具卽以聞，隨就褒立。」以建平王景素子延年爲新安王。以新除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玄謨爲車騎將軍、南豫州刺史。丙申，制使東土經荒流散，並各還本，蠲衆調二年。十二月己未，以尙書金部郎劉善明爲冀州刺史。乙丑，詔曰：「近衆藩稱亂，多染豐科。或誠係本朝，事緣逼迫，混同證錮，良以悵然。夫天道尙仁，德刑並用，雷霆時至，雲雨必解。朕眷言靜念，思弘風澤，凡應禁削，皆從原蕩。其文武堪能，隨才銓用。」辛未，以新除廣州刺史劉劬爲益州刺史，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費混爲廣州刺史。劉劬克壽陽，豫州平。辛巳，以輔國將軍劉靈遺爲梁、南秦二州刺史。〔三〕薛安都要引索虜，張永、沈攸之大敗，於

是遂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

三年春正月庚子，以農役將興，太官停宰牛。癸卯，曲赦豫南豫二州。衛將軍巴陵王休若降號鎮西將軍。

閏月庚午，京師大雨雪，遣使巡行，賑賜各有差。戊寅，以游擊將軍垣閎爲益州刺史。〔二〕

二月甲申，以御史中丞羊希爲廣州刺史。〔三〕是日，車駕爲戰亡將士舉哀。己丑，以鎮西司馬劉亮爲梁南秦二州刺史。索虜寇汝陰，太守張景遠擊破之。丙申，曲赦青冀二州。

三月丙子，以尙書左僕射蔡興宗爲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戊寅，以冠軍將軍王玄載爲徐州刺史，寧朔將軍崔平爲兗州刺史。

夏四月癸巳，以前司州刺史鄭黑爲司州刺史。乙未，冠軍將軍、北秦州刺史楊僧嗣進號征西將軍。庚子，立桂陽王休範第二子德嗣爲廬陵王，立侍中劉韞第二子銑爲南豐王。丙午，安西將軍蔡興宗降號平西將軍。

五月丙辰，宣太后崇寧陵禁內墳屋瘞遷徙者，給葬直，蠲復家丁。戊午，以車騎將軍、

南豫州刺史王玄謨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辛酉，罷南豫州并豫州。壬戌，以太子詹事袁粲爲尙書僕射。

六月乙酉，以侍中劉韞爲湘州刺史。

秋七月壬子，以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玄謨爲特進、左光祿大夫、護軍將軍。薛安都子伯令略據雍州四郡，刺史巴陵王休若討斬之。

八月丁酉，詔曰：「古者衡虞置制，蝮蜥不收；川澤產育，登器進御。所以繁阜民財，養遂生德。頃商販逐末，競早爭新，折未實之菓，收豪家之利，籠非膳之翼，爲戲童之資。豈所以還風尙本，捐華務實。宜修道布仁，以革斯蠹。自今鱗介羽毛，肴核衆品，非時月可採，器味所須，可一皆禁斷，嚴爲科制。」壬寅，以中領軍沈攸之行南兗州刺史，率衆北討。癸卯，詔曰：「法網之用，期世而行，寬惠之道，因時而布。況朕尙德戡亂，依仁馭俗，宜每就弘簡，以隆至治。而頻罹兵革，繇賦未休，軍民巧僞，興事甚多，蹈刑入憲，諒非一科。至乃假名戎伍，竊爵私庭，因戰散亡，託懼逃役。且往諸淪逼，雖經累宥，逋竄之黨，猶爲實繁。宵言永懷，良兼矜疚。思所以重播至澤，覃被區宇。可大赦天下。」加新除左光祿大夫王玄謨車騎將軍。丙午，遣吏部尙書褚淵慰勞緣淮將帥，隨宜量賜。戊申，以新除右衛將軍劉劭爲豫州刺史。

九月癸丑，鎮西將軍、雍州刺史巴陵王休若進號衛將軍，平西將軍、郢州刺史蔡興宗進號安西將軍。乙卯，以越騎校尉周寧民爲兗州刺史。戊午，以皇后六宮以下雜衣千領，金釵千枚，班賜北征將士。庚申，前將軍兼冀州刺史崔道固進號平北將軍。甲子，曲赦徐、兗、青、冀四州。

冬十月壬午，改封新安王延年爲始平王。戊子，芮芮國遣使獻方物。辛丑，復郡縣公田。鎮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吐谷渾拾寅進號征西大將軍。

十一月，立建安王休仁第二子伯猷爲江夏王，改封義陽王昶爲晉熙王。乙卯，分徐州置東徐州，以輔國將軍張謐爲刺史。高麗國、百濟國遣使獻方物。

十二月庚辰，以寧朔將軍劉休賓爲兗州刺史。

四年春正月己未，車駕親祠南郊，大赦天下。庚午，衛將軍巴陵王休若降號左將軍。乙亥，零陵王司馬勗薨。

二月辛丑，以前龍驤將軍常珍奇爲平北將軍、司州刺史，珍奇子超越爲北冀州刺史。^{〔一五〕}乙巳，右光祿大夫、車騎將軍、護軍將軍王玄謨薨。^{〔一六〕}

三月己未，^{〔一七〕}以游擊將軍劉懷珍爲東徐州刺史。戊辰，以軍司馬劉靈遺爲梁、南秦二

州刺史，〔二〕南譙太守孫奉伯爲交州刺史，〔三〕交州人李長仁據州叛。妖賊攻廣州，殺刺史羊希，〔四〕龍驤將軍陳伯紹討平之。

夏四月己卯，復減郡縣田祿之半。〔五〕丙申，東海王緯改封廬江王，〔六〕山陽王休祐改封晉平王，改晉安郡爲晉平郡。辛丑，芮芮國及河南王並遣使獻方物。甲辰，以豫章太守張辯爲廣州刺史。

五月乙巳，〔七〕曲赦廣州。癸亥，以行雍州刺史巴陵王休若行湘州刺史，會稽太守張永爲雍州刺史，湘州刺史劉韞爲南兗州刺史。

秋七月乙巳朔，以吳郡太守王琨爲中領軍。丙辰，始平王延年薨。己未，以侍中劉襲爲中護軍。庚申，以驍騎將軍齊王爲南兗州刺史。

八月戊子，以南康相劉勃爲交州刺史。〔八〕辛卯，分青州置東青州，以輔國將軍沈文靖爲東青州刺史。〔九〕丁酉，安南將軍、江州刺史王景文進號鎮南將軍。

九月丙辰，以驃騎長史張悅爲雍州刺史。戊辰，詔曰：「夫愆有大小，憲隨寬猛，故五刑殊用，三典異施。而降辟次網，便暨鉗撻，求之法科，差品滋遠。朕務存欽卹，每有矜貸。尋劫制科罪，〔一〇〕輕重同之大辟，卽事原情，未爲詳衷。自今凡竊執官仗，拒戰邏司，或攻剽亭寺，及害吏民者，凡此諸條，悉依舊制。五人以下相逼奪者，可特賜黥劓，投畀四遠，仍用代

殺，方古爲優，全命長戶，施同造物。庶簡惠之化，有孚羣萌，好生之德，無漏幽品。」庚午，曲赦揚、南徐、兗、豫四州。

冬十月癸酉朔，日有蝕之。發諸州兵北討。南康、建安、安成、宣城四郡，昔不同南逆，並不在徵發之例。甲戌，割揚州之義興郡屬南徐州。

五年春正月癸亥，車駕躬耕藉田。大赦天下，賜力田爵一級。

二月丙申，分豫州、揚州立南豫州，以太尉廬江王禧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

三月乙卯，於南豫州立南義陽郡。丙寅，車駕幸中堂聽訟。己巳，河南王遣使獻方物。夏四月辛未，割雍州隨郡屬郢州。乙酉，割豫州義陽郡屬郢州，郢州西陽郡屬豫州。戊子，以寧朔將軍崔公烈爲兗州刺史。戊戌，新除給事黃門侍郎杜幼文爲梁、南秦二州刺史。

六月辛未，立晉平王休祐子宣曜爲南平王。(三七)壬申，以安西將軍、郢州刺史蔡興宗爲鎮東將軍。癸酉，以左衛將軍沈攸之爲郢州刺史。以軍興已來，百官斷俸，並給生食。丁丑，車騎將軍、南豫州刺史廬江王禧免官爵。戊寅，以左將軍、行湘州刺史巴陵王休若爲征南將軍、湘州刺史。壬午，罷南豫州。丙戌，以新除給事黃門侍郎劉亮爲益州刺史。

秋七月己酉，以輔國將軍王亮爲徐州刺史，東莞太守陳伯紹爲交州刺史。甲寅，以山陽太守李靈謙爲兗州刺史。壬戌，改輔國將軍爲輔師將軍。

八月己丑，以右將軍行豫州刺史劉劭爲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壬辰，以海陵太守劉崇智爲冀州刺史。

九月甲寅，立長沙王纂子延之爲始平王。戊午，中領軍王琨遷職。己未，詔曰：「夫箕、穎之操，振古所貴，沖素之風，哲王攸重。朕屬橫流之會，接難晦之辰，龕暴剪亂，日不暇給。今雖關、隴猶靄，區縣澄氛，偃武修文，於是乎在。思崇廉耻，用靜馳薄，固已物色載懷，寢興竚歎。其有貞栖隱約，息事衡樊，〔三〕鑿坏遺榮，負釣辭聘，志恬江海，行高塵俗者，在所精加搜括，時以名聞。將賁園矜德，茂昭厥禮。羣司各舉所知，以時授爵。」乙丑，以新除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劉劭爲中領軍。

冬十月丁卯朔，日有蝕之。

十一月丁未，索虜遣使獻方物。

閏月戊子，驃騎大將軍、荊州刺史晉平王休祐以本號爲南徐州刺史，征南將軍、湘州刺史巴陵王休若爲征西將軍、荊州刺史，輔師將軍孟次陽爲兗州刺史，〔三〕義陽太守呂安國爲司州刺史。

十二月戊戌，司徒建安王休仁解揚州刺史。己未，以征北大將軍、南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爲中書監、中軍將軍、揚州刺史，^{〔三〕}吳興太守建平王景素爲湘州刺史，輔師將軍建安王世子伯融爲廣州刺史。^{〔三〕}庚申，分荊、益州五郡置三巴校尉。

六年春正月乙亥，初制間二年一祭南郊，間一年一祭明堂。

二月壬寅，司徒建安王休仁爲太尉，領司徒。癸丑，皇太子納妃。甲寅，大赦天下。巧注從軍，不在赦例。班賜各有差。

三月乙亥，中護軍劉襲卒。丁丑，以太子詹事張永爲護軍將軍。

夏四月癸亥，立第六皇子燮爲晉熙王。

五月丁丑，以前軍將軍陳胤宗爲徐州刺史。丁亥，以冠軍將軍吐谷渾拾虔爲平西將軍。戊子，奉朝請孔玉爲寧州刺史。

六月己亥，以第五皇子智井繼東平沖王休倩。庚子，以侍中劉韞爲撫軍將軍、雍州刺史，前將軍、郢州刺史沈攸之進號鎮軍將軍，揚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爲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癸卯，以鎮南將軍、江州刺史王景文爲尙書左僕射、揚州刺史，尙書僕射袁粲爲尙書右僕射。己未，改臨賀郡爲臨慶郡，追改東平王休倩爲臨慶沖王。

七月丙戌，第五皇子智井薨。

九月乙丑，中領軍劉劬加平北將軍。戊寅，立總明觀，徵學士以充之。置東觀祭酒。癸未，以第八皇子智渙繼臨慶沖王休倩。

冬十月辛卯，立第九皇子贊爲武陵王。乙巳，以前右軍馬詵爲北雍州刺史。己酉，車駕幸東堂聽訟。

十一月己巳，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十二月癸巳，以邊難未息，制父母陷異域，悉使婚宦。戊戌，以始興郡爲宋安郡。丙辰，護軍將軍張永遷職。

七年春正月甲戌，置散騎奏舉郎。

二月癸巳，征西將軍、荊州刺史巴陵王休若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戌，置百梁、隴蘇、永寧、安昌、富昌、南流郡，又分廣、交州三郡，合九郡，立越州。己亥，以前將軍劉康爲平東將軍。妖寇宋逸攻合肥，殺汝陰太守王穆之，郡縣討平之。甲寅，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晉平王休祐薨。戊午，以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巴陵王休若爲征北大將軍、南徐州刺史，湘州刺史建平王景素爲荊州刺史。

三月辛酉，索虜遣使獻方物。壬戌，芮芮國遣使奉獻。

夏四月辛丑，減天下死罪一等，凡敕繫悉遣之。甲辰，於南兖州置新平郡。癸丑，金紫
光祿大夫張永領護軍。

五月戊午，司徒建安王休仁有罪，自殺。辛酉，以寧朔長史孫超之爲廣州刺史，尚書左
僕射、揚州刺史王景文以刺史領中書監。庚午，以尚書右僕射袁粲爲尚書令，新除吏部
尚書褚淵爲尚書右僕射。〔四〕辛未，監吳郡王僧虔行湘州刺史。丙戌，追免晉平王休祐爲庶
人。

六月丁酉，以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爲驃騎大將軍、南徐州刺史，征北大將
軍巴陵王休若爲車騎大將軍、江州刺史。甲辰，芮芮國遣使獻方物。

秋七月丁巳，罷散騎奏舉郎。乙丑，新除車騎大將軍、江州刺史巴陵王休若薨，桂陽王
休範以新除驃騎大將軍，還爲江州。庚午，以第三皇子準爲撫軍將軍。辛未，以太子詹事
劉秉爲南徐州刺史。戊寅，以寧朔將軍沈懷明爲南兖州刺史。乙酉，於冀州置西海郡。

八月戊子，第八皇子躋繼江夏文獻王義恭。庚寅，以疾愈大赦天下。冀州刺史劉崇智
加青州刺史。戊戌，立第三皇子準爲安成王。

九月辛未，以越騎校尉周寧民爲徐州刺史。

冬十一月戊午，〔三五〕百濟國遣使獻方物。

十二月丁酉，分豫州、南兗州立南豫州，以歷陽太守王玄載爲南豫州刺史。

泰豫元年春正月甲寅朔，上有疾不朝會。以疾患未痊，故改元。賜孤老貧疾粟帛各有差。戊午，皇太子會萬國於東宮，并受貢計。

二月辛丑，以給事黃門侍郎王瞻爲司州刺史。

三月癸丑朔，林邑國遣使獻方物。己未，中書監、揚州刺史王景文卒。

夏四月辛卯，以撫軍司馬蔡那爲益州刺史。癸巳，以右衛將軍張興世爲雍州刺史。〔三六〕己亥，上大漸。驃騎大將軍、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進位司空，尚書右僕射褚淵爲護軍將軍，中領軍劉劭加尚書右僕射，鎮東將軍蔡興宗爲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鎮軍將軍、郢州刺史沈攸之進號安西將軍。詔曰：「朕自臨御億兆，仍屬戎寇，雖每存弘化，而惠弗覃遠，軍國凋弊，刑訟未息。今大漸維危，載深矜歎。可緩徭優調，去繁就約。因改之宜，詳有簡衷。務以愛民爲先，以宣朕遺意。」袁粲、褚淵、劉劭、蔡興宗、沈攸之同被顧命。是日，上崩于景福殿，時年三十四。五月戊寅，葬臨沂縣莫府山高寧陵。

帝少而和令，風姿端雅。早失所生，養於太后宮內。大明世，諸弟多被猜忌，唯上見

親，常侍路太后醫藥。好讀書，愛文義，在藩時，撰江左以來文章志，又續衛瓘所注論語二卷，行於世。及卽大位，四方反叛，以寬仁待物，諸軍帥有父兄子弟同逆者，並授以禁兵，委任不易，故衆爲之用，莫不盡力。平定天下，逆黨多被全，其有才能者，並見授用，有如舊臣。才學之士，多蒙引進，參侍文籍，應對左右。於華林園含芳堂講周易，〔三〕常自臨聽。末年好鬼神，多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及疑似之言應回避者，數百千品，有犯必加罪戮。改「騶」爲馬邊瓜，〔三〕亦以「騶」字似「禍」字故也。以南苑借張永，云「且給三百年，期訖更啓」。其事類皆如此。宣陽門，民間謂之白門，上以白門之名不祥，甚諱之。尚書右丞江謐嘗誤犯，上變色曰：「白汝家門！」謐稽顙謝，久之方釋。太后停屍漆牀先出東宮，上嘗幸宮，見之怒甚，免中庶子官，職局以之坐者數十人。〔三〕內外常慮犯觸，人不自保。宮內禁忌尤甚，移牀治壁，必先祭土神，使文士爲文詞祝策，如大祭饗。泰始、泰豫之際，更忍虐好殺，左右失旨忤意，往往有斲剝斷截者。時經略淮、泗，軍旅不息，荒弊積久，府藏空竭。內外百官，並日料祿俸，〔四〕而上奢費過度，務爲彫侈。每所造制，必爲正御三十副，御次、副又各三十，須一物輒造九十枚，天下騷然，民不堪命。其餘事迹，列見衆篇。〔四〕親近讒慝，剪落皇枝，宋氏之業，自此衰矣。

史臣曰：聖人立法垂制，所以必稱先王，蓋由遺訓餘風，足以貽之來世也。太祖負展南面，實有君人之懿焉，經國之義雖弘，而隆家之道不足。彭城王照不窺古，本無卓爾之資，徒見昆弟之義，未識君臣之禮，冀以此家情，行之國道，主猜而猶犯，恩薄而未悟，致以呵訓之微行，遂成滅親之大禍。開端樹隙，垂之後人。雖天倫之重，義殊凡戚，而中人以下，情由恩變。至於易衣而出，分苦而食，與夫別宮異門，形疎事隔者，宜有降矣。太宗因易隙之情，據已行之典，剪落洪枝，願不待慮。既而本根無庇，幼主孤立，神器以勢弱傾移，靈命隨樂推回改。斯蓋履霜有漸，堅冰自至，所從來遠也。

校勘記

〔一〕南徐州刺史永嘉王子仁爲中軍將軍 各本並脫「南」字，據永嘉王子仁傳補。

〔二〕癸酉 各本並作「壬午」，據建康實錄改。按是月庚申朔，十三日壬申，十六日乙亥。宋書本紀此詔在十三日壬申後，十六日乙亥前，則作壬午誤，作癸酉是。

〔三〕詳悉條奏 「詳」各本並作「許」，據元龜二二三改。

〔四〕輔國將軍劉劭前鋒西討 「西討」各本作「南討」，據南史改。按劉劭時攻壽陽，當云「西討」。

〔五〕撫軍將軍殷孝祖攻赭圻死之以輔國將軍沈攸之代爲南討前鋒 「撫軍」下脫文十三字，據南史

補。時殷孝祖爲撫軍將軍。史事參沈攸之傳、殷孝祖傳。

〔六〕葬崇憲皇太后於修寧陵。「修」各本並譌「攸」，據南史、通鑑改。通鑑胡三省注曰：「修寧陵，在孝武陵東南。」

〔七〕以建安王休仁世子伯融爲豫州刺史。「豫州」建安王休仁傳作「南豫州」。

〔八〕以吳郡太守顧覲之爲湘州刺史。「覲」各本並作「顗」，據覲之傳改。

〔九〕曲赦揚南徐二州。各本並脫「南」字，據建康實錄補。

〔一〇〕出獻納貢。「出」元龜一九八作「來」。

〔一一〕夫秉機詢政。「秉」各本並作「矢」，據元龜二一二改。

〔一二〕以輔國將軍劉靈遺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劉靈遺」各本並作「劉靈道」。張森楷校勘記云：「當作『劉靈遺』，鄧琬傳可證。下四年亦作『劉靈遺』。」按張說是，今改正。

〔一三〕以游擊將軍垣閔爲益州刺史。「垣閔」各本並作「垣閔」。張森楷校勘記云：「垣閔，大明三年已爲竟陵王誕所殺，見垣護之傳。此爲垣閔之誤。」按張說是，今改正。

〔一四〕以御史中丞羊希爲廣州刺史。「羊希」各本並作「羊南」，據羊玄保傳，兄子希時由御史中丞出爲廣州刺史。「南」字誤，今改正。

〔一五〕珍奇子超越爲北冀州刺史。孫彪宋書考論云：「劉劭傳，超越爲北豫州刺史，非北冀州。」

〔一六〕右光祿大夫車騎將軍護軍將軍王玄謨薨 三朝本、北監本、毛本、殿本作「右光祿大夫」，局本及王玄謨傳作「左光祿大夫」。

〔一七〕三月己未 下有戊辰。按是月丙子朔，無己未、戊辰。二十日乙未，二十三日戊戌。己未或乙未之譌，戊辰或戊戌之譌。

〔一八〕以軍司馬劉靈遺爲梁南秦二州刺史 孫彪宋書考論云：「軍上脫一字。」

〔一九〕南譙太守孫奉伯爲交州刺史 「南譙」各本並作「譙南」，據州郡志訂正。

〔二〇〕殺刺史羊希 「羊希」各本並譌「羊南」，據南史、建康實錄、通鑑及本書羊玄保傳兄子希附傳改正。

〔三一〕復減郡縣田祿之半 「田祿」各本及通鑑並作「田租」。按普減國內田租之半，決非封建統治者所肯爲，當是減削郡縣官吏田祿之半。建康實錄作「田祿」，是。今據改。

〔三二〕丙申東海王緯改封廬江王 各本並脫去「丙申」二字，據南史、建康實錄補。

〔三三〕五月乙巳 各本並作「乙未」，按是月乙巳朔，無乙未。下有十九日癸亥。此乙未當是乙巳之誤，今改正。

〔三四〕以南康相劉勃爲交州刺史 張森楷校勘記云：「劉劭傳，有弟敷，泰始中，爲寧朔將軍、交州刺史，於道遇病卒。勃、敷形近，當卽一人。」

〔三五〕以輔國將軍沈文靖爲東青州刺史。『沈文靖』沈文秀傳及通鑑作『沈文靜』。

〔三六〕尋劫制科罪。『劫』各本並作『剽』。孫彪宋書考論云：「當云劫制，剽字誤。」按孫說是，今改正。

〔三七〕立晉平王休祐子宣曜爲南平王。各本並脫『立』字，據南史、建康實錄補。

〔三八〕息事衡樊。『息』各本並作『自』，據元龜二二三及六四五改正。

〔三九〕輔師將軍孟次陽爲兗州刺史。各本並脫『次』字，據阮佃夫傳、殷琰傳補。

〔四〇〕以征北大將軍南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爲中書監中軍將軍揚州刺史。『中軍將軍』各本並作『中將軍』，據桂陽王休範傳補。

〔三一〕輔師將軍建安王世子伯融爲廣州刺史。各本並脫『伯』字。據始安王休仁傳補。

〔三二〕征西將軍荊州刺史巴陵王休若進號征西大將軍。『征西將軍』各本並譌『征南大將軍』。據南史、建康實錄訂正。孫彪宋書考論云：「荊州不以南爲號，據休若傳，是征西將軍，『大』字衍。」

〔三三〕開府儀同三司。『開府儀同三司』上，南史、建康實錄有「及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並」十六字。

〔三四〕新除吏部尚書褚淵爲尚書右僕射。『右僕射』各本及通鑑並作『左僕射』。今據南齊書褚淵傳、南史、建康實錄改。

〔三〕冬十一月戊午「十一月」各本並作「十月」。據建康實錄改。按十月丙戌朔，無戊午。十一月乙卯朔，初四日戊午。

〔三六〕以右衛將軍張興世爲雍州刺史 各本並脫「世」字。據張興世傳補。

〔三七〕於華林園含芳堂講周易 各本並脫「含」字，據元龜一九二補。

〔三八〕改驕爲馬邊瓜 三朝本、北監本、毛本、殿本無「馬」字，今據局本及魏書島夷傳、南史補。

〔三九〕職局以之坐者數十人 魏書島夷傳、南史、建康實錄「坐」下有「死」字。

〔四〇〕並日料祿俸 各本並同。魏書島夷傳作「普斷祿奉」。南史及通鑑作「並斷祿奉」。

〔四一〕列見衆篇 三朝本作「列」。北監本、毛本、殿本、局本作「別」。張元濟校勘記云：「所見處不止一篇，故云列見衆篇。」

〔四二〕本無卓爾之資 「資」各本作「姿」，據南史改。

宋書卷九

本紀第九

後廢帝

廢帝諱昱，字德融，小字慧震，明帝長子也。大明七年正月辛丑，生於衛尉府。太宗諸子在孕，皆以周易筮之，卽以所得之卦爲小字，故帝字慧震，其餘皇子亦如之。泰始二年，立爲皇太子。三年，始制太子改名昱。安車乘象輅。六年，出東宮。又制太子元正朝賀，服袞冕九章衣。

泰豫元年四月己亥，太宗崩。庚子，太子卽皇帝位，大赦天下。尙書令袁粲、護軍將軍褚淵共輔朝政。乙巳，以護軍將軍張永爲右光祿大夫，撫軍將軍安成王爲揚州刺史。己酉，特進、右光祿大夫劉遵考改爲左光祿大夫。

五月丁巳，以吳興太守張岱爲益州刺史。戊辰，緣江戍兵老疾者，悉聽還。班劍依舊入殿。

六月壬辰，詔曰：「夫興王經制，實先民隱，方求廣教，刑於四維。朕以瑩眇，夙膺寶歷，永言民政，未接聽覽，眷言乃顧，無忘鑒寐。可遣大使分行四方，觀採風謠，問其疾苦。令有拂民，法不便俗者，悉各條奏。若守宰威恩可紀，廉勤允著，依事騰聞。如獄訟誣枉，職事紕繆，情公存私，害民利己者，無或隱昧。廣納芻輿之議，博求獻藝之規。巡省之道，務令精洽，深簡行譏，俾若朕親覽焉。」又詔曰：「夫寢夢期賢，往誥垂美，物色求良，前書稱盛。朕以冲昧，嗣膺寶業，思仰述聖猷，勉弘政道，興言多士，常想得人。可普下牧守，廣加搜採。其有孝友聞族，義讓光閭，或匿名屠釣，隱身耕牧，足以整厲澆風，扶益淳化者，凡厥一善，咸無遺逸。虛輪佇帛，俟聞嘉薦。」京師雨水，詔賑卹二縣貧民。乙巳，尊皇后曰皇太后，立皇后江氏。

秋七月戊辰，崇拜帝所生陳貴妃爲皇太妃。

閏月丁亥，罷宋安郡還屬廣興。己丑，割南豫州南汝陰郡屬西豫州，西豫州廬江郡屬豫州。甲辰，以新除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蔡興宗爲中書監、光祿大夫，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沈攸之爲鎮西將軍、荊州刺史，南徐州刺史劉秉爲平西將軍、郢州刺史，新除

太常建平王景素爲鎮軍將軍、南徐州刺史。

八月戊午，新除中書監、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蔡興宗薨。

冬十月辛卯，二撫軍將軍劉韞有罪免官。辛未，護軍將軍褚淵母憂去職。

十一月己亥，新除平西將軍、郢州刺史劉秉爲尙書左僕射。辛丑，護軍將軍褚淵還攝本任。芮芮國、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十二月，索虜寇義陽。丁巳，司州刺史王瞻擊破之。

元徽元年春正月戊寅朔，改元，大赦天下。壬寅，詔曰：「夫緩法昭恩，裁風茂典，蠲憲貸眚，訓俗彝義。朕臨馭宸樞，資制氓宇，式存寬簡，思孚矜惠。今開元肆宥，萬品惟新，凡茲流斥，宜均弘洗。自元年以前貽罪徙放者，悉聽還本。」

二月乙亥，以晉熙王變爲郢州刺史。

三月丙申，以撫軍長史何恢爲廣州刺史。婆利國遣使獻方物。戊戌，以前淮南太守劉靈遺爲南豫州刺史。

夏五月辛卯，以輔師將軍李安民爲司州刺史。丙申，河南王遣使獻方物。

六月壬子，以越州刺史陳伯紹爲交州刺史。三乙卯，特進、左光祿大夫劉遵考卒。壽

陽大水，己未，遣殿中將軍賑卹慰勞。丙寅，以左軍將軍孟次陽爲兗州刺史。

秋七月丁丑，散騎常侍顧長康、長水校尉何翌之表上所撰諫林，上自虞舜，下及晉武，凡十二卷。

八月辛亥，詔曰：「分方正俗，著自虞冊，川谷異制，煥乎姬典。故井遂有辨，閭伍無雜，用能七教克宣，八政斯序。雖綿代殊軌，沿革異儀，或民懷遷俗，或國尙興徙，漢陽列燕、代之豪，關西熾齊、楚之族，並通籍新邑，卽居成舊。洎金行委御，禮樂南移，中州黎庶，襁負揚、越。聖武造運，道一閭區，貽長世之規，申土斷之制。而夷險相因，盈晦遞襲，歲饑凋流，戎役情散，違鄉寓境，漸至繁積。宜式遵鴻軌，以爲永憲，庶阜俗昌民，反風定保。夷胥山之險，澄瀚海之波，括河圖於九服，振玉輒於五都矣。」祕書丞王儉表上所撰七志三十卷。京師旱。甲寅，詔曰：「比亢序騫度，留熏耀晷，有傷秋稼，方貽民瘼。朕以眇疚，未弘政道，囹圄尙繁，枉滯猶積，夕厲晨矜，每惻于懷。尙書令可與執法以下，就訊衆獄，使冤訟洗遂，困弊昭蘇。頒下州郡，咸令無壅。」癸亥，鎮軍將軍、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進號鎮北將軍。庚午，陳留王曹銑薨。

九月壬午，詔曰：「國賦氓稅，蓋有恒品，往屬戎難，務先軍實，徵課之宜，或乖昔准。湘、江二州，糧運偏積，調役旣繁，庶徒彌擾。因循權政，容有未革，民單力弊，歲月愈甚。

刺史沈懷明戍石頭，衛將軍袁粲、中軍將軍褚淵入衛殿省。壬辰，賊奄至，攻新亭壘。齊王拒擊，大破之。越騎校尉張敬兒斬休範。賊黨杜黑蠡、丁文豪分軍向朱雀航，劉劭拒賊敗績，力戰死之。右軍將軍王道隆奔走遇害。張永潰於白下，沈懷明自石頭奔散。甲午，撫軍典籤茅恬開東府納賊，賊入屯中堂。羽林監陳顯達擊大破之。丙申，張敬兒等破賊於宣陽門、莊嚴寺、小市，進平東府城，梟擒羣賊。賞賜封爵各有差。丁酉，詔京邑二縣埋藏所殺賊，并戰亡者，復同京城。是日解嚴，大赦天下，文武賜位一等。戊戌，原除江州逋債，其有課非常調、役爲民蠹者，悉皆蠲停。詔曰：「頃國賦多騫，公儲罕給。近治戎雖淺，而軍費已多，廩藏虛罄，難用馭遠。宜矯革淫長，務在節儉。其供奉服御，悉就減撤，雕文靡麗，廢而勿修。凡諸游費，一皆禁斷，外可詳爲科格。」荊州刺史沈攸之、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郢州刺史晉熙王燮、湘州刺史王僧虔、雍州刺史張興世並舉義兵赴京師。己亥，以第七皇弟友爲江州刺史。芮芮國遣使獻方物。

六月庚子，以平南將軍齊王爲中領軍、鎮軍將軍、南兗州刺史。癸卯，晉熙王燮遣軍剋尋陽，江州平。戊申，以淮南太守任農夫爲豫州刺史，右將軍、南豫州刺史王寬進號平西將軍。壬戌，改輔師將軍還爲輔國。

秋七月庚辰，立第七皇弟友爲邵陵王。辛巳，以撫軍司馬孟次陽爲兗州刺史。乙酉，

鎮西將軍、荊州刺史沈攸之進號征西大將軍，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進號征北將軍，^{〔七〕}並開府儀同三司。征虜將軍、郢州刺史晉熙王燮進號安西將軍，前將軍、湘州刺史王僧虔進號平南將軍。

八月辛酉，以征虜行參軍劉延祖爲寧州刺史。

九月壬辰，以游擊將軍呂安國爲兗州刺史。丁酉，以尙書令、新除衛將軍袁粲爲中書監，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司徒，加護軍將軍褚淵尙書令，撫軍將軍、揚州刺史安成王進號車騎將軍。

冬十月庚申，以新除侍中王蘊爲湘州刺史。甲子，以游擊將軍陳顯達爲廣州刺史。

十一月丙戌，御加元服，大赦天下。賜民男子爵一級，爲父後及三老孝悌力田者爵二級，鰥寡孤獨篤癯不能自存者，穀人五斛，^{〔八〕}年八十以上，加帛一匹。大酺五日，賜王公以下各有差。

十二月癸亥，立第八皇弟躋爲江夏王，第九皇弟贊爲武陵王。

三年春正月辛巳，車駕親祠南郊、明堂。

三月丙寅，河南王遣使獻方物。己巳，以車騎將軍張敬兒爲雍州刺史。其日，京師大

水，遣尚書郎官長檢行賑賜。

閏月戊戌，詔曰：「頃民俗滋弊，國度未殷，歲時屢騫，編戶不給。且邊虞尚警，徭費彌繁，永言夕惕，寢興增疚。思弘豐耗之制，以惇約素之風，庶侍蓄拯民，以康治道。太官珍膳，御府麗服，諸所供擬，一皆減撤，可詳爲其格，務從簡衷。」

夏四月，遣尚書郎到諸州檢括民戶，窮老尤貧者，蠲除課調；丁壯猶有生業，隨宜寬申，貲財足以充限者，督令洗畢。丙戌，車駕幸中堂聽訟。

六月癸未，北國使至。兼司徒袁粲、尚書令褚淵並固讓。

秋七月庚戌，以粲爲尚書令。壬戌，以給事黃門侍郎劉懷珍爲豫州刺史。

八月庚子，^{〔九〕}加護軍將軍褚淵中書監。

九月丙辰，征西大將軍河南王吐谷渾拾叢進號車騎大將軍。

冬十月丙戌，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十二月乙丑，以冠軍將軍姚道和爲司州刺史。

四年春正月己亥，車駕躬耕籍田，大赦天下。賜力田爵一級，貸貧民糧種。壬子，以梁、南秦二州刺史王玄載爲益州刺史。

二月壬戌，以步兵校尉范栢年爲梁、南秦二州刺史。丁卯，加金紫光祿大夫王琨特進。夏五月，以寧朔將軍武都王楊文度爲北秦州刺史。乙未，尚書右丞虞玩之表陳時事曰：天府虛散，垂三十年。江、荆諸州，稅調本少，自頃以來，軍募多乏。其穀帛所入，折供文武。豫、亮、司、徐，開口待哺，西北戎將，裸身求衣。委輸京都，蓋爲寡薄。天府所資，唯有淮、海。民荒財單，不及曩日。而國度弘費，〔二〕四倍元嘉。二衛臺坊人力，五不餘一；都水材官朽散，十不兩存。備豫都庫，材竹俱盡；東西二塢，塼瓦雙匱。敕令給賜，悉仰交市。尚書省舍，日就傾頽，第宅府署，類多穿毀。視不遑救，知不暇及。尋所入定調，用恒不周，旣無儲畜，理至空盡。積弊累耗，鍾於今日。昔歲奉敕，課以揚、徐衆逋，凡入米穀六十萬斛，錢五千餘萬，布絹五萬匹，雜物在外，賴此相贍，故得推移。卽今所懸轉多，興用漸廣，深懼供奉頓闕，軍器輟功，將士飢怨，百官騫祿。署府謝雕麗之器，土木停緹紫之容，國戚無以贍，勳求無以給。如愚管所慮，不月則歲矣。

經國遠謀，臣所不敢言，朝夕祇勤，心存於匪懈。起伏震遽，事屬冒聞。伏願陛下留須臾之鑒，垂永代之計，發不世之詔，施必行之典。則氓隸齊歡，〔三〕高卑同泰。帝優詔答之。庚戌，以驍騎將軍曹欣之爲徐州刺史。

六月乙亥，加鎮軍將軍齊王尚書左僕射。

秋七月戊子，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據京城反。己丑，內外纂嚴。遣驍騎將軍任農夫、冠軍將軍黃回北討，鎮軍將軍齊王總統衆軍。曲赦南徐州。始安王伯融、都鄉侯伯猷賜死。辛卯，豫州刺史段佛榮統前鋒馬步衆軍。甲午，軍主、左軍將軍張保戰敗見殺。黃回等至京城，與景素諸軍戰，連破之。乙未，剋京城，斬景素，同逆皆伏誅。其日解嚴。丙申，大赦天下，封賞各有差。原京邑二縣元年以前逋調。辛丑，以武陵王贊爲南徐州刺史。

八月丁卯，立第十皇弟翽爲南陽王，第十一皇弟嵩爲新興王，第十二皇弟禧爲始建王。庚午，以給事黃門侍郎阮佃夫爲南豫州刺史。乙酉，以行青、冀二州刺史劉善明爲青、冀二州刺史。

九月丁亥，割郢州之隨郡屬司州。戊子，驍騎將軍高道慶有罪，賜死。己丑，車騎將軍、揚州刺史安成王進號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晉熙王變進號鎮西將軍。

冬十月辛酉，以吏部尚書王僧虔爲尚書右僕射。宕昌王梁彌機爲安西將軍、河涼二州刺史。丙寅，中書監、護軍將軍褚淵母憂去職。十一月庚戌，詔攝本任。

五年春二月壬申，以建寧太守柳和爲寧州刺史。

四月甲戌，豫州刺史阮佃夫、步兵校尉申伯宗、朱幼謀廢立，佃夫、幼下獄死，伯宗伏誅。

五月己亥，以左軍將軍沈景德爲交州刺史，驍騎將軍全景文爲南豫州刺史。〔三〕丙午，以屯騎校尉孫曇瓘爲越州刺史。

六月甲戌，誅司徒左長史沈勃、散騎常侍杜幼文、游擊將軍孫超之、長水校尉杜叔文，大赦天下。

七月戊子夜，帝殞於仁壽殿，時年十五。己丑，皇太后令曰：

衛將軍、領軍、中書監、八座昱以冢嫡，嗣登皇統，庶其體識日弘，社稷有寄。豈意窮凶極悖，自幼而長，善無細而不違，惡有大而必蹈。前後訓誘，常加隱蔽，險戾難移，日月滋甚。棄冠毀冕，長襲戎衣，犬馬是狎，鷹隼是愛，阜歷軒殿之中，韞縠宸扆之側。至乃單騎遠郊，獨宿深野，手揮矛鋌，躬行刳斷，白刃爲弄器，斬害爲恒務。捨交戟之衛，委天畢之儀，趨步闐闐，酣歌壚肆，宵遊忘反，宴寢營舍，奪人子女，掠人財物，方策所不書，振古所未聞。沈勃儒士，孫超功臣，幼文兄弟，並豫勳効，四人無罪，一朝

同戮。飛鏃鼓劍，孩稚無遺，屠裂肝腸，以爲戲譁，投骸江流，以爲歡笑。又淫費無度，帑藏空竭，橫賦關河，專充別蓄，黔庶嗷嗷，厝生無所。吾與其所生每厲以義方，遂謀酖毒，將騁凶忿。沈憂假日，慮不終朝。自昔辛、癸，爰及幽、厲，方之於此，未譬萬分。民怨旣深，神怒已積，七廟阽危，四海褫氣。

廢昏立明，前代令範，況迺滅義反道，天人所棄，豐深牧野，理絕桐宮。故密令蕭領軍潛運明略，幽顯協規，普天同泰。驃騎大將軍安成王體自太宗，天挺淹叡，風神凝遠，德映在田。地隆親茂，皇曆攸歸，億兆係心，含生屬望。宜光奉祖宗，臨享萬國。便依舊典，以時奉行。未亡人追往傷懷，永言感絕。

太后又令曰：「昱窮凶極暴，自取灰滅，雖曰罪招，能無傷悼。棄同品庶，顧所不忍。可特追封蒼梧郡王。」葬丹陽秣陵縣郊壇西。

初昱在東宮，年五六歲時，始就書學，而情業好嬉戲，主帥不能禁。好緣漆帳竿，去地丈餘，如此者半食久，乃下。年漸長，喜怒乖節，左右有失旨者，輒手加撲打。徒跣蹲踞，以此爲常。主帥以白太宗，上輒敕昱所生，嚴加捶訓。及嗣位，內畏太后，外憚諸大臣，猶未得肆志。自加元服，變態轉興，內外稍無以制。三年秋冬間，便好出遊行，太妃每乘青篾車，隨相檢攝。昱漸自放恣，太妃不復能禁。單將左右，棄部伍，或十里、二十里，或入市

里，或往營署，日暮乃歸。四年春夏，此行彌數。自京城剋定，意志轉驕，於是無日不出。與左右人解僧智、張五兒恒相馳逐，夜出，開承明門，夕去晨反，晨出暮歸。從者並執鋌矛，行人男女，及犬馬牛驢，值無免者。民間擾懼，晝日不敢開門，道上行人殆絕。常著小袴褶，未嘗服衣冠。或有忤意，輒加以虐刑。有白梃數十枚，各有名號，鉞椎鑿鋸之徒，不離左右。嘗以鐵椎椎人陰破，左右人見之有斂眉者，昱大怒，令此人袒胛正立，以矛刺胛洞過。於耀靈殿上養驢數十頭，所自乘馬，養於御牀側。先是民間訛言，謂太宗不男，陳太妃本李道兒妾，道路之言，或云道兒子也。昱每出入去來，常自稱劉統，或自號李將軍。與右衛翼輦營女子私通，每從之遊，持數千錢，供酒肉之費。阮佃夫腹心人張羊爲佃夫所委信。佃夫敗，叛走，後捕得，昱自於承明門以車轢殺之。杜延載、沈勃、杜幼文、孫超，皆躬運矛鋌，手自轢割。執幼文兄叔文於玄武湖北，昱馳馬執稍，自往刺之。制露車一乘，其上施篷，乘以出入，從者不過數十人。羽儀追之恒不及，又各慮禍，亦不敢追尋，唯整部伍，別在一處瞻望而已。凡諸鄙事，過目則能，鍛鍊金銀，裁衣作帽，莫不精絕。未嘗吹簾，執管便韻。天性好殺，以此爲歡，一日無事，輒慘慘不樂。內外百司，人不自保，殿省憂遑，夕不及旦。

齊王順天人之心，潛圖廢立，與直閣將軍王敬則謀之。七月七日，昱乘露車，從二百許

人，無復鹵簿羽儀，往青園尼寺，晚至新安寺，就曇度道人飲酒。醉，夕扶還於仁壽殿東阿氈幄中臥。時昱出入無恒，省內諸閣，夜皆不閉。且羣下畏相逢值，無敢出者。宿衛並逃避，內外無相禁攝。王敬則先結昱左右楊玉夫、楊萬年、呂欣之、湯成之、陳奉伯、張石留、羅僧智、鍾千載、嚴道福、雷道賜、戴昭祖、許啓、戚元寶、盛道泰、鍾千秋、王天寶、公上延孫、俞成、錢道寶、馬敬之、陳寶直、吳璩之、劉印魯、唐天寶、俞孫等二十五人，謀共取昱。其夕，敬則出外，玉夫見昱醉熟無所知，乃與萬年同入氈幄內，以昱防身刀斬之。奉伯提昱首，依常行法，稱敕開承明門出，以首與敬則，馳至領軍府，以首呈齊王。王乃戎服，率左右數十人，稱行還，開承明門入。昱他夕每開門，門者震懾不敢視，至是弗之疑。齊王既入，曉，乃奉太后令奉迎安成王。

史臣曰：喪國亡家之主，雖適末同途，發軔或異也。前廢帝卑遊褻幸，皆龍駕帝飾，傳警清路，蒼梧王則藏璽懷紱，魚服忘反，危冠短服，匹馬孤征。至於殞身覆祚，其理若一。姬、夏之隆，質文異尚，亡國之道，其亦然乎。

〔一〕冬十月辛卯 下有辛未。按是月庚戌朔，二十二日辛未，無辛卯。

〔二〕以越州刺史陳伯紹爲交州刺史 張森楷校勘記云：「按明帝紀，泰始五年，伯紹爲交州刺史。七年，置越州。南齊書州郡志云，元徽二年，陳伯紹爲越州刺史，當卽指此。此當是以交州刺史陳伯紹爲越州刺史，刻譌互倒。」

〔三〕五月壬午 「壬午」各本並作「壬子」，據南史、建康實錄、通鑑改。按是月辛未朔，十三日壬午，無壬子。

〔四〕賊黨杜黑蠡丁文豪分軍向朱雀航 「杜黑蠡」魏書作「杜黑騾」。

〔五〕甲午 各本並作「戊午」，據局本及南史、建康實錄改。是月辛未朔，二十四日甲午，無戊午。

〔六〕撫軍典籤茅恬開東府納賊 「撫軍」南史作「車騎」，建康實錄作「護軍」。

〔七〕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進號征北將軍 各本並脫「南」字，據景素傳補。

〔八〕穀人五斛 各本並脫「人」字，據元龜二〇七補。

〔九〕八月庚子 按是月癸亥朔，無庚子，初三日庚午，庚子或是庚午之譌。

〔一〇〕而國度弘費 「弘」各本並作「引」，據元龜四七一改。

〔一一〕則氓隸齊歡 「隸」各本並作「祇」，據元龜四七一改。

〔一二〕驍騎將軍全景文爲南豫州刺史 「驍騎」各本並作「驃騎」，據南齊書呂安國傳全景文附傳改。

宋書卷十

本紀第十

順帝

順皇帝諱準，字仲謀，〔二〕小字智觀，明帝第三子也。泰始五年七月癸丑生。七年，封安成王，食邑三千戶。仍拜撫軍將軍，置佐史。廢帝卽位，爲揚州刺史。元徽二年，進號車騎將軍、都督揚南豫二州諸軍事，給鼓吹一部，刺史如故。四年，又進號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班劍三十人，都督、刺史如故。

元徽五年七月戊子夜，廢帝殞，奉迎王入居朝堂。壬辰，卽皇帝位。

昇明元年，改元，大赦天下，賜文武位二等。甲午，鎮軍將軍齊王出鎮東城，輔政作相。丙申，詔曰：「露臺息構，義光漢德；雉裘焚制，事隆晉道。故以檢奢軌化，敦儉馭俗。頃旬

服未靜，師旅連年，委蓄屢空，勞敝莫偃。而丹雘之飾，糜耗難訾，寶賂之費，徵賦靡計。今車服儀制，實宜約損，使徽章有序，勿得侈溢。可罷省御府二署。凡工麗彫鏤，傷風毀治，一皆禁斷。庶永昭憲則，弘茲始政。」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沈攸之進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中領軍、鎮軍將軍、南兖州刺史齊王爲司空、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刺史如故，中書令、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撫軍將軍劉秉爲尚書令，加中軍將軍，〔三〕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晉熙王變爲撫軍將軍、揚州刺史，南陽王勰爲郢州刺史。辛丑，尚書右僕射王僧虔爲尚書僕射，右衛將軍劉韞爲中領軍，金紫光祿大夫王琨爲右光祿大夫。給司空齊王錢五百萬，布五千匹。癸卯，車駕謁太廟。丙午，以安西參軍明慶符爲青、冀二州刺史，武陵王贊爲郢州刺史，新除郢州刺史南陽王勰爲湘州刺史，司空、南兖州刺史齊王改領南徐州刺史，征虜將軍李安民爲南兖州刺史。

雍州大水，八月壬子，遣使賑卹，蠲除稅調。以驃騎長史劉澄之爲南豫州刺史。山陽太守于天寶、新吳縣子秦立有罪，下獄死。戊午，改平準署。辛酉，以宣城太守李靈謙爲兖州刺史。癸亥，司徒袁粲鎮石頭。〔三〕丁卯，原除元年前逋調，復郡縣祿田。戊辰，崇拜帝所生陳昭華爲皇太妃。庚午，司空長史謝朓、衛軍長史江敳、中書侍郎褚炫、武陵王文學劉候入直殿省，參侍文義。齊王固讓司空，庚辰，以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九月己丑，詔曰：「昔聖王既沒，淳風已衰，龜書永湮，龍圖長祕。故三代之末，德刑相擾，世淪物競，道陂人諛。然猶正士比轂，奇才接軫。朕襲運金樞，纂靈瑤極，負扈巡政，日晏忘疲，永言興替，望古盈慮。姬、夏典載，猶傳緇帙，漢、魏餘文，布在方冊。故元封興茂才之制，地節勑獨行之品。振維務本，存乎得人。今可宣下州郡，搜揚幽仄，標采鄉邑，隨名薦上。朕將親覽，甄其茂異。庶野無遺彥，永激遐芬。」己酉，廬陵王曷薨。

冬十一月己酉，〔四〕倭國遣使獻方物。丙午，員外散騎侍郎胡羨生行越州刺史，以交州刺史沈景德爲廣州刺史。

十二月丁巳，以驍騎將軍王廣之爲徐州刺史。車騎大將軍、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反。丁卯，錄公齊王入守朝堂，侍中蕭嶷鎮東府。戊辰，內外纂嚴。己巳，以郢州刺史武陵王贊爲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征虜將軍、雍州刺史張敬兒進號鎮軍將軍。右衛將軍黃回爲平西將軍、郢州刺史，督諸軍前鋒南討。征虜將軍呂安國爲湘州刺史，都官尚書王寬加平西將軍。庚午，新除左衛將軍齊王世子奉新除撫軍將軍、揚州刺史晉熙王燮鎮尋陽之益城。壬申，以驍騎將軍周盤龍爲廣州刺史。是日，司徒袁粲據石頭反，尚書令劉秉、黃門侍郎劉述、冠軍王蘊率衆赴之。黃回及輔國將軍孫曇瓘、屯騎校尉王宜興、輔國將軍任侯伯、左軍將軍彭文之密相響應。中領軍劉韞、直閣將軍卜伯興在殿內同謀。錄公齊王誅韞等於省。

內。軍主蘇烈、王天生、薛道淵、戴僧靜等陷石頭，斬粲於城內。秉、述、蘊踰城走，追擒之，並伏誅。其餘無所問。豫州刺史劉懷珍、雍州刺史張敬兒、廣州刺史陳顯達並舉義兵。司州刺史姚道和、梁州刺史范栢年、湘州行事庾佩玉擁衆懷貳。甲戌，大赦天下。乙亥，以尚書僕射王僧虔爲尚書左僕射，新除中書令王延之爲尚書右僕射。吳郡太守劉遐據郡反，輔國將軍張瓌討斬之。

閏月辛巳，屯騎校尉王宜興有罪伏誅。癸巳，沈攸之攻圍郢城，前軍長史柳世隆固守。攸之弟登之作亂於吳興，吳興太守沈文季討斬之。〔五〕己亥，內外戒嚴，假錄公齊王黃鉞。辛丑，寧朔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楊文度進號征西將軍。〔六〕乙巳，錄公齊王出頓新亭。

二年春正月，沈攸之遣將公孫方平據西陽，辛酉，建寧太守張謨擊破之。丁卯，沈攸之自郢城奔散。己巳，華容縣民斬送之。左將軍、豫州刺史劉懷珍進號平南將軍。辛未，鎮軍將軍、雍州刺史張敬兒克江陵，斬攸之子光琰，荊州平，同逆皆伏誅。丙子，解嚴。以新除侍中柳世隆爲尚書右僕射。是日，錄公齊王旋鎮東府。丁丑，以江州刺史邵陵王友爲安南將軍、南豫州刺史。〔七〕左衛將軍齊王世子爲江州刺史，侍中蕭嶷爲領軍，鎮軍將軍、雍州

刺史張敬兒進號征西將軍，平西將軍、郢州刺史黃回進號鎮西將軍。

二月庚辰，以尚書左僕射王僧虔爲尚書令，尚書右僕射王延之爲尚書左僕射。癸未，錄公齊王加授太尉，衛將軍褚淵爲中書監、司空。甲申，曲赦荊州。丙戌，撫軍將軍、揚州刺史晉熙王燮進號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子，蜀雍州緣沔居民前被水災者租布三年。辛卯，郢州刺史、新除鎮南將軍黃回爲鎮北將軍、南兖州刺史，南兖州刺史李安民爲郢州刺史。癸巳，以山陰令傅琰爲益州刺史。丙申，左軍將軍彭文之有罪，下獄死。行湘州事任候伯殺前湘州行事庾佩玉，傳首京邑。

三月庚戌，以廣州刺史周盤龍爲司州刺史，輔國將軍劉悛爲廣州刺史。丙子，給太尉齊王羽葆、鼓吹。

夏四月己卯，以游擊將軍垣崇祖爲兖州刺史。辛卯，新除鎮北將軍、南兖州刺史黃回有罪賜死。甲午，輔國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蕭映行南兖州刺史。

五月戊午，倭國王武遣使獻方物，以武爲安東大將軍。輔國將軍、行湘州事任候伯有罪伏誅。

六月己丑，以前新會太守趙超民爲交州刺史。丁酉，以輔國將軍楊文弘爲北秦州刺史、武都王。

八月辛卯，太尉齊王表斷奇飾麗服，凡十有四條。乙未，以江州刺史齊王世子爲領軍將軍、撫軍將軍。丙申，以領軍蕭嶷爲江州刺史。

九月乙巳朔，日有蝕之。丙午，加太尉齊王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各四人。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晉熙王變爲司徒。戊申，行南兗州刺史蕭映爲南兗州刺史。甲寅，給太傅齊王三望車。己未，芮芮國遣使獻方物。癸酉，武陵內史張澹有罪，下獄死。

冬十月丁丑，寧朔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蕭晃爲豫州刺史。孫曇瓘先逃亡，己卯，擒獲，伏誅。壬寅，立皇后謝氏，減死罪一等，五歲刑以下悉原。

十一月壬子，立故武昌太守劉琨息頌爲南豐縣王。癸亥，臨澧侯劉晃謀反，晃及黨與皆伏誅。甲子，改封南陽王翽爲隨郡王，改隨陽郡。

十二月丙戌，皇后見于太廟。戊子，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三年春正月甲辰，以江州刺史蕭嶷爲鎮西將軍、荊州刺史，尙書左僕射王延之爲安南將軍、江州刺史。安西長史蕭順之爲郢州刺史。乙卯，太傅齊王表諸負官物質役者，悉原除。辛亥，以驍騎將軍王玄邈爲梁、南秦二州刺史。領軍將軍、撫軍將軍齊王世子加尙書

僕射，進號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丙辰，加太傅齊王前部羽葆、鼓吹。丁巳，詔太傅府依舊辟召。以征西將軍、雍州刺史張敬兒爲護軍將軍，新除給事黃門侍郎蕭長懋爲雍州刺史。

二月丙子，安南將軍、南豫州刺史邵陵王友薨。

三月癸卯朔，日有蝕之。甲辰，崇太傅爲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齊公，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游冠，位在諸王上，加相國綠綬綬，其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丙午，以中軍大將軍蕭蹟爲南豫州刺史、齊公世子，副貳相國，綠綬綬。庚戌，臨川王綽謀反，綽及黨與皆伏誅。丁巳，以齊國初建，給錢五百萬，布五千匹，絹千匹。

夏四月壬申，進齊公爵爲齊王，增封十郡。甲戌，安西將軍武陵王贊薨。丙戌，命齊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鐘簾宮縣。進世子爲太子，王子、王女、王孫爵命之號，壹如舊儀。辛卯，天祿永終，禪位于齊。壬辰，帝遜位于東邸。旣而遷居丹陽宮。齊王踐阼，封帝爲汝陰王，待以不臣之禮。行宋正朔，上書不爲表，答表不爲詔。

建元元年五月己未，殂于丹陽宮，時年十三。諡曰順帝。六月乙酉，葬于遂寧陵。

史臣曰：聖王膺錄，自非接亂承微，則天曆不至也。自三、五以來，受命之主，莫不乘淪亡之極，然後符樂推之運。水德遷謝，其來久矣，豈止於區區汝陰揖禪而已哉！

校勘記

〔一〕字仲謀 元龜一八二同。南史、建康實錄、御覽一二八引作「字仲謨」。

〔二〕中書令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撫軍將軍劉秉爲尙書令加中軍將軍 按據李慈銘宋書札記、孫彪宋書考論，並參考南史宋本紀、本書袁粲傳、南齊書褚淵傳，「中書令」當作「尙書令」，「衛將軍」下，似脫「袁粲爲中書監，領司徒，中書監褚淵爲衛將軍，並十九字。」

〔三〕司徒袁粲鎮石頭 「司徒」各本作「司空」。按時蕭道成爲司空，袁粲爲司徒，見南齊書高祖紀，及本書袁粲傳。今據南史、建康實錄改正。

〔四〕冬十一月己酉 下有丙午。按是月辛巳朔，初五日乙酉，二十六日丙午，二十九日己酉。己酉不當在丙午前。建康實錄作乙酉，疑己酉是乙酉之譌。

〔五〕吳興太守沈文季討斬之 「沈文季」三朝本作「沈文李」，北監本、毛本、殿本、局本作「沈文秀」。按沈文秀明帝世守青州，已爲北魏所俘。此吳興太守乃沈文季。南齊書沈文季傳可證。

〔六〕寧朔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楊文度進號征西將軍 「楊文度」各本並譌作「楊文慶」，據氏

傳改。

〔七〕以江州刺史邵陵王友爲安南將軍南豫州刺史「南豫州」各本並作「豫州」。孫彪宋書考論云：「豫州上當有『南』字。」按邵陵王友傳時爲南豫州刺史，孫說是，今補。

〔八〕凡十有四條南史齊本紀及南齊書高帝紀並作「凡十七條」。

宋書卷十一

志第一

志序 律曆上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則春秋是也，言則尚書是也。至於楚書、鄭志、晉乘、楚杌之篇，皆所以昭述前史，俾不泯於後。

司馬遷制一家之言，始區別名題，至乎禮儀刑政，有所不盡，乃於紀傳之外，創立八書，片文隻事，鴻纖備舉。班氏因之，靡違前式，網羅一代，條流遂廣。律曆禮樂，其名不變，以天官爲天文，改封禪爲郊祀，易貨殖、平準之稱，革河渠、溝洫之名，綴孫卿之辭，以述刑法，采孟軻之書，用序食貨。劉向鴻範，始自春秋，劉歆七略，儒墨異部，朱贛博采風謠，尤爲詳洽，固並因仍，以爲三志。而禮樂疏簡，所漏者多，典章事數，百不記一。天文雖爲該舉，而不言天形，致使三天之說，紛然莫辨。是故蔡邕於朔方上書，謂宜載述者也。

漢興，接秦阬儒之後，典墳殘缺，耆生碩老，常以亡逸爲慮。劉歆七略，固之藝文，蓋爲此也。河自龍門東注，橫被中國，每漂決所漸，寄重災深，堤築之功，勞役天下。且關、洛高塏，地少川源，是故鎬、鄠、潦、潏，咸入禮典。漳、滏、鄭、白之饒，溝渠沾溉之利，皆民命所祖，國以爲天，溝洫立志，亦其宜也。世殊事改，於今可得而略。

竊以班氏律曆，前事已詳，自楊偉改創景初，而魏書闕志。及元嘉重造新法，大明博議回改，自魏至宋，宜入今書。

班固禮樂、郊祀、馬彪祭祀、禮儀、蔡邕朝會、董巴輿服，並各立志。夫禮之所苞，其用非一，郊祭朝饗，匪云別事，旗章服物，非禮而何？今總而裁之，同謂禮志。刑法、食貨，前說已該，隨流派別，附之紀傳。樂經殘缺，其來已遠，班氏所述，政抄舉樂記，馬彪後書，又不備續。至於八音衆器，並不見書，雖略見世本，所闕猶衆。爰及雅鄭，謳謠之節，一皆屏落，曾無概見。郊廟樂章，每隨世改，雅聲舊典，咸有遺文。又案今鼓吹饒歌，雖有章曲，樂人傳習，口相師祖，所務者聲，不先訓以義。今樂府饒歌，校漢、魏舊曲，曲名時同，文字永異，尋文求義，無一可了。不知今之饒章，何代曲也。今志自郊廟以下，凡諸樂章，非淫哇之辭，並皆詳載。

天文、五行，自馬彪以後，無復記錄。何書自黃初之始，徐志肇義熙之元。今以魏接漢，

式遵何氏。然則自漢高帝五年之首冬，暨宋順帝昇明二年之孟夏，二辰六沴，甲子無差。聖帝哲王，咸有瑞命之紀，蓋所以神明寶位，幽贊禎符，欲使逐鹿弭謀，窺覬不作，握河括地，綠文赤字之書，言之詳矣。爰逮道至天而甘露下，德洞地而醴泉出，金芝玄栴之祥，朱草白鳥之瑞，斯固不可誣也。若夫衰世德爽，而嘉應不息，斯固天道茫昧，難以數推。亦由明主居上，而震蝕之災不弭；百靈咸順，而懸象之應獨違。今立符瑞志，以補前史之闕。

地理參差，事難該辨，魏晉以來，遷徙百計，一郡分爲四五，一縣割成兩三，或昨屬荆、豫，今隸司、兗，朝爲零、桂之士，夕爲廬、九之民，去來紛擾，無暫止息，版籍爲之渾淆，職方所不能記。自戎狄內侮，有晉東遷，中土遺氓，播徙江外，幽、并、冀、雍、兗、豫、青、徐之境，幽淪寇逆。自扶莫而裹足奉首，免身於荆、越者，百郡千城，流寓比室。人佇鴻雁之歌，士蓄懷本之念，莫不各樹邦邑，思復舊井。旣而民單戶約，不可獨建，故魏邦而有韓邑，齊縣而有趙民。且省置交加，日回月徙，寄寓遷流，迄無定託，邦名邑號，難或詳書。大宋受命，重啓邊隙，淮北五州，翦爲寇境，其或奔亡播遷，復立郡縣，斯則元嘉、泰始，同名異實。今以班固、馬彪二志，晉、宋起居，凡諸記註，悉加推討，隨條辨析，使悉該詳。

百官置省，備有前說，尋源討流，於事爲易。

元嘉中，東海何承天受詔纂宋書，其志十五篇，以續馬彪漢志，其證引該博者，卽而因

之，亦由班固、馬遷共爲一家者也。其有漏闕，及何氏後事，備加搜采，隨就補綴焉。淵流浩漫，非孤學所盡；足蹇途遙，豈短策能運。雖斟酌前史，備覩妍嗤，而愛嗜異情，取捨殊意，每含毫握簡，杼軸忘飡，終亦不足與班、左並馳，董、南齊轡。庶爲後之君子削藁而已焉。

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阮隄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管，以聽鳳鳴，以定律呂。夫聲有清濁，故協以宮商；形有長短，故檢以丈尺；器有大小，故定以斛斗；質有輕重，故平以鈞石。故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然則律呂，宮商之所由生也。

夫樂有器有文，有情有官。鍾鼓干戚，樂之器也；屈伸舒疾，樂之文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是以君子反情以和志，廣樂以成教，故能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故曰：「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周禮曰：「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四望山川先祖，各有其樂。又曰：「圓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

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地祇人鬼，禮亦如之。其可以感物興化，若此之深也。

「道始於一，一生二，二生三，三三而九。」故黃鍾之數六，分而爲雌雄十二鍾。鍾以三成，故置一而三之，凡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黃鍾之實。故黃鍾位子，主十一月，下生林鍾。林鍾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簇。太簇之數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鍾。應鍾之數四十三，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十七，主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鍾。夾鍾之數六十七，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中呂。中呂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極不生，鍾律不能復相生。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爲和。「四」姑洗三月，應鍾十月，與正音比，故爲和。和，從聲也。「五」應鍾生蕤賓，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爲繆。繆，音相干也。周律故有繆、和，爲武王伐紂七音也。日冬至，音比林鍾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鍾浸以清。以十二月律應二十四時。甲子，中呂之徵也；丙子，夾鍾之羽也；戊子，黃鍾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

「古人爲度量輕重，皆生乎天道。黃鍾之律長九寸，物以三生，三三九，三九二十七，故

幅廣二尺七寸，古之制也。音以八相生，故人長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爲尋。有形卽有聲，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尺爲匹。匹者，中人之度也，一匹爲制。秋分而禾標定，標，禾穗芒也。標定而禾孰。律之數十二，故十二標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六〕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故十寸而爲尺，十尺爲丈。其以爲重，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而倍之，故二十四銖而當一兩。天有四時，以成一歲，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兩而一斤。三月而一時，三十日一月，故三十斤而爲一鈞。四時而一歲，故四鈞而一石。〔七〕其爲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曆之數，天地之道也。下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

揚子雲曰：「聲生於日，謂甲己爲角，乙庚爲商，丙辛爲徵，丁壬爲羽，戊癸爲宮。律生於辰，謂子爲黃鍾，丑爲大呂之屬。聲以情質，質，正也。各以其行本情爲正也。律以和聲，當以律管鍾均，和其清濁之聲。聲律相協，而八音生。協，和。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金、石、匏、革、絲、竹、土、木，謂之八音。聲和音諧，是謂五樂。」

夫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是故天子常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鍾律，權土炭，効陰陽。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鍾通，土炭輕

而衡仰。^{〔七〕}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炭重而衡低。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狀聞。太史令封上。効則和，否則占。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周密，布緹幔。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布其內端，案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動。其爲氣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八〕}殿中候，用玉律十二。唯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九〕}取弘農宜陽縣金門山竹爲管，河內葭莩爲灰。^{〔一〇〕}

三代陵遲，音律失度。漢興，北平侯張蒼始定律曆。孝武之世，置協律之官。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音六十律之數，受學於小黃令焦延壽。其下生、上生，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終於南事，而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宓犧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爲宮，而商角徵羽以類從焉。禮運篇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此之謂也。以六十律分一朞之日，黃鍾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煖風雨之占於是生焉。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

之節。」房言律詳於歆所奏，〔二〕其術施行於史官，候部用之。續漢志具載其律準度數。

漢章帝元和元年，待詔候鍾律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嵩具以準法教子男宣，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詔曰：「嵩子學審曉律，別其族，協其聲者，審試。不得依託父學，以聾爲聰。聲微妙，獨非莫知，獨是莫曉，以律錯吹，能知命十二律不失一，乃爲能傳嵩學耳。」試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爲準。靈帝熹平六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音不可書以曉人，〔三〕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候氣而已。

舊律度

新律度

舊律分

新律分新律小分母三十六〔一三〕

黃鍾九寸

九寸

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林鍾大寸

六寸一釐

十一萬八千九十八

十一萬八千二百九十六二十五

太簇八寸

八寸二釐

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

十五萬七千八百六十一十四

南呂五寸三分三

五寸三分六釐少強

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

十萬五千五百七十二三

釐少強〔一四〕

姑洗七寸一分一釐強

七寸一分五釐強〔一五〕

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

十四萬七百六十二二十八

應鍾四寸七分四釐強〔二六〕四寸七分九釐強 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 九萬四千三百五十七
蕤賓六寸三分二釐強 六寸三分八釐強〔二七〕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 十二萬五千六百八十六〔二八〕

六〔二八〕

大呂八寸四分二釐大強 八寸四分九釐大強 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 十六萬七千二百七十八 三十一
夷則五寸六分一釐大強 五寸七分弱 十一萬五百九十二 十一萬二千一百八十一 二十
夾鍾七寸四分九 七寸五分八 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 十四萬九千二百四十四 九

釐少弱〔三〇〕

釐少弱〔三二〕

無射四寸九分九 五寸九釐半 九萬八千三百四 十萬二百九十三 十四

釐半弱〔三一〕

中呂六寸六分六釐弱 六寸七分七釐 十三萬一千七十二 十三萬三千二百五十

七二十五〔三三〕

黃鍾八寸八分八釐弱 九寸 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 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三分之二，不足二千三百

八十四，三分之一〔三四〕

論曰：律呂相生，皆三分而損益之。先儒推十二律，從子至亥，每三之，凡十七萬七千

一百四十七，而三約之，是爲上生。故漢志云：三分損一，下生林鍾，三分益一，上生太簇。無射既上生中呂，則中呂又當上生黃鍾，然後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今上生不及黃鍾實二千三百八十四，九約實一千九百六十八爲一分，此則不周九寸之律一分有奇，豈得還爲宮乎？凡三分益一爲上生，三分損一爲下生，此其大略，猶周天斗分四分之一耳。京房不思此意，比十二律微有所增，方引而伸之，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至于南事，爲六十律，竟復不合，彌益其疏。班氏所志，未能通律呂本源，徒訓角爲觸，徵爲祉，陽氣施種於黃鍾，如斯之屬，空煩其文，而爲辭費。又推九六，欲符劉歆三統之數，假託非類，以飾其說，皆孟堅之妄矣。

蔡邕從朔方上書，云前漢志但載十二律，〔三〕不及六十。六律尺寸相生，司馬彪皆已志之。漢末，亡失雅樂，黃初中，鑄工柴玉巧有意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作。協律都尉杜夔令玉鑄鍾，其聲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厭之，謂夔清濁任意。更相訴白於魏王。魏王取玉所鑄鍾，雜錯更試，然後知夔爲精，於是罪玉及諸子，皆爲養馬士。〔三六〕

晉泰始十年，中書監荀勗、中書令張華，出御府銅竹律二十五具，部太樂郎劉秀等校試，其三具與杜夔及左延年律法同，其二十二具，視其銘題尺寸，是笛律也。問協律中郎將列和，辭：「昔魏明帝時，令和承受笛聲，以作此律，欲使學者別居一坊，歌詠講習，依此律

調。至於都合樂時，但識其尺寸之名，則絲竹歌詠，皆得均合。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歌聲清者，用短笛短律。凡絃歌調張清濁之制，不依笛尺寸名之，則不可知也。」

勗等奏：「昔先王之作樂也，以振風蕩俗，饗神佑賢，^{〔三七〕}必協律呂之和，以節八音之中。^{〔三八〕}是故郊祀朝宴，用之有制，歌奏分敍，清濁有宜。故曰『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此經傳記籍可得而知者也。如和對辭，笛之長短，無所象則，率意而作，不由曲度。考以正律，皆不相應，吹其聲均，多不諧合。又辭：『先師傳笛，別其清濁，直以長短，工人裁制，舊不依律。』是爲作笛無法。而和寫笛造律，^{〔三九〕}又令琴瑟歌詠，從之爲正，非所以稽古先哲，垂憲于後者也。謹條牒諸律，問和意狀如左。及依典制，用十二律造笛像十二枚，聲均調和，器用便利。講肄彈擊，必合律呂，況乎宴饗萬國，奏之廟堂者哉！雖伶、夔曠遠，至音難精，猶宜儀刑古昔，^{〔四〇〕}以求厥衷，合于經禮，於制爲詳。若可施用，請更部笛工，選竹造作，下太樂、樂府施行。^{〔四一〕}平議諸杜夔、左延年律可皆留。其御府笛正聲下徵各一具，皆銘題作者姓名。其餘無所施用，還付御府毀。」奏可。

勗又問和：「作笛爲可依十二律作十二笛，令一孔依一律，然後乃以爲樂不？」和辭：「太樂東廂長笛正聲已長四尺二寸，今當復取其下徵之聲，於法，聲濁者笛當長，計其尺寸，乃五尺有餘，和昔日作之，不可吹也。又笛諸孔，雖不校試，意謂不能得一孔輒應一律也。」案

太樂，四尺二寸笛正聲均應蕤賓，以十二律還相爲宮，推法下徵之孔，當應律大呂。大呂笛長二尺六寸有奇，不得長五尺餘。令太樂郎劉秀、鄧昊等依律作大呂笛以示和。又吹七律，一孔一校，聲皆相應。然後令郝生鼓箏，宋同吹笛，以爲雜引、相和諸曲。和乃辭曰：「自和父祖漢世以來，笛家相傳，不知此法，而今調均與律相應，實非所及也。」郝生、魯基、种整、朱夏，皆與和同。

又問和：「笛有六孔，及其體中之空爲七。和爲能盡名其宮商角徵不？孔調與不調，以何檢知？」和辭：「先師相傳，吹笛但以作曲相語，爲某曲當舉某指，」初不知七孔盡應何聲也。若當作笛，其仰尙方笛工，依案舊像訖，但吹取鳴者，初不復校其諸孔調與不調也。」案周禮調樂金石，有一定之聲，是故造鍾磬者，先依律調之，然後施於廂懸。作樂之時，諸音皆受鍾磬之均，卽爲悉應律也。至於饗宴殿堂之上，無廂懸鍾磬，以笛有一定調，故諸絃歌皆從笛爲正。是爲笛猶鍾磬，宜必合於律呂。如和所對，直以意造，率短一寸，七孔聲均，不知其皆應何律。調與不調，無以檢正。唯取竹之鳴者，爲無法制。輒令部郎劉秀、鄧昊、王豔、魏邵等與笛工參共作笛，工人造其形，律者定其聲，然後器象有制，音均和協。

又問和：「若不知律呂之義，作樂音均高下清濁之調，當以何名之？」和辭：「每合樂時，隨歌者聲之清濁，用笛有長短。假令聲濁者用三尺二笛，因名曰此三尺二調也。聲清者用二

尺九笛，因名曰此二尺九調也。漢、魏相傳，施行皆然。」案周禮奏六樂，乃奏黃鍾，歌大呂，乃奏太簇，歌應鍾。皆以律呂之義，紀歌奏清濁。而和所稱以二尺三尺爲名，雖漢、魏用之，俗而不典。部郎劉秀、鄧昊等以律作笛，三尺二寸者，應無射之律，若宜用長笛，執樂者曰「請奏無射」。周語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二尺八寸四分四釐應黃鍾之律，若宜用短笛，執樂者曰「請奏黃鍾」。周語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是則歌奏之義，當合經禮，考之古典，於制爲雅。

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周禮載六律六同。禮記又曰：「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劉歆、班固纂律曆志，亦紀十二律。唯京房始創六十律，至章帝時，其法已亡，蔡邕雖追紀其言，亦曰「今無能爲者」。依案古典及今音家所用六十律者，無施於樂。謹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之法，制十二笛象，記注圖側，如別。省圖，不如視笛之了，故復重作蕤賓伏孔笛。其制云：

黃鍾之笛，正聲應黃鍾，下徵應林鍾，長二尺八寸四分四釐有奇。周語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正聲調法，以黃鍾爲宮，則姑洗爲角。翕笛之聲應姑洗，故以四角之長爲黃鍾之笛也。其宮聲正而不倍，故曰正聲。正聲調法，黃鍾爲宮，第一孔。應鍾爲變宮，第二孔。南呂爲羽，第三孔。林鍾爲徵，第四孔。蕤賓爲變徵，第五附孔。姑洗爲角，笛體中聲。太簇爲商。笛後出孔也。商聲濁於角，當在角下，而角聲以在

體中，故上其商孔，令在宮上，清於宮也。然則宮商正也，餘聲皆倍也。是故從宮以下，孔轉下轉濁也。此章說笛孔上下次第之名也。〔三七〕下章說律呂相生，笛之制也。正聲調法，黃鍾爲宮，作黃鍾之笛，將求宮孔，以姑洗及黃鍾律從笛首下度之，盡二律之長而爲孔，則得宮聲也。宮生徵，黃鍾生林鍾也。以林鍾之律從宮孔下度之，盡律作孔，則得徵聲也。徵生商，林鍾生太簇也。以太簇律從徵孔上度之，盡律以爲孔，則得商聲也。商生羽，太簇生南呂也。以南呂律從商孔下度之，〔三八〕盡律爲孔，則得羽聲也。羽生角，南呂生姑洗也。以姑洗律從羽孔上行度之，盡律而爲孔，則得角聲也。然則出於商孔之上，吹笛者左手所不及也。從羽孔下行度之，盡律而爲孔，亦得角聲，出於變徵附孔之下，〔三九〕則吹者右手所不逮也，故不作角孔。推而下之，復倍其均，是以角聲在笛體中，古之制也。音家舊法，雖一倍再倍，〔四〇〕但令均同。適足爲唱和之聲，無害於曲均故也。周語曰，匏竹利制，議宜，謂便於事用從宜者也。角生變宮，姑洗生應鍾也。上句所謂當爲角孔而出商上者，〔四一〕墨點識之，以應律也。從此點下行度之，盡律爲孔，〔四二〕則得變宮之聲也。變宮生變徵，應鍾生蕤賓也。以蕤賓律從變宮下度之，盡律爲孔，則得變徵之聲。十二笛之制，各以其宮爲主。〔四三〕相生之法，或倍或半，其便事用，〔四四〕例皆一者也。下徵調法，林鍾爲宮，第四孔也。本正聲黃鍾之徵。徵清當在宮上，用笛之宜，倍令濁下，故曰下徵。下徵更爲宮者，記所謂「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也。〔四五〕然則正聲調清，下徵調濁也。南呂爲商，第三孔也。〔四六〕本正聲黃鍾之羽，今爲下徵之商。應鍾爲角，第二孔也。本正聲黃鍾之變宮，今爲下徵之角也。黃鍾爲變徵，下徵之調，林鍾爲宮，大呂當變徵。而黃鍾笛本無大呂之聲，故假用黃鍾以爲變徵也。假用之法，當變徵之聲，則俱發黃鍾及太簇、應鍾三孔。黃鍾濁而太簇清，〔四七〕大呂律在二律

之間，俱發三孔而微磴磴之，〔四〕則得大呂變徵之聲矣。諸笛下徵調求變徵之法，皆如此。太蔟爲徵，笛後出孔，本正聲之商，今爲下徵之徵。姑洗爲羽，笛體中翕聲也。本正聲之角，今爲下徵之羽也。蕤賓爲變宮，附孔是也。本正聲之變徵也，今爲下徵之變宮也。然則正聲之調，孔轉下轉濁；下徵之調，孔轉上轉清也。清角之調，以姑洗爲宮，卽是笛體中翕聲也，於正聲爲角，於下徵爲羽。清角之調，乃以爲宮，而哨吹令清，故曰清角。唯得爲宛詩諺俗之曲，不合雅樂也。蕤賓爲商，正也。林鍾爲角，非正也。南呂爲變徵，非正也。應鍾爲徵，正也。黃鍾爲羽，非正也。太蔟爲變宮，非正也。清角之調，唯宮商及徵，與律相應，餘四聲非正者皆濁，一律哨吹令清，假而用之，其例一也。

凡笛體用角律，其長者八之，蕤賓、林鍾也。短者四之，其餘十笛，皆四角也。空中實容，長者十六，短笛竹宜受八律之黍也。〔四九〕若長短大小不合於此，或器用不便聲均法度之齊等也。然笛竹率上天下小，不能均齊，必不得已，取其聲均合。三宮一曰正聲，二曰下徵，三曰清角。二十一變也。宮有七聲，錯綜用之，故二十一變也。諸笛例皆一也。伏孔四，所以便事用也。一曰正角，出於商上者也。二曰倍角，近笛下者也。三曰變宮，近於宮孔，倍令下者也。四曰變徵，遠於徵孔，倍令高者也。〔五〇〕或倍或半，或四分之一，取則於琴徽也。四者皆不作其孔而取其度，以應進退上下之法，所以協聲均，便事用也。其本孔隱而不見，故曰伏孔。

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長二尺六寸六分三釐有奇。周語曰：「元間大呂，助宣物也。」

太簇之笛：正聲應太簇，下徵應南呂，長二尺五寸二分八釐有奇。〔五〕周語曰：「太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

夾鍾之笛：正聲應夾鍾，下徵應無射，長二尺四寸。周語曰：「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

姑洗之笛：正聲應姑洗，下徵應應鍾，長二尺二寸四分七釐有奇。周語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寶也。」

中呂之笛：正聲應中呂，下徵應黃鍾，長二尺一寸三分三釐有奇。〔五〕周語曰：「三間中呂，宣中氣也。」〔五三〕

蕤賓之笛：正聲應蕤賓，下徵應大呂，長三尺九寸九分五釐有奇。周語曰：「蕤賓所以安靜神人，獻酬交酢。」變宮近宮孔，故倍半令下，〔五〕便於用也。林鍾亦如之。

林鍾之笛：正聲應林鍾，下徵應太簇，長三尺七寸九分二釐有奇。〔五〕周語曰：「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

夷則之笛：正聲應夷則，下徵應夾鍾，長三尺六寸。周語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五六〕變宮之法，亦如蕤賓，體用四角，故四分益一也。

南呂之笛：正聲應南呂，下徵應姑洗，長三尺三寸七分一釐有奇。〔五七〕周語曰：「五間南呂，贊陽秀也。」

無射之笛：正聲應無射，下徵應中呂，長三尺二寸。〔周語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

應鍾之笛：正聲應應鍾，下徵應蕤賓，長二尺九寸九分六釐有奇。〔〔天〕周語曰：「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

勛又以魏杜夔所制律呂，檢校太樂、總章、鼓吹八音，與律乖錯。始知後漢至魏，尺度漸長於古四分有餘。夔依爲律呂，故致失韻。乃部佐著作郎劉恭、依周禮更積黍起度，〔〔五九〕〕以鑄新律。既成，募求古器，〔〔六〇〕〕得周時玉律，比之不差毫釐。又漢世故鍾，以律命之，不叩而自應。初勛行道，逢趙郡商人縣鐸於牛，其聲甚韻。至是搜得此鐸，以調律呂焉。

晉武帝以勛律與周、漢器合，乃施用之。散騎侍郎阮咸譏其聲高，非興國之音。咸亡後，掘地得古銅尺，果長勛尺四分，時人咸服其妙。

元康中，裴頠以爲醫方民命之急，而稱兩不與古同，爲害特重，宜因此改治權衡。不見省。

黃鍾箱笛，晉時三尺八寸，元嘉九年，太樂令鍾宗之減爲三尺七寸。十四年，治書令史奚縱又減五分，爲三尺六寸五分。〔列和云：「東箱長笛四尺二寸也。」〕太簇箱笛，晉時三尺七寸，宗之減爲三尺三寸七分，縱又減一寸一分，爲三尺二寸六分。姑洗箱笛，晉時三尺五寸，宗之減

爲二尺九寸七分，縱又減五分，爲二尺九寸二分。蕤賓箱笛，晉時二尺九寸，宗之減爲二尺六寸，縱又減二分，爲二尺五寸八分。

校勘記

〔一〕黃鍾爲角太簇爲徵 各本脫「爲角太簇」四字，據周禮春官大司樂職文補。

〔二〕三三而九 各本並作「三而九」，據淮南子天文訓原文補正。

〔三〕夷則之數五十一 「五十一」宋書各本並作「五十」，據淮南子天文訓及晉書律曆志（以下簡稱晉志）補。錢寶琮宋書律志校勘記云：「夷則之數爲五〇・五七，若舉成數言之，當作五十一。」

〔四〕比於正音故爲和 各本「比」字上並有「不」字，據淮南子天文訓原文刪。小注「與正音比」上各本亦有「不」字，今並刪去。

〔五〕故爲和和從聲也 「故」各本作「效」，「從」各本作「徙」，並據淮南子天文訓原文改正。

〔六〕十二粟而當一寸 各本並作「一粟而當一寸」，據淮南子天文訓原文改正。

〔七〕土炭輕而衡仰 「仰」，各本譌卬，當由卬之形似而譌。卬仰古今字，續漢志、晉志作仰，今改正。

〔八〕氣至者灰動其爲氣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 三朝本、北監本、毛本、局本原作「氣至者次去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殿本但「次」字作「吹」字，其餘文字並同。字句奪譌，義不至者次去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殿本但「次」字作「吹」字，其餘文字並同。字句奪譌，義不

可通。今據續漢志、晉志改正。

〔九〕唯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靈臺用竹律六十」七字，各本並脫，據續漢志、御覽一六引京房傳補。

〔一〇〕取弘農宜陽縣金門山竹爲管河內葭莖爲灰 各本並脫「爲管河內葭莖」六字，據晉志補。

〔一一〕房言律詳於歆所奏 各本並脫「於歆所奏」四字，據晉志補。

〔一二〕音不可書以曉人「書以」各本作「以書」，據晉志乙正。

〔一三〕新律小分母三十六「母」各本並作「十」，據錢寶琮校勘記改。

〔一四〕南呂五寸三分三釐少強「三分」各本並作「二分」，張文虎舒藝室隨筆云：「當作南呂五寸三分

三釐少強。」錢寶琮校勘記云：「太蔭正律度八寸，二乘而三除之，正得五寸三分三釐少強也。」

今據張、錢二家說改正。

〔一五〕七寸一分五釐強「強」各本並作「少強」，據律理校算改正。

〔一六〕應鍾四寸七分四釐強 百衲本、北監本、毛本作「應鍾四寸七」。殿本、局本作「應鍾四寸七分」。

據錢寶琮校勘記訂正。

〔一七〕六寸三分八釐強「強」各本並作「少強」，據律理校算改正。

〔一八〕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 各本並作「十二萬四千四百三十六」。據續漢志改。

〔一九〕十二萬五千六百八十六 各本並作「十二萬五千六八六」。錢寶琮校勘記云：「據術當作十二萬五千六百八十六。」今改正。

〔二〇〕夾鍾七寸四分九釐少弱 「少弱」各本並作「少強」，據錢寶琮校勘記改。

〔二一〕七寸五分八釐少弱 「少」字，各本並脫，據律理校算補正。

〔二二〕無射四寸九分九釐半弱 「半弱」各本並作「半強」，據錢寶琮校勘記改。

〔二三〕十三萬三千二百五十七二十五 「二十五」各本並作「二十三」，據錢寶琮校勘記改正。

〔二四〕三分之二不足二千三百八十四三分之一 各本並作「三分之二二千四百八十四三分之一」，據錢寶琮校勘記改正。

〔二五〕云前漢志但載十二律 「十二律」各本皆脫「二」字。今據前漢志補。

〔二六〕於是罪玉及諸子皆爲養馬士 「士」各本並作「主」，據三國志魏志杜襲傳改。

〔二七〕饗神佑賢 「佑」各本並作「佐」，據晉志改。

〔二八〕以節八音之中 「中」各本並作「用」，據晉志改。

〔二九〕而和寫笛造律 「和」各本並作「知」，據晉志改。按和指協律中郎將列和。

〔三〇〕猶宜儀刑古昔 各本並奪「儀」字，據晉志補。

〔三一〕下太樂樂府施行 「下」字各本並奪去，據晉志補。

〔三二〕爲某曲當舉某指 「舉」各本並作「與」，據晉志改。

〔三三〕輒令部郎劉秀鄧昊王豔魏邵等與笛工參共作笛 「輒」晉志作「趣」，嚴可均全晉文「趣」下有「令」字，今不改「輒」字，補「令」字。「王豔」二字各本皆空白，據晉志補。

〔三四〕在治忽 三朝本作「在治七始」，北監、毛本、殿本、局本作「在治忽始」。按尚書益稷篇作「在治忽」，今據改。

〔三五〕蔡邕雖追紀其言 「紀」字，百衲本空格一字。北監、毛本、殿本、局本作「古作」二字。今據晉志補。

〔三六〕正聲調法 「正聲」各本並作「主聲」，據晉志改。

〔三七〕此章說笛孔上下次第之名也 「次第」百衲本作「太律」，北監、毛本、殿本、局本作「大律」，今據晉志改。

〔三八〕以南呂律從商孔下度之 「南呂律」下各本有「度」字，據晉志刪。「商孔」各本作「角孔」，據晉志改。

〔三九〕出於變徵附孔之下 「變徵附孔」各本並作「附商孔」，晉志作「商附空」。錢寶琮校勘記云：「晉志亦誤。當云出於變徵附孔之下。變徵附孔，卽上文所謂第五孔也。」今據錢說改。

〔四〇〕雖一倍再倍 「一倍」各本並作「一部」，據晉志改。

〔四一〕上句所謂當爲角孔而出商上者「商上」各本及晉志並作「商下」。張文虎舒藝室隨筆及錢寶琮校勘記並云商下當作商上。今據改。

〔四二〕盡律爲孔 各本只有「爲孔」二字，奪去上二字。晉志作「應律爲孔」。張文虎舒藝室隨筆云：「應律爲孔，當作盡律爲孔。」今據張氏說補。

〔四三〕各以其宮爲主 「各」各本並作「名」，據晉志改。

〔四四〕其便事用 「便」各本並作「使」，據晉志改。

〔四五〕記所謂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也 「也」各本並作「者」，據晉志改。

〔四六〕第三孔也 各本奪「也」字，依前後文例，據晉志補。

〔四七〕黃鍾濁而太蔭清 「濁」字上，各本並有「應」字，錢寶琮校勘記云：「應字是衍文。」今刪去。

〔四八〕俱發三孔而微磬礪之 「微」各本並作「徵」。晉書勣注改作「微」。張文虎舒藝室隨筆云：「徵當作微，晉志亦誤。」按勣注蓋據張氏說改。今改正。

〔四九〕長者十六短笛竹宜受八律之黍也 錢寶琮校勘記云：「注文與正文不相屬，疑有脫誤。」

〔五〇〕四曰變徵遠於徵孔倍令高者也 據錢寶琮校勘記云：「當云四曰變徵，近於徵孔，半令高者也。」

〔五一〕長二尺五寸二分八釐有奇 各本並作「長二尺五寸三分一釐有奇」。據張文虎舒藝室隨筆說

改正。

〔五三〕長二尺二寸四分七釐有奇至長二尺一寸三分三釐有奇 各本均奪去「寸四分至二尺一」，據張文虎舒藝室隨筆說補。

〔五四〕三間中呂宣中氣也 「宣」各本譌「宮」，據晉志改。

〔五五〕變宮近宮孔故倍半令下 各本並脫去「近宮孔」之宮字，今據晉志補。「倍」各本作「陪」，今據晉志改正。

〔五六〕長三尺七寸九分二釐有奇 「二釐」各本並作「七釐」。據錢寶琮校勘記改。

〔五七〕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 「九則」各本並作「九州」，據國語原文改正。

〔五八〕長三尺三寸七分一釐有奇 「一釐有奇」四字，各本並脫，據錢寶琮校勘記補。

〔五九〕長二尺九寸九分六釐有奇 「二尺」各本作「三尺」，殿本作「五尺」。據張文虎舒藝室隨筆、錢寶琮校勘記並云：「三尺當作二尺。」今據張、錢二家說改。

〔六〇〕乃部佐著作郎劉恭依周禮更積黍起度 「乃」各本並作「及」，據晉志改。

〔六一〕募求古器 「募」各本並作「慕」，今改正。

宋書卷十二

志第二

律曆中

夫天地之所貴者生也，萬物之所尊者人也，役智窮神，無幽不察，是以動作云爲，皆應天地之象。古先聖哲，擬辰極，制渾儀。夫陰陽二氣，陶育羣品，精象所寄，是爲日月。羣生之性，章爲五才，五才之靈，五星是也。曆所以擬天行而序七耀，紀萬國而授人時。黃帝使大撓造六甲，容成制曆象，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少昊氏有鳳鳥之瑞，以鳥名官，而鳳鳥氏司曆。顓頊之代，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堯復育重黎之後，使治舊職，分命羲、和，欽若昊天。故虞書曰：「稽三百有六旬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其後授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爰及殷、周二代，皆創業革制，而服色從之。順其時氣，以應天道，萬物羣生，蒙其利澤。三王旣謝，史職廢官，故孔子正春秋以明司曆之過。秦兼天下，自以爲

水德，以十月爲正，服色上黑。

漢興，襲秦正朔，北平侯張蒼首言律曆之事，以顓頊曆比於六曆，所失差近。施用至武帝元封七年，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曆紀廢壞，宜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之於天也。乃詔遂等造漢曆。選鄧平、長樂司馬可及人間治曆者，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分天部，落下閎運算轉曆。其法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閎與鄧平所治同。於是皆觀星度，日月行，更以算推，如閎、平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曆，以平爲太史丞。至元鳳三年，太史令張壽王上書，以爲元年用黃帝調曆，「今陰陽不調，更曆之過」。詔下主曆使者鮮于妄人與治曆大司農中丞麻光等二十餘人雜候晦朔弦望二十四氣。又詔丞相、御史、大將軍、右將軍史各一人雜候上林清臺，課諸疏密，凡十一家。起三年盡五年。壽王課疏遠。又漢元年不用黃帝調曆，劾壽王逆天地，「大不敬」。詔勿劾。復候，盡六年，太初曆第一。壽王曆乃太史官殷曆也。壽王再劾不服，竟下吏。至孝成時，劉向總六曆，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作三統曆以說春秋，屬辭比事，雖盡精巧，非其實也。班固謂之密要，故漢曆志述之。校之何承天等六家之曆，雖六元不同，分章或異，至今所差，或三日，或二日數時，考其遠近，率皆六國及秦時人所造。其術斗分多，上不可檢於春秋，下不驗於漢、魏，雖復假稱帝王，祇足以惑時人耳。

光武建武八年，太僕朱浮上言曆紀不正，宜當改治。時所差尙微，未遑考正。明帝永平中，待詔楊岑、張盛、景防等典治曆，但改易加時弦望，未能綜校曆元也。至元和二年，太初失天益遠，宿度相覺浸多，候者皆知日宿差五度，冬至之日在斗二十一度，晦朔弦望，先天一日。章帝召治曆編訢、李梵等綜校其狀。遂下詔書稱：「春秋保乾圖曰：『三百年斗曆改憲。』史官用太初鄧平術，有餘分一，在三百年之域，行度轉差，浸以繆錯，璇璣不正，文象不稽。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一度，先立春一日，則四分之立春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逆，用望平和，蓋亦遠矣。今改行四分，以遵堯順孔，奉天之文，同心敬授，儻獲咸熙。」於是四分法施行。黃帝以來諸曆以爲冬至在牽牛初者皆黜焉。

和帝永元十四年，待詔太史霍融上言：「官漏刻率九日增減一刻，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曆密。」其年十一月甲寅，詔曰：「漏所以節時分，定昏明。昏明長短，起於日去極遠近，日道周圍，不可以計率分。官漏九日增減一刻，違失其實，以晷景爲刻，密近有驗。今下晷景漏刻四十八箭。」其二十四氣日所在，并黃道去極、晷景、漏刻、昏明中星，並列載于續漢律曆志。

安帝延光三年，^{〔四〕}中謁者竇誦上書言當用甲寅元，河南梁豐云當復用太初。尙書郎張衡、周興皆審曆，數難誦、豐，或不能對，或云失誤。衡等參案儀注，考往校今，以爲九道

法最密。詔下公卿詳議。太尉愷等參議：「太初過天一度，月以晦見西方。元和改從四分，四分雖密於太初，復不正。皆不可用。甲寅元與天相應，合圖讖，可施行。」議者不同。尙書令忠上奏：「天之曆數，不可任疑從虛，以非易是。」宣等遂寢。

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等言：「曆元不正，故盜賊爲害。曆當以甲寅爲元，不用庚申，乞本庚申元經緯明文。」詔下三府，與儒林明道術者詳議。羣臣會司徒府集議。議郎蔡邕曰：「曆數精微，術無常是。漢興承秦，曆用顓頊，元用乙卯。百有二歲，孝武皇帝始改太初，元用丁丑。行之百八十九歲，孝章帝改從四分，元用庚申。今光等以庚申爲非，甲寅爲是。按曆法，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各自有元。光、晃所援，則殷曆元也。昔始用太初丁丑之後，六家紛錯，爭訟是非。張壽王挾甲寅元以非漢曆，雜候清臺，課在下第。太初效驗，無所漏失。是則雖非圖讖之元，而有效於前者也。及用四分以來，考之行度，密於太初，是又新元有效於今者也。故延光中，宣誦亦非四分，言當用甲寅元，公卿參議，竟不施行。且三光之行，遲速進退，不必若一。故有古今之術。今術之不能上通於古，亦猶古術不能下通於今也。又光、晃以考靈耀爲本，二十八宿度數至日所在，錯異不可參校。元和二年用至今九十二歲，而光、晃言陰陽不和，姦臣盜賊，皆元之咎。元和詔書，文備義著，非羣臣議者所能變易。」三公從邕議，以光、晃不敬，正鬼薪法。詔書勿治

罪。

何承天曰：夫曆數之術，若心所不達，雖復通人前識，無救其爲蔽也。是以多歷年歲，未能有定。四分於天，出三百年而盈一日。積代不悟，徒云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假言讖緯，遂關治亂，此之爲蔽，亦已甚矣。劉歆三統法尤復疏闊，方於四分，六千餘年又益一日。揚雄心惑其說，采爲太玄，班固謂之最密，著于漢志，司彪因曰「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曆，施行百有餘年」。曾不憶劉歆之生，不逮太初，二三君子言曆，幾乎不知而妄言歟。

光和中，穀城門候劉洪始悟四分於天疏闊，更以五百八十九爲紀法，百四十五爲斗分，造乾象法，又制遲疾曆以步月行。方於太初、四分，轉精微矣。魏文帝黃初中，太史丞韓翊以爲乾象減斗分太過，後當先天，造黃初曆，以四千八百八十三爲紀法，一千二百五爲斗分。其後尚書令陳羣奏，以爲「曆數難明，前代通儒多共紛爭。黃初之元，以四分曆久遠疏闊，大魏受命，宜正曆明時。韓翊首建黃初，猶恐不審，故以乾象互相參校。歷三年，更相是非，舍本卽末，爭長短而疑尺丈，竟無時而決。按三公議，皆綜盡曲理，殊塗同歸，欲使效之璿璣，各盡其法，一年之間，得失足定，合於事宜」。奏可。明帝時，尚書郎楊偉制景初曆，施用至于晉、宋。古之爲曆者，鄧平能修舊制新，劉洪始減四分，又定月行遲疾，楊偉斟酌兩端，以立多少之衷，因朔積分設差，以推合朔月蝕。此三人，漢、魏之善曆者。然而洪之遲

疾，不可以檢春秋，偉之五星，大乖於後代，斯則洪用心尙疏，偉拘於同出上元壬辰故也。

魏明帝景初元年，改定曆數，以建丑之月爲正，改其年三月爲孟夏四月。其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祭祠、烝嘗、巡狩、蒐田，分至啓閉，班宣時令，皆以建寅爲正。三年正月，帝崩，復用夏正。

楊偉表曰：「臣攬載籍，斷考曆數，時以紀農，月以紀事，其所由來，遐而尙矣。乃自少昊，則玄鳥司分，顓頊帝嚳，則重、黎司天，唐帝、虞舜則義、和掌日。三代因之，則世有日官。日官司曆，則頒之諸侯，諸侯受之，則頒于境內。夏后之代，義、和涵淫，廢時亂日，則書載胤征。由此觀之，審農時而重人事者，歷代然也。逮至周室旣衰，戰國橫騖，告朔之羊，廢而不紹，登臺之禮，滅而不遵。閏分乖次而不識，孟陬失紀而莫悟，大火猶西流，而怪蟄蟲之不藏也。是時也，天子不協時，司曆不書日，諸侯不受職，日御不分朔，人事不恤，廢棄農時。仲尼之撥亂於春秋，託褒貶糾正，司曆失閏，則譏而書之，登臺頒朔，則謂之有禮。自此以降，暨于秦、漢，乃復以孟冬爲歲首，閏爲後九月，中節乖錯，時月紕繆，加時後天，蝕不在朔，累載相襲，[言]久而不革也。至武帝元封七年，始乃寤其繆焉。於是改正朔，更曆數，使大才通人，造太初曆，校中朔所差，以正閏分，課中星得度，以考疏密，以建寅之月爲正

朔，以黃鍾之月爲曆初。其曆斗分太多，後遂疏闊。至元和二年，復用四分曆，施而行之。至于今日，考察日蝕，率常在晦，是則斗分太多，故先密後疏而不可用也。是以臣前以制典餘日，推考天路，稽之前典，驗之食朔，詳而精之，更建密歷，則不先不後，古今中天。以昔在唐帝，協日正時，允釐百工，咸熙庶績也。欲使當今國之典禮，凡百制度，皆輯合往古，郁然備足，乃改正朔，更曆數，以大呂之月爲歲首，以建子之月爲曆初。臣以爲昔在帝代，則法曰顓頊，曩自軒轅，則曆曰黃帝。暨至漢之孝武，革正朔，更曆數，改元曰太初，因名太初曆。今改元爲景初，宜曰景初曆。臣之所建景初曆，法數則約要，施用則近密，治之則省功，學之則易知。雖復使研桑心算，隸首運籌，重黎司晷，羲和察景，以考天路，步驗日月，究極精微，盡術數之極者，皆未如臣如此之妙也。是以累代曆數，皆疏而不密，自黃帝以來，改革不已。

壬辰元以來，至景初元年丁巳，歲積四千四十六，算上。此元以天正建子黃鍾之月爲曆初，元首之歲夜半甲子朔旦冬至。

元法，萬一千五十八。

紀法，千八百四十三。

紀月，二萬二千七百九十五。

章歲，十九。

章月，二百三十五。

章閏，七。

通數，十三萬四千六百三十。

日法，四千五百五十九。

餘數，九千六百七十。

周天，六十七萬三千一百五十。

歲中，〔六〕十一。

氣法，十二。

沒分，六萬七千三百一十五。

沒法，九百六十七。

月周，二萬四千六百三十八。

通法，四十七。

會通，七十九萬一百一十。〔七〕

朔望合數，六萬七千三百一十五。

入交限數，七十二萬二千七百九十五。

通周，十二萬五千六百二十一。

周日日餘，二千五百二十八。

周虛，二千三十一。

斗分，四百五十五。

甲子紀第一：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率，四十一萬二千九百一十九。

遲疾差率，十萬三千九百四十七。

甲戌紀第二：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率，五十一萬六千五百二十九。

遲疾差率，七萬三千七百六十七。

甲申紀第三：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率，六十二萬一百三十九。

遲疾差率，四萬三千五百八十七。

甲午紀第四：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率，七十二萬三千七百四十九。

遲疾差率，一萬三千四百七。

甲辰紀第五：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乙〕

交會差率，三萬七千二百四十九。

遲疾差率，一十萬八千八百四十八。

甲寅紀第六：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率，十四萬八百五十九。

遲疾差率，七萬八千六百六十八。

交會紀差，十萬三千六百一十。求其數之所生者，置一紀積月以通數乘之，會通去之，

所去之餘，紀差之數也。以之轉加前紀，則得後紀。加之未滿會通者，則紀首之歲天正合朔，月在日道裏。滿去之，則月在日道表。加表滿在裏，加裏滿在表。

遲疾紀差，三萬一百八十。求其數之所生者，置一紀積月，以通數乘之，通周去之，餘以減通周，所減之餘，紀差之數也。以之轉減前紀，則得後紀。不足減者，加通周。

求次元紀差率，轉減前元甲寅紀差率，餘則次元甲子紀差率也。求次紀，如上法也。

推朔積月術曰：置壬辰元以來，盡所求年，外所求，以紀法除之，所得算外，所入紀第也，餘則入紀年數。年以章月乘之，如章歲而一爲積月，不盡爲閏餘。閏餘十二以上，其年有閏。閏月以無中氣爲正。

推朔術曰：以通數乘積月，爲朔積分，如日法而一爲積日，不盡爲小餘。以六十去積日，餘爲大餘。大餘命以紀，算外，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日也。

求次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二千四百一十九，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命如前，次月朔日也。小餘二千一百四十以上，其月大也。

推弦望，加朔大餘七，小餘千七百四十四，小分一，小分滿二從小餘，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大餘滿六十去之，餘命以紀，算外，上弦日也。又加得望、下弦、後月朔。其月蝕望者，定小餘，如所近中節間限，限數以下者，_{〔九〕}算上爲日。望在中節前後各四日以還者，視限

數；望在中節前後各五日以上者，視間限。

推二十四氣術曰：置所入紀年，外所求，以餘數乘之，滿紀法爲大餘，不盡爲小餘。大餘滿六十去之，餘命以紀，算外，天正十一月冬至日也。

求次氣，加大餘十五，小餘四百二，小分十一，小分滿氣法從小餘，小餘滿紀法從大餘，〔二〇〕命如前，次氣日也。

推閏月術曰：以閏餘減章歲，餘以歲中乘之，滿章閏得一月，餘滿半法以上亦得一月。數從天正十一月起，算外，閏月也。閏有進退，以無中氣御之。

大雪，十一月節。

限數千二百四十二。
間限千二百四十八。

冬至，十一月中。

限數千二百五十四。
間限千二百六十五。

小寒，十二月節。

限數千二百三十五。
間限千二百四十四。

大寒，十二月中。

限數千二百一十三。
間限千二百一十三。

立春，正月節。

限數千一百七十二。
間限千一百四十七。

雨水，正月中。

限數千一百二十二。
間限千九十三。

驚蟄，二月節。

限數千六十五。
間限千三十六。

春分，二月中。

限數千八。
間限九百七十九。

清明，三月節。

限數九百五十一。
間限九百二十五。

穀雨，三月中。

限數九百。
間限八百七十九。

立夏，四月節。

限數八百五十七。
間限八百四十。

小滿，四月中。

限數八百二十三。
間限八百一十二。
〔二四〕
〔二五〕

芒種，五月節。

限數八百。
間限七百九十九。

夏至，五月中。

限數七百九十八。
間限八百一。
〔二六〕

小暑，六月節。

限數八百五。
間限八百一十五。

大暑，六月中。

限數八百二十五。
間限八百四十二。

立秋，七月節。

限數八百五十九。
間限八百八十三。

處暑，七月中。

限數九百七。
間限九百三十五。

白露，八月節。

限數九百六十二。
間限九百九十二。

秋分，八月中。

限數千二十一。
間限千五十一。

寒露，九月節。

限數千八十。
間限千一百七。

霜降，九月中。

限數千一百三十三。
間限千一百五十七。
〔二七〕
〔二八〕

立冬，十月節。

限數千一百九十八。
間限千一百九十八。

小雪，十月中。

限數千二百一十五。
間限千二百二十九。

推沒減術曰：因冬至積日有小餘者，加積一，以沒分乘之，以沒法除之，所得爲大餘，不盡爲小餘。大餘滿六十去之，餘命以紀，算外，卽去年冬至後沒日也。

求次沒，加大餘六十九，小餘五百九十二，小餘滿沒法得一，從大餘，命如前。小餘盡，爲滅也。

推五行用事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者，卽木、火、金、水始用事日也。各減其大餘十八，小餘四百八十三，小分六，餘命以紀，算外，各四立之前土用事日也。大餘不足減者，加六十；小餘不足減者，減大餘一，加紀法；小分不足減者，減小餘一，加氣法。

推卦用事日：因冬至大餘，六其小餘，坎卦用事日也。加小餘萬九十一，滿元法從大餘，卽中孚用事日也。

求次卦，各加大餘六，小餘九百六十七。其四正各因其中日，六其小餘。

推日度術曰：以紀法乘朔積日，滿周天去之，餘以紀法除之，所得爲度，不盡爲分。命度從牛前五起，宿次除之，不滿宿，則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日所在度及分也。

求次日，日加一度，分不加，經斗除斗分，分少退一度。

推月度術曰：以月周乘朔積日，滿周天去之，餘以紀法除之，所得爲度，不盡爲分，命

如上法，則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月所在度及分也。

求次月，小月加度二十二，分八百六；大月又加一日，度十三，分六百七十九；分滿紀法得一度，則次月朔夜半月所在度及分也。其冬下旬，月在張心署之。^{〔二九〕}

推合朔度術曰：以章歲乘朔小餘，滿通法爲大分，不盡爲小分。以大分從朔夜半日度分，分滿紀法從度，^{〔三〇〕}命如前，則天正十一月合朔日月所共合度也。

求次月，加度二十九，大分九百七十七，小分四十二，小分滿通法從大分，大分滿紀法從度。經斗除其分，則次月合朔日月所共合度也。

推弦望日所在度：加合朔度七，大分七百五，小分十，微分一，微分滿二從小分，小分滿通法從大分，大分滿紀法從度，命如前，則上弦日所在度也。又加得望、下弦、後月合也。

推弦望月所在度：加合朔度九十八，大分千二百七十九，小分三十四，數滿命如前，卽上弦月所在度也。又加得望下弦後月合也。

推日月昏明度術曰：日以紀法，月以月周，乘所近節氣夜漏，二百而一，爲明分。日以減紀法，月以減月周，餘爲昏分。各以加夜半，如法爲度。

推合朔交會月蝕術曰：置所入紀朔積分，以所入紀交會差率之數加之，以會通去之，餘則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合朔去交度分也。以通數加之，滿會通去之，餘則次月合朔去交度分

也。以朔望合數各加其月合朔去交度分，滿會通去之，餘則各其月望去交度分也。朔望去交分如朔望合數以下，〔三〕入交限數以上者，朔則交會，望則月蝕。

推合朔交會月蝕月在日道表裏術曰：置所入紀朔積分，以所入紀下交會差率之數加之，倍會通去之，餘不滿會通者，紀首表，天正合朔月在表，紀首裏，天正合朔月在裏。滿會通去之，表在裏，裏在表。

求次月，以通數加之，滿會通去之，加裏滿在表，加表滿在裏。先交會後月蝕者，朔在表則望在表，朔在裏則望在裏。先月蝕後交會者，看食月朔在裏則望在表，朔在表則望在裏。交會月蝕如朔望合數以下，〔三〕則前交後會；如入交限數以上，則前會後交。其前交後會近於限數者，則豫伺之前月；前會後交近於限數者，則後伺之後月。

求去交度術曰：其前交後會者，今去交度分如日法而一，〔三〕所得則却去交度分也。〔四〕其前會後交者，以去交度分減會通，餘如日法而一，所得則前去交度，餘皆度分也。去交度十五以上，雖交不蝕也。十以下是蝕，十以上虧蝕微少，光晷相及而已。虧之多少，以十五爲法。

求日蝕虧起角術曰：其月在外道，先交後會者，虧蝕西南角起；先會後交者，虧蝕東南角起。其月在內道，先交後會者，虧食西北角起；先會後交者，虧食東北角起。虧食分多

少，如上以十五爲法。會交中者，蝕盡。月蝕在日之衝，虧角與上反也。

月行遲疾度

損益率

盈縮積分

月行分

一日

十四度十四分

益二十六

盈初^{〔三五〕}

二百八十

二日

十四度十一分

益二十三

盈積分一十一萬八千五百三十四

二百七十七

三日

十四度八分

益二十

盈積分二十二萬三千三百九十一

二百七十四

四日

十四度五分

益十七

盈積分三十一萬四千五百七十一

二百七十一^{〔三六〕}

五日

十四度一分

益十三

盈積分三十九萬二千七十四

二百六十七

六日

十三度十四分

益七

盈積分四十五萬一千三百四十一

二百六十一

七日

十三度七分

損

盈積分四十八萬三千二百五十四

二百五十四

八日

十三度一分

損六

盈積分四十八萬三千二百五十四

二百四十八

九日

十二度十六分

損十

盈積分四十五萬五千九百

二百四十四

十日

十二度十三分

損十三

盈積分四十一萬三百一十

二百四十一

十一日

十二度十一分

損十五

盈積分三十五萬一千四十三

二百三十九

十二日

十二度八分

損十八

盈積分二十八萬二千六百五十八

二百三十六

十三日

十二度五分

損二十一

盈積分二十萬五百九十六

二百三十三

十四日	十二度三分	損二十三	盈積分十萬四千八百五十七	二百三十一
十五日	十二度五分	益二十一	縮初	二百三十三
十六日	十二度七分	益十九	縮積分九萬五千七百三十九	二百三十五
十七日	十二度九分	益十七	縮積分十八萬二千三百六十	二百三十七
十八日	十二度十二分	益十四	縮積分二十五萬九千八百六十三	二百四十
十九日	十二度十五分	益十一	縮積分三十二萬三千六百八十九	二百四十三
二十日	十二度十八分	益八	縮積分三十七萬三千八百三十八	二百四十六
二十一日	十三度三分	益四	縮積分四十一萬三百一十	二百五十
二十二日	十三度七分	損	縮積分四十二萬八千五百四十六	二百五十四
二十三日	十三度十二分	損五	縮積分四十二萬八千五百四十六	二百五十九
二十四日	十三度十八分	損十一	縮積分四十萬五千七百五十一	二百六十五
二十五日	十四度五分	損十七	縮積分三十五萬五千六百二	二百七十一
二十六日	十四度十一分	損二十三	縮積分二十七萬八千九十九 _{〔七〕}	二百七十七
二十七日	十四度十一分	損二十四	縮積分十七萬三千二百四十二	二百七十八
周日	十四度十三分	損二十五	縮積分六萬三千八百二十六	二百七十九

有小分六百二

有小分六百

有小分二百二十六

十六

二十六

推合朔交會月蝕入遲疾曆術曰：置所入紀朔積分，以所入紀下遲疾差率之數加之，以通周去之，餘滿日法得一日，不盡爲日餘，命日算外，則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合朔入曆日也。

求次月，加一日，日餘四千四百五十。 $\left(\frac{3}{8}\right)$ 求望，加十四日，日餘三千四百八十九。日餘滿日法成日，日滿二十七去之。又除餘如周日餘，日餘不足除者，減一日，加周虛。

推合朔交會月蝕定大小餘：以入曆日餘， $\left(\frac{3}{9}\right)$ 乘所入曆損益率，以損益盈縮積分爲定積分。以章歲減所入曆月行分，餘以除之，所得以盈減縮加本小餘。加之滿日法者，交會加時在後日；減之，不足者，交會加時在前日。月蝕者，隨定大小餘爲日加時。入曆在周日者，以周日日餘乘縮積分，爲定積分。以損率乘入曆日餘， $\left(\frac{3}{10}\right)$ 又以周日日餘乘之，以周日度小分并之，以損定積分，餘爲後定積分。以章歲減周日月行分，餘以周日日餘乘之，以周日度小分并之，以除後定積分，所得以加本小餘，如上法。

推加時：以十二乘定小餘，滿日法得一辰，數從子起，算外，則朔望加時所在辰也。有餘不盡者四之，如日法而一爲少，二爲半，三爲太。又有餘者三之，如日法而一爲強，半法以上排成之，不滿半法廢棄之。以強并少爲少強，并半爲半強，并太爲太強。得二強者爲

少弱，以之并少爲半弱，以之并半爲太弱，以之并太爲一辰弱。以所在辰命之，則各得其少、太、半及強、弱也。其月蝕望在中節前後四日以還者，視限數；五日以上者，視間限。定小餘如間限、限數以下者，以算上爲日。

斗二十六分四百五十五
牛八
女十二
虛十
危十七
室十六
壁九

北方九十八度分四百五十五

奎十六 婁十二 胃十四 昂十一 畢十六 觜二 參九

西方八十度

井三十三
鬼四
柳十五
星七
張十八
翼十八
軫十七

南方百一十二度

角十二
亢九
氏十五
房五
心五
尾十八
箕十一

東方七十五度

中節

日所在度
日行黃道
去極度
日中晷景
晝漏刻
夜漏刻
昏中星
明中星

冬至十一月十一日斗二十一少百一十五度丈三尺
四十五 五十五 奎六弱 亢二少強

小寒^{十二月二日} 女^二 少
百一十三^强 丈二尺三寸 四十五^{分八} 五十四^{分二} 婁六^{半强}
〔三〕 氏七^强

大寒 月十二中 虛五 〔三三〕 半弱

百一十 太弱

丈一尺

四十六 分八

五十三 分二

胃十一 〔三三〕 太強

心 半

立春 節正月 危十 太弱

百六 少弱

九尺六寸

四十八 分六

五十一 分四

畢五 少弱

尾七 半弱

雨水 中正月 室八 太強

百一 強

七尺九寸 分五

五十八 分八

四十九 分二

參六 半弱

箕 〔三四〕 半弱

驚蟄 節二月 壁八 強

九十五 強

六尺五寸

五十三 分三

四十六 分七

井十七 少弱

斗初 少

春分 中二月 奎十四 少強

八十九 少強

五尺二寸 分五

五十五 分八

四十四 分二

鬼四 太

斗十一 弱

清明 節三月 胃一 半

八十三 少弱

四尺一寸 分五

五十八 分三

四十一 分七

星四 太

斗二十一 半

穀雨 中三月 昴二 太

七十七 太強

三尺二寸

六十五 分五

三十九 分五

張十七 太

牛六 半

立夏 節四月 畢六 太〔三三〕

七十三 少弱

二尺五寸 分二

六十二 分四

三十七 分六

翼十七 太

女十 少弱

小滿 中四月 參四 少弱

六十九 太

尺九寸 分八

六十三 分九

三十六 分一

角 太

危 太

芒種 節五月 井十 半弱

六十七 少弱

尺六寸 分八

六十四 分九

三十五 分一

亢五 太

危十四 強

夏至 中五月 井二十五 半強

六十七 強

尺五寸

六十五

三十五

氏十二 少

室十二 強

小暑 節六月 柳三 太強

六十七 太強

尺七寸

六十四 分七

三十五 分三

尾一 太

奎二 太

大暑 中六月 星四 強

七十

二尺

六十三 分八

三十六 分二

尾十五 〔三六〕 半強

婁三 太

立秋 節七月 張十二 少

七十三 半強

二尺五寸 分五

六十二 分三

三十七 分七

箕九 太

胃九 太

處暑 中七月 翼九 半

七十八 半強

三尺三寸 分三

六十二 分二

三十九 分八

斗十 少

畢三 太

白露	八月節	軫六	太	八十四	少	四尺三寸	分五	五十七	分八	四十二	分二	斗二十一	強	參五	少
秋分	八月	角五	弱	九十	半	五尺五寸	分三七	五十五	分二	四十四	分八	牛五	少	井十六	強
寒露	九月節	亢八	半弱	九十六	太	六尺八寸	分五	五十二	分六	四十七	分四	女七	太	鬼三	少
霜降	九月	氏十四	強少	百二	強	八尺四寸		五十三	分三	四十九	分七	虛六	太	星三	太
立冬	十月節	尾四	半強	百七	強	丈	分三九	四十八	分二	五十一	分八	危八	強	張十五	太
小雪	十月	箕一	太強	百一十一	弱	丈一尺四寸		四十六	分七	五十三	分三	室三	半強	翼十五	太
大雪	十一月節	斗六		百一十三	太強	丈二尺五寸	分六	四十五	分五	五十四	分五	壁半	強	軫十五	少強

右中節二十四氣，如術求之，得冬至十一月中也。加之得次月節，加節得其月中。中星以日所在爲正。置所求年二十四氣小餘四之，如法得一爲少，不盡少三之，如法爲強。所得以減其節氣昏明中星各定。〔四四〕

推五星術：

五星者，木曰歲星，火曰熒惑，土曰填星，金曰太白，水曰辰星。凡五星之行，有遲有疾，有留有逆。曩自開闢，清濁始分，則日月五星聚于星紀。發自星紀，並而行天，遲疾留逆，互相逮及。星與日會，同宿共度，則謂之合。從合至合之日，則謂之終。各以一終之日與一歲之日，通分相約，終而率之，歲數歲則謂之合終歲數，歲終則謂之合終合數。〔四五〕二率

既定，則法數生焉。以章歲乘合數爲合月法，以紀法乘合數爲日度法，以章月乘歲數爲合月分，如合月法爲合月數，合月之餘爲月餘。以通數乘合月數，如日法而一爲大餘，以六十去大餘，餘爲星合朔大餘。大餘之餘爲朔小餘。〔四六〕以通數乘月餘，以合月法乘朔小餘，并之，以日法乘合月法除之，所得星合入月日數也。餘以通法約之，〔四七〕爲入月日餘。〔四八〕以朔小餘減日法，餘爲朔虛分。以曆斗分乘合數，爲星度斗分。木、火、土各以合數減歲數，餘以周天乘之，如日度法而一，所得則行星度數也，餘則度餘。金、水以周天乘歲數，如日度法而一，所得則行星度數也，餘則度餘。

木：合終歲數，千二百五十五。

合終合數，千一百四十九。

合月法，二萬一千八百三十一。

日度法，二百一十一萬七千六百七。

合月數，十三。

月餘，萬一千一百二十二。

朔大餘，二十三。

朔小餘，四千九十三。

入月日，十五。

日餘，百九十九萬五千六百六十四。

朔虛分，四百六十六。

斗分，五十二萬二千七百九十五。

行星度，三十三。

度餘，百四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九。(四九)

火：合終歲數，五千一百五。

合終合數，二千三百八十八。

合月法，四萬五千三百七十二。

日度法，四百四十萬一千八十四。

合月數，二十六。

月餘，二萬三。

朔大餘，四十七。

朔小餘，三千六百二十七。

入月日，十三。

日餘，三百五十八萬五千二百三十。

朔虛分，九百三十二。

斗分，百八萬六千五百四十。

行星度，五十。

度餘，百四十一萬二千一百五十。

土：合終歲數，三千九百四十三。

合終合數，三千八百九。

合月法，七萬二千三百七十一。

日度法，七百一萬九千九百八十七。

合月數，十二。

月餘，五萬八千一百五十三。

朔大餘，五十四。

朔小餘，千六百七十四。

入月日，二十四。

日餘，六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四。

朔虛分，二千八百八十五。

斗分，百七十三萬三千九十五。

行星度，十二。

度餘，五百九十六萬二千二百五十六。

金：合終歲數，千九百七。

合終合數，二千三百八十五。

合月法，四萬五千三百一十五。

日度法，四百三十九萬五千五百五十五。

合月數，九。

月餘，四萬三百一十。

朔大餘，二十五。

朔小餘，三千五百三十五。

入月日，二十七。

日餘，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

朔虛分，千二十四。

斗分，百八萬五千一百七十五。

行星度，二百九十二。

度餘，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

水：合終歲數，一千八百七十。

合終合數，萬一千七百八十九。

合月法，二十二萬三千九百九十一。

日度法，二千一百七十二萬七千一百二十七。

合月數，一。

月餘，二十一萬五千四百五十九。

朔大餘，二十九。

朔小餘，二千四百一十九。

入月日，二十八。

日餘，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07〕

朔虛分，二千一百四十。

斗分，五百三十六萬三千九百九十五。

行星度，五十七。

度餘，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

推五星術曰：置壬辰元以來盡所求年，以合終合數乘之，滿合終歲數得一，名積合，不盡名合餘。以合終合數減合餘，得一者星合往年，得二者合前往年，無所得，合其年。餘以減合終合數，爲度分。金、水積合，偶爲晨，奇爲夕。

推五星合月：以月數月餘各乘積合，餘滿合月法從月，爲積月，不盡爲月餘。以紀月除積月，所得算外，所入紀也，餘爲入紀月。副以章閏乘之，〔五〕滿章月得一爲閏，以減入紀月，餘以歲中去之，餘爲入歲月，命以天正起，算外，星合月也。其在閏交際，以朔御之。

推合月朔：以通數乘入紀月，滿日法得一爲積日，不盡爲小餘。以六十去積日，餘爲大餘，命以所入紀，算外，星合朔日也。

推入月日：以通數乘月餘，合月法乘朔小餘，并之，通法約之，所得滿日度法得一，則星合入月日也，不滿爲日餘。命日以朔，算外，入月日也。

推星合度：以周天乘度分，滿日度法得一爲度，不盡爲餘，命以牛前五度起，算外，星所合度也。

求後合月，以月數加入歲月，以餘加月餘，餘滿合月法得一，月不滿歲中，卽在其年；

滿去之，有閏計焉，餘爲後年，再滿，在後二年。金、水加晨得夕，加夕得晨也。

求後合朔，以朔大小餘數加合朔月大小餘，其月餘上成月者，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二千四百一十九。〔三三〕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命如前法。

求後入月日，〔三三〕以入月日、日餘加入月日及餘，〔三四〕餘滿日度法得一。其前合朔小餘滿其虛分者，去一日；後小餘滿二千四百一十九以上，去二十九日；不滿，去三十日，其餘則後合入月日，命以朔。求後合度，以度數及分，如前合宿次命之。

木：晨與日合，伏，順，十六日九十九萬七千八百三十二分，行星二度百七十九萬五千二百三十八分，而晨見東方，在日後。順，疾，日行五十七分之十一，五十七日行十一度。順，遲，日行九分，五十七日行九度而留。不行，二十七日而旋。逆，日行七分之一，八十四日退十二度，而復留二十七日。復遲，日行九分，五十七日行九度而復順。疾，日行十一分，五十七日行十一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順，十六日九十九萬七千八百三十二分，行星二度百七十九萬五千二百三十八分，而與日合。凡一終，三百九十八日百九十九萬五千六百六十四分，行星三十三度百四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九分。

火：晨與日合，伏，七十二日百七十九萬二千六百一十五分，行星五十六度百二十四萬九千三百四十五分，而晨見東方，在日後。順，日行二十三分之十四，百八十四日行百一十

二度。更順，遲，日行十二分，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而留。不行，十一日而旋。逆，日行六十二分之十七，六十二日退十七度，而復留十一日。復順，遲，日行十二分，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而復疾。日行十四分，百八十四日行百一十二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順，七十二日百七十九萬二千六百一十五分，行星五十六度百二十四萬九千三百四十五分，而與日合。凡一終，七百八十日三百五十八萬五千二百三十分，行星四百一十五度二百四十九萬八千六百九十分。

土：晨與日合，伏，十九日三百八十四萬七千六百七十五分半，行星二度六百四十九萬一千一百二十一分半，而晨見東方，在日後。順，行百七十二分之十三，八十六日行六度半而留。不行，三十二日半而旋。逆，日行十七分之一，百二日退六度而復留。不行，三十二日半復順，日行十三分，八十六日行六度半，在日前，夕伏西方。順，十九日三百八十四萬七千六百七十五分半，行星二度六百四十九萬一千一百二十一分半，而與日合。凡一終，三百七十八日六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四分，行星十二度五百九十六萬二千二百五十六分。

金：晨與日合，伏，六日退四度，而晨見東方，在日後而逆。遲，日行五分之三，十日退六度。留，不行，七日而旋。順，遲，日行四十五分之三十三，四十五日行三十三度而順。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之十四，九十一日行百五度而順。益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之二十

一，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二度，在日後，而晨伏東方。順，四十二日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分，行星五十二度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分，而與日合。一合，二百九十二日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分，行星如之。

金：夕與日合，伏，順，四十二日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分，行星五十二度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分，而夕見西方，在日前。順，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之二十一，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二度而更順。遲，日行一度十四分，九十一日行百五度而順。益遲，日行四十五分之三十三，四十五日行三十三度而留。不行，七日而旋。逆，日行五分之三，十日退六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逆，六日，退四度，而與日合。凡再合一終，五百八十四日三十八萬九千九百八十分，行星如之。

水：晨與日合，伏，十一日退七度，而晨見東方，在日後。逆，疾，一日退一度而留。不行，一日而旋。順，遲，日行八分之七，八日行七度而順。疾，日行一度十八分之四，十八日行二十二度，在日後，晨伏東方。順，十八日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行星三十六度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而與日合。凡一合，五十七日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行星如之。

水：夕與日合，伏，十八日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行星三十六度二千三十四

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而夕見西方，在日前。順，疾，日行一度十八分之四，十八日行二十二度而更順。遲，日行八分之七，八日行七度而留。不行，一日而旋。逆，一日退一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逆，十一日退七度，而與日合。凡再合一終，百一十五日千八百九十六萬一千三百九十五分，行星如之。

五星曆步術：以法伏日度餘，加星合日度餘，餘滿日度法得一從全，命之如前，得星見日及度餘也。以星行分母乘見度分，如日度法得一，分不盡，半法以上，亦得一，而日加所行分，分滿其母得一度。逆順母不同，以當行之母乘故分，如故母而一，當行分也。留者承前，逆則減之，伏不書度，除斗分，〔五〕以行母爲率。分有損益，前後相御。

凡五星行天，遲疾留逆，雖大率有常，至犯守逆順，難以術推。月之行天，猶有遲疾，況五星乎。唯日之行天有常，進退有率，不遲不疾，不外不內，人君德也。

求木合終歲數法，以木日度法乘一木終之日，內分，周天除之，卽得也。

求木合終合數法，以木日度法乘周天，滿紀法，所得復以周天除之，卽得。五星皆放此也。

魏黃初元年十一月小，己卯薨首，己亥歲，十一月己卯朔旦冬至，臣偉上。」

劉氏在蜀，不見改曆，當是仍用漢四分法。吳中書令闕澤受劉洪乾象法於東萊徐岳字公河。故孫氏用乾象曆，至于吳亡。

晉武帝泰始元年，有司奏：「王者祖氣而奉其□終，晉於五行之次應尙金，金生於己，事於酉，終於丑，宜祖以酉日，臘以丑日。改景初曆爲泰始曆。」奏可。

史臣按鄒衍五德，周爲火行。衍生在周時，不容不知周氏行運。且周之爲曆年八百，秦氏卽有周之建國也。周之火木，其事易詳。且五德更王，唯有二家之說。鄒衍以相勝立體，劉向以相生爲義。據以爲言，不得出此二家者。假使卽劉向之說，周爲木行，秦氏代周，改其行運。若不相勝，則克木者金，相生則木實生火。秦氏乃稱水德，理非謬然。斯則劉氏所證爲不值矣。臣以爲張蒼雖是漢臣，生與周接，司秦柱下，備覩圖書。且秦雖滅學，不廢術數，則有周遺文雖不畢在，據漢水行，事非虛作。賈誼取秦云：「漢土德。」蓋以是漢代秦。詳論二說，各有其義。張蒼則以漢水勝周火，廢秦不班五德。賈誼則以漢土勝秦水，以秦爲一代。論秦、漢雖殊，而周爲火一也。然則相勝之義，於事爲長。若同蒼黜秦，則漢水、魏土、晉木、宋金，若同賈誼取秦，則漢土、魏木、晉金、宋火也。難者云：「漢高斷蛇而神母夜哭，云赤帝子殺白帝子，然則漢非火而何？」斯又不然矣。漢若爲火，則當云赤帝，不宜云赤帝子也。白帝子又何義況乎？蓋由漢是土德，土生乎火，秦是水德，水生乎金，斯

則漢以土爲赤帝子，秦以水德爲白帝子也。難者又曰：「向云五德相勝，今復云土爲赤帝子，何也？」答曰：「五行自有相勝之義，自有相生之義。不得以相勝廢相生，相生廢相勝也。相勝者，以土勝水耳；相生者，土自火子，義豈相關。」

崔寔四民月令曰：祖者，道神。黃帝之子曰累祖，好遠遊，死道路，故祀以爲道神。稽含祖道賦序曰：「〔美〕漢用丙午，魏用丁未，晉用孟月之酉。曰莫識祖之所由。說者云祈請道神，謂之祖有事於道者，君子行役，則列之於中路，喪者將遷，則稱名於階庭。或云，百代遠祖，名諡彫滅，墳塋不復存於銘表，游魂不得託於廟祧，故以初歲良辰，建華蓋，揚綵旌，將以招靈爽，庶衆祖之來憑云爾。〔五七〕

晉武帝時，侍中平原劉智，〔美〕推三百年斗曆改憲，以爲四分法三百年而減一日，以百五十爲度法，三十七爲斗分。飾以浮說，以扶其理。江左中領軍琅邪王朔之以其上元歲在甲子，善其術，欲以九萬七千歲之甲子爲開闢之始，何承天云「悼於立意」者也。景初日中晷景，卽用漢四分法，是以漸就乖差。其推五星，則甚疏闊。晉江左以來，更用乾象五星法以代之，猶有前却。

宋太祖頗好曆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私撰新法。元嘉二十年，上表曰：

臣授性頑惰，少所闢解。自昔幼年，頗好曆數，耽情注意，迄于白首。臣亡舅故祕書監徐廣，素善其事，有既往七曜曆，每記其得失。自太和至太元之末，四十許年。臣因比歲考校，至今又四十載。故其疏密差會，皆可知也。

夫圓極常動，七曜運行，離合去來，雖有定勢，以新故相涉，自然有毫末之差，連日累歲，積微成著。是以虞書著欽若之典，周易明治曆之訓，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也。漢代雜候清臺，以昏明中星，課日所在，雖不可見，月盈則蝕，必當其衝，以月推日，則躔次可知焉。捨易而不爲，役心於難事，此臣所不解也。

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今季夏則火中。又「宵中星虛，以殷仲秋」。今季秋則虛中。爾來二千七百餘年，以中星檢之，所差二十七八度。則堯令冬至，日在須女十度左右也。漢之太初曆，冬至在牽牛初，後漢四分及魏景初法，同在斗二十一。臣以月蝕檢之，則景初今之冬至，應在斗十七。又史官受詔，以土圭測景，考校二至，差三日有餘。從來積歲及交州所上，檢其增減，亦相符驗。然則今之二至，非天之二至也。天之南至，〔五〕日在斗十三四矣。此則十九年七閏，數微多差。復改法易章，則用算滋繁，宜當隨時遷革，以取其合。案後漢志，春分日長，秋分日短，差過半刻。尋二分在二至之間，而有長短，因識春分近夏至，故長；秋分近冬至，故短也。楊偉不悟，卽用

之，上曆表云：「自古及今，凡諸曆數，皆未能並己之妙。」何此不曉，亦何以云。是故臣更建元嘉曆，以六百八爲一紀，半之爲度法，七十五爲室分，以建寅之月爲歲首，雨水爲氣初，以諸法閏餘一之歲爲章首。冬至從上三日五時。日之所在，移舊四度。又月有遲疾，合朔月蝕，不在朔望，亦非曆意也。故元嘉皆以盈縮定其小餘，以正朔望之日。

伏惟陛下允迪聖哲，先天不違，劬勞庶政，寅亮鴻業，究淵思於往籍，探妙旨於未聞，窮神知化，罔不該覽。是以愚臣欣遇盛明，効其管穴。伏願以臣所上元嘉法下史官考其疏密。若謬有可採，庶或補正闕謬，以備萬分。

詔曰：「何承天所陳，殊有理據。可付外詳之。」

太史令錢樂之、兼丞嚴粲奏曰：

太子率更令領國子博士何承天表更改元嘉曆法，以月蝕檢今冬至日在斗十七，以土圭測影，知冬至已差三日。詔使付外檢署。以元嘉十一年被勅，使考月蝕，土圭測影，檢署由來用偉景初法，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一度少。檢十一年七月十六日望月蝕，加時在卯，到十五日四更二唱丑初始蝕，到四唱蝕既，在營室十五度末。景初其日在軫三度。以月蝕所衝考之，其日日應在翼十五度半。〔六〕又到十三年十二月十六

日望月蝕，加時在酉，到亥初始食，到一更三唱蝕既，在鬼四度。景初其日日在女三。以衝考之，其日日應在牛六度半。又到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望月蝕，〔六〕加時在戌之半，到二更四唱亥末始蝕，到三更一唱食既，在井三十八度。〔六〕景初其日日在斗二十五。以衝考之，其日日應在斗二十二度半。〔六〕到十五年五月十五日望月蝕，加時在戌，其日月始生而已，蝕光已生四分之一格，在斗十六度許。景初其日日在井二十四。考取其衝，其日日應在井二十。又到十七年九月十六日望月蝕，加時在子之少，到十五日未二更一唱始蝕，到三唱蝕十五分之十二格，在昴一度半。景初其日日在房二。以衝考之，則其日日在氏十三度半。凡此五蝕，以月衝一百八十二度半考之，冬至之日，日並不在斗二十一度少，並在斗十七度半間，悉如承天所上。

又去十一年起，以土圭測影。其年景初法十一月七日冬至，前後陰不見影。到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冬至，其十五日影極長。到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冬至，其二十六日影極長。到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冬至，其前後並陰不見。〔六〕到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冬至，十八日影極長。到十六年十一月二日冬至，其十月二十九日影極長。到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冬至，其十日影極長。到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冬至，二十一日影極長。〔六〕到十九年十一月六日冬至，其三日影極長。到二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冬至，其前

後陰不見影。尋校前後，以影極長爲冬至，並差三日。以月蝕檢日所在，已差四度。土圭測影，冬至又差三日。今之冬至，乃在斗十四間，又如承天所上。

又承天法，每月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於推交會時刻雖審，皆用盈縮，則月有頻三大、頻二小，比舊法殊爲異。舊日蝕不唯在朔，亦有在晦及二日。公羊傳所謂「或失之前，或失之後」。愚謂此一條自宜仍舊。

員外散騎郎皮延宗又難承天：「若晦朔定大小餘，紀首值盈，則退一日，便應以故歲之晦，爲新紀之首。」承天乃改新法依舊術，不復每月定大小餘，如延宗所難，太史所上。

有司奏：「治曆改憲，經國盛典，爰及漢、魏，屢有變革。良由術無常是，取協當時。方今皇猷載暉，舊域光被，誠應綜覈晷度，以播維新。承天曆術，合可施用。」宋二十二年，普用元嘉曆。」詔可。

校勘記

〔一〕劾壽王逆天地 「劾」字上各本並有「效」字，據漢志刪。「天地」，漢志作「天道」。

〔二〕章帝召治曆編訢李梵等綜校其狀 「綜校其狀」各本並作「綜核意狀」，據續漢志改。

〔三〕日在斗二十一度 「二十一度」各本並作「二十二度」，據後漢書集解引盧文弨說改。

〔四〕安帝延光三年「三年」續漢志作「二年」。

〔五〕累載相襲 各本並脫「襲」字，據晉志補。

〔六〕歲中「歲中」上各本並衍「紀日」二字。按古曆無「紀日歲中」之名，開元占經一〇五景初曆條下卽作「歲中」，無「紀日」，今據刪。

〔七〕會通七十九萬一百一十「一十」各本作「二十」，據局本及晉志改。

〔八〕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按下術文謂，以交會紀差轉加前紀，得後紀交會差率。加之滿會通者去之，則月在日道表。本紀及下甲寅紀交會率皆滿會通去之後所得之數。故此紀首合朔俱應作

「月在日道表」。

〔九〕如所近中節間限限數以下者 按文義，「如」下應有「在」字。

〔一〇〕小分滿氣法從小餘小餘滿紀法從大餘「小餘」下各本脫「小餘」二字，據晉志補。

〔一一〕間限千一百四十七「四十七」各本作「三十七」，據局本及晉志改。

〔一二〕限數千一百二十二「二十二」各本並作「一十二」，今從局本。

〔一三〕間限千三十六「三十六」各本並作「二十五」，晉志則誤作「四十六」，今從局本。

〔一四〕限數八百二十三「二十三」各本並作「二十二」，據局本及晉志改。

〔一五〕間限八百一十二「一十二」各本及晉志並作「一十三」，今從局本。

〔二六〕間限八百一 各本並脫「一」字，據局本及晉志補。

〔二七〕間限千一百五十七 各本並脫「千」字，據局本及晉志補。

〔二八〕限數千一百八十一 「八十一」各本並作「八十」，據局本及晉志補。

〔二九〕其冬下旬月在張心署之 「月」各本作「夕」；「之」除局本外，各本作「也」，今據續漢志及錢大昕廿二史考異說改。

〔三〇〕以大分從朔夜半日度分分滿紀法從度 各本「度分」下脫「分」字，今據文義補。

〔三一〕朔望去交分如朔望合數以下 「如」各本作「加」，據晉志改。

〔三二〕交會月蝕如朔望合數以下 「合」各本作「會」，據晉志改。

〔三三〕今去交度分如日法而一 「今」依文義當作「令」。

〔三四〕所得則却去交度分也 各本脫去「分」字，據晉志補。

〔三五〕盈初 「盈初」各本作「盈一初」，據局本及晉志改。

〔三六〕二百七十一 各本脫「一」字，據局本及晉志補。

〔三七〕縮積分二十七萬八千九十九 「九十九」各本並作「六十九」，據局本及晉志改。

〔三八〕日餘四千四百五十 「日」字各本並脫，今從局本補。

〔三九〕以入曆日餘 各本並脫「餘」字，據晉志補。

【二〇】以損率乘入曆日餘「損率」各本作「率損」，據局本及晉志乙正。

【三一】婁六半強 各本作「婁五半強」，誤，今改正。按景初曆二十四氣各數，基本上沿用四分曆，數字雖間有出入，則由於兩曆斗分微有差異所致。本表數字均據李銳四分術注所述方法，加以推算。以下凡差異較大者，加以改正。如僅尾數有出入，則指出正確之數，不加改正。

【三二】虛五半弱 各本並作「虛女半強」，誤，今改正。

【三三】胃十一太強 按當作「胃十一半強」。

【三四】箕半弱 按當作「箕半強」。

【三五】畢六太 按當作「畢七」。

【三六】尾十五半強 按當作「尾十五半弱」。

【三七】五尺五寸 各本並作「五尺五寸二分」，誤，今刪正。

【三八】亢八半弱 按當作「亢八少弱」。

【三九】丈 各本並作「丈八寸三分」，誤，今訂正。

【四〇】室三半強 按當作「室三太強」。

【四一】翼十五太 按當作「翼十五太弱」。

【四二】四十五五分 三朝本作「五分」是。各本並誤作「三分」。

〔四三〕軫十五少強 按當作「軫十五少」。

〔四四〕所得以減其節氣昏明中星各定「所」下各本並脫「得」字，據晉志補。「定」下疑脫「數」字。

〔四五〕歲數歲則謂之合終歲數歲終則謂之合終合數 依文義當作「歲則謂之合終歲數，終則謂之合終合數」。

〔四六〕大餘之餘爲朔小餘 各本並脫「大餘」二字，據晉志補。

〔四七〕餘以通法約之「以」下各本並衍「朔」字，據晉志刪。

〔四八〕爲入月日餘「日」下各本並脫「餘」字，今從局本補。

〔四九〕度餘百四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九 各本脫去「六十九」三字，據局本及晉志補。

〔五〇〕日餘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 各本「千」上脫「四」字，今補。

〔五一〕副以章閏乘之 依文義「副」字疑衍。

〔五二〕小餘二千四百一十九「二千」各本並作「一千」，據局本及晉志改。

〔五三〕求後入月日 按所求者爲後合入月日，「後」下當有「合」字。

〔五四〕以入月日日餘加入月日及餘 按所加者爲一合的入月日及餘，「加」下當有「合」字。

〔五五〕除斗分 按依義當作「經斗除斗分」。

〔五六〕嵇含祖道賦序曰 各本並作「合祖賦序曰」，據沈濤說改。沈濤銅熨斗齋隨筆云：「此乃初學記」

卷十三禮部稽含祖道賦序文。『合』乃『含』字之譌，傳寫又奪『稽』字『道』字耳。」

〔五〕崔寔四民月令曰至庶衆祖之來憑云爾 張元濟曰：「與上文不接，是禮志錯簡。」孫彪宋書考論：

「此節論祖道，不當入之曆志。」又「四民月令」原作「四人月令」，蓋後人避唐諱追改，今改正。

〔六〕晉武帝時侍中平原劉智 「晉武帝時」各本並作「晉江左時」，據晉志改正。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云：「劉智字子房，司空寔之弟也。仕武帝朝，非江左時，志誤。」

〔五九〕天之南至 「至」字各本並脫，據通鑑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補。

〔六〇〕其日日應在翼十五度半 各本並作「翼十五度半」。按蝕既在營室十五度末，以月衝一百八十二度考之，其日日應在「翼十六度半」。

〔六一〕又到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望月蝕 各本並作「十二月」。按元嘉十三年十二月望月蝕，至元嘉十四年十二月望，已超過一蝕年，不當有月蝕。今推是年十一月丁亥望（十六日）月蝕，原文有誤。

〔六三〕在井三十八度 各本並作「三十八度」。按井僅有三十三度，原數顯誤。今推元嘉十四年十一月望月蝕應在「井二十六度」。

〔六三〕其日日應在斗二十二度半 各本並作「二十二度半」。按以此處所述各月蝕檢日所在，與景初曆所推者實差三度半，今景初其日日在斗二十五，則實際應在斗二十一度半。今推是月望月

蝕在井二十六度，以衡考之，亦與此數相合。故應作「二十一度半」。

〔六四〕其前後並陰不見 按依上下文例，「見」下應有「影」字。

〔六五〕二十一日影極長 各本並作「二十一日」。按上下各例，以土圭測影，冬至各差三日，二十五日冬至，則應「二十二日影極長」。

宋書卷十三

志第三

律曆下

元嘉曆法

上元庚辰甲子紀首至太甲元年癸亥，三千五百二十三年，至元嘉二十年癸未，五千七百三年，算外。

元法，三千六百四十八。

章歲，十九。

紀法，六百八。

章月，二百三十五。

紀月，七千五百二十。

章閏，七。

紀日，二十二萬二千七十。

度分，七十五。

度法，三百四。

氣法，二十四。

餘數，一千五百九十五。

歲中，十二。

日法，七百五十二。

沒餘，一百九十六。^{〔一〕}

通數，二萬二千二百七。

通法，四十七。

沒法，三百一十九。

月周，四千六十四。

周天，十一萬一千三十五。^{〔二〕}

通周，二萬七百二十一。

周日日餘，四百一十七。

周虛，三百三十五。

會數，一百六十。

交限數，八百五十九。

會月，九百三十九。〔三〕

朔望合數，八十。

甲子紀第一

遲疾差一萬七千六百六十三
交會差八百七十七

甲戌紀第二

遲疾差三千四十三
交會差二百七十九

甲申紀第三

遲疾差九千一百四十四
交會差六百二十〔四〕

甲午紀第四

遲疾差一萬五千二百四十五
交會差二十二

甲辰紀第五

遲疾差六百二十五
交會差三百六十三

甲寅紀第六

遲疾差六千七百二十六
交會差七百四

推入紀法：置上元庚辰盡所求年，以元法除之，不滿元法，以紀法除之，餘不滿紀法入紀年也。滿法去之，得後紀。入甲午紀壬辰歲來，至今元嘉二十年歲在癸未，二百三十一年，算外。

推積月術：置入紀年數算外，以章月乘之，如章歲爲積月，不盡爲閏餘。閏餘十二以

上，其年閏。

推朔術：以通數乘積月，〔已〕爲朔積分，滿日法爲積日，不盡爲小餘。以六旬去積日，不盡爲大餘，命以紀，算外，所求年正月朔日也。

求次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三百九十九，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卽次月朔也。小餘三百五十三以上，其月大也。

推弦望法：加朔大餘七，小餘二百八十七，小分三，小分滿四從小餘，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命如前，上弦日也。又加之得望，又加之得下弦。

推二十四氣術：置入紀年算外，以餘數乘之，滿度法三百四爲積沒，不盡爲小餘。六旬去積沒，不盡爲大餘，命以紀，算外，所求年雨水日也。求次氣，加大餘十五，小餘六十六，小分十一，小分滿氣法從小餘，小餘滿度法從大餘，次氣日也。雨水在十六日以後者，如法減之，得立春。

推閏月法：以閏餘減章歲，餘以歲中乘之，滿章閏得一，數從正月起，閏所在也。閏有進退，以無中氣御之。

立春正月節

限數一百九十四
間數一百九十

雨水正月中

限數一百八十六
間數一百八十二

驚蟄二月節

限數一百七十七
間數一百七十二

春分二月中

限數一百六十七
間數一百六十二

清明三月節

限數一百五十八
間數一百五十四

穀雨三月中

限數一百四十九
間數一百四十五

立夏四月節

限數一百四十二
間數一百三十九

小滿四月中

限數一百三十六
間數一百三十四

芒種五月節

限數一百三十三
間數一百三十二

夏至五月中

限數一百三十一
間數一百三十二

小暑六月節

限數一百三十三
間數一百三十四

大暑六月中

限數一百三十六
間數一百三十九

立秋七月節

限數一百四十二
間數一百四十五

處暑七月中

限數一百四十九
間數一百五十三

白露八月節

限數一百五十七
間數一百六十二

秋分八月中

限數一百六十七
間數一百七十二

寒露九月節

限數一百七十七
間數一百八十二

霜降九月中

限數一百八十六
間數一百九十

立冬十月節

限數一百九十四
間數一百九十七

小雪十月中

限數二百三
間數二百三

大雪十一月節

限數二百六
間數二百六

冬至十一月中

限數二百七
間數二百六

小寒十二月節

限數二百五
間數二百三

大寒十二月中

限數二百
間數一百九十七

推沒滅術：因雨水積，〔六〕以沒餘乘之，滿沒法爲大餘，不盡爲小餘，如前，〔七〕所求年爲

雨水前沒日也。〔八〕求次沒，加大餘六十九，小餘一百九十六，滿沒法從大餘，命如前，雨水

後沒日也。雨水前沒多在故歲，常有五沒，官以沒正之，一年常有五沒或六沒。小餘盡爲滅日也。雨水小餘三十

九以還，雨水六旬後乃有。〔九〕

推土用事法：置立春大小餘小分之數，減大餘十八，小餘七十九，小分十八，命以紀，算

外，立春前土用事日也。大餘不足加六十，小餘不足減，減大餘一，加度法而後減之。立夏、立冬求土用事皆如上法。

推日所在度法：以度法乘朔〔積日，周天去之，餘滿度法爲〕積度，〔二〇〕不盡爲分。命度起室二，次宿除之，算外，正月朔夜半日在度及分也。求次日，日加一度，經室去度分。

推月所在度法：以月周乘朔積日，周天去之，餘滿度法爲積度，不盡爲分，命度如前，正月朔夜半月所在度及分。求次月，小月加度二十二，分一百三十三，大月加度三十五，分二百四十五，分滿度法成一度，命如前，次月朔月所在度及分也。曆先月法：以十六除月行分爲大分，如所入遲疾加之，經室去度分。

推合朔月食術：置所求年積月，以會數一百六十乘之，以所入交會紀差二十二加之，滿會月去之，餘則其年正月朔去交分也。求次月，以會數加之，滿會月去之。求望，加合數。朔望去交分如合數以下，交限數以上，朔則交會，望則月食。

推入遲疾曆法：置所求年朔積分，所入遲疾差一萬五千二百四十五加之，滿通周去之，餘滿日法得一日，〔二一〕不盡爲日餘，命日算外，所求年正月朔入曆。求次月，加一日，日餘七百三十四。求望，加十四日，日餘五百七十五半。餘滿日法成一日，日滿二十七去之，除日餘如周日日餘，不足減，減一日，加周虛。日滿二十七而日餘不滿周日日餘，爲損。周日滿去之，爲入曆一日。

推合朔月食定大小餘法：以入曆日餘乘入曆下損益率，入一日，益二十五是也。以損益盈縮積分，值損則損之，值益則益之。爲定積分。以入曆日餘乘列差，滿日法盈減縮加差法，爲定差法。以除定積分，所得減加本朔望小餘，值盈則減，縮則加之。爲定小餘。加之滿日法，合朔月食進一日；減之不足減者，加日法而後減之，則退一日。值周日者，用周日定數。

推加時：以十二乘定小餘，滿日法得一辰，數從子起，算外，則朔望加時所在辰也。有餘者四之，滿日法得一爲少，二爲半，三爲太。〔二〕又有餘者三之，滿日法得一爲強，半法以上排成一，不滿半法棄之。以強并少爲少強，并半爲半強，并太爲太強。得二者爲少弱，〔三〕以并少爲半弱，以并半爲太弱，以并太爲一辰弱。以所在辰名之。

推合朔月食加時滿刻法：〔四〕各以百刻乘定小餘，如日法而一，不盡什之，求分。先除夜漏之半，卽晝漏加時刻及分也。晝漏盡，又入夜漏。在中節前後四日以還者，視限數。在中節前後五日以上者，視間限數。月食加時定小餘不滿限數、間數者，皆以算上爲日。

月行遲疾度	損益率	盈縮積分	列差	差法
-------	-----	------	----	----

一日	十四度十三分	益二十五	盈	二	二百六十
二日	十四度十一分	益二十三	盈萬八千八百	三〔二五〕	二百五十八
三日	十四度八分	益二十	盈三萬六千九十六	四	二百五十五

四日	十四度四分	益十六	盈五萬一千一百三十六	五	二百五十一
五日	十三度十八分	益十一	盈六萬三千一百六十八	五	二百四十六
六日	十三度十三分	益六	盈七萬一千四百四十	六	二百四十一
七日	十三度七分	益	盈七萬五千九百五十二	五	二百三十五
八日	十三度二分	損五	盈七萬五千九百五十二	四	二百三十二
九日	十二度十七分	損九	盈七萬二千一百九十二	三	二百二十六
十日	十二度十四分	損十二	盈六萬五千四百二十四	三	二百二十三
十一日	十二度十一分	損十五	盈五萬六千四百	三	二百二十
十二日	十二度八分	損十八	盈四萬五千一百二十	二	二百一十七
十三日	十二度六分	損二十	盈三萬一千五百八十四	二	二百一十五
十四日	十二度四分	損二十二	盈一萬六千五百四十四	二	二百一十三
十五日	十二度二分	益二十四	縮	二(一七)	二百一十一
十六日	十二度四分	益二十二	縮一萬八千四十八	二	二百一十三
十七日	十二度六分	益二十	縮三萬四千五百九十二	三	二百一十五
十八日	十二度九分	益十七	縮四萬九千六百三十二	五	二百一十八

十九日	十二度十四分	益十二	縮六萬二千四百一十六	六	二百二十三
二十日	十三度一分	益六	縮七萬一千四百四十	六	二百二十九
二十一日	十三度七分	益	縮七萬五千九百五十二	五	二百三十五
二十二日	十三度十二分	損五	縮七萬五千九百五十二	四	二百四十
二十三日	十三度十六分	損九	縮七萬二千一百九十二	四	二百四十四
二十四日	十四度一分	損十三	縮六萬五千四百二十四	四	二百四十八
二十五日	十四度五分	損十七	縮五萬五千六百四十八	三	二百五十二
二十六日	十四度八分	損二十	縮四萬二千八百六十四	三	二百五十五
二十七日	十四度十一分	損二十三	縮二萬七千八百二十四	二	二百五十八
周日	十四度十三分	損二十五定	縮一萬五百二十八定備九萬三		二百六十定意差
	小分一百三	損二百二十四	千四百八(二)		法二千三百九(二)

推合朔度：以章歲乘朔小餘，滿通法爲大分，不盡爲小分。以大分從朔夜半日日分，滿度命如前，正月朔日月合朔所在共合度也。

求次月，加度二十九，大分一百六十一，小分十四，小分滿通法從大分，大分滿度法從度。經室除度分。求望，加十四度，大分二百三十二，小分三十半。求望月所在度，加日度一百八

十二，分一百八十九，小分二十三半。

二十四氣 日所在度〔三〇〕

日中晷影

晝漏刻

夜漏刻

昏中星

明中星

雨水 室一太強

八尺二寸二分

五十五分

四十九五分

觜一少強

尾十一強

驚蟄 壁一強

六尺七寸二分

五十二九分

四十七一分

井九半強

箕四少弱

春分 奎七少強

五尺三寸九分

五十五五分

四十四五分

井二十九半強

斗四弱

清明 婁六半

四尺二寸五分

五十八

四十二

柳十二太

斗十四半

穀雨 胃九太弱

三尺二寸五分

六十三分

三十九七分

張十

斗二十五半

立夏 昂十一弱

二尺五寸

六十二三分

三十七七分〔三〕翼十太弱

女三少

小滿 畢十五少弱

一尺九寸七分

六十三九分

三十六一分

軫十弱

虛二弱

芒種 井三半弱

一尺六寸九分

六十四八分

三十五二分

角十太弱

危七弱

夏至 井十八

一尺五寸

六十五

三十五

氏五少弱

室五少強

小暑 鬼一弱

一尺六寸九分

六十四八分

三十五二分

房四太弱

壁六太弱

大暑 柳十二弱

一尺九寸七分

六十三九分

三十六一分

尾八太弱

奎十二太弱

立秋 張五半強

二尺五寸

六十二三分

三十七七分

箕三

胃二太弱

處暑	翼二半	三尺二寸五分	六十三分	三十九七分〔三〕斗三半	昂七太弱
白露	翼十七太弱	四尺二寸五分	五十八	四十二	斗十四半弱
秋分	軫十五	五尺三寸九分	五十五五分	四十四五分	斗二十五少強
寒露	亢一少	六尺七寸二分	五十二九分	四十七一分	井九少強
霜降	氐七半	八尺二寸八分	五十五分	四十九五分	井二十九弱
立冬	心二半弱	九尺九寸一分	四十八四分	五十一六分	柳十一半強
小雪	尾十二太強	一丈一尺三寸四分	四十六七分	五十三三分	張八太弱
大雪	箕十	一丈二尺四寸八分	四十五六分	五十四四分	翼八太強
冬至	斗十四強	一丈三尺	四十五	五十五	軫八少強
小寒	牛三半強	一丈二尺四寸八分	四十五六分	五十四四分	角七少強
大寒	女十半強	一丈一尺三寸四分	四十六七分	五十三三分	奎十五少
立春	危四	九尺九寸一分	四十八四分	五十一六分	胃四半強
推五星法：					昂九少
					心四強

合歲

合數

日度法

室分

木 三百四十四

三百一十五

九萬五千七百六十

二萬三千六百二十五

火	四百五十九	二百一十五	六萬五千三百六十	一萬六千一百二十五
土	三百八十三	三百七十	一十一萬二千四百八十	二萬七千七百五十
金	二百六十七	一百六十七	五萬七百六十八	一萬二千五百二十五
水	七十九	二百四十九	七萬五千六百九十六	一萬八千六百七十五

木後元丙戌，晉咸和元年，至元嘉二十年癸未，百十八年算上。

火後元乙亥，元嘉十二年，至元嘉二十年癸未，九年算上。

土後元甲戌，元嘉十一年，至元嘉二十年癸未，十年算上。

金後元甲申，晉太元九年，至元嘉二十年癸未，六十年算上。

水後元乙丑，元嘉二年，至元嘉二十年癸未，十九年算上。

推五星法：各設其元至所求年算上，以合數乘之，滿合歲爲積合，不盡曰合餘，多者以合數除之，得一，星合往年，得二，合前往年，不滿合數，其年。木、土、金則有往年合，火有前往年合，水一年三合或四合也。以合餘減合數爲度分，水度分滿合歲則去之也。以周天十一萬一千三十五乘度分，

滿日度法爲積度，不盡曰度餘。命度以室二，算外，星合所在度也。以合數乘其年，內雨水小餘，并度餘爲日餘，滿日度法從積度爲日，命以雨水，算外，星合日也。求星見日法，以法伏日及餘，木則十六日及餘是也。〔三〕加星合日及餘，滿日度法成一日，命如前，星見日也。求星見

度法，以法伏度及餘木則二度及餘是也。加星合度及餘，滿日度法成一度，命如前，所見度也。以星行分母木則二十三見也。〔三〕乘見度餘，滿日度法得一，分乃日加所行分。木順日行四分。分滿其母成一度，逆順母不同，木逆分母七也。當各乘度餘，留者承前，逆則減之，伏不書度，〔三〕經室去分，不足減者，破全度。五星室分各異，若在行分，各依室分去之。

木：初與日合，伏，十六日，日餘四萬一千七百八十，行二度，餘七萬七千八百四十七半，晨見東方。去日十三度半強。順，日行二十三分之四，一百一十五日行二十度。留，不行，二十六日而逆。日行七分之一，八十四日退十二度。又留二十六日。順，一百一十五日行二十度，夕伏西方，日度餘如初，與日合。一終三百九十八日，日餘八萬三千五百六十，行星三十三度，餘五萬九千九百三十五。

火：初與日合，伏，七十一日，日餘二萬四千八百一十二半，〔二〕行五十四度，度餘四萬九千四百三十，晨見東方。去日十六度半強。〔七〕順，疾，日行七分之五，一百八日半行七十七度半。小遲，日行七分之四，一百二十六日行七十二度而大遲。日行七分之二，四十二日行十二度。留，不行，十二日而逆。〔二〕日行十分之三，六十日退十八度。又留十二日。順，遲，四十二日行十二度。小疾，一百二十六日，行七十二度。一百八日半行七十七度半，夕伏西方，日度餘如初，與日合。一終七百七十九日，日餘四萬九千六百二十五，行星四百一十

四，度餘三萬三千五百。除一周，行星定四十九度，度餘一萬七千三百七十五。〔三九〕

土：初與日合，伏，十八日，日餘四千四百八十二半，行二度，度餘四萬六千八百四十七半，晨見東方。去日十五度半強，順，日行十二分之一，八十四日，行七度。留，不行，三十六日而逆。日行十七分之一，一百二日退六度。又留三十六日。順，八十四日行七度，夕伏西方，日度餘如初，與日合。一終三百七十八日，日餘八千九百六十五，行星十二度，度餘九萬三千六百九十五。

金：初與日合，伏，四十一日，日餘四萬九千六百八十四半，行五十一度，〔四〇〕度餘四萬九千六百八十四半，見西方。〔三一〕去日十度。順，疾，日行一度十三分之三，九十一日行一百十二度而小遲。日行一度十三分之二，九十一日行一百五度。又大遲。日行十五分之十一，四十五日行三十三度。留，不行，八日而逆。〔三二〕日行三分之二，九日退六度，伏西方。伏六日，退四度而與日合。又六日退四度，晨見東方。逆，九日退六度。又留八日。順，四十五日行三十三度。小疾，九十一日行一百五度。大疾，九十一日行一百一十二度，晨伏東方，日度餘如初，與日合。一終五百八十三日，日餘四萬八千六百一。〔三三〕除一周，行星定二百一十八度，度餘三萬六千七十六。一合二百九十一日，餘四萬九千六百八十四半，行星如之。

水：初與日合，伏，十七日，日餘七萬一千二百一十半，行三十四度，度餘七萬一千二百一十半，見西方。〔四〕去日十七度。順，疾，日行一度三分之一，十八日行二十四度而遲。日行七分之五，七日行五度。留，不行，四日，夕伏西方。伏十一日，退六度，而與日合。又十一日退六度，而晨見東方。留四日。順，遲，七日行五度。疾，十八日行二十四度，晨伏東方，日度餘如初，與日合。一終一百一十五日，日餘六萬六千七百二十五，行星如之。一合五十七日，日餘七萬一千二百一十半，行星亦如之。盈加縮減，十六除月行分，日法除盈縮分，以減度分，盈加縮減。

推卦：因雨水大小餘，加大餘六，小餘三百一十九，小餘滿三千六百四十八成日。日滿二十七日餘不足加減不加周虛。〔五〕

元嘉二十年，承天奏上尚書：「今既改用元嘉曆，漏刻與先不同，宜應改革。按景初曆春分日長，秋分日短，相承所用漏刻，冬至後晝漏率長於冬至前。且長短增減，進退無漸，非唯先法不精，亦各傳寫謬誤。今二至二分，各據其正。則至之前後，無復差異。更增損舊刻，參以晷影，刪定爲經，改用二十五箭。請臺勒漏郎將考驗施用。」從之。

前世諸儒依圖緯云，月行有九道。故畫作九規，更相交錯，檢其行次，遲疾換易，不得順度。劉向論九道云：「青道二出黃道東，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北，赤道二出南。」又

云：「立春、春分，東從青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秋白冬黑，各隨其方。」按日行黃道，陽路也，月者陰精，不由陽路，故或出其外，或入其內，出入去黃道不得過六度。入十三日有奇而出，出亦十三日有奇而入，凡二十七日而一入一出矣。交於黃道之上，與日相掩，則蝕焉。漢世劉洪推檢月行，作陰陽曆法。元嘉二十年，太祖使著作令史吳癸依洪法，制新術，令太史施用之。

元嘉曆月行陰陽法。

陰陽曆

損益率

兼數

一日

益十七

初

二日 前限餘六百六十五
微分一千七百三十八

益十六

十七

三日

益十五

三十三

四日

益十二

四十八

五日

益八

六十

六日

益四

六十八

七日

益一

七十二

八日

損二

七十三

九日

損六

七十一

十日

損十

六十五

十一日

損十三

五十五

十二日

損十五

四十二

十三日

後限餘二千一百一十九
微分一千七百九十九

損十六

二十七

分日

二千六百
八十五半

損十六大

大者五千三百七十一
分之三千四百七十二

十一

曆周，五萬五千五百一十七半。

差率，一萬一百九十。

微分法，一千八百七十八。

推入陰陽曆術曰：以會月去入紀積月，餘以會數乘之，以所入紀交會差加之，周天乘之，滿微分法爲大分，不盡爲微分。大分滿周天去之，餘不滿曆周者爲入陽曆。〔三〕餘，皆如月周得一日，算外，所求年正月合朔入曆也。不盡爲日餘。

求次月，加二日，日餘一千三百三十一，微分一千五百九十八，如法成日，日滿十三去之，除日餘如分日。陰陽曆竟互入端，〔三〕入曆在前限餘前，後限餘後者，月行中道。

求朔弦望定數：各置入遲疾曆盈縮定積分，以章歲乘之，差法除之，所得滿通法爲大

分。不盡，以微分法乘之，如法爲微分。盈減縮加陰陽日餘，盈不足，以月周進退日而定，以定日餘乘損益兼數， $\left[\frac{3}{8}\right]$ 爲加時定數。

推夜半入曆：以差率乘朔小餘， $\left[\frac{3}{9}\right]$ 如微分法得一，以減入曆餘，不足，加月周而減之，卻一日，卻得分日，加其分， $\left[\frac{4}{10}\right]$ 半微分爲小分， $\left[\frac{4}{11}\right]$ 即朔日夜半入曆曆餘小分也。

求次日，加一日，日餘十六，小分三百二十，小分如會月從餘， $\left[\frac{4}{12}\right]$ 餘滿月周去之，又加一日。曆竟，下日餘滿分日去之，互入曆初也。 $\left[\frac{4}{13}\right]$ 不滿分日者，值之，加餘一千三百九十四，小分七百八十九半， $\left[\frac{4}{14}\right]$ 爲入次曆。

求夜半定日：以朔小餘減入遲疾曆日餘，不足一日，却得周日，加餘四百一十七，即月夜半入曆日及餘也。以日餘乘損益率，以損益盈縮積分， $\left[\frac{4}{15}\right]$ 爲定積分。滿通法爲大分，不盡以會月乘之，如法爲小分，以盈加縮減入陰陽日餘，盈不足進退日而定也。以定日餘乘損益率，如月周，以損益兼數，爲夜半定數。

求昏明數：以損益率乘所近節氣夜漏，二百而一爲明，以減損益率爲昏，而以損益夜半數爲昏明定數也。

求月去黃道度：置加時若昏明定數，以十二除之爲度，其餘三而一爲少，不盡爲強，二少弱也。所得爲月去黃道度。

大明六年，南徐州從事史祖沖之上表曰：

古曆疏舛，頗不精密，羣氏糾紛，莫審其要。^{〔四六〕}何承天所奏，意存改革，而置法簡略，今已乖遠。以臣校之，三觀厥謬：日月所在，差覺三度；一至晷影，幾失一日；五星見伏，至差四旬，留逆進退，或移兩宿。分至乖失，則節閏非正；宿度違天，則伺察無準。臣生屬聖辰，逮在昌運，敢率愚瞽，更創新曆。謹立改易之意有二，設法之情有三。

改易者，其一，^{〔四七〕}以舊法一章十九歲有七閏，閏數爲多，經二百年，輒差一日。節閏既移，則應改法，曆紀屢遷，實由此條。今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閏。令卻合周、漢，則將來永用，無復差動。其二，以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以此推之，唐代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許度。漢代之初，即用秦曆，冬至日在牽牛六度。漢武改立太初曆，冬至日在牛初。^{〔四八〕}後漢四分法，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四九〕}晉時姜岌以月蝕檢日，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參以中星，課以蝕望，冬至之日，在斗十一。通而計之，未盈百載，所差二度。舊法並令冬至日有定處，天數既差，則七曜宿度漸與曆舛。乖謬既著，輒應改制，僅合一時，莫能通遠，遷革不已，又由此條。今令冬至所在，歲歲微

差，卻檢漢注，並皆審密，將來久用，無煩屢改。

又設法者，其一，以子爲辰首，位在正北，爻應初九，斗氣之端，虛爲北方，列宿之中，元氣肇初，宜在此次。前儒虞喜，備論其義。今曆上元日度，發自虛一。其二，以日辰之號，甲子爲先，曆法設元，應在此歲。而黃帝以來，世代所用，凡十一曆，上元之歲，莫值此名。今曆上元，歲在甲子。其三，以上元之歲，曆中衆條，並應以此爲始，而景初曆交會遲疾，「元首有差。又承天法，日月五星，各自有元，交會遲疾，」亦並置差，「〔四〕裁合朔氣而已。條序紛互，不及古意。今設法，日月五緯，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爲始。則合璧之曜，信而有徵，連珠之暉，於是乎在，羣流共源，實精古法。

若夫測以定形，據以實效，縣象著明，尺表之驗可推，動氣幽微，寸管之候不忒。今臣所立，易以取信。但深練始終，大存整密，革新變舊，有約有繁。用約之條，理不自懼，用繁之意，顧非謬然。何者？夫紀閏參差，數各有分，分之爲體，非細不密。臣是用深惜毫釐，以全求妙之準，不辭積累，以成永定之制。非爲思而莫悟，知而不改也。竊恐讚有然否，每崇遠而隨近，論有是非，或貴耳而遺目。所以竭其管穴，俯洗同異之嫌，披心日月，仰希葵藿之照。若臣所上，萬一可采，伏願頒宣羣司，賜垂詳究，庶陳錙銖，少增盛典。

曆法

上元甲子至宋大明七年癸卯，五萬一千九百三十九年算外。

元法，五十九萬二千三百六十五。

紀法，三萬九千四百九十一。

章歲，三百九十一。

章月，四千八百三十六。

章閏，一百四十四。

閏法，十二。

月法，十一萬六千三百二十一。

日法，三千九百三十九。

餘數，二十萬七千四十四。

歲餘，九千五百八十九。

沒分，三百六十萬五千九百五十一。

沒法，五萬一千七百六十一。

周天，一千四百四十二萬四千六百六十四。

虛分，萬四百四十九。

行分法，二十三。

小分法，一千七百一十七。

通周，七十二萬六千八百一十。

會周，七十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七。

通法，二萬六千三百七十七。

差率，三十九。

推朔術：置入上元年數，算外，以章月乘之，滿章歲爲積月，不盡爲閏餘。閏餘二百四十七以上，其年有閏。以月法乘積月，滿日法爲積日，不盡爲小餘。六旬去積日，不盡爲大餘。大餘命以甲子，算外，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也。小餘千八百四十九以上，其月大。

求次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二千九十，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大餘滿六旬去之，命如前，次月朔也。

求弦望：加朔大餘七，小餘千五百七，小分一，小分滿四從小餘，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命如前，上弦日也。又加得望，又加得下弦，又加得後月朔也。

推閏術：以閏餘減章歲，餘滿閏法得一月，命以天正，算外，閏所在也。閏有進退，以無

中氣爲正。

推二十四氣術：置入上元年數，算外，以餘數乘之，滿紀法爲積日，不盡爲小餘。六旬去積日，不盡爲大餘。大餘命以甲子，算外，天正十一月冬至日也。

求次氣，加大餘十五，小餘八千六百二十六，小分五，小分滿六從小餘，小餘滿紀法從大餘，命如前，次氣日也。

求土用事：加冬至大餘二十七，小餘萬五千五百二十八，季冬土用事日也。又加大餘九十一，小餘萬二千二百七十，次土用事日也。

推沒術：以九十乘冬至小餘，以減沒分，滿沒法爲日，不盡爲日餘，命日以冬至，算外，沒日也。

求次沒，加日六十九，日餘三萬四千四百四十二，餘滿沒法從日，次沒日也。日餘盡爲滅。

推日所在度術：以紀法乘朔積日爲度實，周天去之，餘滿紀法爲積度，不盡爲度餘，命以虛一，次宿除之，算外，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日所在度也。

求次月，大月加度三十，小月加度二十九，入虛去度分。

求行分，以小分法除度餘，所得爲行分，不盡爲小分。小分滿法從行分，行分滿法

從度。

求次日，加一度。入虛去行分六，小分百四十七。

推月所在度術：以朔小餘乘百二十四爲度餘。又以朔小餘乘八百六十爲微分。微分滿月法從度餘， $\left[\frac{5}{12}\right]$ 度餘滿紀法爲度，以減朔夜半日所在，則月所在度。

求次月，大月加度三十五，度餘三萬一千八百三十四，微分七萬七千九百六十七，小月加度二十二，度餘萬七千二百六十一，微分六萬三千七百三十六，入虛去度分也。 $\left[\frac{5}{12}\right]$ 遲疾曆：

	月行度	損益率	盈縮積分	差法
一日	十四行分十三	益七十	盈初	五千三百四
二日	十四十一	益六十五	盈百八十四萬二千三百一十六	五千二百七十
三日	十四八	益五十七	盈三百五十五萬七百六	五千二百一十九
四日	十四四	益四十七	盈五百五萬八千二百八 $\left[\frac{5}{12}\right]$	五千一百五十一
五日	十三二十二 $\left[\frac{5}{12}\right]$	益三十四	盈六百二十九萬七千八百五十七	五千六十六
六日	十三十七	益二十二	盈七百二十萬二千六百九十一	四千九百八十一
七日	十三十一	益六	盈七百七十七萬二千七百一十 $\left[\frac{5}{12}\right]$	四千八百七十九

八日	十三五	損九	盈七百九十四萬九百五十二	四千七百七十七
九日	十二二十二	損二十四	盈七百七十萬七千四百一十五	四千六百七十五
十日	十二十六	損三十九	盈七百七萬二千一百	四千五百七十三
十一日	十二十一	損五十二	盈六百三萬五千七	四千四百八十八
十二日	十二八	損六十	盈四百六十六萬三千一百	四千四百三十七
十三日	十二六	損六十五	盈三百九萬三百二	四千四百三
十四日	十二四	損七十	盈百三十八萬三千五百八十	四千三百六十九
十五日	十二五	益六十七	縮四十五萬七千六十九	四千三百八十六
十六日	十二七	益六十二	縮二百二十三萬七百五十五	四千四百二十
十七日	十二十	益五十五	縮三百八十七萬五百一十四 ^{〔五〕}	四千四百七十一
十八日	十二十四	益四十四	縮五百三十萬九千三百八十五 ^{〔五〕}	四千五百三十九
十九日	十二十九	益三十二	縮六百四十八萬四百四	四千六百二十四
二十日	十三一	益十九	縮七百三十一萬六千六百八	四千七百九 ^{〔五七〕}
二十一日	十三七	益四	縮七百八十一萬七千九百九十六	四千八百一十一
二十二日	十三十三	損十一	縮七百九十一萬七千六百七	四千九百一十三

二十三日十三十九

損二十七縮七百六十一萬五千四百四十

五千一十五

二十四日十四一

損三十九縮六百九十萬一千四百九十五

五千一百

二十五日十四六〔五六〕

損五十二縮五百八十七萬二千七百三十五

五千一百八十五

二十六日十四十

損六十二縮四百四十九萬九千一百五十九

五千二百五十三

二十七日十四十二

損六十七縮二百八十五萬七千七百三十二

五千二百八十七

二十八日十四十四

損七十四縮百八萬二千三百七十九

五千三百二十一〔五九〕

推入遲疾曆術：以通法乘朔積日爲通實，通周去之，餘滿通法爲日，不盡爲日餘。命日算外，天正十一月朔夜半入曆日也。

求次月，大月加二日，小月加一日，日餘皆萬一千七百四十六。曆滿二十七日，日餘萬四千六百三十一，則去之。

求次日，加一日。

求日所在定度：以夜半入曆日餘乘損益率，以損益盈縮積分，如差率而一，所得滿紀法爲度，不盡爲度餘，以盈加縮減平行度及餘爲定度。益之或滿法，損之或不足，以紀法進退。求度行分如上法。求次日，如所入遲疾加之，虛去分如上法。

陰陽曆

損益率

兼數

十四日	十三日	十二日	十一日	十日	九日	八日	七日	六日	五日	四日	三日	二日	一日
損十六	損十六	損十五	損十三	損十	損六	損二	益一	益五	益九	益十二	益十四	益十五	益十六
十	二十六	四十一	五十四	六十四	七十	七十二	七十一	六十六	五十七	四十五	三十一	十六	初

推入陰陽曆術：置通實以會周去之，不滿交數三十五萬八千八百八十八半爲朔入陽曆

分，滿去之，爲朔入陰曆分。各滿通法得一日，不盡爲日餘，命日算外，天正十一月朔夜半入曆日也。

求次月，大月加二日，小月加一日，日餘皆二萬七百七十九。曆滿十三日，日餘萬五千九百八十七半則去之。陽竟入陰，陰竟入陽。

求次日，加一日。

求朔望差，以二千二十九乘朔小餘，滿三百三爲日餘，不盡倍之爲小分，則朔差數也。加一十四日，日餘二萬一百八十六，小分百二十五，小分滿六百六從日餘，日餘滿通法爲日，卽望差數也。又加之，後月朔也。

求合朔月食：置朔望夜半入陰陽曆日及餘，有半者去之，置小分三百三，以差數加之，小分滿六百六從日餘，日餘滿通法從日，日滿一曆去之。命日算外，則朔望加時入曆也。朔望加時入曆一日，日餘四千一百九十八，小分四百二十八以下，十二日，日餘萬一千七百八十八，小分四百八十一以上，朔則交會，望則月食。

求合朔月食定大小餘：令差數日餘加夜半入遲疾曆餘，日餘滿通法從日，則朔望加時入曆也。以入曆餘乘損益率，以損益盈縮積分，如差法而一，以盈減縮加本朔望小餘，爲定小餘。益之或滿法，損之或不足，以日法進退日。

求合朔月食加時：以十二乘定小餘，滿日法得一辰，命以子，算外，加時所在辰也。有餘者四之，滿日法得一爲少，二爲半，三爲太。又有餘者三之，滿日法得一爲強，以強并少爲少強，并半爲半強，并太爲太強。得二者爲少弱，以并太爲一辰弱，〔六〇〕以前辰名之。

求月去日道度：置入陰陽曆餘乘損益率，如通法而一，以損益兼數爲定，定數十二而一爲度，不盡三而一，爲少、半、太。又不盡者，一爲強，二爲少弱，則月去日道數也。陽曆在表，陰曆在裏。

二十四氣	日中影	晝漏刻	夜漏刻	昏中星度	明中星度
冬至	一丈三尺	四十五	五十五	八十二行分二十一	二百八十三行分八
小寒	一丈二尺四寸三分	四十五六	五十四四	八十四	二百八十二六
大寒	一丈一尺二寸	四十六七	五十三三	八十六一	二百八十五〔六二〕
立春	九尺八寸	四十八四	五十一六	八十九三	二百七十七三
雨水	八尺一寸七分	五十五	四十九五	九十三	二百七十三六〔六三〕
驚蟄	六尺六寸七分	五十二九	四十七一	九十七九〔六四〕	二百六十八二十
春分	五尺三寸七分	五十五五	四十四五	百二三	二百六十四三
清明	四尺二寸五分	五十八一	四十一九	百六二十一	二百五十九八

穀雨	三尺二寸六分	六十四	三十九六	百一十一三	二百五十五三〔六四〕
立夏	二尺五寸三分	六十二四	三十七六	百一十四十八	二百五十一十一
小滿	一尺九寸九分	六十三九	三十六一	百一十七十二	二百四十八十七
芒種	一尺六寸九分	六十四八	三十五二	百一十九四	二百四十七二
夏至	一尺五寸	六十五	三十五	百一十九十二	二百四十六十七
小暑	一尺六寸九分	六十四八	三十五二	百一十九四	二百四十七二
大暑	一尺九寸九分	六十三九	三十六一	百一十七十二	二百四十八十七
立秋	二尺五寸三分	六十二四	三十七六	百一十四十八	二百五十一十一
處暑	三尺二寸六分	六十四	三十九六	百一十一三	二百五十五三〔六五〕
白露	四尺二寸五分	五十八一	四十一九	百六二十一	二百五十九八
秋分	五尺三寸七分	五十五五	四十四五	百二十三	二百六十四三
寒露	六尺六寸七分	五十二九	四十七一	九十七九	二百六十八二十
霜降	八尺一寸七分	五十五	四十九五	九十三	二百七十三六〔六六〕
立冬	九尺八寸	四十八四	五十一六	八十九三	二百七十七三
小雪	一丈一尺二寸	四十六七	五十三三〔六七〕	八十六一	二百八十五〔六八〕

大雪 一丈二尺四寸三分四十五六 五十四四 八十四 二百八十二六

求昏明中星：各以度數加夜半日所在，則中星度也。

推五星術

木率：千五百七十五萬三千八十二。

火率：三千八十萬四千一百九十六。

土率：千四百九十三萬三百五十四。

金率：二千三百六萬一十四。

水率：四百五十七萬六千二百四。

推五星術：置度實各以率去之，餘以減率，其餘如紀法而一，爲入歲日，不盡爲日餘。

命以天正朔，算外，星合日。

求星合度：以入歲日及餘從天正朔日積度及餘，滿紀法從度，滿三百六十餘度分則去之，命以虛一，算外，星合所在度也。

求星見日術：以伏日及餘〔六九〕，加星合日及餘，餘滿紀法從日，命如前，見日也。

求星見度術：以伏度及餘〔七〇〕，加星合度及餘，餘滿紀法從度，入虛去度分，命如前，星見度也。

行五星法：以小分法除度餘，所得爲行分，不盡爲小分，及日加所行分滿法從度，留者因前，逆則減之，伏不書度。〔七〕從行入虛，去行分六，小分百四十七，逆行出虛，則加之。

木：初與日合，伏，十六日，餘萬七千八百三十二，行二度，度餘三萬七千五百四，晨見東方。從，日行四分，百一十二日，行十九度十一分。留二十八日。逆，日行三分，八十六日，退十一度五分。又留二十八日。從，日行四分，百一十二日，夕伏西方。日度餘如初。一終，三百九十八日，日餘三萬五千六百六十四，行三十三度，度餘二萬五千二百一十五。

火：初與日合，伏，七十二日，日餘六百八，行五十五度，度餘二萬八千八百六十五，晨見東方。從，疾，日行十七分，九十二日，行六十八度。小遲，日行十四分，九十二日，行五十六度。見東方。從，疾，日行十七分，九十二日，行三十六度。留十日。逆，日行六分，六十四日，退十六度十六分。〔七〕大遲，日行九分，九十二日，行三十六度。留十日。逆，日行六分，六十四日，退十六度十六分。〔七〕又留十日。從，遲，日行九分，九十二日。小疾，日行十四分，九十二日。大疾，日行十七分，九十二日，夕伏西方，日度餘如初。一終，七百八十日，日餘千二百一十六，行四百一十四度，度餘三萬二百五十八。除一周，定行四十九度，度餘萬九千八百九。

土：初與日合，伏，十七日，日餘千三百七十八，行一度，度餘萬九千三百三十三，晨見東方。行順，日行二分，八十四日，行七度七分。留三十三日。行逆，日行一分，百一十日，退四度十八分。又留三十三日。從，日行二分，八十四日，夕伏西方，日度餘如初。一終，三百七

十八日，日餘二千七百五十六，行十二度，度餘三萬一千七百九十八。

金：初與日合，伏，三十九日，餘三萬八千一百二十六，行四十九度，度餘三萬八千一百二十六，夕見西方。從，疾，日行一度五分，九十二日，行百十二度。小遲，日行一度四分，九十二日，行百八度。大遲，日行十七分，四十五日，行三十三度六分。留九日。遲，日行十六分，退六度六分。夕伏西方。伏五日，退五度，而與日合。又五日退五度，而晨見東方。逆，日行十六分，九日。留九日。從，遲，日行十七分，四十五日。小疾，日行一度四分，九十二日。大疾，日行一度五分，九十二日，晨伏東方，日度餘如初。一終，五百八十三日，日餘三萬六千七百六十一，行星如之。除一周，定行二百十八度，度餘二萬六千三百一十二。一合，二百九十一日，日餘三萬八千一百二十六，行星亦如之。

水：初與日合，伏，十四日，日餘三萬七千一百十五，行三十度，度餘三萬七千一百一十五，夕見西方。從，疾，日行一度六分，二十三日，行二十九度。遲，日行二十分，八日，行六度二分。留二日。逆，日行十一分，二日，退二十二分。〔七〕夕伏西方。伏八日，退八度，而與日合。又八日，退八度，晨見東方。逆，日行十一分，二日。留二日。從，遲，日行二十分，八日。疾，日行一度六分，二十三日，晨伏東方，日度餘如初。一終，百一十五日，日餘三萬四千七百三十九，行星如之。一合，五十七日，日餘三萬七千一百一十五，行星亦如之。

上元之歲，歲在甲子，天正甲子朔夜半冬至，日月五星，聚于虛度之初，陰陽遲疾，並自此始。

世祖下之有司，使內外博議，時人少解曆數，竟無異同之辯。唯太子旅賁中郎將戴法興議，以爲：

三精數微，五緯會始，自非深推測，窮識晷變，豈能刊古革今，轉正圭宿。案沖之所議，每有違舛，竊以愚見，隨事辨問。

案沖之之新推曆術，「今冬至所在，歲歲微差」。臣法興議：夫二至發斂，南北之極，日有恒度，而宿無改位。古曆冬至，皆在建星。戰國橫驚，史官喪紀，爰及漢初，格候莫審，後雜覘知在南斗二十一度，^{〔七四〕}元和所用，卽與古曆相符也。逮至景初，而終無毫忒。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直以月維四仲，則中宿常在衛陽、義和所以正時，取其萬世不易也。沖之以爲唐代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許度，遂虛加度分，空撤天路。其置法所在，近違半次，則四十五年九月，率移一度。在詩「七月流火」，此夏正建申之時也。「定之方中」，又小雪之節也。若冬至審差，則幽公火流，晷長一尺五寸，楚宮之作，晝漏五十三刻，此詭之甚也。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就如沖之所誤，則星無定次，卦有差方。名號之正，古今必殊，典誥之

音，代不通軌，堯之開、閉，今成建、除，今之壽星，乃周之鶉尾，卽時東壁，已非玄武，軫星頓屬蒼龍，誣天背經，乃至於此。

沖之又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閏。臣法興議：夫日有緩急，故斗有閏狹，古人制章，立爲中格，年積十九，常有七閏，晷或虛盈，此不可革。沖之削閏壞章，倍減餘數，則一百三十九年二月，於四分之科，頓少一日；七千四百二十九年，輒失一閏。夫日少則先時，閏失則事悖。竊聞時以作事，事以厚生，以此乃生人之大本，曆數之所先，愚恐非沖之淺慮，妄可穿鑿。

沖之又命上元日度發自虛一，云虛爲北方列宿之中。臣法興議：沖之旣云冬至歲差，又謂虛爲北中，舍形責影，未足爲迷。何者？凡在天非日不明，居地以斗而辨。借令冬至在虛，則黃道彌遠，東北當爲黃鍾之宮，室壁應屬玄枵之位，虛宿豈得復爲北中乎？曲使分至屢遷，而星次不改，招搖易繩，而律呂仍往，則七政不以璣衡致齊，建時亦非攝提所紀，不知五行何居，六屬安託。

沖之又令上元年在甲子。臣法興議：夫置元設紀，各有所尙，或據文於圖讖，或取效於當時。沖之云，「羣氏糾紛，莫審其會」。昔黃帝辛卯，日月不過，顓頊乙卯，四時不忒，景初壬辰，晦無差光，元嘉庚辰，朔無錯景，豈非承天者乎。沖之苟存甲子，可謂爲

合以求天也。

沖之又令日月五緯，交會遲疾，悉以上元爲始。臣法興議：夫交會之元，則食既可求，遲疾之際，非凡夫所測。昔賈逵略見其差，劉洪牘著其術。至於疏密之數，莫究其極。且五緯所居，有時盈縮，卽如歲星在軫，見超七辰，〔七〕術家旣追算以會今，則往之與來，斷可知矣。景初所以紀首置差，元嘉兼又各設後元者，其並省功於實用，不虛推以爲煩也。沖之旣違天於改易，又設法以遂情，愚謂此治曆之大過也。

臣法興議：日有八行，各成一道，月有一道，離爲九行，左交右疾，倍半相違，其一終之理，日數宜同。沖之通周與會周相覺九千四十，〔七〕其陰陽七十九周有奇，遲疾不及一市。此則當縮反盈，應損更益。

沖之隨法興所難辯折之曰：

臣少銳愚尙，專功數術，搜練古今，博采沈奧，唐篇夏典，莫不揆量，周正漢朔，咸加該驗。罄策籌之思，究疏密之辨。至若立圓舊誤，張衡述而弗改，漢時斛銘，〔七七〕劉歆詭譌其數，此則算氏之劇疵也。乾象之弦望定數，景初之交度周日，匪謂測候不精，遂乃乘除翻謬，斯又曆家之甚失也。及鄭玄、闕澤、王蕃、劉徽，並綜數藝，而每多疏舛。臣昔以暇日，撰正衆謬，理據炳然，易可詳密，此臣以俯信偏識，不虛推古人者也。

按何承天曆，二至先天，閏移一月，五星見伏，或違四旬，列差妄設，當益反損，皆前術之乖遠，臣曆所改定也。既沿波以討其源，刪滯以暢其要，能使躔次上通，晷管下合，反以譏詆，不其惜乎。尋法興所議六條，並不造理難之關鍵。謹陳其目。

其一，日度歲差，前法所略，臣據經史辨正此數，而法興設難，徵引詩書，三事皆謬。其二，臣校晷景，改舊章法，法興立難，不能有詰，直云「恐非淺慮，所可穿鑿」。其三，次改方移，臣無此法，求術意誤，橫生嫌貶。其四，曆上元年甲子，術體明整，則苟合可疑。其五，臣其曆七曜，咸始上元，無隙可乘，復云「非凡夫所測」。其六，遲疾陰陽，法興所未解，誤謂兩率日數宜同。凡此衆條，或援謬目譏，或空加抑絕，未聞折正之談，厭心之論也。謹隨詰洗釋，依源徵對。仰照天暉，敢罄管穴。

法興議曰：「夫二至發斂，南北之極，日有恒度，而宿無改位。故古曆冬至，皆在建星。」沖之曰：周漢之際，疇人喪業，曲技競設，圖緯實繁，或借號帝王以崇其大，或假名聖賢以神其說。是以識記多虛，桓譚知其矯妄，古曆舛雜，杜預疑其非直。按五紀論，黃帝曆有四法，顓頊、夏、周並有二術，詭異紛然，則孰識其正，此古曆可疑之據一也。夏曆七曜西行，特違衆法，劉向以爲後人所造，此可疑之據二也。殷曆日法九百四十，而乾鑿度云殷曆以八十一爲日法。若易緯非差，殷曆必妄，此可疑之據三也。顓頊曆

元，歲在乙卯，而命曆序云：「此術設元，歲在甲寅。」此可疑之據四也。春秋書食有日朔者凡二十六，其所據曆，非周則魯。以周曆考之，檢其朔日，失二十五，魯曆校之，又失十三。二曆並乖，則必有一僞，此可疑之據五也。古之六術，並同四分，四分之法，久則後天。以食檢之，經三百年，輒差一日。古曆課今，其甚疏者，朔後天過二日有餘。以此推之，古術之作，皆在漢初周末，理不得遠。且却校春秋，朔並先天，此則非三代以前之明徵矣，此可疑之據六也。尋律曆志，前漢冬至日在斗牛之際，度在建星，其勢相隣，自非帝者有造，則儀漏或闕，豈能窮密盡微，纖毫不失。建星之說，未足證矣。

法興議曰：「戰國橫騖，史官喪紀，爰及漢初，格候莫審，後雜覘知在南斗二十一度，元和所用，卽與古曆相符也。逮至景初，終無毫忒。」沖之曰：古術訛雜，其詳闕聞，乙卯之曆，秦代所用，必有効於當時，故其言可徵也。漢武改創，檢課詳備，正儀審漏，事在前史，測星辨度，理無乖遠。今議者所是不實見，所非徒爲虛妄，辨彼駭此，旣非通談，運今背古，所誣誠多，偏據一說，未若兼今之爲長也。景初之法，實錯五緯，今則在衝口，至曩已移日。蓋略治朔望，無事檢候，是以晷漏昏明，並卽元和，二分異景，尙不知革，日度微差，宜其謬矣。

法興議曰：「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直以月推四仲，^{〔七九〕}則中宿常在衛陽，義和所以正時，取其萬代不易也。沖之以爲唐代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許度，遂虛加度分，空撤天路。」沖之曰：「書以四星昏中審分至者，據人君南面而言也。且南北之正，其詳易准，流見之勢，中天爲極。先儒注述，其義僉同，而法興以爲書說四星，皆在衛陽之位，自在巳地，進失向方，退非始見，迂迴經文，以就所執，違訓詁情，此則甚矣。捨午稱巳，午上非無星也。必據中宿，餘宿豈復不足以正時。若謂舉中語兼七列者，觜參尙隱，則不得言，昴星雖見，當云伏矣。奎婁已見，復不得言伏見□□不得以爲辭，則名將何附。若中宿之通非允，當實謹檢經旨，直云星昴，不自衛陽，衛陽無自顯之義，此談何因而立。苟理無所依，則可愚辭成說，曾泉、桑野，皆爲明證，分至之辨，竟在何日，循復再三，竊深歎息。」

法興議曰：「其置法所在，近違半次，則四十五年九月率移一度。」沖之曰：「元和日度，法興所是，唯徵古曆在建星，以今考之，臣法冬至亦在此宿，斗二十一了無顯證，^{〔八〇〕}而虛貶臣曆乖差半次，此愚情之所駭也。又年數之餘有十一月，而議云九月，涉數每乖，皆此類也。月盈則食，必在日衝，以檢日則宿度可辨，請據效以課疏密。按太史註記，元嘉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甲夜月蝕盡，^{〔八一〕}在鬼四度，以衝計之，日當在牛

六。依法興議曰：「在女七」。又十四年五月十五日丁夜月蝕盡，在斗二十六度，以衝計之，日當在井三十。依法興議曰：「日在柳二」。又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丁夜月蝕，在奎十一度，以衝計之，日當在角二。依法興議曰：「日在角十二」。又大明三年九月十五日乙夜月蝕盡，在胃宿之末，以衝計之，日當在氐十二。依法興議曰：「日在心二」。凡此四蝕，皆與臣法符同，纖豪不爽，而法興所據，頓差十度，違衝移宿，顯然易覩。故知天數漸差，則當式遵以爲典，事驗昭皙，豈得信古而疑今。

法興議曰：「在詩『七月流火』，此夏正建申之時也。『定之方中』，又小雪之節也。若冬至審差，則豳公火流，晷長一尺五寸，楚宮之作，晝漏五十三刻，此詭之甚也。」沖之曰：「臣按此議三條皆謬。詩稱流火，蓋略舉西移之中，以爲驚寒之候。流之爲言，非始動之辭也。就如始說，冬至日度在斗二十一，〔三〕則火星之中，當在大暑之前，豈隣建申之限。此專自攻糾，非謂矯失。夏小正：「五月昏，大火中。」此復在衛陽之地乎。又謂臣所立法，楚宮之作，在九月初。按詩傳箋皆謂定之方中者，室辟昏中，形四方也。然則中天之正，當在室之八度。臣曆推之，元年立冬後四日，此度昏中，乃自十月之初，又非寒露之日也。議者之意，蓋誤以周世爲堯時，度差五十，故致此謬。小雪之節，自信之談，非有明文可據也。」

法興議曰：『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就如沖之所誤，則星無定次，卦有差方，名號之正，古今必殊，典誥之音，時不通軌。堯之開、閉，今成建、除，今之壽星，乃周之鶉尾也。卽時東壁，已非玄武，軫星頓屬蒼龍，誣天背經，乃至於此。』沖之曰：臣以爲辰極居中，而列曜貞觀，羣像殊體，而陰陽區別，故羽介咸陳，則水火有位，蒼素齊設，則東西可準，非以日之所在，定其名號也。何以明之？夫陽爻初九，氣始正北，玄武七列，虛當子位。若圓儀辨方，以日爲主，冬至所舍，當在玄枵；而今之南極，乃處東維，違體失中，其義何附。若南北以冬夏稟稱，則卯酉以生殺定號，豈得春躔義方，秋麗仁域，名舛理乖，若此之反哉！因茲以言，固知天以列宿分方，而不在於四時，景緯環序，日不獨守故轍矣。至於中星見伏，記籍每以審時者，蓋以曆數難詳，而天驗易顯，各據一代所合，以爲簡易之政也。亦猶夏禮未通商典，濩容豈襲韶節，誠天人之道同差，則蓺之興，因代而推移矣。月位稱建，諒以氣之所本，名隨實著，非謂斗杓所指，近校漢時，已差半次，審斗節時，其效安在。或義非經訓，依以成說，將緯候多詭，僞辭間設乎？次隨方名，義合宿體，分至雖遷，而厥位不改，豈謂龍火貿處，金水亂列，名號乖殊之譏，抑未詳究。至如壁非玄武，軫屬蒼龍，瞻度察晷，實效咸然。元嘉曆法，壽星之初，亦在翼限，參校晉注，顯驗甚衆。天數差移，

百有餘載，議者誠能馳辭騁辯，令南極非冬至，望不在衝，則此談乃可守耳。若使日遷次留，則無事屢嫌，乃臣曆之良證，非難者所宜列也。尋臣所執，必據經史，遠考唐典，近徵漢籍，識記碎言，不敢依述，竊謂循經之論也。月蝕檢日度，事驗昭著，史注詳論，文存禁閣，斯又稽天之說也。堯典四星，並在衛陽，今之日度，遠準元和，誣背之誚，實此之謂。

法興議曰：「夫日有緩急，故斗有闊狹，古人制章，立爲中格，年積十九，常有七閏，晷或盈虛，此不可革。沖之削閏壞章，倍減餘數，則一百三十九年二月，於四分之科，頓少一日；七千四百二十九年，輒失一閏。夫日少則先時，閏失則事悖。竊聞時以作事，事以厚生，此乃生民之所本，曆數之所先。愚恐非沖之淺慮，安可穿鑿。」沖之曰：按後漢書及乾象說，四分曆法，雖分章設節，創自元和，而晷儀衆數定於熹平三年。八四分志，立冬中影長一丈，立春中影九尺六寸。尋冬至南極，日晷最長，二氣去至，日數既同，則中影應等，而前長後短，頓差四寸，此曆景冬至後天之驗也。二氣中影，日差九分半弱，進退均調，略無盈縮，以率計之，二氣各退二日十二刻，則晷影之數，立冬更短，立春更長，並差二寸，二氣中影俱長九尺八寸矣。卽立冬、立春之正日也。以此推之，曆置冬至，後天亦二日十二刻也。熹平三年，八時曆丁丑冬至，加時正在日中。

以二日十二刻減之，天定以乙亥冬至，加時在夜半後三十八刻。又臣測景歷紀，躬辨分寸，銅表堅剛，暴潤不動，光晷明潔，纖毫愷然。據大明五年十月十日，影一丈七寸七分半，十一月二十五日，一丈八寸一分太，二十六日，一丈七寸五分強，折取其中，則中天冬至，應在十一月三日。求其蚤晚，令後二日影相減，則一日差率也。倍之爲法，前二日減，以百刻乘之爲實，以法除實，得冬至加時在夜半後三十一刻，在元嘉曆後一日，天數之正也。量檢竟年，則數減均同，異歲相課，則遠近應率。臣因此驗，考正章法。今以臣曆推之，刻如前，竊謂至密，永爲定式。尋古曆法並同四分，四分之數久則後天，經三百年，朔差一日。是以漢載四百，食率在晦。魏代已來，遂革斯法，世莫之非者，誠有效於天也。章歲十九，其疏尤甚，同出前術，非見經典。而議云此法自古，數不可移。若古法雖疏，永當循用，謬論誠立，則法興復欲施四分於當今矣，理容然乎？臣所未譬也。若謂今所革創，違舛失衷者，未聞顯據有以矯奪臣法也。元嘉曆術，減閏餘二，直以襲舊分粗，故進退未合。至於棄盈求正，非爲乖理。就如議意，率不可易，則分無增損，承天置法，復爲違謬。節氣蚤晚，當循景初，二至差三日，曾不覺其非，橫謂臣曆爲失，知日少之先時，未悟增月之甚惑也。誠未覩天驗，豈測曆數之要，生民之本，諒非率意所斷矣。又法興始云窮識晷變，可以刊舊革今，〔八五〕復謂晷數

盈虛，不可爲准，互自違伐，罔識所依。若推步不得准，天功絕於心目，未詳歷紀何因而立。案春秋以來千有餘載，以食檢朔，曾無差失，此則日行有恒之明徵也。且臣考影彌年，窮察毫微，課驗以前，合若符契，孟子以爲千歲之日至，可坐而知，斯言實矣。日有緩急，未見其證，浮辭虛貶，竊非所懼。

法興議曰：「沖之旣云冬至歲差，又謂虛爲北中，捨形責影，未足爲迷。何者？凡在天非日不明，居地以斗而辨。借令冬至在虛，則黃道彌遠，東北當爲黃鍾之宮，室壁應屬玄枵之位，虛宿豈得復爲北中乎？曲使分至屢遷，而星次不改，招搖易繩，而律呂仍往，則七政不以璣衡致齊，建時亦非攝提所紀，不知五行何居，六屬安託。」沖之曰：此條所嫌，前牒已詳。次改方移，虛非中位，繁辭廣證，自搆紛惑，皆議者所謬誤，非臣法之違設也。七政致齊，實謂天儀，鄭、王唱述，厥訓明允，雖有異說，蓋非實義。

法興議曰：「夫置元設紀，各有所尙，或據文於圖讖，或取効於當時。沖之云『羣氏糾紛，莫審其會』。昔黃帝辛卯，日月不過，顓頊乙卯，四時不忒，景初壬辰，晦無差光，元嘉庚辰，朔無錯景，豈非承天者乎。沖之苟存甲子，可謂爲合以求天也。」沖之曰：夫曆存効密，不容殊尙，合讖乖說，訓義非所取，雖驗當時，不能通遠，又臣所未安也。元值始名，體明理正。未詳辛卯之說何依，古術詭謬，事在前牒，溺名喪實，殆非索隱之

謂也。若以曆合一時，理無久用，元在所會，非有定歲者，今以効明之。夏殷以前，載籍淪逸，春秋漢史，咸書日蝕，正朔詳審，顯然可徵。以臣歷檢之，數皆協同，誠無虛設，循密而至，千載無殊，則雖遠可知矣。備閱曩法，疏越實多，或朔差三日，氣移七晨，未聞可以下通於今者也。元在乙丑，前說以爲非正，今值甲子，議者復疑其苟合，無名之歲，自昔無之，則推先者，將何從乎？歷紀之作，幾於息矣。夫爲合必有不合，願聞顯據，以覈理實。

法興曰：「夫交會之元，則蝕既可求，遲疾之際，非凡夫所測。昔賈逵略見其差，劉洪粗著其術，至於疏密之數，莫究其極。且五緯所居，有時盈縮，卽如歲星在軫，見超七辰，術家既追算以會今，則往之與來，斷可知矣。景初所以紀首置差，元嘉兼又各設後元者，其並省功於實用，不虛推以爲煩也。冲之既違天於改易，又設法以遂情，愚謂此治曆之大過也。」冲之曰：「遲疾之率，非出神怪，有形可檢，有數可推，劉、賈能述，則可累功以求密矣。議又云「五緯所居，有時盈縮」。「歲星在軫，見超七辰」。謂應年移一辰也。案歲星之運，年恒過次，行天七帀，輒超一位。代以求之，曆凡十法，並合一時，此數咸同，史注所記，天驗又符。此則盈次之行，自其定准，非爲衍度濫徙，頓過其衝也。若審由盈縮，豈得常疾無遲。夫甄耀測象者，必料分析度，考往驗來，准以實

見，據以經史。曲辯碎說，類多浮詭，甘、石之書，互爲矛盾。今以一句之經，誣一字之謬，堅執偏論，以罔正理，此愚情之所未厭也。算自近始，衆法可同，但景初之二差，承天之後元，實以奇偶不協，故數無盡同，爲遺前設後，以從省易。夫建言倡論，豈尙矯異，蓋令實以文顯，言勢可極也。稽元曩歲，羣數咸始，斯誠術體，理不可容譏；而譏者以爲過，謬之大者。然則元嘉置元，雖七率舛陳，而猶紀協甲子，氣朔俱終，此又過謬之小者也。必當虛立上元，假稱曆始，歲違名初，日避辰首，閏餘朔分，月緯七率，並不得有盡，乃爲允衷之製乎？設法情實，謂意之所安，改易違天，未覩理之譏者也。

法興曰：「日有八行，合成一道，月有一道，離爲九行，左交右疾，倍半相違，其一終之理，日數宜同。沖之通周與會周相覺九千四十，其陰陽七十九周有奇，遲疾不及一帀，此則當縮反盈，應損更益。」沖之曰：此議雖游漫無據，然言迹可檢。按以日八行譬月九道，此爲月行之軌，當循一轍，環帀於天，理無差動也。然則交會之際，當有定所，豈容或斗或牛，同麗一度。去極應等，安得南北無常。若日月非例，則八行之說是衍文邪？左交右疾，語甚未分，爲交與疾對？爲舍交卽疾？若舍交卽疾，卽交在平率入曆七日及二十一日是也。值交蝕旣當在盈縮之極，豈得損益，或多或少。若交與疾對，則在交之衝，當爲遲疾之始，豈得入曆或深或淺，倍半相違，新故所同，復標此

句，欲以何明。臣覽曆書，古今略備，至如此說，所未前聞，遠乖舊準，近背天數，求之愚情，竊所深感。尋遲疾陰陽不相生，故交會加時，進退無常，昔術著之久矣，前儒言之詳矣。而法興云日數同。竊謂議者未曉此意，乖謬自著，無假驟辯。既云盈縮失衷，復不備記其數，或自嫌所執，故汎略其說乎？又以全爲率，當互因其分，法興所列二數皆誤，或以八十爲七十九，當縮反盈，應損更益，此條之謂矣。總檢其議，豈但臣曆不密，又謂何承天法乖謬彌甚。若臣曆宜棄，則承天術益不可用。法興所見既審，則應革創。至非景極，望非日衝，凡諸新說，必有妙辯乎？

時法興爲世祖所寵，天下畏其權，既立異議，論者皆附之。唯中書舍人巢尚之是沖之之術，執據宜用。上愛奇慕古，欲用沖之新法，時大明八年也。故須明年改元，因此改曆。未及施用，而宮車晏駕也。

校勘記

〔一〕沒餘一百九十六 「一百九十六」各本並作「三十六」。按以沒法三百一十九去通數二萬二千二百七，不盡爲沒餘一百九十六，今據以改正。

〔二〕周天十一萬一千三十五 「三」各本作「二」，今從局本。

〔三〕會月九百三十九 「三」各本作「二」，今從局本。

〔四〕交會差六百二十 「十」下各本並衍「一」字。按以各紀交會差率五百九十八減前紀交會差二百七十九，不足減，加會月九百三十九而後減，得甲申紀交會差六百二十，今據以刪。

〔五〕以通數乘積月 「月」各本作「分」，今從局本。

〔六〕因雨水積 按依文義當作「因雨水積沒」。

〔七〕如前 按依文義當作「命如前」。

〔八〕所求年爲雨水前沒日也 按依文義當作「爲所求年雨水前沒日也」。

〔九〕雨水六旬後乃有 按依文義「有」下當有「沒日」二字。

〔一〇〕以度法乘朔積日周天去之餘滿度法爲積度 「積日至法爲」十一字，今從局本補。

〔一一〕餘滿日法得一日 「日」下各本無「法」字，今從局本補。

〔一二〕三爲太 「太」各本作「太半」，今從局本。

〔一三〕得二者爲少弱 「少」各本並作「小」，按此節上下文均作「少」，此處亦不當作「小」，今改正。

〔一四〕推合朔月食加時滿刻法 按「滿刻」依文義當作「漏刻」。

〔一五〕三 「三」各本作「二」，今從局本。

〔一六〕二百三十 各本並作「一百三十」，今從局本。

〔二七〕二「一」各本作「一」，今從局本。

〔二八〕定備九萬三千四百八「定備」依文義當作「定縮」。

〔二九〕定意差法二千三百九「定意差法」依文義當作「定差法」。

〔三〇〕日所在度各本「所」下無「在」字，今從局本補。

〔三一〕三十七七分「三」各本作「四」，今從局本。張元濟校勘記云：「當作『三十七七分』，與晝漏刻『六十二三分』，相加得一百。」

〔三二〕三十九七分「七分」各本並作「三分」。今從局本。張元濟校勘記云：「三分當作七分。與晝漏刻相加合百分。」

〔三三〕木則十六日及餘是也「餘」各本作「金」，今從局本。

〔三四〕木則二十三見也「見」依文義當作「是」。

〔三五〕伏不書度「書」各本並作「盡」，據續漢志及本志景初曆術文改。

〔三六〕伏七十一日日餘二萬四千八百一十二半「一十」下各本並奪「二」字。按火僅初伏與後伏日數有日餘，且兩數相等，則當爲一終日餘四萬九千六百二十五之半，卽二萬四千八百一十二半。今據以改正。

〔三七〕去日十六度半強「六」各本並作「七」。按以火行度五十四度，度餘四萬九千四百三十，減日

行度七十一度，度餘二萬四千八百一十二半，得十六度半強。今據以改正。

〔三八〕不行十二日而逆「逆」各本並作「遲」。按下謂「日行十分之三，六十日退十八度」，顯由留而逆，不當謂遲，今改正。

〔三九〕除一周行星定四十九度度餘一萬七千三百七十五 各本「定」上無「行星」二字，「一萬」上無「度餘」二字，據下金星例補。

〔四〇〕行五十一度「行」下各本並衍「半」字，按五星行度例，並據金星各行度相加之和與一終總行度核，此處不當有「半」字，今刪。

〔四一〕見西方「見西方」及下「伏西方」，據本志景初曆、大明曆金星例，當作「夕見西方」、「夕伏西方」。

〔四二〕不行八日而逆「逆」各本並作「遲」。按下謂「日行三分之二，九日退六度」，則星由留而逆，不當謂遲，今改正。

〔四三〕一終五百八十三日日餘四萬八千六百一 按「一終五百十三日，日餘四萬八千六百一」下，依文義當有「行星如之」四字。

〔四四〕見西方 按本志大明曆水星例，當作「夕見西方」。

〔四五〕日滿二十七日餘不足加減不加周虛 按此段文字與推卦術不相涉，或由前推入遲疾曆法末段。

術文錯簡於此，且又有脫誤，更不成文義。

〔三六〕餘不滿曆周者爲入陽曆 按依曆理，於此下當有「滿去之，餘爲入陰曆」數字。

〔三七〕陰陽曆竟互入端 「互」各本並作「平」，據晉志乾象曆推朔入陰陽曆術文改。

〔三八〕以定日餘乘損益兼數 按依曆理當作「以定日餘乘損益率，如月周得一，以損益兼數」。「乘」字下疑脫「損益率如月周得一以」九字。

〔三九〕以差率乘朔小餘 「差率」下各本脫「乘」字，依曆理補。

〔四〇〕加其分 「加」各本並作「如」，依曆理改。

〔四一〕半微分爲小分 「小分」之「分」字各本並奪去。殿本作「小餘」。晉志作「小分」。今據晉志補。

〔四二〕小分如會月從餘 「會」下各本並脫「月」字，依曆理補。

〔四三〕互入曆初也 「互」各本作「于」。張元濟校勘記云：「于，當是互字。互古作𠄎，與于相似而誤。

互入曆初，言互入次曆之初。互卽參錯之意。」今據改。

〔四四〕加餘一千三百九十四小分七百八十九半 「三百」各本並作「二百」。按曆竟，下日餘不滿分日者，以分日日分二千六百八十五半減月周四千六十四，加一日之日餘十六，小分三百二十，得一千三百九十四，小分七百八十九半。今據以改正。

〔四五〕以損益盈縮積分 「盈」上各本並脫「以損益」三字，依曆理補。

〔四六〕莫審其要 下戴法興議沖之曆及沖之駁法興議引，皆作「莫審其會」。

〔四七〕改易者其一 「改」下各本並脫「易」字，據南齊書祖沖之傳補。

〔四八〕冬至日在斗二十一 「一」各本並作「二」，據續漢志改。

〔四九〕而景初曆交會遲疾元首有差又承天法日月五星各自有元交會遲疾亦並置差 按此段文字各本並作「而景初曆交會遲疾，亦置紀差」。今據南齊書祖沖之傳校補改正。

〔五〇〕微分滿月法從度餘 「度」下各本並脫「餘」字，依曆理補。

〔五一〕入虛去度分也 「度」下各本並脫「分」字，依曆理補。

〔五二〕盈五百五萬八千二百八 「二百八」各本並作「三百」。按大明曆月行遲疾曆表中各數之求法爲：（一）損益率：以一日之月平行分五千二百二十七減各日之月實行分，得損益率小分。以日法乘之，約以通法，小數四捨五入，即得表上之損益率數。（二）盈縮積分：以各日盈縮率小分乘一百一，以三十減之，餘乘三十九，再加三十四或三十五，得各日之盈縮分。以各日前盈縮分累加之，即得各日之盈縮積分。（三）差法：各日之月實行分減以一日之日行分三百九十一，即得各日之差法。本表數字均經核算，以下僅指出其校改之處，其具體運算不贅述。

〔五三〕十三二十二 「二十二」各本誤作「二十一」，唯局本是，與校算合，今改正。

〔五四〕盈七百七十七萬二千七百一十 「七百一十」各本並誤作「一百一十一」，今改正。

〔五〕縮三百八十七萬五百一十四「五百一十四」各本並誤作「五十四」，今改正。

〔六〕縮五百三十萬九千三百八十五「三十萬」各本並誤作「三十一萬」，今改正。

〔七〕四千七百九 各本並奪此五字，僅局本有，與校算合，今據補。

〔八〕十四六 各本並誤作「十四十六」，今改正。

〔九〕五千三百二十一「二十一」各本並誤作「三十一」，唯局本是，與校算合，今改正。

〔十〕得二者爲少弱以并太爲一辰弱 依文義，此段文字當作「得二者爲少弱，以并少爲半弱，并半爲太弱，并太爲一辰弱」。

〔十一〕二百八十五 行分「五」各本並誤作「六」。按昏中星度與明中星度之和應爲三百六十六度、分六，本表此兩項數字，均據此加以校算改正。

〔十二〕二百七十三六 行分「六」各本並誤作「七」，今改正。

〔十三〕九十七九 各本並奪行分「九」，今補。

〔十四〕二百五十五三 行分「三」各本並誤作「四」，今改正。

〔十五〕二百五十五三 行分「三」各本並誤作「四」，今改正。

〔十六〕二百七十三六 行分「六」各本並誤作「七」，今改正。

〔十七〕五十三三 分「三」各本誤作「二」。張元濟校勘記云：「與大寒比，當作『三』字。」是，今據改。

〔六八〕二百八十五 行分「五」各本並誤作「六」，今改正。

〔六九〕求星見日術以伏日及餘 「術以」各本並作「以術」，今據前後文例改正。

〔七〇〕求星見度術以伏度及餘 「術以」各本並作「以術」，今從殿本。

〔七一〕伏不書度 「書」各本並作「盡」，據續漢志及本志景初曆術文改。

〔七二〕退十六度十六分 各本並奪「分」字，今據前後文例補。

〔七三〕逆日行十一分二日退二十二分 「逆」各本並作「遲」。下既云「退二十二分」，則顯由留而逆，今改正。

〔七四〕在南斗二十一度 「二十一」各本並作「二十二」，據續漢志改。

〔七五〕見超七辰 「辰」各本並作「晨」，據下沖之駁戴法興議所引文改。

〔七六〕沖之通周與會周相覺九千四十 「周」各本並作「同」，據上大明曆本文改。

〔七七〕漢時斛銘 「斛」各本並作「解」，據隋志上及九章算術方田章注改。

〔七八〕後雜覘知在南斗二十一度 「二十一」各本並作「二十二」，據續漢志改。

〔七九〕直以月推四仲 前戴法興議作「月維四仲」。

〔八〇〕斗二十一了無顯證 「二十一」各本並作「二十二」，據續漢志改。

〔八一〕元嘉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甲夜月蝕盡 「甲」各本並作「中」。按漢魏以來，自昏至曉分爲五更

或五夜。漢舊儀：「夜漏起，省中黃門持五夜，甲夜畢傳乙夜，乙夜畢傳丙夜，丙夜畢傳丁夜，丁夜畢傳戊夜，戊夜畢，是爲五更。」無中夜之名，今推元嘉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癸巳）月蝕，食既約在下午八時，正值甲夜。今改正。

〔八二〕冬至日度在斗二十一「二十一」各本並作「二十二」，據續漢志改。

〔八三〕而晷儀衆數定於熹平三年「熹平」各本並作「嘉平」。按四分曆雖創自元和，而晷儀諸數於後逐步制定。續漢志末謂「從上元太歲在庚辰以盡熹平三年歲在甲寅，積九千四百五十五歲也」，此係劉洪撰四分曆經時所記，則衆數之定不當遲於熹平三年。以四分術推是年冬至，爲丁丑，加時近日中。以今術推是年冬至，爲乙亥九時，加時正夜半後三十八刻。更足證非嘉平三年。今改正。

〔八四〕熹平三年「熹」各本並誤作「嘉」，參閱上條校記。

〔八五〕可以刊舊革今「舊」下各本奪「革」字，據上戴法興議補。

〔八六〕承天之後元「元」上各本奪「後」字，據上文補。

〔八七〕沖之通周與會周相覺九千四十「周」各本並作「同」，據上大明曆本文改。

